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册

軍事譯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

说　明

《中国历代战争史》系由台湾「三军大学」编著。一九五六年一月正式成立「中国历代战争史编纂委员会」並开始工作，一九七二年五月全书编印完毕，历时十六年。

该书全套共计十八册、二〇八章，正文六五〇二页，附图七八五幅。全书结构依历史朝代顺序，上起黄帝下至清朝，前后共四千六百余年。对每一朝代，首先是综合论述，包括地理位置、政治情况、社会状况、国防措施、外交与谋略决策、战略与战术的运用、主要人物的影响等。然后，对每一朝代的重要战役或会战，各以专章论述。先论述战役或会战前的一般形势、战争起因、战场地理形势等；然后，详述双方战略指导、作战经过、战略与战术的运用、战后情况等；最后，综合评论。

该书的年月记载，以中国旧历为主，以公历为辅，但如当时君主频频改元，则只记其在位的顺序年数，不记年号，如汉武帝十五年即为武帝元朔三年。所用月份，在春秋时依周历蚳子月份，其它时代则依《资治通鉴》成例以蚳寅夏历计祘，如秦二世二年元月，记为二世二年十月。

《中国历代战争史》是一部系统地研究中国战争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国历史、总结战争经验、增加历史和军事知识有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受有关单位委托，翻印出版此书。书中有一些错误观点，在阅读时应加以注意。在翻印时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序言、体例、例言和索引等部分。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中國歷代戰爭史第十冊　目錄

第十三卷　五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册

第十二卷

五代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冊

第十三卷 五代

第一章 五代全般形勢

第一節 五代十國一般形勢

史稱，唐亡後迭據中原之梁、唐、晉、漢、周爲五代；而長江、浙江、珠江、閩江流域，又有吳、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吳越、閩、南平九國，加以太原之北漢，又稱十國，總之，皆唐代藩鎭割據之延續也。是爲中國歷史上最混亂亦最黑暗之時代。

唐藩鎭割據之延續：唐藩鎭割據，起於代宗（豫）廣德元年（西元七六三）。嗣後愈演愈烈，歷德宗、順宗，而至憲宗曾一度統一。自穆宗以後，復呈割據之局，歷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至昭宣帝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而唐亡。又歷五代五十四年，迄於宋太宗（光義）太平興國四年（西元九七九），滅北漢，中國始復歸於統一。綜計此種割據局勢，前後相延二百餘年之久。

造成割據歷史之主因，大言之有五：一、五胡長期亂華，外裔舉族內徙，華北早成戎狄混合雜居區域。經兩晉

南北朝長久涵化，一般心靈上夷夏敵視觀念已甚輕弱。二、楊隋李唐皆出懷朔血裔，本身卽是混血兒，安有夷夏界限？故楊隋李唐多用番將，本甚自然，而李唐爲尤甚，故影響尤大。三、唐太宗旣稱天可汗，造成世界大帝國，乃參用番將番官，提倡番敎，文化上雖放異彩，而外族力量則日漸增大。迨及五代建國稱帝者，竟居其三。四、唐初，國防線上邊將邊吏有「不久任，不遙領」之規制，玄宗改爲久任遙領，於是大將久任兼統數道者，遂成尾大不掉之勢。安祿山之叛由此、藩鎭之禍由此、唐代大帝國之瓦解由此，演成二百餘年分崩離析之歷史、亦莫不由此。五、唐帝之信任宦官。唐自玄宗始，卽寵任宦官，干預朝政，因此朝政敗壞，導致安史之亂。代宗遵其覆轍、致令藩鎭離心，各謀自保，形成割據局面。憲宗雖曾短暫統一，而仍寵宦官，卒遭宦官之弒，統一之局，亦因而瓦解。自此以後，唐帝生死廢立之權，盡操諸宦官之手矣。以上五因，前二因是民族歷史演進之自然趨勢。第三因乃國家局勢開拓至超民族超國家之階段所必有的發展，未可厚非。特後來繼承者對此多種民族之發展未能善盡融化之道耳。第二因，由於玄宗晚年過份自信，徒知鞏固國防及禦敵之方，而忽於內外防制及軍權過大之弊，此皆謀國者，籌思不密，缺少遠見之過也。其第五因，因寵任宦寺過於東漢，尤爲唐代崩潰與二百餘年割據黑暗之總因，此則專制帝王專斷自私之結果也。其事已詳本史第十二卷。

燕雲割讓之影響：五代時期，又有一事造成中國遭受外患歷數百年之久者，卽後晉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於契丹是也。其事另詳本卷第六章。此十六州如下：

幽州（今河北省北平市）　薊州（今河北省薊縣）

瀛州（今河北省河間縣）　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

涿州（今河北省涿縣）　檀州（今河北省密雲縣）
順州（今河北省順義縣）　新州（今察哈爾涿鹿縣）
嬀州（今察哈爾懷來縣）　儒州（今察哈爾延慶縣）
武州（今察哈爾宣化縣）　雲州（今山西省大同縣）
應州（今山西省應縣）　寰州（今山西省朔縣）
朔州（今山西省右玉縣）　蔚州（今山西省靈邱縣）

此外，尚有燕山山脉東端中國國防線上之營平二州（今熱河朝陽縣、河北省盧龍縣），二者均在石晉之前已失於契丹，營州爲劉仁恭遺於契丹，平州爲後唐周德威失於契丹。又寰州於後唐明宗李嗣源時，並於應州，故十六州中，亦有平州列入者，亦有以寰州列入者。當時又將幽、薊、瀛、莫、涿、檀、平、順，稱爲山前八州；新、嬀、儒、武、雲、應、朔、蔚，稱爲山後八州者。而應、朔、寰、雲、蔚，在古史中亦有稱代北者。前者在今燕山山脈之南，後者在今軍都山、五臺山、句注山、雲中山三山脈之北，故自殷、周以來，卽爲中國北方之天然國防線，屏蔽中國安全之保障，故歷代捍禦東胡、北狄之南侵，莫不以此一地帶之得失，爲勝負之決定因素。周世宗已收復瀛莫二州，遂欲乘勝全克此國防上諸地，不幸一病而卒，其事遂寢（另詳本卷第十章）。及至宋太宗北伐，又遭挫敗，其後遂歷金、元，至於明太祖始告收復，前後幾歷四百餘年之久。宋代三百年間，所以屢爲北方民族所侵，而至於亡者，此一天然國防線之淪沒，實爲其重要之原因也。

五代十國之形勢：五代十國局勢之造成，除上述乃唐藩鎮割據之延續爲歷史原因外，尚有其當時內外環境，

地理經濟條件等所使然。當時北方契丹之遼國強大不斷南侵，間接支配中原之政局，此爲外在之因素。至於內在之環境與條件，如歷史環境中之篡亂相尋，地理經濟條件中之汴州、魏州、晉陽三地，左右五代之興替，其他如江淮以南十國，亦皆因地理經濟條件所形成，玆分言之。

一、契丹支配中國政局：契丹自唐武后以來，屢大舉南侵，以未能取得幽、雲二州，終被拒於山後。入五代後，亦由於劉仁恭父子與後唐之相繼據有幽州，契丹亦不能南下，干預中國政局。及後唐李從珂淸泰三年（後晉天福元年，西元九三六），石敬瑭割燕雲十六州乞援於契丹，契丹主遼太宗耶律德光遂助敬瑭滅後唐，而以後晉爲其附庸國。自此以後，契丹不僅支配中原政局，且進而滅晉，建其大遼帝國於中原（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雖當年中原華族，因不堪忍受其殘暴，而憤怒反抗驅逐之，契丹主不得已北還，但終因燕雲未復，迄於宋代猶有澶淵之盟（宋眞宗景德元年，西元一〇〇四），故契丹直接間接或支配或影響於中國政局，前後凡百餘年之久。且在五代時，不僅石敬瑭借契丹之力以帝中國而已，而趙延壽、杜重威等，亦嘗謀仗之以主中原，甚至南唐亦欲借其力，進取中國。其後北漢亦依契丹以生存。當時契丹影響中國政局之鉅大如此。

二、篡亂相尋之延續：晚唐之世，各藩鎭之軍士廢立主帥，層出不窮，至於五代則以藩鎭篡代帝位，亦相延不絕。在後唐有李嗣源（明宗）、李從珂（潞王）、石敬瑭（後晉高祖）之入篡，在後晉有劉知遠（後漢高祖）之入篡，在後漢有郭威（後周太祖）之入篡。故五代者，乃篡奪相尋之歷史也。晚唐時期，藩鎭借軍士之力以行割據；軍士則於將驕卒怠之後，或恃功或邀賞不果而廢立其主帥。至五代則兵強馬壯者，卽爲天子，由是藩鎭入篡者相繼如縷。此蓋惟力是視者之因果歟！

三、地理經濟條件之影響：五代雖梁末及後唐曾都洛陽，其他朝代大抵皆定都於汴（卽大梁，今河南開封）。且後唐都洛，同光三年遭饑饉時，仍有徙都汴州之議。蓋長安洛陽自安史亂後，繼之以黃巢李茂貞等之破壞。不僅此二故都已殘破無餘，幾成廢墟，而人民亦流離死亡殆盡，已失去定都之條件與價値。而汴州則自隋開鑿通濟渠之後，已成爲東方水陸交通之樞紐，且隋唐以來，東南財賦爲全國之冠，故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豐饒」。由是之故，汴州於五代之世遂取長安洛陽之首都地位而代之，蓋其交通與經濟條件使然也。

然汴州乃四戰之地，國家有亂，兵燹瞬及於都城，五代朝廷更迭之速，此亦其主因。及燕雲入於契丹後，則抗禦契丹之外侮，更無藩籬之屏蔽，所恃者惟河防而已。是故五代及宋，每遇契丹鐵騎長驅南下，卽莫不舉國震駭，蓋由此也。

其次，魏州、晉陽二地，亦居於五代時政局之支配地位。魏州自唐建爲魏博節鎭（治今河北大名縣），由田承嗣統轄其附近六州（魏、博、澶、相、衞、貝）之地以來，兵強民衆，財賦豐足，又當南北之衝，故兩河之形勝，實以此地爲最。及入於五代，其地位之重要，仍未稍改。故史云：「魏博六州戶口，天下之半」。「鄴都繁富，爲天下之冠」。桑維翰亦云：「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野，戶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梁太祖朱全忠因羅紹威之歸附，遂統一河北。後唐莊宗李存勗，因得魏州建爲興唐府，並以此爲基地，進軍河南遂滅梁；其後莊宗亦因魏州兵亂而亡。郭威因得魏州，遂代後漢。

至於晉陽之地（今太原），自殷周以降，卽爲中國北方之國防重鎭，歷代不變。入於五代，石敬瑭曾云：「太

原險固之地，積粟甚多」。遂因此而篡唐。郭威亦曰：「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尙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遂輔劉知遠入主大梁。是故五代之世，篡位奪祚之人，無不來自晉陽與魏博。北漢亦以晉陽而建國。

南方九國，亦莫不用地理與經濟條件，而形成其割據。自唐以來，江淮財賦爲全國之冠，蜀次之。二者又各有其特殊地理環境，前者由江淮二水所形成，自孫權以來，在南方建國者，即以江淮爲中心，以水軍爲保障，與中原爭衡。蜀爲四塞之國，更自然形成一地理經濟環境。故在五代時，獨此二國與中原成爲絕對對立之國。其他吳越據浙江（今富春江）、楚據湘江，南平（荆南）據江漢，亦皆自成一經濟環境，然地理上無獨立險要，故雖曰獨立而名義上仍常受中原朝廷之任命，且入貢焉。至於閩與南漢，因有武夷及五嶺山脈之限，且隔於吳越荆楚諸國，中原勢不能及，故其獨立性亦常較吳越荆楚等國爲多，各自稱帝。

第二節　五代十國之興亡及四裔概況

唐代末年，因內政紊亂，王室衰微，舉國版圖盡爲藩鎭所割據。藩鎭率皆霸佔貢賦，擴張軍隊，爭城略地，頻年戰爭，弱者逐漸消滅，強者日益壯大，演變結果，便形成五代十國之局。

五代統治時間，自梁太祖朱全忠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至周世宗顯德六年（西元九五九年），共歷五十四年。玆分述其興亡概況如後。

一、五　代

梁：朱溫所建。溫原爲流賊黃巢部將，唐僖宗中和二年（西元八八二）降於唐，賜名全忠，授宣武節度使（治汴州今河南省開封縣），溫卽以汴爲基地四向兼併擴張。昭宗天復三年（西元九〇三）進爵梁王。天祐初刼帝遷洛陽，尋殺之改立幼君（輝王祚），終於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篡唐自立，國號梁，史稱後梁。梁初都開封，繼遷洛陽。傳二主共歷十六年，爲後唐所滅。其統治地區東瀕海，西南瀕淮，南逾江漢，北有河北，西至涇渭，共七十一州。惟其間鎭冀（治今河北省正定縣）易定（治今河北省定縣）兩鎭仍各有其地。魏博亦得而復失。朔方（治今甘肅靈武縣）、定難（治今陝西橫山縣北）諸鎭亦僅羈屬而已。

唐：李存勗所建。存勗爲河東節度使李克用之子，克用沙陀人，興起於河東及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後受唐封爲晉王。存勗先滅燕，併有河北。梁末帝貞明三年（西元九二三），稱帝於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滅梁後遷都洛陽，國號曰唐（史稱後唐）。傳四主，歷十四年而亡。其統治地區除有梁之疆域外，北有燕代界長城，西並隴蜀，大有恢復唐朝大一統之勢。於五代中轄地最大，共有百二十三州。

晉：石敬瑭所建。敬瑭西夷人，原爲後唐之河東節度使（治今山西省太原縣），於後唐主從珂淸泰三年（西元九三六）以燕雲十六州之地乞兵於契丹，借契丹之力，滅唐而有天下。建都於汴（今河南省開封縣），國號晉（史稱後晉），傳二主十一年，爲契丹所滅。其統治地區除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寰、應、朔、蔚等燕雲十六州割屬契丹，及蜀已由孟知祥獨立外，盡有後唐之地，計共有百零九州。

漢：劉知遠所建。知遠沙陀人，原爲唐明宗李嗣源帳下部將，後隨石敬瑭在太原，因作戰有功遞升至河東節度使。契丹南下滅晉時，知遠據地自守，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卽皇帝位於太原。契丹滅晉後，無法統治中

原，被迫北還，是年知遠乃乘機入汴建國，國號漢（史稱後漢）。共傳二主，僅四年而亡。其統治地區略與晉相同，惟改泌為唐，分蒲置解州（治今山西省解縣），而秦、成、鳳、階則入以後蜀，共有一百零六州。

周：郭威所建。威原為石敬瑭部將，後隨劉知遠在太原，頗受知遇。知遠即帝位於太原，即係威等所擁戴。屢立大功，官至樞密使，受顧命輔幼主。漢隱帝乾祐三年（西元九五〇），威為鄴都（今河南省臨障縣）留守天雄節度使，乘隱帝誅戮大臣之變，舉兵入汴遂滅漢，國號周（史稱後周）。傳二世歷九年而亡於宋。其統治地區，因并、憲、汾、石、沁、遼、嵐、忻、代、麟等十州為北漢所據，故周初所有僅九十六州，除改威州為環州外。均因漢之舊。後周世宗取蜀四州（秦、成、鳳、階），取南唐十四州（揚、泰、滁、和、海、楚、泗、濠、壽、光、舒、廬、蘄、黃），取契丹二州（瀛、莫），又增置濟（分鄆州鉅野置，在今鉅野縣南）、濱（治今山東濱縣）、通（治今江蘇南通縣）、雄（治今河北雄縣）、霸（治今河北霸縣）等五州，而廢武、衍、景等三州，共有州一百十八。周世宗英武有為，大有恢復大一統之勢。

綜計五代共傳十三君，歷時五十四年。其統治地區均在黃河流域。五代中李存勗、石敬瑭、劉知遠三代（北漢）均為胡人，發跡於河東。朱溫為流寇，郭威為募兵，則發跡於汴魏。

茲分列五代帝系表如左：

一、後梁：(1)太祖朱全忠（六）——(2)末帝瑱（十）。凡二主十六年。

二、後唐：(1)莊宗李存勗（三）—(2)明宗嗣源（八）—(3)閔帝從厚（一）—(4)廢帝從珂（二）。凡四主十四年。

三、後晉：(1)高祖石敬瑭（七）——(2)出帝重貴（四）。凡二主十一年。

四、後漢：(1)高祖劉知遠（二）——(2)隱帝承祐（三）。凡二主四年。

五、後周：(1)太祖郭威（三）——(2)世宗榮（六）——(3)恭帝宗訓（一）。凡三主十年。

以上五代之興亡史，另詳以下各章。（表內之中國數字示在位年數。）

二、十國

十國除北漢在太原地區外，其餘均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玆將其興亡概況分述如下。

、吳：楊行密所建。行密原爲廬州合肥人，唐乾符年間爲羣盜，據廬州，後降於唐，爲淮南節度使高駢部將，僖宗中和三年（西元八八三）爲廬州（今安徽省合肥縣）刺史，後乘亂逐漸進據淮南各地及江南之常（今江蘇武進縣）、潤（今江蘇省鎮江縣）、宣（今安徽省宣城縣）等州。昭宗天復二年（西元九〇二）進爵吳王。天祐二年（西元九〇五）又取鄂州（今湖北武昌縣），是年行密卒後，初由子渥繼位，被徐溫所弒，渥弟隆演立，又進取江西各地。未幾隆演卒，弟溥立。後唐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溥始稱帝，國號吳。石晉天福二年（九三七）爲徐知誥所篡。傳四主，共四十七年。其都城先爲廣陵（今江都），後遷金陵（今南京）。統治地區東臨海，西至夏口（今漢口），南至大庾，東南臨太湖，北濱淮（有淮北海州），有今江蘇安徽大部，江西全境，及湖北之一部。計有揚、楚、海、泗、濠、壽、光、滁、和、廬、舒、蘄、黃、潤、常、昇、宣、歙、池、饒、信、洪、江、鄂、撫、袁、吉、虔等二十八州。

二、南唐　徐知誥篡吳所建。知誥徐州人，本姓李氏，少孤，初楊行密攻濠州得之，賜徐溫爲養子。於石晉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篡吳稱帝，後復姓李，改名曰昇，定都金陵，國號唐，史稱南唐。共傳三主歷三十九年，至宋太祖開寶八年（西元九七五），爲宋所滅。其統治地區初年盡有吳之二十八州。旋分置雄（治今安徽天長縣）、泰（治今江蘇泰縣）、筠（治今江西高安縣）三州。石晉出帝開運二年（西元九四五）滅閩取建、鐔、鏞、汀、泉、漳六州，又廢鏞入建，共凡三十六州。至周廣順初年又襲楚取湖南地，尋復失之。周世宗顯德五年（西元九五八）江北十四州（州名已敍於周）悉爲周所併，南唐所有者惟江南之二十一州矣。三傳至李煜，於宋開寶三年（西元九七〇）滅亡。凡三十九年。

三、前蜀：王建所建。建許州舞陽人，少無賴。初爲忠武軍卒，累遷爲唐忠武（今河南省許昌縣）監軍楊復光都將，後歸田令孜爲神策軍使。令孜監四川軍時，出建爲利州刺史（今四川省廣元縣）。僖宗光啓三年（西元八八七）建取閬中（四川今縣）自稱防禦使。田令孜召建詣西川，西川帥陳敬瑄拒之。建怒拔漢州，進兵攻成都，乘機略取西川各地。昭宗大順二年（西元八九一）克成都自稱留後。乾寧初又併東川各地。天復三年（西元九〇三）晉蜀王。朱梁開平元年稱帝於成都，國號蜀，史稱前蜀。傳二主歷三十五年，爲後唐所滅。其統治地區盛時西界吐蕃，南隣南詔，東據峽江，北據漢水渭源，共有益、蜀、彭、漢、綿、劍、梓、遂、晉、資、昌、簡、陵、邛、雅、黎、眉、嘉、榮、瀘、戎、茂、文、龍、維、黔、施、忠、萬、夔、歸、峽、梁、洋、金、秦、成、階、鳳、興、利、閬、開、果、合、渝、溶、渠、溎（新置，今四川鄰水縣）、蓬、壁、巴、通、集凡五十四州。

四、後蜀：孟知祥所建。知祥邢州人，後唐同光年間，爲太原府尹。郭崇韜滅蜀，荐爲西川節度使，治成都。既而以朝廷多故，乃訓練甲兵，陰有王蜀之志。未幾遂與東川帥董璋據蜀叛。尋又併東川地。唐明宗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封蜀王，閔帝應順元年（西元九三四），會帝殂，遂稱帝。史稱後蜀。傳二主歷四十一年，至宋乾德三年（西元九六五）爲宋所滅。其疆域較前蜀少秦、成、鳳、階、金、峽、歸、済等州，共四十六州。

五、閩：爲王潮所建。潮光州人（今河南潢川縣）初爲盜，唐僖宗光啓初年自光州轉掠入閩，授泉州（今福建省晉江縣）刺史。唐昭宗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入福州，遂據有全閩之地，授福建節度觀察使。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卒，弟審知嗣。後唐莊宗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審知卒，子延翰嗣。明宗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延翰遂稱閩王，爲其下所殺，弟延鈞代立。至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延鈞稱帝，都福州（今福建閩侯縣），國號閩。轄有福、建、泉、漳、汀，又分建置鏞（治將樂今縣）、鐔（治龍津今南平縣）共凡七州，即今福建全省之地。石晉時，國亂爭立，建州刺史王延政（延鈞之弟）亦稱帝、國號殷。晉出帝開運元年（西元九六八）閩帝曦（延鈞之兄）爲其臣朱文進所殺，國亂。延政舉兵攻之，盡有閩地。翌年南唐攻建州，延政降，汀、泉、漳諸州皆歸於唐，福州則爲吳越與取。閩自潮至延政，傳六世歷五十五年而亡。

六、楚：馬殷所建。殷許州鄢陵人，初爲秦宗權將，唐僖宗光啓三（西元八八七）年，從黃巢部將孫儒擾江淮，儒死，殷與劉建鋒收餘衆走洪州（今江西省南昌）。昭宗乾寧初據潭州（今長沙），自稱武安留後。三年（西元八九六）武安軍亂，建鋒爲其下所殺，共推殷爲留後，遂悉定湖南地。昭宗天祐四年（卽梁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朱溫簒唐，封楚王。後唐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進封楚國王。傳六主歷五十七年，爲南唐所滅。楚

亡後，楚將劉言、王逵、周行逢等迭據朗（治今湖南省常德縣）、澧（治今湖南省澧縣）二州，其嶺南桂州等地，則悉沒於南漢。馬氏盛時其轄地南逾嶺後，西黔包中有辰溆諸州，北距大江，包洞庭有岳州，計共有二十九州。

七、南平：高季興所建。季興陝州硤石人，少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李讓為梁太祖朱全忠養子，易其姓名曰朱友讓。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材，累功至宋州刺史，後梁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由潁州防禦使調鎮荊南為節度使（治今湖北江陵縣）。乾化初賜爵勃海王。後唐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封南平王，傳五主歷五十七年，宋乾德元年（西元九六三）滅於宋。其疆域僅轄有荊、峽、歸三州。

八、南漢：劉隱所建，都廣州。隱上蔡人，後徙閩中。父謙為廣州牙將，累功授封刺史，謙卒，襲位。尋遷清海行軍司馬。至唐昭宗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清海節度使徐彥若卒，彥若遺表薦劉隱權留後，尋為節度使。朱全忠未篡唐時，隱屢表勸進，及篡，以推戴功，封大彭王。翌年梁開平二年（西元九〇八）兼領靜海（今越南河內）節度使，開平三年改封南平王。乾化元年（西元九一一）卒，弟巖嗣位。梁末帝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求封南越國王，未獲，至貞明三年（西元九一七）遂自稱帝，國號大越，明年又改國號曰漢。至後漢乾祐元年（西元九四八），漢主劉晟乘楚王馬希廣與弟希蕚之爭亂侵楚，攻楚蒙昭二州（廣西蒙山、平樂縣），克昭州。至後周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又進攻蒙、桂二州（桂州，今桂林）克之，遂盡有嶺南之地。是時南唐將邊鎬正襲破潭州滅楚，晟乾又乘機遣兵攻郴州（今湖南郴縣）克之，尋又分兵侵取湖南全、道、永三州（今全縣、道縣、零陵），其境遂跨有嶺北之地。凡傳五主，至宋太祖開寶四年（西元九七一）亡於宋，共歷

六十七年。其疆域盛時跨有嶺北之地。至亡時尚有廣、韶、潮、循、連、端、桂、梧、容、邕、瓊、崖等六十州，卽盡有今廣東全省及廣西東半部之地。

九、吳越：錢鏐所建，都杭州。鏐爲杭州臨安人。壯無賴，不事生業，販鹽爲盜。後事杭州刺史董昌，爲昌取婺越二州（今浙江金華紹興），昌因徙鎭越州，以鏐知杭州事。唐僖宗光啓三年（西元八八七年）授鏐爲杭州刺史。昭宗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授鎭海節度使（本置潤州——今江蘇鎭江，光化初徙杭州）。乾寧二年（西元八九五），董昌稱帝於越州，鏐遣將顧全武討斬之，昭宗遂以鏐爲鎭海東節度使。天復二年（西元九〇二）進爵越王，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改封吳王。四年（西元九〇七）朱溫篡唐後，又改封吳越王。傳五主，歷八十四年，後滅於宋。閩自王審知卒後，連年內亂，南唐乘機取閩諸州，至後晉開運二年（西元九四五），閩主王延政爲南唐所破，遣使稱臣請救。翌年吳越王錢弘佐遣兵救福州，至後漢天福十二年，敗南唐兵遂取福州戍之。故其疆域盛時北濱太湖，南包福州。領有杭、越、蘇、湖、秀（治今浙江省嘉興縣）、睦、婺、衢、明、臺、處、溫、福等十三州。

十、北漢：劉崇所建，都晉陽（治今山西省太原）。崇爲後漢主劉知遠之弟，知遠入汴後，便爲河東節度使，留守北京晉陽。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郭威篡漢稱帝後，崇乃自立於晉陽，國號漢，史稱北漢。傳四主歷二十八年爲宋所滅。其疆域領有幷、汾、憲、石、沁、遼、嵐、隆（在今山西祁縣南），忻、代、麟十一州之地（後麟州降於周）。卽今之山西中北部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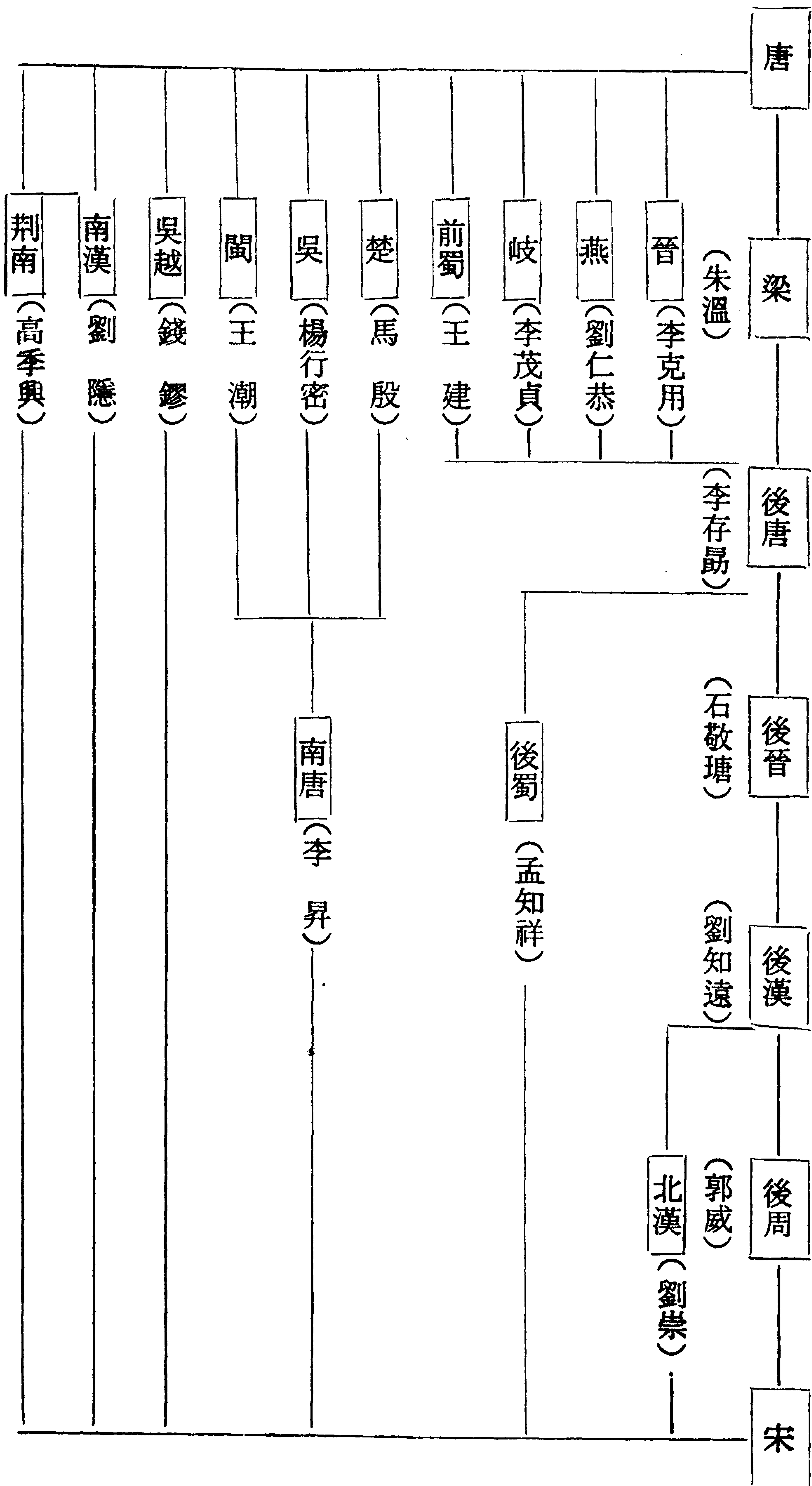
以上爲與五代並存之十國興亡概況，但在朱溫篡唐之前，在北方尚有兩大割據勢力未爲史家列入十國之內者，

一爲幽州（治今河北省大興縣）方面之劉仁恭，一爲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方面之李茂貞。劉仁恭原爲幽將，後投於河東。唐昭宗乾寧二年（西元八九五）從李克用之請以仁恭爲盧龍節度使（治今河北省大興縣），後貳於克用。朱梁開平三年（西元九〇九）梁以其子守光爲燕王。乾化初，守光稱帝。三年（西元九一三）爲晉所滅。燕勢盛時，曾據有今河北省北部十餘州之地；並曾進犯今魯北滄、景、德一帶，與梁，晉兩大勢力鼎足而三。

李茂貞於僖宗光啓初爲扈蹕都將，三年（西元八八七）授鳳翔節度使。茂貞卽以鳳翔爲根據地向西南兩方擴張。其盛時曾領有鳳翔、漢中、漢中、洋、隴、秦等十五州之地，至李存勗滅梁後，臣服於後唐。

以上五代十國之疆域概況除附圖說明外，玆再將其分合變遷情形列表如下。

五代十國分合變遷表（本表係摘自錢穆著國史大綱上360頁）



綜觀五代十國形勢，大都因受地理及唐末政局之影響演變而成。如晉及北漢據太原，吳及南唐據淮西及江西，前後蜀據四川，楚據今湖南湘江流域，閩據福建，吳越據兩浙，南漢據嶺南。其中除南平據江陵在地理上無顯著之界限外，其餘各國所據地區，大都具有地理上之特立性，卽爲時較短之燕岐亦然。故在軍事上均能有相當勢力，在經濟上亦各自成一單位。十國中以吳與南唐勢力最強，其對中原之五代亦始終採敵視態度，對四鄰亦懷有兼併之企圖。故鄰境之吳越、閩、楚、南漢等國爲防吳、唐之侵犯，常臣服於中原五代，以謀抗制。南平以江陵爲都，當時江陵水陸交通發達，而國勢弱小，易受四鄰侵略，故對梁、吳、唐、蜀，均曾適應環境之變化納貢稱臣。前後蜀因遠處四川，受地理環境之限制，除與鳳翔方面常起爭端，及對南平有所交往外，與其他各國之關係則較少。至太正盛原方面之北漢，則常借助於契丹，以對後周。蓋北漢國勢較弱，又與後周處於不兩立之勢；當時南唐國勢已衰而契丹，且地與契丹相接，如不臣服之，勢將處於周及契丹雙方夾攻之下也。

三、四裔概況

一、契丹：五代時中國衰弱，而四裔亦弱，惟契丹獨強，爲中國大患。其強始於晚唐時代，至唐昭宣帝天復年間，耶律阿保機立，北侵室韋，西取突厥故地，滅奚，東幷渤海，至唐之亡（唐昭宣帝天祐四年春——西元九〇七爲朱全忠所篡，唐亡），盡有長城以外之地。後梁時，又入長城據平州（今河北盧龍縣）。及得石敬瑭賂遺燕雲十六州，又侵據河套以南豐、勝諸州。於是契丹勢力侵入長城以內。旋且滅晉而據中國。自此中國北方屏障盡失，國勢積弱不能振者四百餘年。

二、高麗：唐高宗時已滅高麗（其事已詳上卷），自唐末昭宗天祐初（西元九〇四），高麗石窟寺眇僧躬乂（高氏），聚衆據開州（今平壤東南，漢城北）稱王，號大封國。後梁貞明四年（西元九一八），遣使入貢於吳（王，隆演）。龍德二年（西元九二二），由於躬乂性殘忍，其海軍統帥王建（新羅人）殺之，自立，復稱高麗王，仍都開州，而以開州、爲東京，平壤爲西京。建儉約寬厚，國人安之。後唐明宗末，曾遣使來朝，拜爲大義軍使，封高麗王。後周時，常以銅市中國，後晉天福元年，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東夷諸國皆附之。於是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三、突厥：突厥自經唐太宗、高宗征服之後，代之起於漠北者爲回紇。至唐末，突厥部族尤爲微散。五代時常來朝貢。

四、回紇：唐末，回紇衰微，役屬於吐蕃。五代時有居甘王、西州者（今張掖以西及新疆東部地）。甘州回紇常來朝貢，以馬、玉爲市。

五、吐渾：卽吐谷渾，原居於今青海省地區，唐玄宗時爲吐蕃所滅，餘部徙於靈州以北。唐末，其勢益衰。五代時其徙居蔚州及代北者，因爲契丹所逼，移居於嵐、石二州間（今太原西），爲後漢高祖劉知遠，圍殺殆盡。

六、黨項：唐晚期與吐蕃寇中國，後散居於邠、寧、慶、鄜、延、夏、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今陝西最北部）之間，不相統屬，常以馬市中國。至宋時建立西夏國。

七、吐蕃：唐代自高宗以後，百餘年間屢爲中國西疆之患甚烈。至唐末其勢已衰，不知去向（退回今西藏）。五代時有來朝者，牙帳去涇州西二千餘里（殘留於今甘北之部落）。

八、大理：唐末，南詔蒙氏爲清平官鄭氏所篡（南詔爲唐之患見上卷），改國號曰大長和。其後趙氏、楊氏相繼篡立，改國號曰大天興、大義寧。至後晉天福二年，段思平復篡位，改國號曰大理。

九、西南蠻：此等蠻族，處於楚蜀之間。較強者有羅施鬼國，約在今貴陽東；有羅甸國，約在今黔西滇東境。

十、安南：唐末，中國勢力衰退。自此以後，邕、欽以西，及交、愛二州南北，先後爲曲氏、吳氏、楊氏所迭據，曰安南。

第三節　五代政治經濟社會概況

政治之盛衰，國家之隆汚，繫乎政制與人才之得失。五代之世，喪亂相尋，朝代更迭既甚頻繁，自無遑言及改造政制。且當此之時，人才缺乏，任事者大都碌碌無能之輩。故舊五代史後唐末帝紀云：「朝廷任人，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閑計策，雖披堅執銳，戰則棄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其員，枉耗國力」。況當此亂世，掌權者皆自私自利之割據軍閥，彼等既無遠識，惟固位傳世，刻忌猜忍是務，卽使有識士人，亦不敢有所作爲，如馮道歷事五朝八姓十一君，爲政則不加可否，處人則以輯睦爲務，以能終其祿位爲能事，蓋當時之用人者使然也。職是之故，五代政制皆沿襲唐制，卽令官位權力稍有變更，亦是因人設事而已。玆略言於后。

一、中央政制

一、樞密院職權之增大：唐初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同時又以他官參知政事。高宗以後，則凡有「同品」、「平章」之號者，皆爲宰相之職；而三省長官不加「同品」、「平章」之號者，反不得入政事堂議政，而失去其宰相之地位。及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後，「同品」之號絕跡，而自代宗大曆二年以後侍中及中書令，又升爲正二品，故至後唐以後，因避諱，不用「平章」，乃用「同中書門下二品」之號。

其實，宰相之權，早已潛移於樞密院。唐自憲宗以後，閹宦當國，政權歸於樞密院使，軍權歸於「神策中尉」，遂使樞密使與兩軍中尉，有「四貴」之稱。又由於神策中尉，掌握軍權，嗣後政權實際上遂爲中尉所專。其事已見上卷。朱全忠篡唐以後，因鑒於唐代宦官之禍，乃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任用士人，以敬翔、李振爲使，軍國大政，皆預謀議，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禮故，治文書而已。

樞密之任，唐代本屬於宰相。唐之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主曹務，故樞密之任宰相主之。其後寵任宦人，始以樞密歸之內侍。後梁之崇政院，亦掌樞密之任，其出納王命，雖有如東漢之尚書與魏晉之中書，然最初僅備顧問、參謀議於中而已，尚不能專行事於外也。及至後唐，輒以唐之繼統自任，故又改梁之崇政院爲樞密院，院使以武臣爲之。如莊宗任郭崇韜爲樞密使，權重將相，明宗用安重誨爲樞密使，事無大小，皆以參決，其勢傾動天下。

至後晉高祖石敬瑭，鑒於安重誨之專橫，又廢樞密院，以其院事委宰相分判。及少帝立，宰相馮道厭其事繁，乃請復置樞密院，以宰相桑維翰兼院使。自此歷漢周二代不改，而漢且以樞密兼方鎭（郭威爲鄴都留守兼任樞密使）。演變至此，不但掌管機要，抑且權兼內外，方諸後梁初年，其輕重不可同日語矣。

二、三司機關之產生：所謂三司使，卽使鹽鐵、戶部、度支三機關而言。唐定都長安，租賦所出以江淮爲最，故常轉漕東南，以供京師，而「轉運使」一職，在官制上遂占重要地位。因而常與宰相兼之。如開元時，裴耀卿以侍中充江南淮南轉運使；天寶時，以韋堅充勾當轉運使，第五琦充諸色轉運使，劉晏充諸路轉運使。其後韓晃、杜悰、杜讓能、崔昭緯等，皆以宰相充使。

轉運使轉運錢穀。唐時國家收入，除租賦外尙有鹽鐵專賣。關於鹽鐵，凡有鹽鐵之處，均設監院，而朝廷則置鹽鐵使以總鹽鐵之課。關於租賦，尙書省戶部尙書之下，有戶部度支郞中侍郞判其事。天寶時楊國忠、王鉷、楊愼矜等，以聚斂財貨之術，媚事玄宗受寵，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別帶使額。其後用兵，以國計爲重，遂以宰相領其職。

梁承唐制，廢鹽鐵戶部度支之官，置租庸使，以專天下泉貨。唐開元以後，已有租庸使，建中以後有兩稅使，乾符以後，天下喪亂，國用愈空，復置租庸使於各地，隨時調斂，多以方鎭兼之，兵罷則止。梁時之租庸使，則爲常設機構，且似屬朝廷之官。後唐滅梁，仍其舊制，至明宗卽位，以莊宗時之租庸使孔謙，酷加賦斂，大失人心，且以其權太重，流弊甚多，乃罷租庸使，復置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判其事，號曰判三司。及長興時，特置三司使，三司使之名此始。自是以後，地方財務均歸三司掌管，方鎭不得任意繁斂積聚矣。於是，自唐天寶以後，朝廷財政權掌於三司，地方財務權分於方鎭者，至五代此一分化之財權，乃漸集於中央。至宋，三司使之權侔於宰相，與中書省掌行政，樞密院掌軍政，遂成爲政軍財三權鼎立之制。

二、地方政治

五代地方政制一仍唐代之舊，未有變更，無可述者，玆僅一述其地方官之人選問題。

一、節度使人選：五代節度使均用勳臣武將。彼等恃勳驕恣，荼毒生民，甚者且矜功桀傲，蔑視朝廷，亦比比皆是。至梁末帝欲誅友珪，向魏博節度使楊師厚「深陳欵效」，及其即位，遂「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自是唐代方鎮之禍，又復熾於五代。（見新五代史卷二十三楊師厚傳）。

二、刺史人選：隋唐五代刺史，即秦漢之郡守。五代刺史皆以武夫之有軍功者任之。彼等祇知軍旅之事，而昧於政治，既不知撫人民，且常容縱部曲，漁蠹公私。功臣大將死後，其子孫又得進獻家貲，以求刺史之職。此種弊習，至宋未改，故邊光範曾言：「今則刺史或因緣世祿，或貢奉家財，或微立軍功，但循府序，實恐撫民無術，御吏無方，以此牧民，而民受其賜鮮矣。」（見宋史卷二六二邊光範傳）

三、縣令人選：五代亂世，凡人投身行伍，稍有功勳，即任命爲刺史乃至於節度使。縣令既受刺史指揮，又受節度使監督。而此等人選既濫，於是賢士大夫均恥居百里之任，故文獻通考職府考載：「五代任官，凡齷齪無能者始注爲縣令，故天下之邑，率皆不治，甚者誅求刻剝，猥瑣萬狀。」且五代戰亂相尋，朝廷所急者不外爲徵糧、徵稅、徵丁，故晉少帝曾有詔云：「干戈尚興，邊陲多事，倉廩不足，則輟人之餱食；帑藏不足，則率人之資財；兵士不足，則取人之丁口；戰騎不足，則假人之乘馬。」朝廷既一切取之於民，又必須假手於臨民之宰，於是縣令「因緣賦斂，分外擾人」。（見舊五代史卷八十三晉少帝紀）

四、閭里人選：五代爲徵糧、徵稅、徵丁及防盜，對於閭里之組織與要求極嚴。如五代會要有「五家爲保」，「每村擇有力人戶充村長」之記載。又晉時，朝廷捕盜，蘇逢吉曾草詔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鄰同保人，

並仰所在全族處斬」。（見新五代史卷三十蘇逢吉傳）

中國歷代開明之世，皆重守令人選，西漢及宣帝唐太宗即其顯例。又漢武帝時，討伐匈奴，師出四十餘年，赤地數千里，而社會秩序猶甚安定者，蓋守令得人也。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入爲郎府，出宰百里。五代之世，刺史縣令人選既濫，地方亦因而擾攘不安，故歐陽修曰：「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斂之苛。」（見新五代史卷四十六雜傳）

玆進而言經濟社會之概況。

中國經濟文化之發展，至南北朝時，已有自中原南移之勢。隋唐之世，財富即以東南爲最盛，及五代混亂之局，則中原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已達到一定階段。蓋自中唐安史之亂以後，北方殘破，幾已達於極點，經濟文化中心，即已逐漸南移，政治勢力雖仍遠在南方之上，但產業戶口人文，則斷斷不及南方。迄五代之末，經濟文化中心之南移，遂積重難返，咸爲定局矣。

據嚴耕望氏在「中國歷史地理「所述，五代末年，全國戶數，共約二百餘萬，僅當唐玄宗開元時代三之一強。就中以江南東西即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及江蘇、安徽南部爲最密，蜀次之，江漢以北至中原及湖南又次之，五嶺以南及北方邊緣地帶最疏薄。與唐玄宗天寶以前戶口集中於中原關中，江南除兩浙外皆甚疏薄之情形，適成一對比。且隋及唐開元時代，中原關中每縣平均戶數在一萬以上，至五代末此區每縣平均戶數已不能超過二千，是此區戶口減少四五倍也。

至於印刷，以彫板印書，中唐以後始盛行於江淮蜀中，而蜀爲尤盛。此種發展之中心，當時有二：曰中原，曰

西蜀。後唐長興三年（西元九三二）宰相馮道請國子監依在經文字刻九經印板賣之，印賣九經自此始。但此項工作，歷晉、漢至周廣順三年（西元九五三）始告完成，凡歷二十八年之久。同年，後蜀後裔以自唐以來，所在學校廢絕，乃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板印九經，由是蜀中文學復盛。晉相和凝，亦曾集百卷，自篆於板，模印數百帙，分惠於人。此外，周世宗顯德間，復有經典釋文之刻。此五代時中原與西蜀刻書之可考者。至於南唐文物之盛，尤爲列國之冠，林瑞翰氏於其「南唐之經濟與文化」一文（載大陸雜誌二十九卷第六期），引述頗詳，茲不贅述。大抵宋代三百二十年間，北宋在中原抗拒遼金百餘年，所以卒被逼南遷，蓋經濟社會與國防力量之薄弱有以致之耳。

第四節　五代兵制及戰略戰術

五代上承唐末大亂之餘，社會經濟破產，人物凋零，五代開國之君，或出身盜賊，或出身夷狄，或身出黥卒，咸無高遠偉大之抱負，撥亂反正之才幹，故其政治設施，多因襲唐末之稗政，藩鎭之流毒。因之，其在軍事方面之措施，亦不過臨機肆應，毫無規模可言，惟周世宗英武明達，勤政愛民，整政治軍，一躍而有恢復大一統之弘規。南征北伐，戰無不勝，惜其享年短促，賫志以沒，然亦已奠定宋代統一之基礎。至於石敬瑭割讓燕雲十六州，致使北徼國防盡撤，幽幷失其屏障，遂演成遼金元三族以幽燕控制中原之局。

五代戰亂相尋，政權恃軍隊以行奪取，亦恃軍隊以爲支持。故後晉安重榮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乎！」但欲組織精銳軍隊，首須有豐富之財源。朝廷若無經濟基礎，則勢必財政窮匱；財政窮匱，則軍隊必寡弱，軍隊寡弱則朝廷之權力衰微，無力以控制諸侯矣。是故國富而後兵強，是乃千古不磨之鐵則。何況五代戰亂相尋

兵猶在野，民未息肩，急賦繁斂，則愁嘆之聲盈於道路，輕徭薄賦，則六軍勁士又無以贍，故後唐張延朗有言「將欲養四海之貧民，無過薄賦；贍六軍之勁士，又藉豐儲；利害相隨，取與難酌。」此爲五代朝廷最感難以解決之事。重榮語見新五代史卷五十一本傳，張延朗語見舊五代史卷六十九本傳。

由於五代混亂，各割據勢力自養私兵，以爲爭城奪地之工具。故朱全忠鎭宣武時，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又爲防止士卒逃亡，皆文其面，以記軍號。軍士或思鄉逃亡，關津輒執之，送所屬，無不處死。朱瑾於全忠攻袞鄆時，則募其中驍勇者，黥雙雁於其頰號雁子都。全忠聞之，又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楊行密破擒孫儒於宣州，收儒餘兵數千，以皂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李克用嘗以李嗣源所將五百騎爲橫衝都。劉仁恭與朱全忠爭魏博，乃用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安重霸爲後蜀鎭秦州，於軍中選山東驍果，得數千號曰龍武都。楊師厚據魏，置銀槍效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銳，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後唐末帝從珂爲拒契丹與石敬瑭於晉安，詔括天下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後晉少帝爲拒契丹之入侵，詔天下抽點鄉兵，凡七戶出一士，六戶資之，仍自具兵仗，號武定軍。

以上所建諸色名目之軍，除唐末帝晉少帝爲拒契丹，劉仁恭爲挽救戰勢而臨時應急召集人民爲軍外，其餘皆由選募所組成之兵。而此種選募組成之兵乃唐藩鎭以來之流毒。唐中葉以後，方鎭兵變比比皆是，即此種選募之兵，迄至五代「國擅於將，將擅於兵」之禍更熾。故五代之世，五十餘年間，易代五次，朝爲藩臣，暮爲天子。然唐時軍士祇能擁立藩帥，五代軍士則擁立天子。故楊光遠奉後晉主石敬瑭之命討范延光於魏時，至滑州軍亂，軍衆欲推光遠爲主，光遠曰：「自古有折臂天子乎（光遠在莊宗時與契丹戰於新州傷臂）？且天子蓋公輩販弄之物……」可

見當時軍士擅廢立之權，諸如唐明宗、唐廢帝、周太祖、乃至宋太祖，皆由軍士所擁立者也。而天子之廢立，又以資給軍士之厚薄爲準繩。如唐莊宗以吝出府庫金帛賞軍，而失帝位，唐末帝以厚給軍士則得之，李守貞以郭威厚給軍士而敗，其他因給軍士之厚薄而致成敗者比比皆是也。（語見舊五代史卷九十七楊光遠傳）

大抵五代兵制，徵募並用。府兵在劉仁恭傳內曾一見，則在幽州戍邊者尚殘存屯田府兵之制。按府兵之制，唐高宗時，即已開始破壞，玄宗以後欲恢復而不可得，今幽州尚見府兵，則此一局部之特殊現象耳。

再則戍兵屯田之制，五代仍有存在，如周廣順年間，罷戶部營田務，以歸州縣。先是「前世屯田，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置營田，以耕曠地。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至是敕罷之，以其民隸州縣。」至周世宗時，又曾整飭軍制，「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務求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不能養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升爲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鎭所蓄，詔募天下壯士不以草澤爲阻，咸歸詣闕，躬親閱試，選武藝超絕，及有身首者，分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強，近代無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選練之功也。」（皆見通鑑後周紀及五代會要）

由此以觀，五代兵制無足稱者。玆再將五代軍號之概況述之於后。

一、禁衞軍：梁太祖於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四月，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左右羽林軍；左右

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九月，又置左右神捷軍。十二月，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羽林爲左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爲左右神武軍；左右神武爲左右英武軍。前朝置神虎等六軍，謂之衞士，至是乃以天武天威、英武等六軍易其軍號，而任其勳舊爲都指揮使以統之。以後歷唐、晉、漢、周四代，大抵相沿不變，故周世宗整頓禁軍時，有「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之記載。此等禁衞軍之上，又時有判六諸衞使以統之。此外又有天下兵馬元帥之號，在中央常以皇太子任之，此乃總統全國兵馬之元帥，唐代宗曾任此名實相符之軍號，至五代則僅存其名而已，且有時以此號加諸藩鎭，以示隆重。左右衞上將軍之號，在五代亦仍有偶見。

二、地方軍：地方軍之最高統帥，一仍唐制度爲節度使，節度使乃兼統數州地方軍政大權者，於每一戰略要地或邊防要地設置一軍，授以地方軍號，如泰寧軍、天武軍之類，其軍統卽節度使。州或數州又有團練使、防禦使，統轄於節度使之下，亦一仍唐制也。

三、出征軍：出征之軍號，五代有行營都部署、行營諸軍都指揮使、行營招討使等之號，向某一方面出征，則於行營之上加方面之稱，如北面行營都部署之類，是爲出征軍之最高指揮官。有時因出征之性質，又有安撫制置使之號，在江淮地區之國家，則有緣江戰棹指揮使，此爲水軍之最高指揮官。

四、通用軍號：禁衞、地方、出征等軍通用之軍號，有馬步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馬步軍排陣使，馬軍排陣使，步軍排陣使，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陣使。

此外，李克用在晉陽及後唐時，有左右廂，廂有廂主，一如軍主。有蕃漢內外馬步總管，或稱都總管，蕃漢馬

步總管，騎兵有橫衝兵馬使，因射技組成之軍又有左射軍使等號。

總之，五代混亂，故軍號亦極複雜。

至於戰略戰術之運用，亦少有可稱者。玆僅述一事如左：

一、**梁太祖之單面連坐法**：將校有戰歿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拔隊斬」。因此其軍在鏖戰中，亦不易潰散，故屢能戰勝攻取，以李克用之精兵亦不能敵。

二、**兩軍對峙，久持不決，惟能出奇者乃能勝之**：後唐莊宗攻梁，兩軍相持於河上數年，不分勝負，莊宗因出奇取鄆州，遂疾趨襲破大梁。漢高祖與項羽相持於滎陽，魏武帝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亦皆能出奇而後能戰勝。此證明在此種作戰形態中，出奇乃爲取勝之最佳原則。

三、**周世宗戰略戰術**：世宗在高平與劉崇作戰之戰略部署與戰術運用，其事另詳本卷第十章

第二章 後梁之戰（附圖十——三四三、三四四、三四五、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三四九、三五〇、三五一、三五二）

一、**攻略徐兗**：唐僖宗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十一月，朱全忠攻徐兗，至昭宗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滅之。

二、**攻略河北**：唐昭宗光化元年（西元八五九）三月攻河北，至三年（西元九〇〇）十月結束。河北自易定瀛莫滄景以南，皆爲朱全忠控制。

三、**攻略河東**：起自昭宗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正月，五月敗退。

四、**進攻鳳翔**：起自昭宗天復元年十月，止於三年正月，梁勝岐敗，朱全忠盡佔關中諸州。誅宦官締和，昭宗東歸。

五、**攻淄青**：起自昭宗天復三年三月，至九月淄青降。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四三、三四四、三四五）

後梁主朱溫開國之戰，首爲對徐兗方面之攻略。本戰役開始於唐昭宗龍紀元年（西元八八九），至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歷九年之時間始告結束。本節所述之一般形勢，爲昭宗龍紀元年以前之狀況。其關於唐末寇亂之始末，已詳上卷第十四章，本節僅述其大要。

田令孜亂政，王仙芝等起兵：唐末政治社會之混亂，至僖宗時已達極點。僖宗十四歲爲帝，少不經事，政事悉委宦官田令孜。令孜原爲僖宗即位前之小馬坊使（宮內諸司使之一），及即位使知樞密，擢爲神策中尉，典禁

軍。令孜頗讀書，多巧數；一面導帝遊樂，一面招權納賄，宰相以下莫敢言。

僖宗初，關東連年水旱（函谷關以東今河南山東等地），加之賦斂剝削，民不聊生；遂相聚為盜。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四）王仙芝、黃巢等繼裘甫龐勛之後，相繼起兵，流毒各地，官軍不能禦。乾符五年（西元八七八）王仙芝雖死，而黃巢收其餘黨，勢益猖獗，至廣明元年（西元八七八至八八〇）之三年間，巢陷沂、濮，掠宋、汴，南寇宣州，入浙東，陷廣州，旋又北陷潭州（今湖南長沙）、鄂州（今湖北武昌）及饒、信等州（今江西鄱陽、上饒），渡江淮陷東都（洛陽）。

黃巢陷長安稱帝：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自東都入潼關陷長安稱帝。僖宗經興元（今陝西南鄭）奔成都，詔諸道出兵討之。至中和元年（西元八八一）夏，諸軍討賊仍無功。幸賴此時，黃巢困居長安已將半年，長安城中經多次剽掠之後，物資奇缺，斗米直（值）錢三十緡；而唐各路軍四集，巢之號令不出同、華（今陝西大荔、華縣），勢力日蹙。詔沙陀（原西突厥處月種落）李克用騎兵自河東來援，至廣明三年四月，始將黃巢逐出長安。至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三月，僖宗乃自成都還京師。

關中再亂：僖宗還京後，關中亂事，相繼而起。由於宦官田令孜與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爭奪安邑解縣兩鹽池之權利，致激起重榮聯合李克用之反叛。令孜亦結邠寧節度使（治今陝西邠縣）朱玫、鳳翔節度使（治陝西今縣）李昌符以相抗，不勝。令孜復奉僖宗出奔鳳翔。

光啓二年（西元八八六）正月，克用等還軍河中，上表請帝還宮，並謀誅令孜。令孜乃乘夜刼帝幸寶鷄（陝西今縣），宰相朝臣僅數人追及。於是朱玫等憤令孜之專權，乃奉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蕭遘之命，發兵追車駕，不及，

於途中追獲襄王熅（肅宗玄孫），奉以還京監國（是年四月），尋且稱帝。旋李昌符又惡朱玫專權，玫爲爲其將王行瑜所殺，襄王熅奔河中，亦爲王重榮所殺。

光啓三年（西元八八七）三月，僖宗返抵鳳翔，節度使李昌符恐帝治其前過，固留之。六月，昌符麾下與護駕軍衝突，昌符兵敗走隴州（今陝西省隴縣）。帝命扈蹕都頭領武定（今陝西洋縣）節度使李茂貞討滅之。以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二月，僖宗還至長安，三月崩，其弟壽王傑立，是爲昭宗。

黃巢東竄及其滅亡：僖宗中和三年四月黃巢由藍田出武關東竄後，陷蔡州（今河南汝南縣），刺史秦宗權降，遂合兵圍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刺史趙犨求救於隣道，於是忠武（鎭今河南省許昌縣）節度使周岌、感化節度使時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等皆引兵救之。四年正月岌等又求救於河東。時克用駐晉陽，已據有潞州（治今山西長治縣）。立率兵五萬赴援，會諸軍於陳州。五月巢解陳州圍趨汴，克用等追破之。旋克用還汴取糧，因被全忠襲擊，走返晉陽，二人遂成仇隙。至六月，黃巢敗死於狼虎谷（在今山東省萊蕪縣）。

秦宗權之興滅：黃巢死後，秦宗權勢力大張，至光啓元年三月宗權稱帝。

宗權光啓二年連陷隣道二十餘州，許、鄭、河陽（今河南孟縣西三十里）均被攻陷，並悉力攻汴（今河南開封）。光啓三年五月，朱全忠求援於朱瑄、朱瑾（瑾已任泰寧留後——今山東省滋陽縣）兄弟，合四鎭兵（天平、泰寧、宣武、義威——鎭今河南滑縣）擊敗之。許、汝、懷、鄭之賊皆遁去，由是宗權之勢稍衰。至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朱全忠攻蔡州，破之，執宗權，送於長安斬之。

朱全忠、李克用擴張勢力：宗權敗後，全忠企圖兼併兗、鄆，曾遣軍攻曹（今山東曹縣西北七十里）、濮（今山東濮縣東），敗朱瑄兄弟等軍。蓋全忠欲先盡有河南，然後進略河北，以擴張勢力。

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自在汴被朱全忠襲擊而返回晉陽後，整軍經武，勢力大增。光啓元年十月因助王重榮擊朱玫等，曾舉兵逼京師，聲威益振。二年九月越太行東攻武安（河南省今縣），臨邯鄲（河北今縣）、洺州（今河北永年縣）、沙河（河北今縣），十月攻邢州（今河北省邢臺縣）不克而還。克用向河北發展，志在與朱全忠爭奪河北之控制權也。

幽州方面：盧龍（鎮今河北大興縣）節使度李可舉、成德（鎮今河北正定縣）節度使王鎔，惡李克用之強，而義武（鎮今河北省定縣）節度使王處存與克用有親，恐爲己患，謀共滅處存而分其地，並說雲中（今山西大同縣）節度使赫連鐸攻克用之背。自光啓元年三月戰至五月，盧龍、成德兩方，均被李克用擊敗。盧龍將李全忠敗後，乘機襲幽州，自爲留後。

魏博方面：僖宗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詔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以代時溥，其諸鎮兵皆受制節。（是時帝因朱玫等之亂尚在鳳翔）是年二月，魏博節度使樂彥章因其子從訓與牙兵（註）不睦，恐受害，避位爲僧。衆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從訓引兵與戰，敗退內黃（河南省今縣）求救於全忠，全忠分兵救之。四月間，弘信斬從訓，遣使以厚幣犒全忠軍請和，全忠乃召其軍還。嗣詔以弘信爲節度使。

孟洛方面：時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河南尹張全義衝突，全義襲河南據之。罕之奔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求救於河東。三月間李克用使其將康君立等率七千騎救之。全義亦求救於全忠，四月間全忠遣其將丁會、葛從周等將

兵數萬救之，河東軍敗，退去。此爲全忠進爭潞澤之前奏，全忠乃以丁會爲河陽留後，以張全義仍爲河南尹。孟洛地區自此入於全忠之手。惟李罕之仍據澤州，時寇掠懷孟晉絳間。

淮南方面：因節度使高駢，誤用妖人呂用之，致激起其左廂都知兵馬使畢師鐸之內變。光啓三年，廬州刺史（今安徽省合肥）楊行密乘機克揚州自稱留後。當時因秦宗權亦遣其弟守衡及部將孫儒等將兵爭揚州，朝廷以淮南久亂，詔全忠兼淮南節度使，但以徐兵遮道，不能往。文德元年二月，全忠奏以楊行密爲淮南留後，迄四月時孫儒襲克揚州，行密又奔還廬州。

綜上所述，可知唐末在昭宗即位前，關中因宦官藩鎮交相爲亂，朝廷播遷，政治敗壞，早已無力統治各方。此時在關東方面之藩鎮，勢力最大者爲李克用與朱全忠。克用是時已控制河東忻代以南至上黨（今山西長治縣）之地，河中已成其附庸。全忠自擊滅秦宗權後，其勢力亦由孟洛東達陳蔡曹濮，北抵義成（今河南滑縣）。魏博方面雖爲中立勢力，而親近於全忠。兗鄆方面則爲朱瑄朱瑾兄弟所據，徐州爲時溥所據，兵力均強，且已與朱全忠處於敵對地位。淮南方面仍在戰亂中，朝廷雖令全忠兼之，但因徐州爲梗，全忠力莫能及。在河北方面，除義武（定縣）與李克用友好外，盧龍成德均爲克用之敵對勢力。

此一時期在江南方面方面亦正處於混亂狀態，但一般言之，尚未如北方形成強大之割據勢力，故除零星亂外，亦少正規模之戰亂發生。

註：唐代宗時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爲牙軍，厚其給賜，以爲腹心。自是父子相承，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少不如意，輒族舊帥而易之。自穆宗時史憲威以來，皆立於其手。

第二節　當時戰亂有關及後粱開國之諸重要人物

一、當時戰亂諸重要人物

後粱開國之戰中，朱全忠曾先後征討徐、兗、河北、河東、鳳翔諸藩，玆將各方之主持人物簡述如下。

朱全忠：全忠原名溫，河南碭山人。兄弟三人，溫最幼，未冠而孤，隨母寄食山東蕭縣劉崇之家。既壯，慵惰不事生產，以雄勇自負，里人多厭之。及黃巢爲亂，溫與其仲兄俱附之，以力戰屢捷得升爲隊長。唐僖宗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黃巢陷長安時，已爲巢同州防禦使，旋降於唐，賜名全忠。降唐後之發展情形，已見上節。全忠爲人精明強幹，雄心勃勃，御衆善用權術，果刑殺，不學無術，品德尤劣。僖宗中和三年（西元八八三）七月，全忠初至汴時，勢力甚弱；黃巢滅後，唐將霍存、葛得周、張歸厚、張歸霸等部紛紛投降，因之勢力大增。及秦宗權滅，全忠收降殘部，勢力益大矣。（見新五代史卷一粱太祖記）

時溥：溥徐州人，初爲徐州牙將。黃巢陷長安時，節度使友詳遣其其兵赴難，中途軍亂，溥撫衆反友詳，據徐州自爲留後。嗣以平黃巢及秦宗權功，遞擢節度使兵馬都統等職。因爭平賊功與朱全忠結怨。溥雖勇敢善戰，惟乏於韜略，故爲全忠所滅。（見舊唐書卷一八二時溥傳）

朱瑄朱瑾：瑄宋州下邑（今河南省碭山東）人。父爲里之豪右，因攻剽販鹽，被捕伏法，瑄坐父罪以笞免。嗣投軍爲小校，以戰功遞升至濮州（今山東濮縣東）刺史。僖宗光啓元年（西元八八五）初爲天平（今山東東平西北）節度使。當時朱全忠勢弱，爲秦宗權所困，瑄曾與其弟瑾遣兵援之。後因全忠有兼併之意，乃生嫌怨。

瑾爲瑄之從父弟，光啓中與兗州（今山東省滋陽縣）節度使齊克讓爲婚，乘機廢之，自爲留後。嗣以討秦宗權功，授節度使。瑾爲人雄武絕倫，惟性頗殘忍，能得士心，有兼併天下之意。（見舊唐書卷一八二朱瑄朱瑾傳）

劉仁恭：仁恭深州樂壽人（今河北獻縣），初隨父事盧龍節度使李可舉，因幼多智某，志大氣豪，李匡威據盧龍後頗惡之，出爲景城（今河北交河縣東北六十里）令。後因平亂壯其才，又令將兵戍蔚州。昭宗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五）三月匡威弟匡籌奪其位，於是戍兵擁仁恭爲帥攻幽州；敗於居庸關，乃挈族奔於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待之甚厚，屢授軍使圖幽州不撓。昭宗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十一月，克用親征匡籌，滅之，卽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二年七月昭宗更應克用之請，授仁恭節鉞爲檢校司空幽州盧龍節度使。嗣以克用兩度向其徵兵，仁恭辭旨不遜，又復爲仇。四年（西元八九七）八月克用將兵討之，大敗。自此仁恭轉附全忠。（見新唐書卷二一二劉仁恭傳）

李克用：沙陀人（原爲西突厥別部處月部衆，居今新疆之東，天山之北），其父朱邪赤心以從康承訓平定龐勛之功，賜姓名李國昌。僖宗乾符五年時，國昌爲振武（治今綏遠和林格爾縣）節度使，克用爲沙陀副兵馬使戍蔚州，嗣爲沙陀兵馬使李盡忠等所推，據雲中（今山西大同縣）。朝廷使國昌鎭雲州以制克用，國昌欲父子並據兩鎭，因而爲亂。詔昭義（鎭山西省長治縣）、幽州（治今河北省大興縣）軍與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等合兵討之，均爲沙陀所敗。僖宗廣明元年（西元八八〇）沙陀兵逼晉陽，朝廷遣軍救援，並以太僕卿李琢爲蔚朔節度使招討都統，與幽州節度使李可舉、吐谷渾酋長赫連鐸等共討之。沙陀戰敗，國昌與克用及宗族逃入韃靼。至中和二年（西元八八二）十月，詔克用爲雁門節度使率兵討黃巢，克用父子乃又歸唐。克用青年有爲（中和三年黃巢由長安敗退時二十八歲），智勇兼備，當時兵力最強，諸將多畏之。因其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見新唐書卷二一八沙陀傳）

李茂貞：茂貞本名宋文通，深州博野人（今河北蠡縣）。僖宗乾符中隨博野軍宿衞京師爲市巡，累遷至隊長。黃巢犯闕時，以功爲神策軍指揮使，僖宗幸興元（今陝西南鄭縣）。扈蹕山南有功，遷檢校太保同平章事，賜姓名李茂貞。嗣因討李昌符之亂，調爲鳳翔節度使，檢校大尉侍中隴西郡王。昭宗初，茂貞恃功恣横，漸干朝政，強表其假子繼勛爲興元留後，又擅據涇原、洋州、鳳州等地。迄後又數度逞兵京師，威逼朝廷。其爲人鼠形多智數，記憶力甚強，侍母甚孝，馭下寬厚，不拘小節，惟部衆無紀律。（見舊五代史卷一三二李茂貞傳）

王師範：師範青州人（今山東省益都縣），父敬武，初爲平盧（鎭青州）牙將，及黃巢犯長安時，逐節度使安師儒自爲留後，昭宗龍紀元年（西元八八九）。敬武卒，師範繼立。因年幼部屬爲亂，平之。師範雅好儒術，少負縱横之學，安民禁暴，各有方略，藩漢咸稱之，及朱全忠略兗、鄆，遣朱友恭攻之，師範乞盟，遂通好。至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多朱全忠進攻鳳翔，師範奉詔赴難泣下，後慨然分兵襲汴屬各城鎭，但終爲汴方所滅。

二、梁開國諸重要人物

敬　翔：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唐神龍中，平陽王暉之後。曾祖琬綏州刺史，祖忻同州掾，父衮集州刺史。翔好讀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乾符中舉進士不第。及黃巢陷長安，乃東出關。時朱全忠初鎭大梁欲投之無由薦達，久之計窘，乃與人爲牋刺，往往有警句，傳於全忠軍中。全忠目不知書，章檄喜淺近語，聞翔所作，愛之，補右職，每令從軍。翔不喜武職，求補文吏，因署館驛巡官，俾專掌檄奏。全忠與秦宗權相拒累歲，機略之間，翔頗預之。全忠多陰術。人皆不知，獨翔常預知之，全忠大悅，恨得翔之晚，故軍謀政術，一以諮之。累遷至禮部尚

書，檢校右僕射太府卿。全忠篡唐，自宣武軍掌書記遷檢校司空，句當宣徽院事；尋改樞密院爲崇政院，以翔知院事。邠岐侵擾，全忠深以爲憂，問計，翔剖析山川，郡邑虛實，軍糧多少，悉以條奏，遂平邠岐。進位光祿大夫行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翔自釋褐東下，遭遇霸王，懷抱深沉，有經濟之略，起中和之歲，至鼎革大運，其間三十餘年，扈從征伐，出入帷幄，庶務叢委，恆達旦不寢。有所裨贊，亦嘗顯諫，俯仰顧步間，微示持疑爾，而全忠意已察，必改行之。故裨佐之迹，人莫得知。及梁末帝寵信左右小人，翔被疏遠，言不聽，計不從，遂致亡國。

李振：振字興緒，唐潞州節度使抱眞之曾孫，祖、父皆至郡守。振於乾符中嘗應進士舉，累上不第，仕唐時自金吾將軍改台州刺史，會盜據浙東，不克之任，因西歸過汴，以策干朱全忠。全忠。全忠奇之，辟爲從事。全忠兼領鄆州，署振爲天平軍節度副使，累遷至戶部尚書、崇政院使，對梁霸業，貢獻特多。梁末帝卽位，趙張二族用事，遂爲所間，謀猷獻替，多不見從，梁因此亡國。（見舊五代史卷十八李振傳）

葛從周：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少喜豁達，有智略。初入黃巢軍，漸至軍校，唐中和年間，朱全忠大破黃巢軍於王滿渡，從周來降。嘗救朱全忠於戰鬬危急之際，從全忠東征西討，南攻北伐，屢建戰功，梁之開國，從周之軍功甚偉。累遷至節度使，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陳留郡王。（見舊五代史卷十六葛從周傳）

楊師厚：師厚潁州斤溝人，爲李罕之步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及罕之敗，退保澤州，遂降於朱全忠，署爲忠武軍牙將。累遷至檢校右僕射、刺史等職，由於其善用兵，東平青州，南取荊襄，西討關西，北禦晉寇，屢建大功。梁末帝卽位，官至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師厚卒後，魏博遂陷於晉，梁因此而亡。（舊五代史楊師厚傳）

第三節　朱全忠擴張方略及戰場地理形勢

一、朱全忠擴張方略（參看附圖十一——三四三、三四四、三四五）

朱全忠係以汴梁爲根據地（今開封），已控有今豫東、豫中、豫北等地區，其力勢在唐僖宗光啓末年（西元八八七）略與河東李克用相埒。其擁有之兵力在數量上較河東爲多，但李克用所部多係騎兵，機動靈活，戰力較強。至於淮南、徐兗或魏博等鎮則非其比。且當時在政治上之聲望與地位，除李克用與時溥外，亦在其他諸鎮之上。就其所處之地理形勢言，大梁居天下之中，自古爲四戰之地，如擁有強大勢力，固易於向四方發展，但如勢力不足，消極防禦，則必難以生存。以當時朱全忠之力言，並無特別強大之處，故其處境實爲相當艱鉅。惟當時四鄰除李克用外，其餘均勢力不大，且多困於內部之傾軋，彼此間又缺乏連絡與合作，故予朱全忠以各個擊破之機會。

依朱全忠所處之環境，當時對其威脅最大者爲秦宗權部，因宗權之根據地接近大梁，且其反復流竄，大多在河南各地，直接影響朱全忠之生存發展。宗權滅後四鄰藩鎮中，對朱全忠威脅最大者，則爲河東之李克用。反之，而與全忠守望相助關係良好者，則爲兗鄆方面之朱氏兄弟。但徐兗汴宋在地理上有不可分之關係，如雙方不能坦誠合作，則成爲肘腋之患。全忠在宗權尚未完全消滅之際，由於兗鄆招誘其健卒，乃即發動對徐兗之攻略。茲依史籍所載全忠之兼併發展情形，對其擴張方略綜合如下。

㈠拉攏魏博遏制河東，阻止李克用之勢力向河北發展。

㈡遠交淄靑近攻徐兗鄆，然後乘機進攻淮南，或乘李克用有事於關中之際，轉兵北進略河北諸地，以爲進攻河東之準備。

㈢平河北後，或攻略河北省告一段落後，即大舉進攻唯一強敵之李克用，消滅河東之勢力；然後進軍關中，征服關中各鎭。

㈣關中各鎭平服後，脅唐室遷都洛陽，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並進行篡奪。

二、戰場地理形勢

（參看附圖十——三四六、三四七、三四八、三四九、三五〇、三五一、三五二）

徐兗方面：朱全忠攻略徐兗之戰，其攻擊目標有三：即徐州（治今江蘇省銅山縣）之時溥，兗州（治今山東省滋陽縣）之朱瑾，與鄆州（治今山東省東平縣北十五里）之朱瑄。徐兗鄆三地自南而北位於一直線上，均爲當時淮泗河濟水路交通之要地。玆分述與其概況如下。

徐州：即古彭城，唐河南道之重鎭也。讀史方輿紀要曰：「州岡巒環合，汴泗交流，北走齊魯，西通梁宋，自昔要害地也」又云：「宋陳無已曰：彭城之地，南守則略河南、山東；北守則瞰淮泗，故於兵家爲攻守要地。蘇軾曰：徐州爲南北襟要，京東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延敵，眞若從屋上建瓴水也。土宜菽麥，一熟可資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惟南面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築戰守之具，與城相表裏，而積

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能取也。」隋通濟渠運河經其南，江淮租賦經其境以輸洛陽關中。唐討藩鎭之亂，數十年之戰爭，皆利賴之。

兗州：治今山東滋陽縣，爲泗齊間之交通樞紐，隋初置兗州，後改魯郡，唐復爲兗州。讀史方輿紀要曰：「府據河濟之會，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東帶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齊，直走宋衞，北驅陳許，足以方行於中夏矣。」

鄆州：在山東省東平縣西北十五里，爲河濟間之交通樞紐。隋唐時稱東平或鄆州。讀史方輿紀要曰：「州襟帶河濟，控援魏博，舟車四通，屹爲津要（自徐州泝泗水而通河濟，其地位之重要，與滑州相埒）。」蓋鄆州北依河濟可經楊劉（黃河之重要渡口）以達魏博，南經徐兗以至淮南，東經歷下（今山東省歷城縣）以達淄青也。

兗州位於徐州北三百六十里，鄆州位於兗州北約百五十里。經由泗水至以上三地，其間除若干小河流外，地形平闊，方陣橫行，交通極爲便利。由汴至鄆北路經滑（今河南省滑縣）、濮（今山東濮縣），南路經曹州（今山東省荷澤縣），均爲當時之交通大道，其間相距約爲四百八十里。由汴東經定陶、鉅野以達兗州，相距約六百里。至汴徐間之交通，除經宋（今商邱）之大路外，尚可循汴水以達徐泗，水陸交通均極便利，兩地相距約六百六十里，與汴兗間之距離略等。

徐州距楚州（今江蘇淮安）約五百餘里，距濠州（今安徽鳳陽）、泗州（今盱眙西北）約四五百里，爲江淮之門戶。鄆州距黃河渡口楊劉一百五十里，爲北上之要衝。自徐州北上經兗州至鄆州約四百里，三者在地理形勢上有

互相依存之關係。汴徐與汴兗間諸地如豐、沛、蕭、碭、曹、單、定陶、鉅野等地，均爲當時戶口麕集，物產富饒之區。惟此一地區人民，強悍輕剽，勇猛好鬬，王仙芝、黃巢等卽發難於此。

河北方面：朱全忠攻略河北，僅及於易定（皆河北省今縣）以南地區，本節僅就此一地區之地理概況敍述之。本區內軍事政治上之要點計有魏（今河北省大名縣）、鎭（今河北省正定縣）、邢（今河北省邢臺縣），洺（今河北省永年縣）、臨清、滄（今河北省滄縣）、瀛（今河北省河間縣）（以上五地皆隋永濟渠運河經過之重鎭）、莫（今河北省任縣）等地，茲分別述之。

魏州：隋唐稱魏州或郡。讀史方輿紀要曰：「府西崎太行，東連河洛，形勢強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帶河南者也。……迨安史倡亂，河北之患，二百餘年，而腹心之憂，常在魏博。」（博州，今山東聊城）蓋魏州唐末爲魏博治所，冀南軍政中心，商業繁盛，交通四達，南有黎陽白馬（津渡）之險，無論東指鄆博，西去相衞（今河南安陽及汲縣），南下汴梁，均居於有利之地位。

鎭州：隋唐稱恆州或恆山郡。方輿紀要曰：「府控太行之險，絕河北之要，西顧則太原動搖，北出則范陽震慴，若夫歷清河，下平原，逾白馬，道梁宋，如建瓴水於高屋，騁駟馬於中逵也。」又曰：「宋祁曰：河朔天下根本，而眞定又爲河朔之根本。其地河漕易通，商賈四集，屯田瀦水，限隔敵騎，進戰退守，綽然有餘，故常倚爲北面之重。」

邢洺：卽今河北省之邢臺縣與永年縣。邢爲古之襄國，唐稱邢州或鉅鹿郡。方輿紀要云：「府西帶上黨，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東之藩蔽也。」洺，唐稱洺州或廣平郡。其地位既可控制太行之口，且可以太行爲依

托向各方發展。故較邢州尤爲衝要。方輿紀要云：「魏晉以降，河北多事，往來角逐，邯鄲實爲孔道（邯鄲屬洺州）。」又曰：「昭義（治今山西長治縣）一鎭，所以能限隔河北者，藉邢洺磁三州掣其襟要，而洺州又邢磁之中樞也。」磁州即河北今縣。

滄州：即今之河北滄縣，隋稱渤海郡，唐稱滄州或景城郡。其地襟帶雄遠，便於馳逐，交通便利爲水陸要衝。所謂「江淮貢賦，由此達焉，燕趙魚鹽，由此給焉。」南與景德二州連結，形成燕趙之襟要

臨清：山東省今縣，位永濟渠（即衞河）之畔，有舟楫上達滄景，交通便利，爲物資集散之地，所謂「聯絡洺邢，形援魏博」，久爲戰守要地。

瀛莫深冀：瀛州即今河北省河間縣，莫州即今河北省任邱縣，深冀二州均河北省今縣。四者均居河北腹地，交通便利，四通八達，物資豐饒，然在軍事上缺乏依托，難守易攻，所謂「守則難濟，動則有功」是也。

河北地區南北間重要交通幹線有二：其一爲經由滑（今河南省滑縣）、相（今河南省安陽縣）、洺、邢、鎭、涿（河北省今縣）等鎭而至幽州之線。其二爲經由徐、兗、鄆、德、滄、雄（今河北省雄縣）等地而至涿州之線。其次由相州經魏、博（今山東聊城縣）、德，或由相州經館陶（山東今縣）、臨清而至德滄，則爲大河北岸東西之交通線。前述各要地，均爲交通線上之要點。

沒北除北境西境外，均爲平原地區，中南部方面能影響軍事行動者，即爲若干河流，如黃河、衞河（亦曰御河，古稱白溝河，隋修之以爲永濟渠）、漳河及滹沱河等。黃河自西而東，橫貫豫冀邊境及山東西部北部。河面寬廣，流速水深，四季均不易徒涉。其最重要之渡口，在西方者爲黎陽渡（在今河南省濬縣南），在東方者爲楊劉渡（

在今山東者東阿縣北六十里），爲連貫上述兩大南北交通幹線之要津。

河東方面：河東地勢尤優，東據太行，西依黃河，南有雷首（一名中條山）底柱之險，北有勾注、雁門之固，所謂四塞之地是也。因此，無論進出，其交通路均受地形之嚴格限制。玆將其境內各要點擇述如下。

晉陽：卽今之太原市，自古以來，爲北方之國防重鎭。隋唐稱幷州或太原府或北京。方輿紀要曰：「府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古今必爭之地也。……胡氏曰：太原東阻太行、常山，西有蒙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是以謂之四塞也。」東晉時高歡曾在此開府居之，唐時李淵發蹟於此。至五代晉陽仍爲河東軍政交通之樞紐，不斷成爲割據勢力之根據地。

潞州：治今山西長治縣，爲河北、河東間之要地。唐曰潞州。方輿紀要曰：「府據高設險，爲兩河要會，自戰國以來攻守重地也。」又曰：「王應麟曰：『上黨於北常爲兵衝者，以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抵孟州也。』」故上黨不但影響河東之安危，且對孟洛邢洺居於建瓴之勢。

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濟縣，亦稱蒲州，卽古蒲阪，春秋時卽爲秦晉爭衡之地。唐曰河中郡或河中府。方輿紀要曰：「河中之地，黃河北來，太華南倚，有羊腸底柱之險，濁河孟門之限，以轘轅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建都於此，可以總水陸之形勢，將關河之氣色」。又曰：「石天應曰：河中自古用武之地，北連汾晉，西度同華，起漕運以通饋餉，則關中可克期而定。」故爲歷代兵家所爭。

平陽：治今山西省臨汾縣，隋唐時稱臨汾、平陽或晉州。自古爲河東要地，方輿紀要所謂「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蓋地大力強，所以制關中之肘腋，臨河南之肩背者。」是也。

忻代：忻州卽今山西忻縣，代州卽今山西代縣，皆在句注山之南麓，爲晉北要地；尤其後者因有雁門之險，更爲重要。方輿紀要曰：「州（忻）翼蔽晉陽，控帶雲朔，右衞句注之塞，南扼石嶺之關（今盂縣東北），屹爲襟要。」又對代州之描述有云：「州外壯大同之藩衞，內固太原之鎖鑰，根柢三關，咽喉全晉。」所謂三關，卽中路寧武關，東路雁門關及西路偏頭關是也；三者均爲晉北之要害。

太行八陘：太行山綿亘於河東界上，始於懷（今河南省沁陽縣西北）終於幽（指今河北北平西北），長達千餘里，均爲崇山峻嶺。其間交通要害有所謂太行八陘者。其中與本戰役有關者，第一爲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南之天井關，爲上黨孟洛間之孔道。第二爲位於今河北獲鹿縣之井陘關，亦稱土門，爲由晉陽東出河北之咽喉。第三爲位於今河北省磁縣之滏口陘，爲由邢洺入上黨之要道。第四爲位於今察哈爾蔚縣之飛狐陘，爲由晉東北通往幽州之捷徑。其次在今河北省邢臺縣與山西省昔陽縣接界處，有馬嶺隘口爲由邢洺至晉陽之捷路。

河東之對外交通以太原爲中心，南沿汾水經晉絳蒲州渡河西至長安；北經忻代出雲中；東經井陘至鎭州（今河北省正定縣）；東南經楡社沁縣至上黨（今長治），再經晉城至孟洛，均爲河東對外之交通要道。

黃河由綏遠南流，沿晉陝邊境至潼關而東，形成河東西方及西南方之天然屏障。此段黃河水流甚急，不但不能徒涉，船隻亦難航行。其重要渡口有永濟之蒲津渡，河南省陝縣北之太陽渡卽茅津渡，河南省孟縣之孟津渡，後者在初杜預已架有浮橋，因此北經天井關入上黨之路，更爲重要。

河東重要河流，除黃河外卽爲汾水，汾水由靜樂西南縱貫省之中央，由河津入於黃河。有行舟及灌溉之利，故其所經各縣成爲河東最富饒之區。

關中方面：關中形勢優越，爲天下之冠，所謂「據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就戰略地理言）」。因東有潼關，東南有武關（皆今關），西南有大散關（今陝西省寶鷄南），西有隴關（一名大震關在今陝西省隴縣西），北有蕭關（今關），關山四塞，故名。關中平原千里，涇渭交流，沃野中開，水陸交通便利，物產豐富，故自古稱爲天府之國。但至隋唐時租賦已不能自給，常賴江淮。玆將與本戰役有關之地點，分述如下。

長安：即今之西安市，自周以來，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唐各代，計千餘年，均都於此。長安形勢，自古兵家論之者甚多。方輿紀要引漢相張良語曰：「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尤其在戰略形勢上，「進可以兼山東（崤山以東），退可以封函谷」，「搤天下之亢而撫其背。」所以自古爭天下者，多先據而有之，以爲王業之基。

鳳翔：即陝西今縣，隋唐稱扶風郡、岐州或鳳翔郡。方輿紀要曰：「府居四山之中，五水（汧渭漆岐雍）之會，隴關西阻，益門南扼，當關中之心膂，爲長安之右輔。」又曰：「說者曰：繇隴坂而東至鳳翔，則控京兆之咽喉，繇大散而北出鳳翔，則絕秦川之要膂。若其西上秦隴，守險阻以攻瑕擣虛，南下梁洋，席富饒以出奇制勝，可耕可屯，宜戰宜守，規關中者，此其先資也。」

同華：同州爲今陝西大荔縣，華州爲今陝西華縣。同州「前臨沙苑後枕滸岡，左接平原，右帶沮水，又密邇河中，常爲孔道」。華州「前據華嶽，後臨涇渭，左控桃林之塞（潼關以東），右阻藍田之關，自昔爲關中喉舌，用兵制勝者必出之地也。」以上爲方輿紀要所述兩州之形勢，可見其衝要。

邠州：即今陝西邠縣，位於涇水之旁。唐天寶以後，成爲重鎮常屯重兵，以遏寇衝，所謂「厚涇原之形援，固京

畿之藩衞」是也。

關中之交通，以長安爲中心，向四方輻射。東方循渭水經潼關以達孟洛，或經同州蒲州以達晉絳；潼關與蒲津爲交通之咽喉。東南方經商縣出武關以至襄鄧，武關爲交通之要害。西方經奉天（今乾縣）、鳳翔隴關至甘肅或由寶鷄，而南逾大散關入西川；隴關、大散關爲交通要衝。北方經鄜、坊（今黃陵縣）、延州至夏州（今陝西省橫山縣北）；及自咸陽經邠州、涇州，然後北至靈武，西至蘭州、涼州、秦州，而邠、涇二州爲要害。以上爲由長安通通四方之主要交通線，亦爲長安對各方維持其軍事、政治、經濟關係之命脈。

關中之重要河流，爲渭水及涇水，渭水自甘肅入境，經寶鷄、咸陽、華縣至潼關入於黃河，咸陽以東舟楫暢通。涇水之利則在於灌溉。此外經隋文帝引渭水開拓之廣通渠，唐代曾加疏濬，自長安至潼關運輸灌溉，均極便利。

淄青方面：朱全忠平淄青之戰所採進軍路線，係沿濟河東進，此路爲由兗鄆至淄青便捷之路，沿線要點以齊州（今山東省濟南市）爲最，南臨泰山，北瀕河濟，爲淄青西方之門戶。

本戰役爭奪之要點爲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當時爲淄青之軍政中心。方輿紀要曰：「府憑負山海，利擅漁鹽，班固以海岱爲都會，蓋自太公建國以來，往往稱雄於天下，歷漢及晉，未始不以臨淄爲之根本。後燕亡者，潘聰說慕容德曰：『青濟沃壤，號曰東秦，土地二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爲用武之國。廣固城（在益都西北八里）山川險峻，足爲帝王都，若得其地，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今之關中、河內也。』德用其言復據有三齊。」可見淄青之形勝。

第四節　攻略徐兗戰之（參看附圖十一──三四六、三四七）

一、作戰方略

朱全忠攻略徐兗之戰，在作戰中其主攻目標不斷變更，軍事行動亦時作時輟，蓋爲見機而作也。玆依史籍記載之行動，綜合其戰略指導如下：

一、西控孟洛地區，防河東李克用南下，以確保西北側之安全。北對魏博暫採懷柔政策，盡力加以爭取，用以防止河東勢力之東出。

二、先攻略徐宿方面，以解除東南側威脅，打通運河之交通。待擊滅時溥後，再轉移兵力攻略兗鄆。

三、攻略之方法，先佔其所屬要點以孤立之，同時破壞敵之物資，尤其食糧之供應補給，以打擊其持續作戰之能力。

朱全忠攻略徐兗，曾先後派遣部將龐師古，朱珍、朱友恭、朱友裕等更迭進擊，其本人仍時至前方親臨指揮，使用兵力因情勢而異，少者三五萬，多時曾達十萬左右。

徐兗鄆三方各有兵力約兩三萬人，徐州之時溥勢力較大，彼等相互間甚少連絡，敵來則傾力應戰，殊無方略計劃之可言。

二、戰爭起因

朱全忠攻略徐兗，在行動上雖係先攻佔徐州，而後轉兵攻鄆兗；但其動機則先起於兼併兗鄆。當僖宗光啓三年

（西元八八七）五月，天平（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節度使朱瑄兄弟率兵援助全忠擊破秦宗權於汴梁之後，全忠愛其將士英勇，已有兼併之意；八月間即以朱瑄招誘宣武軍士爲名，進攻曹濮兩州。

同年十月間，朝廷因淮南久亂，以全忠兼淮南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於是全忠乃以宣武行軍司馬李璠爲淮南留後，遣牙軍郭言將兵千人送之。當時徐州感化節度使時溥，自以爲較全忠爲先進，且官居部統，不能得淮南反爲全忠得之，心有未甘。故當全忠以書假道時，不許；並以兵襲之於泗州（在今安徽盱眙縣西北），於是兩方因怨成敵。

僖宗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正月，詔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代時溥。同年九月，全忠遣其將朱珍將兵五千送楚州（今江蘇淮安縣）刺史劉瓚赴任。是時全忠已得孟洛，並修好魏博，且大破秦宗權於蔡州，軍威益盛。因此敢於以強兵過境，徐兵乃在途中邀擊之。朱珍攻取沛（山東省今縣）、滕（山東省今縣）二縣，斬獲甚衆。十一月時溥自將步騎七萬（兵數似有問題）屯吳康鎭（今江蘇省豐縣南），朱珍進擊又大破之。同時朱全忠另遣將攻拔宿州（今江蘇省宿縣北）刺史張友降之，至此乃開始展開攻略徐州之戰。

三、作戰經過

攻略徐州之戰：昭宗龍紀元年（西元八八九）正月，朱全忠遣其將龐師古迂道攻拔宿遷（江蘇省今縣）進據呂梁山（在徐州東南五十里），時溥自率軍迎擊大敗，乃還保彭城。汴軍亦暫還。二月全忠送秦宗權至京師（文德元年十二月蔡將申叢執宗權降），因加兼中書令進爵東平郡王。六月全忠再攻徐，遣其將朱珍攻拔蕭縣據之，與時溥軍相拒。嗣因朱珍與汴將李唐賓不睦，珍殺唐賓，全忠又殺珍，以部將龐師古代珍爲都指揮使，並自駐蕭縣督戰

攻時溥壁，會大雨引兵還。

同年十一月，全忠遣龐師古將兵號稱十萬自潁上（安徽省今縣）趨淮南，聲言救淮南留後楊行密，擊孫儒（秦宗權部）。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二月，攻下天長及高郵（均江蘇今縣）與孫儒戰於陵亭（在今江蘇省興化縣），敗還。

同月時溥求救於河東。是時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已兼併河北邢洺磁三州。於是克用乃遣其將石君和將五百騎救之。夏四月，宿州（今安徽宿縣北）將張筠逐刺史張紹光而附於時溥，全忠親率軍討之。時溥為策應宿州之作戰，乃出兵掠碭山。全忠遣子朱友裕擊之，殺三千人並擒石君和。

五月間，朝廷應雲中節度使赫連鐸、盧龍節度使李匡威、朱全忠及廷臣等之請，討李克用，詔全忠為南面招討使，全忠乃乘機遣軍爭上黨（今山西省長治）。攻徐州之戰，因以停頓。九月間全忠軍敗還。十月全忠由河陽至滑州（今河南省滑縣）視事，遣使請糧馬及假道於魏以伐河東，魏不許，又請於鎮（今河北正定縣），鎮亦不許，全忠乃自黎陽（渡口即白馬津在今河南省滑縣北）渡河擊魏。此時各方討李克用軍，已均先後失敗。

昭宗大順二年（西元八七一）正月，魏軍被全忠大敗於內黃（河南今縣），厚幣請和，自是魏博服於汴。

同年八月，全忠遣將丁會再擊時溥而攻宿州，克外城。十月宿州刺史張筠降於丁會。十一月間，曹州都將郭銖殺刺史郭詞，降於全忠。同月時溥將劉知俊亦率衆兩千降全忠。知俊為徐之驍將，溥軍自是不振。奉寧節度使朱瑾將萬人攻單州（山東省今縣），十二月間為汴將丁會等大破之於金鄉（山東省今縣），殺獲殆盡，瑾單騎走免，全忠遂轉兵攻兗州。

昭宗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正月，全忠遣丁會至兗州界，徙其民數千戶於許州。二月三日，全忠出兵擊朱瑄，遣其子友裕將兵前行，軍於斗門（今河北省濮陽縣東南），九日全忠至衞南（今河南省滑縣東六十里），朱瑄將步騎萬人襲斗門據之，全忠不知，十日引兵趨斗門，至者皆爲鄆人所殺。全忠退軍瓠河（山東濮縣東南）十二日瑄擊全忠軍，大破之，全忠僅免。副使李璠等戰死。

朱全忠連年攻時溥（雙方交兵始於僖宗光啓三年——西元八八七年。翌年始有大規模行動），徐、泗、濠（今安徽省鳳陽縣淮水北岸）三州，民不得耕稼。昭宗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初，復値水災，人死者什六、七，溥困甚，請和於全忠。全忠曰：「必移鎭乃可。」溥許之。全忠乃奏請移溥他鎭，仍命大臣鎭徐州。詔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崇望爲同平章事感化節度使，以溥爲太子太師。溥恐全忠詐而殺之，據城不奉詔，崇望至華陰而還。九月，時溥迫監軍奏稱將士留己，十月詔復以溥爲侍中感化節度使。（見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唐紀七十五）

同年十一月，徐州屬之濠州刺史張璲，泗州刺史張諫均叛降於全忠。同月全忠遣其子友裕將兵十萬攻拔濮州，執刺史邵倫，遂令友裕移兵擊時溥。

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正月，時溥遣兵攻宿州，刺史郭言戰死。二月時溥因汴軍之迫，求救於朱瑾。全忠遣將霍存將騎兵三千軍於曹州以備之。瑾引兵二萬救徐州，存引兵赴之，與朱友裕合擊之於石佛山（在彭城南二里）下，大破之，瑾遁歸兗州，遂圍徐州。旋徐兵復出，存戰死。同月李克用下井陘攻王鎔，鎔求救於全忠，全忠因攻溥無兵以應。

朱友裕圍彭城時，溥數出戰，戰友裕閉壁不戰，朱瑾敗退時，亦未追。汴將都虞候朱友恭以書譖於全忠，全忠

怒以都指揮龐師古代之。師古攻拔石佛山寨，徐兵自是不敢出。（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一五九唐紀七十五）

同年四月，因汴軍攻徐，累月不克，通事官張濤以書白全忠云：「進軍時日非良，故無功」。全忠以爲然。謀士敬翔曰：「今攻城累月，所費甚多，徐人已困，且夕且下，使將士聞此言，則懈於攻取矣。」全忠乃焚其書。四月十五日溫自將至徐州，二十日師古遂拔彭城，時溥舉族登燕子樓自焚死。徐州之攻略，自僖宗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十一月起，至昭宗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四月止，前後歷四年餘，始告結束。

攻略兗鄆之戰：朱全忠攻略袞鄆，自僖宗光啓三年九月卽已開始；當時曾攻佔曹濮，後因徐州方面妨礙其進出淮南之路，乃轉而攻徐。在攻徐過程中，因徐與袞鄆合從，故亦曾攻袞鄆；但集中全力對袞鄆作戰，則在攻拔徐州之後。

景福二年（西元八九三）八月，朱全忠命龐師古自徐州移兵攻袞，駐於曲阜（山東省今縣），與朱瑾戰屢勝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兵攻齊州（今山東省歷城縣），刺史朱威爲朱瑾之從父兄，因求救於袞鄆，朱瑄、朱瑾引兵救之，從周未能克。

昭宗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二月，朱全忠親率大軍攻鄆，軍於魚山（在今山東省東阿縣西），朱瑄朱瑾覘知，合兵攻之。初汴軍有懼色，嗣以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令軍縱火，督軍乘煙焰攻敵陣，瑄瑾因而大敗，死者萬餘人。汴軍駐數日而還。夏五月，朱瑄朱瑾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騎將安福順及弟福慶、福遷督精騎五百，假道於魏渡河應之。

乾寧二年正月，全忠遣其將朱友恭圍攻袞州，朱瑄自鄆以兵糧救之。友恭設伏敗之於高梧（卽高魚在今山東范

縣東南與東平接界），盡奪其糧並擒河東將安福順及福安慶。二月全忠軍單父（今山東省單縣）爲友恭聲援。四月河東再遣其將史儼、李承嗣等以萬騎馳入鄆，朱友恭乃退軍返汴。

是年九月，朱全忠自將擊朱瑄，戰於梁山（今山東省壽張縣東南七十里），瑄敗走還鄆。十月全忠遣都將葛從周攻兗，自以大軍繼之，圍兗州城。十一月齊州刺史朱瓊（瑾之從父兄）舉州降於全忠。朱瑄遣將賀瓌、柳存及河東將薛懷寶等將萬餘人襲曹州，圖解兗州之圍。全忠自中都（今山東省汶上縣）引兵夜追之，比明追及於鉅野（山東今縣）之南，瑄軍大敗，全軍覆沒，賀瓌等三將皆被擒，俘士卒三千餘人又盡殺之。全忠縛瓌等徇於兗州城下謂朱瑾曰：「卿兄已敗，何不早降？」朱瑾乃僞遣使請降於全忠。全忠自就兗州延壽門下與瑾語，瑾曰：「欲送印符，願使兄瓊來領之。」全忠使瓊往。瑾立馬橋上，伏驍果董懷進於橋下。瓊至，懷進突出擒之以入，須臾擲首城外。全忠知瑾無降意，乃留葛從周以兵守之而還。十二月，從周見朱瑾閉門不出，將還，乃揚言：「天平、河東救兵至，引兵西北邀之」。夜半潛歸故寨。瑾以從周精兵悉出，果出兵攻寨。從周突出奮擊殺千餘人，擒其都將孫漢筠而還。朱瑄朱瑾屢爲朱全忠所攻，民失耕稼，財力俱弊，告急於河東。李克用又遣大將史儼、李承嗣將數千騎假道於魏以救之。（見新五代史卷四十二朱宣，朱瑾傳）

乾寧三年（西元八九六）閏正月，李克用遣蕃漢都指揮使李存信將萬騎假道於魏，以救兗鄆，軍於莘縣（山東省今縣）。朱全忠使人謂羅弘信曰：「克用志吞河朔，師還之日，貴道可憂。」存信戢衆不嚴，侵暴魏人。弘信怒，發兵三萬夜襲之。存信軍潰，退保洺州，喪士卒什之二、三，委棄資糧兵械萬數。史儼、李承嗣之軍因隔絕不得還。弘信亦自是與河東絕，專志於汴。全忠方圖兗鄆，畏弘信議其後，弘信每有贈遺，全忠必向使者北向拜受之曰：

「六兄與予倍年以長，固非諸隣之比。」弘信信之。全忠以是得專意於兗鄆。（見新唐書卷二一〇羅弘信傳）

三月，朱全忠又遣龐師古將兵伐鄆，敗鄆兵於馬頰（今山東東阿縣），遂抵鄆州城下。四月，李克用擊羅弘信攻洹水（在今河北省大名縣西故魏州西南三十里）殺魏兵萬餘人，進攻魏州。五月侵掠魏博所屬，遍及魏博貝衞澶相六州（今河北大名、聊城、清河、河南汲縣、河北清豐縣、河南安陽）。朱全忠留龐師古攻鄆，召騎將葛從周自鄆救魏，營於洹水。六月克用引兵擊從周。汴人多鑿坎於陣前，戰方酣，克用之子鐵林、指揮使落落，馬遇坎而躓，汴人生擒之。克用自往救之，馬亦躓，幾爲汴人所獲，克用顧射汴將一人，斃之，乃得免。克用請修好，以贖落落，全忠不許，以與羅弘信，使殺之，蓋使魏博與河東結深仇而汴魏之交則益固也。

李克用既坐敗，乃引軍還。葛從周自洹水引兵渡河復攻鄆。屯於楊劉（在今山東省東阿縣北六十里），與兗鄆河東之兵戰於故樂亭（在東陽縣）破之，兗鄆屬城皆爲汴人所據，屢求救於李克用，克用發兵赴之，爲羅弘信所拒，兗鄆由是益弱。

同年九月，河東將李存信攻臨清（山東省今縣），朱全忠遣葛從周迎擊之，敗於宗城（今河北省威縣）北，存信乘勝至魏州北門。十月，李克用再自將擊魏，敗魏兵於白龍潭（今大名縣東故元城縣），追至觀音門（故元城城門）。朱全忠復遣葛從周救之，屯於洹水；全忠自將大軍繼之，克用乃還。十一月全忠還大梁，復遣葛從周東會龐師古攻鄆。

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正月，龐師古、葛從周併力攻鄆。朱瑄兵少食盡，不復出戰，但引水爲深壕以自固。是月十五日師古等營於水西南，命爲浮梁。十七日潛決壕水，二十日浮梁成，師古夜以中軍先濟；瑄聞之棄城奔中

都（在今山東省汶上縣西）。葛從周追之，野人執之以獻。朱全忠入鄆，以龐師古為天平留後。

同月，朱瑾因兗州乏食，留大將康懷貞守之，已與河東將史儼、李承嗣等掠徐州之境，以給軍食。全忠聞之，遣葛從周將兵襲兗州，懷貞聞鄆州已失守，汴兵奄至，遂降。二月三日從周入兗州。朱瑾聞兗州已失，還無所歸，乃率衆趨沂州（今山東省臨沂縣），刺尹史處賓不納，走保海州。復為汴兵所迫，乃與史儼、李承嗣擁州民渡淮，奔於淮南節度使楊行密。

四、戰後各方之情勢

朱全忠攻徐兗之戰，持續達九年餘（唐僖宗光啓元年八月，至昭宗乾寧四年二月。西元八八五至八九七年），在此期間，各方藩鎭不斷發生戰亂，大併小，強凌弱，割據勢力，日漸強固，唐政因以益衰。玆分別概述如下：

關中方面：唐僖宗於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三月崩後，太子壽王傑繼立，是為昭宗。昭宗明粹有英氣，抱恢復前烈之志。但宦官專權，藩鎭割據，根深蒂固，實已積重難返。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五月，朝廷應雲中、盧龍、宣武等各藩鎭之請，曾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為都招討以討河東之李克用，十一月間大敗而還。二年正月，貶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孔緯及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濬，復李克用官爵。九月間，左神策軍中尉楊復恭（繼田令孜者），因專制朝廷致仕，十月叛走興元，與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等舉兵拒朝廷。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應鳳翔節度使李茂貞之請，以其為山南西道招討使與邠寧節度使王行瑜擊興元。八月攻拔之，楊復恭等奔閬州。二年以李茂貞為山南西道兼武定節度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充鳳翔節度使。李茂貞欲兼鳳翔，不奉詔。八月命覃嗣周討之。李茂貞與鎭國節度使王行瑜合兵拒戰，官軍敗績。十月復以李茂貞兼鳳翔及山南西道。賜王行瑜號尙父

。自是朝廷動息，皆稟於邠岐，南北司亦依附二鎮以邀恩澤。兵部侍郎崔紹緯復與之勾結，摘朝廷機密告之。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李茂貞、王行瑜及鎮國節度使韓建等，因所求不遂，將兵入京，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李谿、太保兼中書令韋昭度，並使行瑜之弟匡國節度使（治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王行約，攻河中留後王珂（珂為王重榮兄子，克用之婿。而重榮弟子王珙結王行瑜等與珂爭位），李克用舉兵助之。六月克用進討三鎮，十一月克邠州殺王行瑜。克用欲乘機滅鳳翔，帝恐河東獨盛難制，止之，克用乃東歸。乾寧三年（西元八九六）五月，賜崔昭緯死。六月茂貞復入犯京師，帝如華州。韓建乘機把持，幽殺諸王，散帝親軍。李克用聲稱入援。乾寧四年因西川節度使王建擅攻東川，貶南州刺史，以李茂貞鎮西川，以覃王鎮鳳翔。茂貞不受，圍覃王。十月招討李茂貞。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春，罷討鳳翔兵，李茂貞、韓建等致書李克用請和修好。

河東與幽州方面　河東李克用自昭宗大順元年（西元八九〇），已東越太行，攻拔邢洺磁三州。同年四至十一月間，曾擊敗進討之官軍及上黨方面之汴軍。二年四月，克用攻雲州，七月克之，節度使赫連鐸奔於吐谷渾。十月又攻鎮州（今河北省正定縣），幽州兵救之，克用還於邢州。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正月，鎮州、幽州合兵十萬攻堯山（今河北省唐山縣），河東軍大破之，執獲三萬。三月李克用與王處存（義武節度使治定州）合兵攻王鎔（成德節度使治鎮州），鎔戰於新市（在今河北省新樂縣西南），殺擄三萬人，克用退屯欒城（河北今縣北）。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李匡威出兵侵雲代，克用始引兵還擊之，破匡威等兵。初，邢洺磁節度使李存孝與李存信（均為克用假子）不睦，存信譖存孝有私，存孝懼禍，十月乃潛結王鎔及朱全忠反。景福二年二月，李克用又擊王鎔，李存孝及李匡威（幽州鎮）均引兵救之。克用還攻邢州，乾寧元年（西元八九四）三月克之，殺存孝。

六月克用北破吐谷渾，殺赫連鐸及擒其酋向義誠。十一月大舉攻幽州，十二月克之，節度使李匡籌走死。二年春更略定其屬縣，以劉仁恭為留後。二年十月克用舉兵入關，討李茂貞等，三年八月因茂貞犯京，帝如華州，克用又奏入援未果。此時克用東征西討，雖連戰皆捷，而實已疲於奔命，故其後密勢大衰，不能與朱全忠為敵矣。

淮南方面：揚州留後楊行密自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四月，因秦忠權部將孫儒陷揚州奔還廬州後，八月渡江擊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縣），翌年六月宣州降。詔行密為宣歙觀察使。十月遣將攻常州（今江蘇省武進縣），十一月克之。十二月孫儒引兵渡江奪常州，既又取潤州（今江蘇省鎮江縣）。大順元年春，汴將龐師古曾率兵十萬深入淮南，與孫儒戰於陵亭（在今江蘇省興化縣）敗還。行密乘機取常潤及蘇州，旋又被孫儒奪回。二年孫儒盡舉淮蔡兵濟江，行密城戍，望風奔潰。五月間儒因大水還揚州。七月朱全忠與楊行密約共攻孫儒。儒恃其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渡江，自蘇州進屯廣德，與行密相持，十二月焚掠蘇常逼宣州，屢破行密軍。杭刺州史錢鏐乘機攻蘇州，行密求援於鏐，鏐以兵食助之。

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六月，行密大破孫儒於廣德擒斬之。七月率衆還揚州，八月授淮南節度使。行密收編孫儒殘部，軍勢大振。繼於景福二年至乾寧三年間陸續攻略廬州（今安徽省合肥）、歙縣（安徽今縣）、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壽州（今安徽省壽縣）、漣水（江蘇省今縣）、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等地。但淮南兵雖善水戰，不知騎射，及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二月朱瑾等為朱全忠所破南來，行密得河東及兗鄆兵，軍聲益振。史儼及李承嗣皆河東驍將，李克用因不能返，深惜之，遣使間道詣行密，行密許之，遂遣使修好。

蜀中方面：蜀中自昭宗初至乾寧末均在戰亂。昭宗初，西川節度使爲陳敬瑄，東川爲顧彥朗，當時利州（今四川省廣元縣）刺史王建，懼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之忌，引兵襲據閬中，招納亡命，整軍經武，軍勢漸盛。王建與顧彥朗有舊，陳敬瑄恐其親，令監軍田令孜以書招之（建爲令孜假子）。建率兵二千往，敬瑄又悔而拒之；建乃怒拔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及德陽，並攻成都不克。文德元年（西元八八八）三月，攻彭州（今四川省彭縣），未克，乃大掠西川十二州，旋上表請討敬瑄並求邛州（今四川邛崍縣），顧彥朗上表請之。時昭宗初立憤藩鎭跋扈，乃於五月以兼中書令韋昭度充西川節度使，徵陳敬瑄當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十二月令昭度等討之；以王建爲永平軍（治邛州）節度使。建與敬瑄軍屢戰於成都以西以北地區敗之。大順元年春，建攻邛州，大將楊儒降。建留兵圍攻，還兵向成都，於是眉、資、簡、嘉、戎、雅諸州次第歸服，邛州亦下。二年四月建逐韋昭度，八月克成都自稱留後。十月授西川節度使。景福元年李茂貞攻興元（今四川省南鄭縣）楊守亮等奔於閬中，十二月王建擊破之。景福二年春，李茂貞結顧彥暉（大順二年九月，顧彥朗卒，其弟顧彥暉繼位）並遣兵於梓州，旋爲建兵所敗，彥暉求和與鳳翔絕。乾寧初建又克彭州，降緜州（今四川省德陽縣），取龍州（在今四川省平武縣東百二十里）、果州（今四川南充縣）及渝瀘等州。攻梓州爭奪達三年，至乾寧四年十月始克之，於是東西川皆入於王建之手。

兩浙方面：自昭宗初至乾寧末九年中，杭州刺史錢鏐，東征西討，勢力不斷發展。鏐在龍紀初，已北併蘇常及潤州，既而三州又爲楊行密及孫儒所取。大順二年末鏐乘楊行密求援之際，又破孫儒軍據蘇州。景福二年九月，鏐授鎭海（原治潤州鏐移杭州）節度使。乾寧初義勝（治越州今浙江紹興縣）節度使董昌叛。二年六月鏐奉詔討之，九月董昌求救於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行密遣兵攻蘇州、杭州鎭戍及嘉興以救之。三年五月鏐克越州殺董昌，惟蘇

州又爲楊行密所陷。十月鏐授鎭海鎭東（由威勝改）節度使。四年春鏐遣兵救嘉興破淮南軍，繼又拔松江、無錫、常熟，至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九月攻拔蘇州，遂與淮南軍成對立之勢。

潭州方面：孫儒（秦宗權部）殘部馬殷、劉建鋒等於昭宗景福元年五月儒敗後，收衆南走洪州（今江西南昌），推建鋒爲帥，至江西時已擁衆十餘萬。乾寧初襲取潭州（今湖南長沙市），二年授武安節度使。三年建鋒死，殷繼之。並繼續兼併邵、衡、永、道、郴、連等州，至光化二年，湖南七州遂皆入於馬殷之手。三年，殷又西取桂州（今廣西桂林）下之，宜、巖、柳、象四州（今廣西宜山、來賓、柳江、象縣）皆降，馬殷遂亦成爲一大割據勢力。

閩中方面：固始（河南今縣）流賊王潮，光啓初轉掠入閩，陷泉州，授泉州刺史。昭宗大順二年福建觀察使陳巖卒，其妻弟范暉爲留後。景福元年二月，暉驕侈失衆心，王潮將兵攻之。暉求救於威勝節度使董昌，昌以五千兵救之。五月福州陷，汀建二州亦降，嶺海間羣盜二十餘輩亦均降服。乾寧三年秋，升福州爲威武軍，以潮爲節度使，潮遂據全閩。

由以上所述，可見自唐昭宗龍紀初至乾寧末，中國本部除嶺南方面較爲平靜外，其餘各方均在戰亂中，藩鎭兼併結果，十國之局已露雛形，而唐政衰微，已名存實亡。

第五節　攻略河北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四八）

一、戰前一般形勢

朱全忠於乾寧四年（西元八九七）二月攻佔兗州，翌年卽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三月卽開始攻略河北之戰，

在此期間一般形勢之演變，除關中、蜀中、閩越、潭州等各方面已述於前節「戰後之政局」一節外，玆將本戰役前汴梁、淮南、河東、幽州等各方情勢概述如下：

汴梁及淮南方面：朱全忠克兗州後，徐兗地區大部已爲汴方所有。其轄地除其汴州本部外，已有鄆、齊、曹、棣、兗、沂、密、徐、宿、亳、陳、許、鄭、滑、濮諸州，此外孟洛——河陽洛陽及蔡皆已服於汴，而東方之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雖尚保有淄靑一道，亦服於全忠。於是留屯於魏州之河東軍李存信部，聞兗鄆陷，亦卽引退。全忠表曹州刺史葛從周爲泰寧留後，朱友恭爲天平留後，龐師古爲武寧（感化改稱，卽徐州）留後，以控制三鎭。全忠收集兗鄆甲兵，兵勢益盛。

是時武昌（湖北省今縣）節度使杜洪，因附朱全忠絕東南供路，詔楊行密討之，四月杜洪求救於全忠，全忠遣大將聶金掠泗州以牽制行密，使朱友恭攻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以救之。行密亦遣其右黑雲都指揮使馬珣等救黃州。齊州刺史瞿章聞友恭至，棄城南保武昌寨（今湖北鄂城縣）。五月友恭作浮梁於樊港（今樊口）渡江攻拔之，執瞿章，遂取黃州。馬珣等皆敗走。

是年九月，朱全忠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在今江蘇省淮陰縣西南，卽古泗水入淮之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在今安徽省鳳台縣）將趨壽州，全忠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十月楊行密與朱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於楚州（今江蘇省淮安縣）。別將張訓自漣水引兵會之，行密以爲先鋒。師古營清口，營地汙下，又恃衆輕敵，居常奕棊。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與淮南將侯瓚，將五千騎渡淮，用汴人旗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張訓踰柵而入，汴軍倉皇應戰；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

引大軍濟淮與瑾夾擊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人，餘衆皆潰。葛從周營於壽州西北亦敗，退屯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及聞師古敗乃奔還。行密朱瑾等乘勝追之，及於渒水（即今渒河在今東正陽西十里）。從周軍半濟，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遏後都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鬬，諸軍稍得濟淮，幾四日不食，會大雪，汴軍沿途多凍餒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由是役之勝，遂得保據於江淮之間。

河東及幽州方面：乾寧四年三月，保義（鎭今河南陝縣）節度使王珙攻護國（鎭今山西省永濟縣）節度使王珂（王重榮卒，珙、珂兄弟爭立），珂（李克用之婿）求援於克用，珙求救於朱全忠。宣武將張存敬、楊師厚敗河東兵於猗氏（山西省今縣）南，河東將李嗣昭敗陝兵於猗氏，又敗之於張店（在猗氏境）河中之圍乃解。

乾寧四年八月，克用自將擊劉仁恭。先是克用自乾寧元年十二月克幽州後，即以劉仁恭爲節度使，惟留戍兵及心腹十人典機要，所得租賦除供軍外，悉輸晉陽。三年七月唐昭宗因李茂貞之亂幸華州，克用徵兵於仁恭，又致成德節度使王鎔、義武節度使王郜書，欲與之定關中，奉昭宗還長安。仁恭辭以契丹入寇，須兵扞禦，請俟虜退，然後承命。克用屢趣之，兵不出。克用移書責之，仁恭怒，囚其使，欲殺河東戍將，戍將逃免。克用聞之怒甚，因而自將擊之。乾寧四年九月，河東軍至安塞軍（今察省保安縣西南），與幽州軍戰，克用因酒醉爲幽州將單可及伏兵大敗於木瓜澗（在今察省蔚縣西），河東兵亡失大半。十月仁恭奏捷並遺朱全忠書，全忠奏加仁恭同平章事，以籠絡之。

光化元年（西元八九八）義昌（今河北省滄縣）節度使盧彥威因與劉仁恭爭鹽利，仁恭遣其子守文將兵襲滄州，彥威奔於汴。仁恭遂取滄景德三州，以守文爲義昌留後。自此仁恭兵勢益盛，有兼併河朔之志。

二、作戰導因與作戰方略

作戰導因：河北中南部處於幽州劉仁恭，河東李克用與汴梁朱全忠三大勢力之間，在地理上爲三者之走廊。三方面任何一方無論希圖封疆自固，或擊敗對方稱霸華北，均必須控制此一區域。當朱全忠攻略徐兗之際，河東不斷假道魏博支援徐兗之作戰，汴軍雖數次擊退河東之牽制，並加緊控制魏博，但邢洺等要地，仍握於河東之手。而河東軍亦經常出沒魏博以北地區威脅魏博之安全。此外幽州方面劉仁恭之勢力，日漸強大，逐步南侵，不但已控制滄景德三州，且有進攻魏博囊括冀南之企圖。凡此均爲朱全忠急於北征之基本原因。

作戰方略：因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爲當時冀南之軍政中心，而魏博勢力又附於朱全忠，故幽州、河東之爭奪河北，均以攻略魏州爲中心目標。反之，朱全忠則以確保魏州，控制太行東麓各要地，奪取易定以南各地爲初期之作戰目標。因此其行動步驟首先與幽州修好，掃除河東在魏博以北之勢力，攻佔邢洺磁等要點，封閉河東軍之東出，然後揮軍北上攻佔鎭定等地，消滅幽州與河東之附庸，以爲進一步進攻幽州或河東之準備。

三、作戰經過

攻邢洺磁之戰：此次作戰起於光化元年（西元八五九）四月，止於同年十月。先是義昌（今河北滄縣）節度使盧彥威與劉仁恭爭鹽利，劉仁恭遣其子守文襲取滄州，乘機佔領滄景德三州。彥威奔汴求援。當時魏博正與河東軍交綏，故朱全忠不但未與幽州發生衝突，且與之修好，以便專力對付河東。

四月八日朱全忠率軍至鉅鹿城下，敗河東軍萬餘人，遂北至青山口（今河北省內邱縣西南青山村），二十八日遣葛從周分兵攻洺州，翌日拔之。斬刺史邢善益。五月初，從周繼攻邢州，刺史馬師素棄城走。三日磁州刺史袁奉滔自剄，全忠以從周爲昭義留後，守邢洺磁三州而還。

八月昭宗自華州還京（因李茂貞之亂如華州），赦天下，欲藩鎮輯睦，以太子賓客張有孚爲河東汴州宣慰使，賜李克用朱全忠詔，又令宰相與之書，使之和解。克用欲奉詔，而恥於先自屈，乃致書王鎔，使通於全忠，全忠不從。

十月初，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步騎二萬出青山，謀攻復邢洺磁三州。六日進攻邢州，葛從周出戰，大破之。嗣昭等引兵退入青山。從周追之，將扼其歸路；步兵自潰，嗣昭不能制。會橫衝都將李嗣源率兵至，謂嗣昭曰：「吾輩一去，則勢不可支矣，我試爲公擊之。」嗣昭曰：「善，我請從公後。」嗣源乃解鞍厲鏃乘高佈陣，左右指揮，邢人莫之測。嗣源直前奮擊，嗣昭繼之，從周乃退。（見新五代史卷六唐明宗紀）

十二月間，昭義（鎭今山西省長治縣卽潞州）節度使薛志勤薨，旬日無帥。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刺史李罕之擅引澤州兵夜入潞州據之，以狀白克用謂慮民爲變。克用怒責之。罕之遣其子請降於朱全忠，全忠表其爲昭義節度使。克用遣將李嗣昭討之，嗣昭先取澤州，收罕之家屬送晉陽，但潞州自此爲汴方所有。

反擊劉仁恭及潞州爭奪戰：光化二年（西元八九九）正月，淮南節度使楊行密與朱瑾將兵數萬攻徐州，軍於呂梁（山東徐州東南五十里），朱全忠遣騎將張歸厚救之。同時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發幽滄等十二州（幽、涿、瀛、莫、平、營、薊、嬀、檀、滄、景、德）兵十萬，欲兼河朔，攻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拔之，城中萬餘戶盡屠之，投尸清河（卽衞河），由是諸城各堅守不下。仁恭進攻魏州，營於城北。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光化元年十二月弘信卒，子紹威繼立）求救於朱全忠。

朱全忠遣崔賢（蔡州刺史崔洪之弟爲質於汴）還蔡州，發其兵二千詣大梁。二月蔡將崔景思等殺賢劫刺史崔洪

驅兵民渡淮奔楊行密。全忠命許州刺史朱友裕守蔡州；自將救徐州。楊行密聞之引兵去，汴軍追及之於下邳（今邳縣東），殺千餘人。全忠行至輝州（今山東省單縣）聞淮南兵退乃還。

三月，朱全忠遣其將李思安、張存敬將兵救魏，屯於內黃（河南省今縣）。十日全忠以中軍軍於滑州（今河南省滑縣）。劉仁恭知汴軍前來，乃遣其子守文及其妹婿單可及，將精兵五萬擊思安於內黃。十四日思安使其將袁象先伏兵於清水（卽淇水）之右，思安逆戰於繁陽（在內黃東北），陽敗而卻，守文逐之，及內黃之北，思安勒兵還戰，伏兵發自側後自夾擊之，幽州兵大敗，斬可及，殺獲三萬人，守文僅以身免。可及為幽州驍將，號單無敵，燕軍失之喪氣。

是時汴將葛從周自邢州將精騎八百入援已入魏州。十五日仁恭率軍攻魏州之上水關館陶門（魏州北門），從周與宣義牙將賀德倫出戰；顧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闔其扉。從周等殊死戰，仁恭復大敗，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明日汴魏乘勝合兵擊仁恭，破其八寨，仁恭父子燒營而遁。汴魏軍長驅進擊，至臨清，擁其衆入永濟渠，殺溺不可勝紀。鎮人（成德王鎔軍）亦出兵邀擊於東境（深冀地區），自魏至滄五百里間僵尸相枕。仁恭自是勢衰，而全忠愈盛矣。（語見新五代史卷二十一葛從周傳）

劉仁恭攻魏州時，羅紹威曾遣使修好於河東且求救。李克用遣李嗣昭將兵救之，會幽州軍已敗，紹威復與河東絕，嗣昭亦引軍還。

汴軍戰勝幽州軍後，欲乘勝進攻河東，葛從周自土門（在今河北省井陘縣）攻河東拔承天軍（在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八十五里）。副將氏叔琮亦自馬嶺（在今山西省昔陽東南百里接邢臺界）攻入，拔遼州樂平（昔陽縣），而進

軍楡次。李克用遣內牙軍副周德威迎擊，德威大破之，斬首三千級，擒其驍將陳章。叔琮棄營走，德威追出石會關（在今山西省楡社縣西二十五里）又斬千餘級。從周乃退。

三月二十四日，朱全忠遣河陽節度使丁會攻澤州下之。五月二日，李克用遣蕃漢馬步都指揮使李君慶攻李罕之。七日圍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陽（在今河南孟縣西），九日遣將張存敬救之；十日又遣丁會將兵繼之，大破河東兵，君慶解圍去。克用誅君慶及其裨將伊審、李弘襲等，以李嗣昭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代之再攻潞州。六月初，李罕之病篤，全忠表遷罕之爲河陽節度使以丁會代之。未幾又以其將張歸霸守邢州，遣葛從周代會守潞州。七月全忠又召葛從周於潞州，使賀德倫守之。八月五日李嗣昭引兵至潞州城下，分兵攻澤州。八日汴將劉玘棄城走，河東兵進拔天井關，以李存璋爲澤州刺史。賀德倫閉城不出。李嗣昭日以鐵騎環其城，捕芻牧者，附城三十里禾黍皆刈之。二十日德倫等棄城宵遁趣壺關（在潞州東二十五里），河東將李存審伏兵擊之，殺獲甚重，自此潞州又歸於河東。

攻幽州及易定之戰：光化三年（西元九〇〇）四月，朱全忠遣葛從周帥兗鄆滑魏四鎮兵十萬擊劉仁恭。五月四日拔德州，斬刺史傅公和。十三日圍劉守文於滄州。仁恭卑辭厚禮求救於河東。李克用遣周德威將五千騎出黃澤（在今河南省武安與山西遼縣交界之今關）攻邢洺以救之。六月，仁恭將幽州兵五萬救滄州，營於乾寧軍（今河北省青縣）。葛從周留張存敬、氏叔琮守滄州寨，自將精兵迎戰於老鴉堤（乾寧軍東南）大破之，斬首三萬級。仁恭走保瓦橋（在今河北省雄縣南易水上）。七月李克用復遣都指揮使李嗣昭將兵五萬攻邢洺以救仁恭，敗汴軍於內邱（今縣）。

成德節度使王鎔遣使和解幽汴之戰，會久雨，朱全忠召從周還。八月李嗣昭又敗汴軍於沙門河（在今河北省沙

河縣），進攻洺州。八月十日朱全忠引兵救之，未至洺州已陷，刺史朱紹宗被擒。全忠命葛從周擊嗣昭。九月從周自鄴縣（今河南省臨漳縣）渡漳水，營於黃龍鎭（在今永年縣境）。全忠自將中軍三萬涉洺水（今滏陽河上流）置營。李嗣昭棄城走，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在今河北省內邱縣西南）邀擊大破之。

至是朱全忠乃以王鎔與李克用交通爲名，移兵伐之，下臨城（今縣），踰滹沱（今河），攻鎭州南門，焚其關城。全忠自至元氏（今縣）。鎔懼，遣判官周式詣全忠請和，以文繒二十萬犒軍，並以其子節度副使昭祚及大將子弟爲質。全忠許之，並以女妻昭祚以結之。

成德判官張澤言於王鎔曰：「河東勍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乎？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兼服之，使河北諸鎭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鎔復遣周式往說全忠。全忠喜遣張存敬會魏博兵擊劉仁恭。九月二十九日拔瀛州(今河北河間縣)，十月二日拔景州（今河北省景縣東北四十里），執刺史劉仁霸。七日拔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北）。旬日之間下二十餘城，將自瓦橋趣幽州；因道泥濘不能進，乃引兵西攻易定（二州皆治河北省今縣）。二十七日拔祁州（今河北省安國縣，）殺刺史楊約。二十九日攻定州。義武節度使王郜告急於河東，並遣後院都知兵馬使王處直（處存弟）將兵數萬拒之。處直請依城爲柵，俟其師老而擊之。孔目官梁汶曰：「昔幽鎭兵三十萬攻我，于時我軍不滿五千，一戰敗之。今存敬兵不過三萬，我軍十倍於昔，奈何示怯，欲依城自固乎？」郜乃遣處直逆戰於沙河（在今河北省望都縣南），易定兵大敗，死者過半，餘衆奔還。三十日王郜棄城奔晉陽。軍中推處直爲留後。存敬遂進圍定州。十一月十二日，朱全忠至城下，處直登城請降，歸罪於梁汶而族之以謝全忠，並以繒帛十萬犒師。全忠許之，爲處直求節鉞。（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二唐紀七十八）

是時劉仁恭遣其子守光，將兵救易定，軍於易水之上。全忠遣張存敬襲之，殺六萬（？）餘人，由是河北諸鎮，皆服於全忠。

河東李克用當易定請救時，亦遣將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河南省沁陽縣）拔之，進攻河陽（在今河南省孟縣西三十里），毀其羊馬城（城外別立短垣以屏蔽，謂之羊馬城），會佑國軍（今孟縣西南）將閻寶引兵救之，力戰於壕外，河東兵乃退。自是河北諸鎮易、定、瀛、莫以南，皆為朱全忠所控有。

第六節　攻略河東之戰（參看附圖——十——三四九）

一、戰前一般形勢

朱全忠於光化三年（西元九〇〇）降服河北諸鎮後，即還軍汴梁，翌年（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正月乃開始攻略河東，茲將戰前一般形勢概述如左。

幽汴及河東方面：朱全忠降服河北諸鎮後，勢力益強，幽州勢力已退縮瀛莫以北，且以迭次作戰損失慘重，勢力大減。河東於屢次救援河北失敗後，亦已遁入太行以西，對河北失去其影響力。

在朱全忠征討河北期間，忠義（鎮襄州今湖北襄陽縣）節度使趙匡凝見朱全忠前征淮南曾有清口之失，乃陰附於楊行密。全忠於光化元年七月遣將氏叔琮伐之，叔琮拔唐州（今河南唐河縣），擒隨州刺史趙匡璘，敗襄州兵於鄧城（今河南鄧縣）。汴將康懷貞並襲鄧州（同上）克之。匡凝懼，乃附於全忠。

又光化二年六月，保義（鎮今河南陝縣）節度使王珙為下所殺，都將李璠被推為留後。十一月都將朱簡又殺李

璠附於全忠，並請更名爲朱友謙，預於子姪。因之汴方勢力遂迫近河中。

淮南及吳越方面：自光化元年九月，兩浙克蘇州後，兩方在江南之境界，漸趨穩定。十一月衢州（今浙江衢縣）刺史陳岌請降於楊行密，錢鏐遣將顧全武討之。是年十月兩浙曾遣將攻婺州（今浙江省金華縣），二年四月刺史王壇求救於宣歙觀察使田頵。五月頵遣兵救之，敗兩浙兵，取婺州，婺州自此入於淮南。

潭州方面：武安留後馬殷，自光化二、三年間，既底定湖南及桂柳等地，其事已見前述。

關中方面：昭宗自乾寧三年（西元八九六）七月，因李茂貞之迫如華州後，至光化元年八月經二年之久始還長安。帝還長安後，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日與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崔胤謀去宦官，於是南北司益相憎嫉，各結藩鎮爲援。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博明達有度，時稱賢相。勸帝勿輕洩，以速奸變。胤聞之，意博排己，譖博奸邪。光化三年（西元九〇〇）正月，帝以胤同平章事充靖海（鎮今廣東廣州市）節度使，胤遺書朱全忠（胤黨於全忠以爲外援），具道博語，令全忠上章論之。全忠乃連表胤不可離，謂博與敕使同危社稷。帝不得已，召胤還，遞貶博爲崖州司戶，宋道弼流驩州，景務修流愛州。皆賜自盡。胤於是專制朝廷，勢傾中外。太保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徐彥若位在胤上，胤排去之。因胤曾與帝謀去宦官，及宋道弼等死，宦官益懼，且昭宗自華州還，多縱酒自娛，喜怒無常，左右更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諸宦官，乃於十一月間相與爲亂，幽帝於少陽院，立太子裕爲帝。時朱全忠在定州聞亂南還。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供奉官李奉本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全忠採天平節度副使李振之議，囚希度等，遣振至京師詗事。既又遣親吏蔣玄暉至京師與崔胤謀之。胤聞左神策軍指揮使孫德昭，對廢立事常憤慨不平，乃遣判官石戩陰結之。德昭又結右軍清遠

都將董彥弼、周承誨等，於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正月一日，伏兵安福門外，擒斬劉季述等，迎昭宗復位。於是崔胤益得寵。德昭、承誨、彥弼皆領節度使同平章事，時人謂之三使相。朱全忠械劉希度等至京師，因亦進爵東平王。由於崔胤與朱全忠勾結，爾後全忠遂得控制朝廷，其事詳見下節。

二、作戰導因與作戰方略

作戰導因：朱全忠與李克用遠自唐僖宗中和四年（西元八八四）時，私人間即已結下深仇。當時李克用率軍會同諸鎭兵追擊黃巢時（事詳上卷第十四章），因還汴取糧，全忠設宴款待。席間克用語傷全忠，全忠乃於夜間密令甲士圍而襲攻之。克用所部數百人均被殺。克用逃歸晉陽後，自此河東與汴方構怨，遂成對敵之勢。迄後因雙方勢力發展，在潞澤邢洺磁等地屢生衝突，或則爭奪孟洛，或則爭奪河朔，仇恨愈積愈深。在朱全忠攻略徐兗兼併河北諸鎭時，李克用曾不斷出兵救援之，以妨害汴方之發展。故朱全忠於攻略河北之戰告一段落時，即迅速向河東發動攻勢。此乃中原兩大勢力，勢不兩立之必然趨勢也。

作戰方略：朱全忠攻略河東，由其使用兵力之衆多，軍事規模之宏大，及出攻略河中後仍允與河東修好而陰為準備諸事觀之，似有一舉消滅河東之企圖。其作戰方略，綜合史籍所載，大致如下：

一、先攻略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據有晉、絳，遮斷晉陽南方之路，以便控制關中，挾天子以令諸侯。

二、應李克用之請，仍允與其修好，以鬆懈其戰志，而陰爲準備以期收戰略奇襲之效。

三、以優勢兵力分由東南北三方面同時並進，以壓倒之優勢分進合擊，會師太原。而將其主力保持於天井關、潞州方面。

三、作戰經過

先期作戰——攻略河中：河中節度使王珂為李克用之婿，一向依附於河東，朱全忠深恨之。全忠為排除晉南方面河東之勢力，打通入關中之路，及進一步北攻太原，西控關中起見，乃於昭宗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正月十六日，召其諸將謂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言先取晉絳以斷太原之援），諸君為我以一繩縛之。」十七日，即遣其將張存敬將兵三萬自汜水（今河南省汜水縣）渡河出含山路（在今山西聞喜縣東南）襲取晉絳（今山西臨汾新絳二縣），全忠以中軍繼其後。是月二十五日存敬至絳州，晉絳不意其至，皆無守備，二十七日絳州刺史陶建釗降之。二十九日晉州刺史張漢瑜亦降。全忠遣其將侯言守晉州，何絪守絳州，屯兵二萬，以扼河東援兵之路。（語見舊五代史卷十四王珂傳）

朝廷恐全忠入關，急賜詔和解之，全忠不從。王珂告急於李克用，道路相繼。克用因汴兵先據晉絳，兵不得進。珂妻遺書克用曰：「兒旦暮為俘虜，大人何忍不救？」克用報曰：「今賊兵塞晉絳，衆寡不敵，進則與汝兩亡，不若與王郎舉族歸朝。」珂又遺書李茂貞曰：「天子新返正，詔藩鎮無得相攻，同奬王室。今朱公不顧詔命，首興兵相加，其心可見；河中若亡，則同華邠岐俱不自保；天子神器，依手授人，其勢必然矣。公宜急率關中諸鎮兵，固守潼關，赴救河中。僕自知不武，願於公西偏授一小鎮，此地請公有之。關中安危，國祚修短，繫公此舉，願審思之」。茂貞素無遠圖，不報。（見舊五代史卷十四王珂傳，卷一三二李茂貞傳）

二月一日河東將李嗣昭攻澤州拔之，欲以制汴軍之後。二日張存敬引兵發晉州，六日至河中，遂圍之。王珂勢窮，將奔京師，而人心離二，會浮梁（蒲津之浮橋）壞，流凘塞河，舟行甚難。珂乃採牙將劉訓之議，請降於存敬

。十二日全忠至洛陽，聞之甚喜。十五日至虞鄉，先哭重榮（王珂之父，全忠由黃巢部反正時，即投於重榮）之墓，盡哀。繼使王珂以常禮出迎（免除俘降之儀）握手歔欷，聯轡入城。全忠表張存敬為護國軍留後，王珂舉族遷於大梁（其後全忠遣珂入朝，使人殺於華州）。是時，全忠聞其妻張夫人疾亟，遽自河中東歸。

是時李克用以勢力日蹙，乃遣使以重幣請修好於全忠，全忠遣使報之；但忿其書辭蹇傲決欲攻之。

圍攻晉陽：是年三月一日，朱全忠自河中還抵大梁，即開始計劃準備大舉攻晉陽。二十一日乃令以下各軍，分別進入河東。

宿州刺史氏叔琮，將兵五萬由天井關（在今山西省晉城縣南）向潞州北進。

魏博都將張文恭，率軍自磁州新口（即滏口陘）向西進擊。

昭義留後葛從周，率兗鄆兵會成德（正定軍）軍由土門（在今河北省獲鹿縣西即井陘）西進。

洺州刺史張歸厚率軍由馬嶺（在今山西省昔陽縣東南百里與邢臺接界處）西進。

義武（治今河北省定縣）節度使王處直，率軍由飛狐（在今河北省蔚縣東南）西進。

權知晉州侯言以慈隰晉絳兵由陰地關（在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北進。

以上六路大軍以分進合擊之行動，互相策應，會攻晉陽。各路兵力除氏叔琮一路外，均不詳；但依其行動判斷氏叔琮及葛從周所部，當為進攻之主力。

氏叔琮所部自天井關進軍昂車（在今山西省武鄉縣西門外），二十九日沁州刺史蔡訓以城降，河東都將蓋璋亦詣侯言降，全忠即令其權知沁州。三十日叔琮拔澤州，河東守將李存璋棄城走。叔琮進攻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

10—3266

河東昭義節度使孟遷降之，河東屯將李審建、王周將步軍一萬，騎二千亦詣叔琮降。叔琮遂進趣晉陽。四月三日叔琮軍出石會關（在今山西省榆社縣西二十五里），營於洞渦驛（在今山西省徐溝縣臨洞渦水）。是時由馬嶺東進之張歸厚部已至遼州（今山西省遼縣）；五日遼州刺史張鄂降。別將白奉國會成德兵自井陘西進，七日拔承天軍（在今山西省平定縣東八十里）與氏叔琮烽火相應。

俄而，氏叔琮等引兵直抵晉陽城下，數挑戰，城中大恐。李克用登城備禦，不遑飲食。時大雨積旬，城多頹壞，隨加完補。河東將李嗣昭、李嗣源等鑿暗門夜出襲攻汴壘，屢有殺獲。克用遣李存進擊汴軍於洞渦（水）一帶，以斷汴軍之後。時汴軍既衆，芻糧不給，又以久雨，士卒爲患瘧痢。全忠乃召兵還。五月氏叔琮等自石會關退歸。諸道軍亦退。河東將周德威、李嗣昭以精騎五千躡之，殺獲甚衆。先是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刺史李塘舉州附於汴軍，克用遣將李存審攻之，三日而拔，執塘斬之。氏叔琮經上黨南退，節度使孟遷挈族隨之南徙，朱全忠遣其將河陽節使丁會代守潞州。

第七節　攻略鳳翔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五〇、三五一）

一、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朱全忠進攻河東之戰於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五月結束，至十月下旬，即由大梁引兵西上，十一月一日由河中率軍入關，逐步展開對鳳翔之攻略。玆將戰前一般形勢概述如下。

朱全忠進攻河東，雖未獲全勝，但自此據有上黨及河中晉絳等地，囊括河東南部地區而有之，並打通入陝之路

，戰略上之收穫實甚大。自此全忠乃兼宣武（今開封）、宣義（今河南滑縣）、天平（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護國（今永濟縣）等四鎮節度使。是年六月間，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將兵出陰地關（在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攻隰州（山西省今縣），刺史唐禮降之。又攻慈州（今山西省吉縣）刺史張瓌出降。蓋克用欲由此威脅晉絳二州而與全忠爭奪河中也。

淮南及兩浙方面。是年八月，楊行密聞錢鏐爲盜所殺，乃遣其步軍都指揮使李神福將兵取杭州。兩浙將顧全武等列八寨以拒之。相持至十月，李神福佯退軍而伏兵青山下（在今浙江省臨安縣境內），誘浙軍進擊大破之，並俘顧全武。於是乘機進攻臨安，兩浙將秦昶率衆三千降之。但相持至十二月間，臨安城堅不下，神福知錢鏐未死，乃引軍還。

關中方面。自宦官劉季述之亂平後，軍國重事悉委崔胤。胤請帝盡誅宦官，左軍中尉韓全誨等懼甚，乃結李茂貞以爲外援，並哀訴於帝前。帝令胤有事勿口奏，封疏以聞。宦官乃求知事美女數人，內之宮中，陰使察事，盡得胤之密謀。帝不知也。全誨等懼誅，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去胤之術。胤領三司使，全誨等令禁軍對帝喧譟訴胤減損多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均有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意。全忠欲遷帝於東都，茂貞則欲遷帝於鳳翔。胤既知謀洩，急遺書全忠，令以兵迎駕。全忠於六月間至河中，得胤書，乃於七月間遽返大梁發兵。

韓全誨等懼誅，謀以兵制昭宗。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誅劉季述之三使相）、李繼筠（李茂貞假子，將禁衞兵者）等深相結，獨李繼昭不肯從。帝見繼誨等態度日橫，詢給事中韓偓得知各情，欲使崔胤與全誨等和解之，又恐彼等凶悖益甚。宦官因自恃黨援已成，漸不遵旨，帝無如之何。九月帝聞朱全忠擬西來，恐與鳳翔交爭，

使韓偓告崔胤飛書致兩鎮。嗣見繼誨等驕橫益甚，與韓偓謀。偓曰：「崔胤留亂兵，本欲制敕使，今兩者相結，汴兵來必與岐兵鬬於闕下」。帝聞之，亦惟有愀然憂沮而已。（見新唐書卷一八三韓偓傳）

以上所述關中情勢，爲朱全忠入關之原因，至其進攻鳳翔之直接原因，則由於韓全誨等刼駕西幸鳳翔。其經過概要如下。

是年（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十月二十日，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左軍中尉韓全誨等聞朱全忠將至，令李繼筠、李彥弼等勒兵刼帝幸鳳翔。於是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員文書出入均嚴加搜索，帝已不能召晤閣臣。二十九日，神策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帷帳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走鳳翔。三十日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逃亡。是日百官皆未入朝，闕前無人，十一月一日，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與合作，遏絕之不令見帝。繼昭乃率所部六十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守衛開化坊（崔胤住此，在城內長安東街），百官及避亂士民皆往依之。二日帝遣供奉官召百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四日韓全誨等陳兵殿前謂：「全忠兵逼京師，欲刼天子幸洛陽，求傳禪位，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杖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帝下樓，纔及壽春殿，李彥弼等已於御院縱火。帝在宦者挾持之下，不得已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等百餘人被刼西去。經鄠縣、盩厔、岐山，至是月十四日抵於鳳翔。（見新唐書卷二〇八韓全誨傳）

朱全忠於十一月初，率四鎮兵七萬，由河中趨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知匡國留後司馬鄴迎降。全忠遣鄴至華州，說華州節度使韓建降之。全忠遂引兵渡渭，韓建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趨赤水（今陝西省渭南縣東二十五里。）是月七日至零口（今陝西省臨潼縣西四十里）西，聞帝已西幸，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

謂韓建爲茂貞黨，勸先除之。全忠亦聞建曾上表勸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遂徙建爲忠武節度使（今河南省淮陽縣），以兵送之，而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爲匡國節度使。韓建在華州重斂，二年間存錢九百萬緡，至此皆爲全忠取之。

昭宗西幸後，京中無主。崔胤等見朱全忠還赤水，乃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全忠西迎車駕，又使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遂至長安，並即揮軍向鳳翔，於是鳳翔之戰乃起。

二、作戰方略

朱全忠方面：朱全忠之入關，抱有政治、軍事雙重企圖。在政治方面，藉此提高其在諸鎭中之聲望與地位，張請昭宗遷都洛陽，以便「挾天子以令諸侯」，並準備將來之簒奪。軍事上在兼併關中諸州遂形成獨霸中原之局勢。其具體方略大致如下：（見新五代史卷一梁太祖紀）

一、勾結崔胤，鼓勵其領導朝中大臣敦請迎駕，然後以順天應人之姿態，舉兵西征。

二、以討叛逆勤王保駕爲名，刼帝遷都，乘機清除宦官及異己，封鎖朝廷與外間之關係，達到控制王室之目的。

三、利用討鳳翔李茂貞之機會，佔領關中諸州，以擴大統制區域。

四、對李茂貞之作戰，誘致其於鳳翔以外之地區擊滅之。攻略鳳翔採圍困戰法，佔領其他各城鎭，隔絕其對外交通，軟化其民心士氣，達成不戰而屈人之兵之目的。

五、爭取川中之同情與支持，加強晉南方面之防禦，確保河中方面交通線之安全。

李茂貞方面：鳳翔之作戰方略，大致可歸納爲下列各點：

一、勾結宦官韓全誨等，嗾使其以避朱全忠之亂為名，刼駕西幸鳳翔，如此既無威脅天子之名，而達到控制王室之實。

二、先求以武力擊破朱全忠之攻擊，如不能制勝，則退入城中堅守，以詔命飭朱全忠退軍或和解之。

三、以詔命徵兵於河東、成都及其他諸鎮，聲述朱全忠之罪狀；呼籲各鎮舉兵勤王，使朱全忠知所恐懼而退。

三、作戰經過

第一階段——攻略關中諸州：朱全忠應朝臣之請，於天復元年（西元九〇一）十一月十日兵發赤水，遂至長安，留一日即繼續西進。全忠賞李繼昭之功，令權知匡國留後，留為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與全忠。全忠又遣判官李擇等赴鳳翔奏事，謂奉密詔及崔胤書，特將兵前來。韓全誨等矯詔答稱：「朕避難至此，非宦官所刼，密詔皆崔胤偽為之，卿宜斂兵歸鎮」云云。茂貞並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之。十五日全忠遣其將康懷貞擊破之。二十日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理，讒人誤公至此。」全忠曰：「韓全誨刼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帝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二十三日移兵北趨邠州（今陝西省邠縣），二十七日攻之，二十九日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仍命其留鎮。三十日全忠返抵三原（陝西省今縣）。十二月五日，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十一日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二十日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華州，以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裴贄充大明宮留守。（語見新唐書卷二〇八韓全誨傳）

先是韓全誨、李茂貞等見朱全忠率軍入關，曾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亦以書求援於李克用。韓全誨又遣中使二

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使屯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以脅全忠。又遣使徵兵於西川節度使王建。朱全忠入關時又遣使詣建聲述李茂貞韓建等勾結刼駕之罪，乞師相助。

金州戎昭（卽昭信軍）節度使馮行襲，暗結朱全忠，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王建則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同時於武信節度使王宗結，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爲扈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駕，突襲取茂貞山南諸州。惟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周德威等將兵趣晉州進攻沁州及慈隰等地，以牽制朱全忠之作戰。

天復二年（西元九〇二）正月，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二十九日詔以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貞爲兄弟，全忠不從。時全忠聞河東兵攻慈隰，乃於二月一日還軍河中。

第二階段——圍攻晉陽：天復二年二月，河東將李嗣昭等攻慈隰二州下之，進迫晉絳。十二日全忠遣兄子友寧將兵會晉州刺史氏叔琮擊之。李嗣昭襲取絳州，汴將康懷貞復取之，嗣昭等退屯蒲縣（山西省今縣）。十八日汴軍十萬營於蒲南進攻河東軍，叔琮夜帥衆斷其歸路，而攻其壘破之，殺獲萬餘人。二十二日，全忠自河中赴之，二十八日至晉州。遂再大舉展開對河東之進攻。

三月十二日，汴將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時汴軍橫陣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而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德威出戰而敗，乃密令嗣昭以後軍先去，德威尋引騎兵亦退。叔琮、友寧長驅乘之，河東軍驚潰，克用子廷鸞被擒，兵仗輜重委棄略盡。朱全忠遂令氏叔琮、朱友寧乘勝攻晉陽。李克用聞嗣昭等敗，遣李存信以親兵逆之。至清源（在晉陽南五十里），遇汴軍，存信走還晉陽。德威、嗣昭等收餘衆循西山（晉陽西南接介休縣之介山

綿山）遁還。汴軍遂取慈、隰、汾三州；十五日進圍晉陽，營於晉祠（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南十里），攻其西門。

時城中兵未集，氏叔琮攻城甚急，每行圍，褒衣博帶，以示閑暇。克用晝夜乘城，不得寢食，召諸將議退保雲州（今山西省大同縣）。李嗣昭、李嗣源、周德威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爲此謀，動搖人心」。李存信曰：「關東河北皆受制於朱溫，我兵寡地蹙，守此孤城，彼築壘穿塹環之，以積久制我，我飛走無路，坐待困斃耳。今事勢已急，不若且入北虜，徐圖進取。」嗣昭力爭之，克用不能決。其劉夫人言於克用曰：「存信北川牧羊兒，安知遠慮。王常笑王行瑜，輕去其城，死於人手，今日反效之邪？且昔之居達靼，幾不自免，賴朝廷多事，乃得復歸，今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克用弟克寧爲忻州刺史，由晉陽返至中途，聞汴軍至，復還晉陽曰：「此城吾死所也，去將何之？」衆心大定。

三月十六日，朱全忠還河中，遣朱友寧將兵西擊李茂貞，軍於興平武功（皆今縣）之間。同時河東將李嗣昭與李嗣源等數將敢死士夜入氏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備禦不暇，會大疫，二十一日叔琮乃引兵還。嗣昭與德威將兵追之，及於石會關，叔琮留馬數匹及旌旗於高崗之間，嗣昭等以爲有伏兵乃引去，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與全忠爭者累年。（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七十九）

第三階段——圍攻鳳翔：是月（三）下旬，昭宗以金吾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書御扎賜楊行密，拜行密爲東面行營都統中書令吳王，以討朱全忠。四月二十一日，崔胤自華山詣河中，泣訴於全忠，恐李茂貞刼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侑酒。旋汴將康懷貞大破鳳翔將李繼昭（即符道昭）於莫谷（今陝西省乾縣北）大破之。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城外居民，皆遷入城。十四日全忠將精兵五萬

發河中，至東渭橫橋，遇霖雨，留旬日。六月三日全忠軍於虢縣（在今陝西省寶鷄縣東五十里）。十日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十二日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在寶鷄縣西南）攻拔鳳州（今山西省鳳縣）。十三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還爲五寨環之。（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七十九）

楊行密發兵討朱全忠，以副使李承嗣權知淮南軍府事。嗣以攻宿州不克，糧運不繼引還。

秋七月，孔勍取成（甘肅省今縣）、隴（陝西省今縣）二州，士卒無鬬者。至秦州（今甘肅天水縣），秦人嬰城固守，乃自故關（即大震關）引還。

八月，保大（今陝西省黃陵縣）節度使李茂勳（茂貞之從弟）將兵屯三原，圖救李茂貞。全忠遣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八月庚戌（八月無庚戌，似庚寅之誤。庚寅爲十七日），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今乾縣），虜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二十二日茂貞又大出兵與朱全忠戰，不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西川節度使王建以舉兵勤王爲名，請假道於興元（今陝西省南鄭縣），山南西道節度使李繼密遣兵戍三泉（今陝西省寧羌縣）以拒之。八月下旬，西川前鋒將王宗播連克金牛、黑水、西縣、褒城（均在陝西省寧羌縣至南鄭間）四寨。繼密敢還漢中。西川軍乘勝至城下，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帥衆先登，遂克之。自此山南西道遂爲王建所有，而李茂貞之勢日蹙矣。

九月二日，朱全忠以天氣久雨，士卒多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於是募

騎士馬景詐爲逃亡，於九月四日乘迎迓大梁兵之際，亡入城內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茂貞信之，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百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相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議和奉駕還京，不復以詔書敕全忠還鎭矣。

九月八日，李茂貞晝出騎兵於鄰州就芻糧，九日朱全忠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舖鈴架，以絕內外。二十日以茂貞爲鳳翔、靜難（邠州今陝西省邠縣）、洋武定（洋州今陝西省洋縣）、昭武（鳳州今陝西省鳳縣）四鎭節度使（時武定昭武已陷王建）。十月六日，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奔於汴軍。七日李彥韜繼之。八日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十二日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帝皆先以示茂貞，使啓示之；茂貞上不敢啓。十四日復使遣使與茂貞議和，民出樵采者，皆不抄掠。十五日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十七日帝遣國子司業薛昌祚、內王延績齎詔賜全忠。二十一日茂貞復出兵擊汴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鳳翔軍夜縱城去及因樵采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或遣兵出擊，多散還，不爲用。茂貞疑帝與全忠有密約，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守衞。（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七十九）、

十一月一日，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再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朱全忠乃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今陝西省洛川縣）、坊（今陝西省中部縣）二州，十日拔坊州，十二日冒雪夜襲鄜州又拔之，城中兵八千人，格鬪至午始敗滅。勍撫存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茂勳聞之，引兵遁去。

是多大雪，天氣嚴寒，城中食盡，凍餓死者甚多。人肉爲食。茂貞儲偫已竭，以犬彘供御膳。朱全忠令汴軍每夜鳴鼓角，僞作攻城。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者自度不免，互相

怨尤。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是時，茂貞山南州鎮皆入於王建（九月間武定降王建，十月間建又攻拔興州——今陝西省略陽縣），關中州鎮皆入於全忠，茂貞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遣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今既志匡社稷，請今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凋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七十九）

天復三年（西元九〇三年）正月二日，帝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四日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是時適值淄青平盧節度使王師範謀襲汴徐諸鎮。朱全忠聞訊，急分兵先歸（另詳第八節），自亦樂於議和。六日茂貞獨見帝，請誅韓全誨等宦官，以與朱全忠和解，奉駕還京。帝喜，即以鳳翔卒收斬全誨等二十餘人，囊首送全忠。二十二日昭宗幸全忠營，離鳳翔偕全忠返京，圍攻鳳翔之戰，至此遂告結束。

四、戰後各方之情勢

大殺宦官：昭宗於天復三年正月二十二日離鳳翔，二十七日返抵長安；復以崔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昭宗離鳳翔前所誅宦官已達七十二人，同時朱全忠又密令京兆搜捕致仕不從行者九十人誅之。二十八日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預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剪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帝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接替韓全誨爲左軍中尉者）等數百人，於內侍省

盡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洒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衞事。

朱全忠控制朝廷：二月七日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其僚佐敬翔等亦皆有封賞。旋又以皇子輝王祚（帝意以濮王處居長，但全忠利祚幼冲）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崔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刑賞繫其愛憎，天子動靜，皆報全忠。胤貶逐從帝幸鳳翔官員三十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均被胤賜死；胤惡翰林學士承旨韓偓分己權亦貶去。

是月二十五日，全忠奏留步騎兵萬人於故兩軍署（左右神策軍），以其將朱友倫爲左軍宿衞都指揮使，以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然後自回大梁。自是全忠之黨徧佈於禁衞及京輔，控制朝廷於掌握中矣。（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六四唐紀八十）

朱全忠於三月十七日返抵大梁。行前奏曰：「克用於臣，本無大嫌，乞厚加寵澤，遣大臣撫尉，俾知臣意」。進奏使以聞克用，克用笑曰：「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全忠抵大梁後，即徵兵東征淄青。

淮南方面：天復二年三月，楊行密晉爵吳王，六月武寧節度使馮弘鐸（遙領昇州，今南京市）介宣揚（宣州與揚州）之間，常不自安，然自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寧國（鎮宣州今安徽省宣城縣）節度使田頵欲圖之。弘鐸於天復二年六月帥衆南上先行攻頵，聲言攻洪州，行密止之不從。頵聞之帥舟師迎擊於葛山（在今安徽省當塗蕪湖之間）大破之。弘鐸收餘衆將入海，行密恐其爲後患，招之使爲淮南節制度使副使，並以大將李神福爲昇州刺史以

制宜潤二州。是月行密發兵討朱全忠，攻宿州不克，因糧運不繼引還。

吳越方面：天復二年五月，鎭海節度使彭城王錢鏐進爵越王。八月其將武勇右都指揮使徐綰（武勇都爲孫儒殘部所編成）乘鏐出巡治溝洫將士之際，率所部以叛，連左都指揮使許再思進逼牙城，鏐子傳瑛及其將馬綽等率衆拒之。鏐聞變，微服夜乘小舟隅城而入。城中知鏐至始定。武安都指揮杜建徽自新城（在今杭州西南一百三十里）入援，湖州刺史高彥聞難，亦遣子渭入援，爲伏兵所敗。九月鏐聞徐綰等謀召寧國節度使田頵，因命其將顧全武（顧全武於天復元年八月爲淮南將李神福所俘，天復二年四月遣還）告急於楊行密，並以其子傳璙爲質。綰等果召田頵，頵引軍赴之。十一月頵急攻杭州。行密應顧全武之請，於十二月間使人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鎭宣州。」頵不得已，向鏐徵犒軍錢二十萬緡，且求鏐子爲質，偕徐綰等引軍還。（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三唐紀七十九）

此外在天復元年十月朱全忠征鳳翔起，至天復三年三月征淄青前止，其他藩鎭除河東曾舉兵攻晉南，川中王建曾乘機攻佔山南諸州已述前節外，餘均無重要變動。

第八節　攻略淄青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五二）

平盧（治青州今山東省益都縣）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唐昭宗天復三年正月朱全忠圍鳳翔時，左軍中尉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鎭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自衞乎？」會左僕射致仕張濬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意乃決。時汴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後方空虛

10—3279

，於是師範乃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此諸州皆朱全忠所有，期於同日俱發，以襲取之。但襲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克之。（見舊五代史卷十三王師範傳）

時泰寧（治兗州）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以備李克用），鄩先遣人爲油販，入城詗其虛實及進路。正月四日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胤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居厚走商州，被追擒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廸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廸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廸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廸不暇白全忠，急請馬軍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增援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在鳳翔聞知，亦分兵先歸，使友寧並將之，並迅即結束鳳翔之戰，帥師東歸。

天復三年正月初中旬間，朱全忠急急處理與李茂貞和解事。是月二十二日，昭宗出鳳翔，二十七日偕全忠還抵長安。於是全忠洗殺宦官，並留兵宿衞，以控制朝廷，使崔胤掌六軍十二衞兵權，專制朝政。全忠在長安經一月之部署，乃於二月二十七日東歸。

王師範當朱友寧將兵增援兗鄆時，見情勢逆轉，乃遣使詣河東，勸李克用起兵共討全忠。克用欣然從之，即遣兵攻晉州，但旋聞昭宗既東歸，乃罷其南進之兵，蓋克用見機既失，勢不敵也。

三月十七日，朱全忠還至大梁，時王師範遣其弟師魯圍攻齊州，汴將朱友寧擊走之。師範又遣兵增援劉鄩，亦爲友寧所擊滅，由是劉鄩在兗州援絕，葛從周遂引兵圍之。友寧則自齊州引兵向青州東進，二十七日朱全忠亦引

四鎭及魏博兵十萬繼之（向徐州以遏阻淮南救青州之兵，其事見下文）。於是王師範求救於淮南。四月二十五日楊行密一面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赴救；一面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貞救宿州，而淮南兵遁去。同時行密又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絕之，約爲兄弟，殷以全忠旣挾天子以令諸侯，兵強勢大，不敢絕。是時淮南正遣將李神福圍攻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縣）與節度使杜洪激戰，朱全忠亦遣其將韓勍將萬人屯灄口（在今湖北省黃陂縣西南四十里灄水之口），並遣使語荆南（治今湖北省江陵縣）節度使成汭、武安（今湖南省長沙市）節度使馬殷、武貞（今湖南省澧縣）節度使雷彥威，令出兵救洪；故淮南在青徐方面有應接不暇之勢。

朱友寧軍攻博昌（今博興縣），月餘不拔；五月，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旣成，幷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寃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遂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又遣別將攻登、萊兩州（今蓬萊、掖縣）。時淮南所遣之援軍將軍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今山東省諸城縣）拔之，斬其刺史劉康義（爲朱全忠所用），行密以其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六月六日，汴兵拔登州，師範率登萊兵（依下文觀之，兩州兵來救青州者，爲師誨所率）拒友寧於石樓（據通鑑地理今釋注疑在臨淄縣，方輿紀要注在青州府西）爲兩柵。七日夜友寧擊登州（兵所守之）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與師誨克密州後，進援青州），茂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兵所守之）柵。比明，茂章度敵兵力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江南。兩鎭兵逐北至米河（卽瀰水，亦曰朐瀰或巨沫水在青州東）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

朱全忠聞友寧死，自將精兵二十萬（前云引四鎭兵十萬繼之）晝夜兼行赴之。七月十四日至臨朐（今縣。朱全

忠似自徐州經沂州北進。初其進兵徐州，志在遏制淮南救兵），命諸將進攻青州。王師範出戰大敗。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毁柵而出，馳驅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嘆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申時卽薄暮）汴兵乃退。茂章度衆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今山東省安邱縣），茂章以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裕殊死戰爲師厚擒殺。密州刺史張訓聞茂章去，度無力禦汴兵，乃封府庫，置旗幟於城上僞裝守城之狀，全軍而還。師厚左踏白指揮使王檀至密州，望城上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語見新唐書卷一八七王敬武傳）

朱全忠見淮南兵已去，知師範已無作爲，乃於八月一日以師厚爲齊州刺史留攻青州，自歸大梁（時楊行密有田頵之亂，故全忠亟還以謀之）。師厚兵屯臨朐，聲言將趨密州，留輜重於臨朐。九月六日，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翌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其寨抵青州城下。九月二十一日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其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擧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及靜難節度使楊崇本等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刼天子而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之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卽以師範權淄青州留後。

青州行軍司馬劉鄩守兗州，葛從周久攻不能克。及王師範已降，從周諭以禍福，鄩仍不爲動。會師範請全忠釋其罪，並遣使語鄩，鄩乃於十月十一日出降。（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六四唐紀八十）

第九節　戰後之政局

朱全忠殺崔胤：天復三年十月十一日，宿衛都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與全忠勾結，假全忠之力，以誅宦官。及全忠破李茂貞併吞關中，遂有篡奪之志。胤與全忠私心漸異，因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薄，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並以備茂貞爲名，告知全忠；全忠曲從其意，陰使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知，日與邢部尚書兼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仗。及朱友倫死，全忠愈疑之。

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並其黨鄭元規等皆請誅之。十日昭宗下詔罪狀胤等，胤所募兵均縱遣之。十二日朱全忠密令宿衛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等，並其親厚數人殺之。

朱全忠遷帝於洛陽：先是朱全忠克邠州時，曾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之；既而歸之，崇本怒，遂與李茂貞連兵逼京畿。是月十三日，全忠引兵屯河中，二十一日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逼京甸，請遷都洛陽。同時戶部侍郎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官東行，並驅徙士民，號哭滿路。是月二十六日，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全忠發河南北諸鎮工匠數萬人，令河南尹張全義治東都宮室。二十八日帝至華州，二月十日至陝州，以宮室未成暫留。昭宗乃遣間使告難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其糾師匡復。（下段見通鑑）

四月六日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請俟十月。全忠疑上徘徊待變，怒甚！使牙將寇彥卿至陝促駕，閏月三日車駕發陝。全忠以司天監在陝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

行」。全忠令醫官許昭遠誣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行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

自崔胤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球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東行；全忠猶忌之，為設食於幄盡縊殺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守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閏四月十日，車駕抵洛陽。十一日赦天下，改元。詔討李茂貞及楊崇本。十四日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宣徽兩院、小馬坊、豐德庫、御厨、客省、閤門、飛龍、莊宅等九使），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為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範為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為河南尹兼六軍諸衞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為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為右龍武統軍，典宿衞，皆為全忠之心腹。嗣又以張全義（原為河南尹）為天平（治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節度使，以朱全忠為護國（治河中）、宣武（治大梁）、宣義（治滑州）、忠武（治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四鎭節度使。（下所引見新唐書卷二二三蔣玄暉傳）

朱全忠篡唐：全忠既遷昭宗於洛陽，天祐元年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等遂合兵討全忠，移檄往來，而李克用與襄陽趙匡凝等，亦與連盟舉義，以興復唐室為辭。全忠乃自將兵拒茂貞等於河中。

全忠已西行，以昭宗英傑不羣，慮變起於中，乃於八月遣判官李振自河中至洛陽與蔣玄暉、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玄暉等即於是月十一日夜弒昭宗，立輝王祚（更名柷，年十三）為皇太子於柩前即位，是昭宣帝。全忠聞之，陽驚哭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痛哭，殺友恭、叔琮以塞責。

天祐三年，朱全忠自將攻滄州，欲以服幽滄二州劉仁恭父子，不克。是時四方起兵者，皆以興復唐室為名，關西之地日削。而潞州又為李克用所攻陷，其昭義節度使丁會降於河東。於是全忠自滄州燒營遽還。全忠還至大梁，

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乃謀速簒唐，以絕人望。翌年三月二十七日昭宣帝遂下詔禪位於梁。

第十節 申論

唐之所以卒爲朱溫所簒，此係機運，抑亦人謀也，唐昭宗以英毅之姿，初則爲宦官田令孜、楊復恭所困，繼則爲李茂貞、韓建、王行瑜等以兵相挾，名雖帝室，實同傀儡。當此之時，天下益形紛擾，四方割據勢力，各自爲謀，唐室既倒之狂瀾不可挽，衆人逐鹿，強者得之，朱溫適逢其會。溫處此動亂之際會，其勇略自有過人之處，如其於僖宗中和三年，黃巢已自長安東竄，與秦宗權合兵進攻陳許二州時，溫奉命爲宣武節度使，帥所部數百人赴鎭。七月至汴州，時汴宋荐饑，公私窮竭，內外驕軍難制，又爲大敵所攻，無日不戰，衆心爲之危懼；而「溫獨能勇氣益振」，此足見其勇略與衆不同。又史載：「全忠多權數，將佐莫測其所爲，惟敬翔能逆知之，往往助其所不及，全忠大悅，自恨得翔晚。」及其與李克用爭河中也，其謂諸將曰：「王珂駑材，恃太原自驕汰。吾今斷長蛇之腰，諸君爲我一繩縛之。」凡此，足見其明智，亦爲當時中原諸藩鎭所不及。(語見舊五代史卷十八敬翔傳卷十四王珂傳)

黃巢、秦宗權滅後，巢之餘衆勢必多歸之，朱溫勢力因此迅速膨脹。故當此之時，中原藩鎭勢力之最強大者，首推朱溫與李克用。克用先強後弱，最後卒爲朱溫所困，憂憤而死。而溫則先弱後強，卒繼唐統而簒有中原。成敗之機，在於人謀。玆略述二者之成敗。

朱溫在汴州之經營，十年之中以奉唐室爲名，專力於河南之呑併，以擴張其勢力。在戰略指導方面：在太行山力與李克用爭持潞、澤、邢、洺四州之戰略要地，以遏阻克用之勢力東進，以便其專力於河南北地區之呑併。在其

幷河南諸州時，則遠交齊魏，進攻徐、兗。及徐、兗、鄆三州已獲，則進略河北，而河北之幽、易、滄、定、鎭等割據勢力，亦不能相抗衡矣。於是集強大之力，以進攻河東李克用，克用因此莫能與競。及克用之勢旣衰，朱溫乃轉兵而西向，以圖關中，一面陰結朝廷宰輔崔胤，以爲內應，一面擊破關中李茂貞、韓建等之勢力，遂置唐帝室於掌握之中。然後遷唐室於洛陽，篡奪之勢，乃成定局。觀此，則朱溫之智謀勇略，固皆出李克用等人之上。

至於李克用，於汴州爲朱溫所襲之後，本欲致死於溫，以雪其仇恨者，但在州潞及邢洺之爭奪戰中，其親將李存孝之叛，所受打擊至重。嗣後在東北方又一再有事於幽、定、鎭等州，在西南方則再三舉勤王之師於關中，於是東西奔命。在朱溫專力於統一河朔之十年作戰中，克用則十年東西奔命，且其兵屢被拆損於邢、洺、兗、鄆。因此雖以沙陀騎兵之強，亦漸成疲弊之師而日削。克用勢力之所以由強轉弱者，其關鍵在此。其所以不能與朱溫競逐，較勝負於最後者，亦在此。

第三章　後唐開國之戰（一）（附圖十——三五三、三五四、三五五）

一、朱全忠：於唐昭宗天復四年（西元九〇四）八月謀弒昭宗，天祐四年三月篡昭宣帝而立自，國號梁。

二、晉梁潞州之戰：梁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九）五月，梁軍大舉圍攻潞州，至翌年五月，晉軍大舉反攻，梁軍大敗潰去。

三、晉梁柏鄉之戰：梁開平四年（西元九一〇）十二月，晉與鎭州易定二鎭合兵戰梁軍於柏鄉，大破之。

四、晉滅燕之戰：梁乾化二年（西元九一二）正月，晉軍出飛狐（今河北省蔚縣南六十里為太行八陘之一）會鎭、定、易三鎭兵攻燕，至乾化三年（西元九一四）十一月滅燕。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朱全忠弒昭宗：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四月唐昭宗被朱全忠迫遷洛陽途中，曾密詔各藩鎭糾師匡復。（天復四年（西元九〇四）六月，李茂貞、王建及靜難節度使李繼徽（即楊宗本）等傳檄合兵討朱全忠。全忠以鎭國（治華州）節度使朱友裕為行營都統，將步騎擊之。命保大（治鄜州今陝西省洛川縣）節度使劉鄩棄鄜州引兵屯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全忠自大梁引兵西討。七月二日過東都，十日至河中。（下引語舊唐書卷一七五李裕傳）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見德王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

與皇后終日沈飲對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察帝動靜。帝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及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等，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忠全方始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於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八月十一日帝在椒殿，玄暉遣龍武牙官史太等夜入宮弒之，矯詔立輝王祚（改名柷）爲皇太子，於柩前卽位，是爲昭宣帝，時年十三歲。

九月，朱全忠西征，引兵北屯永壽（今陝西省永壽縣南）南至駱谷（在今陝西省盩厔縣西南），以鳳翔邠寧兵未出，旬日卽東還。途中聞朱友恭業已弒帝，十月四日奏貶朱友恭與氏叔琮，尋皆賜死。七日全忠復自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四鎭節度使，以張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衞事。

朱全忠之謀簒及其征討：天祐元年（卽天復四年）十月因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叛楊行密降朱全忠，淮南以兵圍之。光州與鄂州（今湖北省武昌縣）同告急於全忠。先是天祐元年三月，淮南以行軍司馬李神福再度攻鄂，八月神福病還廣陵，行密以舒州團練使劉存代之。十一月八日全忠自將兵五萬自潁州（今安徽省阜陽縣）濟淮，軍於霍邱(安徽今縣)，以攻淮南，並分兵救鄂州。淮南兵乃釋光州之圍還廣陵按兵不出。全忠分命諸將大掠淮南以困之。天祐二年（西元九〇五）正月，全忠遣將逼壽州(今壽縣)，壽州閉壁不出，全忠乃自霍邱引還。汴將曹延祚，奉全忠之命救鄂州，與杜洪共守鄂。二月十一日，淮南將劉存攻拔之；洪及延祚均被擒。行密以存爲鄂岳觀察使。

朱全忠自弒昭宗後，謀簒益急。天祐二年六月，全忠命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禎、瓊王祥等，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時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司空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璨性傾巧輕佻，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左僕射裴樞、右僕射崔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狐損等皆朝廷宿望，意甚輕之。璨以爲憾，乃因事譖於全忠皆罷之。自是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尋又貶逐朝臣之難制者獨狐損、裴樞、崔遠、吏部尙書陸展、工部尙書王溥、太子太保致仕張崇、兵部侍郎鄒之贊。其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六月又貶朝士免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在今河南省滑縣東二十里）一夕盡殺了。

八月朱全忠以山南東道（治今襄陽）節度使趙匡凝，東與楊行密交通，西與王建連絡，遣武寧節度使楊師厚兵擊之，自以大兵繼後。楊師厚攻下唐、鄧、復、郢、隨、均、房七州，全忠遂軍於漢北，命師厚作浮橋於陰谷口（今襄陽西），九月七日全忠引兵渡漢。八日趙匡凝將兵二萬陣於漢濱；師厚與戰大破之，直抵其城下。是夕匡凝焚城府率其族及麾下沿漢水奔廣陵，師厚遂定襄陽。十一日荆南（治今湖北省江陵縣）節度使趙匡明（匡凝弟）亦率衆兩萬奔成都。十六日全忠命楊師厚引兵擊江陵，荆南牙將王建武降。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都將賀瓌爲荆南留後。於是全忠盡有荆襄之地。

是年十月一日，帝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鎭，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懾，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全忠不聽。十月六日由襄州往棗陽（今湖北棗陽縣）、申州（在今河南省信陽縣南）、光州而抵壽州。時汴軍尙未着冬衣，途中遇雨，人馬疲乏。壽人堅壁以待之。全忠欲困之無樹木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渡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五唐紀八一）

先是朱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柳璨等謀之。玄暉等以魏晉以來，皆封大國，加九錫，然後受禪，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時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嫉玄暉權重，譖於全忠，謂其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言：「今玆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全忠叱之！玄暉惶遽辭歸，議加全忠九錫、封魏王，以宣武等二十道爲魏國，全忠怒其稽緩，不受。十二月初十日柳璨奏稱：「人望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昭宣帝即日遣璨赴大梁達傳禪之意，全忠拒之。柳璨、蔣玄暉、張廷範等朝夕密聚，爲全忠謀禪代。何太后遣宮女詣玄暉求傳禪後母子之生全。王殷、趙殷衡譖彼等與何太后焚香爲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十一日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十三日許之，仍以爲天下兵馬元帥。是日全忠斬玄暉，杖殺豐德庫使應頊，御厨使朱建武等。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二十五日全忠又密令殷等殺何太后及宮女等。二十九日又貶殺柳璨及張廷範等。未幾遂行篡奪，其事詳見下文。（見新唐書卷二二三柳燦、蔣玄暉傳）

天雄節度使羅紹威惡牙軍難制，曾遣使密告朱全忠，欲藉汴兵除之。及牙將李公佺作亂（天祐二年七月，天雄牙將李公佺謀作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剽掠奔滄州），紹威益懼，復遣使趣全忠。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正月，全忠發河南諸鎮兵十萬，以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河北省獻縣西南），聲言擊滄州。然後遣兵千人實甲兵於橐中僞裝挑夫，以會葬爲名（朱全忠女適紹威子，是時卒）入魏。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其行營似在洺州）。十六日，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是夕紹威率奴客數百與汴軍合擊牙軍及其家屬，盡殺之，凡八千家，婦孺無遺。詰旦全忠引軍入城。

羅紹威誅牙軍，魏諸軍皆懼，紹威雖撫諭之，而猜怨益甚。四月，朱全忠營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據高唐（今山東省高唐縣）爲亂，天雄巡內諸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克之，擒殺史仁遇。初仁遇曾求救於河東及滄州，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百騎助守，筠伏兵馬嶺（邢州西北）擊嗣昭敗之。義昌節度使劉守文亦遣兵萬人攻貝（今河北省清河縣）、冀，拔蓨縣（即脩縣在今河北景縣境內），攻阜城。全忠遣將救之，滄州兵始退。五月全忠赴洺州（今河北省永年縣）巡北邊戍備，還入於魏。七月又南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處貝、博、澶、相、衞等州，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始平。全忠留魏半載，紹威供應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蓄積爲之一空。

羅紹威雖已去牙兵之逼，而魏兵自是衰弱，遂完全受朱全忠之制，而不能自立，悔無及矣。

朱全忠已控制魏博，遂欲進取幽滄。八月，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引兵發大梁，九月一日自白馬渡河，十七日至滄州，軍於長蘆（即滄縣治），欲先取滄然後長驅幽薊也。羅紹威供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幄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盧龍節度使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徵境內十五至七十之男子，悉自備兵糧得十萬人，文其面曰：「定霸都」，軍於瓦橋（在今河北省雄縣南）。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通。仁恭畏其強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十月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復，不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十七八，雖強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

，且彼常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興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乃謀召幽州兵共攻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曰：「於彼可以解圍，於我可以拓境」。仁恭遂遣都指揮李溥將兵三萬詣晉陽。克用以其將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攻潞州。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數萬以行軍司馬李周彝將之，自河陽救潞州。初昭義節度使丁會聞昭宗凶訃，曾率將士縞素流涕久之，深恨朱全忠之暴行；及李嗣昭等來攻，乃舉軍降。克用以嗣昭爲昭義留後。朱全忠在滄州正命各將治攻具，聞潞州不守，乃急焚糧芻營舍而歸。河東兵自潞州進攻澤州（今山西晉城縣）不克，亦引兵退去。（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七後唐莊宗記）

朱全忠北征期間，對關中、山南、荊南各方面，亦有若干部署，分述如下。

一、長安方面：天祐三年六月，全忠以長安鄰於邠岐，數有戰爭，以佑國（治長安）節度使韓建本與李茂貞連結，慮其後叛，乃徙韓建於淄青，以淄青節度使王重師爲佑國節度使。閏十二月又廢鎭國軍（治華州）爲華州，隸佑國軍（治同州），割金商以隸祐國軍。

二、邠寧方面：天祐三年九月，靜難（治邠州）節度使楊崇本以鳳翔、保塞（治延州今陝西省膚施縣）、彰義（治涇州今甘肅省涇川縣）、保義（保義軍領邢洺磁三州在河北。通鑑注可能爲保大之誤，保大軍領鄜、坊與邠、岐等鎭治今陝西省鄜縣）之兵攻夏州（陝西橫山縣北），十月夏州告急，全忠遣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及其將康懷貞救之。楊崇本將鄜、坊、延、邠、岐、秦隴六鎭之兵五萬軍於美原（今陝西省富平縣東北六十里），知俊等擊敗之，崇本敗歸邠州。十一月知俊等乘勝攻鄜延等五州下之，朱全忠以康懷貞爲保義（同上註）節度使，西兵之討全忠者由是不振。

三、山南方面：天祐三年五月，廢戎昭軍（卽昭信軍所改，治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後遷湖北均縣）併均房隸忠義軍（治襄州今湖北省襄陽縣）。以武安（治今陝西省洋縣）節度使馮行襲徙匡國節度使。先是（天祐二年八月）王建遣其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宗賀攻金州，馮行襲不敵奔均州。及朱全忠下荆襄，行襲復取之並奏移均州，以備西川王建勢力之東進。

四、荆南方面：天祐三年十月，武貞（治澧州今湖南澧縣）節度使雷彥威，屢寇荆南，留後賀瓌不出戰，朱全忠以爲怯，以潁州防禦使高季昌代之。又遣駕前指揮倪可福將兵五千戍荆南，以備吳蜀。

朱全忠之攻滄州，原欲藉此拓境立威，以行篡奪，因李克用攻潞州，被逼燒營而退，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乃欲速謀傳禪。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正月二十五日，全忠還至大梁。是時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全忠因急於傳禪，不暇他顧，遂命保平（通鑑註似爲保大）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以牽制河東。唐昭宣帝聞全忠歸，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赴大梁勞之。貽矩以臣禮見，全忠側身避之。貽矩還言：謂全忠已有受禪之意，帝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帝詔宰相率百官詣元帥府勸進，全忠遣使辭之。三月二十七日，昭宣帝降御札禪位於梁，全忠乃御金祥殿卽皇帝位，國號梁。奉昭宣帝爲濟陰王，遷於曹州以兵守之。以汴州爲東都開封府，以洛陽爲西都，廢故西京爲大安府佑國軍。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參謀議於禁中，承旨宣於宰相行之，宰相非時奏請，皆因以聞。以養子宣武節度副使朱友文爲開封府尹判建昌院（全忠任四鎭節度使時所置）事，掌理國之金穀。五月又改建昌院爲建昌宮，以朱友文爲宮使，廢樞密院，其職掌入於崇政院，仍以敬翔爲院使。勅令禮部尚書蘇循及刑部尚書張褘等十五人致仕，

其餘各舊臣及官爵如故。

在唐昭宗天祐元年四月至梁開平年元年五月（西元九〇四至九〇七）一段期間，除上述朱全忠之謀弒、謀篡及其征討諸事件外，在淮南、吳越、幽州、河東、嶺南各方，亦有若干重大之變動，玆概述如下。

淮南政情及其江西、湖南之戰：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一月，淮南攻拔鄂州九個月後，吳武忠王楊行密薨，其子楊渥承制受淮南節使東南諸道行營都統兼侍中，弘農郡王。宣州觀察使王茂章因與楊渥不睦，渥嗣位後遣將襲茂章，天祐三年正月，茂章率衆奔於吳越。淮南在楊行密時，曾數度與湖南示好，遠在天復三年四月，行密曾遣使詣楚王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爲兄弟。殷大將許德勳以爲全忠「挾天子以令諸侯」不可輕絕，殷從之。殷弟賨在淮南充黑雲都指揮使，行密知之，於天祐元年底遣歸湖南並親餞之。殷表賨爲節度副使，異日議入貢事，賨勸殷結行密，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爲吾禍」。於是淮南聯殷之謀，終以不成。楊渥嗣位後，曾於天祐三年正月，遣其指揮使陳知新攻拔殷之岳州（今湖南省岳陽縣）而據之。

天祐三年四月，鎭南（治今江西省南昌縣）節度使鍾傳以養子延規爲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刺史。傳薨，軍中立其子匡時爲留後，延規恨不得立，遣使降淮南。五月楊渥以昇州（今南京）刺史秦裴爲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將兵擊江西。七月至洪州（今南昌），九月據之，擄鍾匡時等五千人以歸。楊渥自兼鎭南節度使。

楊渥自得江西，驕侈益甚。天祐四年（西元九〇七）正月，以節度判官周隱曾對行密言渥非保家之主（行密病時令隱召渥，隱言渥「輕易信讒，喜擊球飲酒，非保家之主」，建議以廬州刺史劉威權領軍府），殺之，嫉黑雲都指揮使呂師周，師周不安，奔於湖南，將佐皆不自安。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球；其親信復恃勢驕

横，陵蔑勳舊。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諫之不聽，因潛謀作亂。渥親信指揮使朱思勍、范思從、陳璠等三人，從秦裴戍洪州，顥等誣以謀叛殺之，又帥牙兵擊渥之親信，謂之兵諫，於是淮南軍政，悉歸顥溫二人，渥不能制。

是年五月，淮南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爲西南面都招討使，帥岳州刺史陳知新、廬州觀察使劉威及別將許玄應等，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命都指揮秦彥暉將水軍三萬迎戰，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卽瀏河口在今湖南長沙附近卽瀏陽河入湘之口），六月劉存等因大雨引軍還。彥暉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存與彥暉夾水而陣，彥暉知其詐，乘機進攻；黃璠自瀏陽絕口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並乘勢克岳州（以下見本章「戰後各方之情勢」）。

吳越政情：吳越因睦州（今安徽省建德縣）刺史陳珣於天復三年七月叛，衢州（今浙江省衢縣）刺史陳璋亦於天祐元年十一月叛降淮南，因而惹起淮南與吳越之爭戰。睦州、衢州、婺州（今浙江金華縣）一度爲淮南佔領，以淮南將陶雅爲江南都招討使，歙、婺、衢、睦觀察使。但至天祐三年三州又爲吳越陸續收復。

天祐四年三月，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傳璙等拔溫州（今浙江永嘉縣），旣又移兵攻處州（今浙江麗水縣），五月刺史盧約以州降

幽州政情：朱全忠受禪之前，曾將兵攻滄州，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結河東攻潞州，全忠因潞州之陷，燒營而退，已見上述。天祐四年五月，朱全忠受禪前夕，以劉仁恭驕侈貪暴失衆，又遣其亳州刺史李思安爲北路行營都統將兵擊幽州。時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不固，築館於大安山（幽州西）謂其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選美女，鍊丹藥，求不死。歛境內錢瘞於山頂。李思安引兵入境，所過焚蕩無餘。四月九日抵幽州，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

備。其子守光自外引兵入城拒守，敗思安，自稱節度使；遣將攻大安山，虜仁恭囚之（守光通仁恭愛妾，仁恭杖而斥之，不爲子數），仁恭將佐及左右凡所惡者，皆殺之。銀胡簶都指揮使王思同，帥部三千，山後八軍巡檢使李承約帥部二千及守光弟均奔河東。

河東與契丹之勾結：河東自昭義節度使丁會降後，勢力又及於上黨。梁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五月，契丹王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中（今山西省大同縣）。契丹原有八部，每部各有大人，每三年相互推選一人爲王。及阿保機爲王，乃不受代，並滅七部爲一國，又北滅室韋、女眞等部，西取突厥故地，諸夷皆畏服之。是時已有衆三十萬。晉王李克用與之連合，約爲兄弟，共擊大梁。阿保機留雲中旬日，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亦留馬三千匹及雜畜萬計而去。但歸後即背盟附於梁，克用由是恨之。

此外在嶺南方面行軍司馬劉隱，自天復元年底因已薨節度使徐彥若之薦，權清海留後。天祐元年十二月，隱遣使重賂朱全忠，乃得爲清海節度使。鳳翔與蜀中方面，自天祐元年六月，即已結好。先是西川諸將勸王建乘機攻鳳翔，節度判官馮涓以爲鳳翔爲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結爲婚姻，觀釁而動。建從之，與茂貞修好。朱全忠篡唐後，蜀王王建、弘農王楊渥曾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蜀王謀稱帝，下敎諭境內吏民，又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俟朱溫既平，乃訪唐宗室立之，退歸藩服。」克用復書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岐王李茂貞雖聞唐亡，以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鞭扇號令多擬王者。（見舊五代史卷二十六後唐武皇記）

朱全忠爲籠絡各方藩屬，大行封賞：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爲楚王；以武順（成德改）節度使趙王鎔守太

師；以天雄（魏博改）節度使鄴王羅紹威守太傅；以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兼侍中；以河南尹兼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魏王；以鎮海鎮東節度使吳王錢鏐爲吳越王；加淸海節度使劉隱及威武節度使王審知兼侍中，仍以隱爲大彭王；又於權知荆南留後高季昌爲節度使。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三方面仍稱天祐年號，西川稱天復，其餘均稟梁正朔。

第二節　後唐開國諸重要人物

李存勗：存勗，克用之長子，母曹氏，事母至孝。體貌奇特，沉厚不羣，克用特愛之。年十三習春秋，手自繕寫，略通大義。及壯便騎射，膽略絕人，其心豁如也。及晉王克用與梁於安寨之戰不利之後，時事多難，梁將氏叔琮、康懷英頻犯郊圻，土疆日蹙，城門之外，鞠爲戰場，克用憂形於色。存勗曰：「夫盛衰有常理，禍福繫神道。家世三代盡忠王室，勢窮力屈無所愧心，物不極則不反，惡不極則不亡。今朱氏攻逼乘輿，窺伺神器，陷害良善，誣誑神祇，以臣觀之，殆其極矣。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何事輕爲沮喪。」克用乃釋然。及滄州劉守文爲梁所攻，其父仁恭（盧龍節度使）遣使乞師於晉，克用恨其翻覆。不時許之。存勗曰：「此吾復振之道也。不得以嫌怨介懷。且九分天下。朱氏今有六七，趙、魏、中山，在他廡下，賊所憚者，惟我與仁恭耳，我之興衰，繫此一舉，不可失也。」克用遂徵兵於燕，攻潞州以制梁，然無所成也。天祐五年春，克用疾篤，召監軍張承業，大將吳珙謂曰：「吾常愛此子志氣遠大，可付後事，惟卿等所敎。」克用卒，存勗遂嗣王位於晉陽。時年二十有四。夾寨一役，大破梁軍，朱全忠大懼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李氏不亡矣！吾家諸子，乃豚犬爾！」後二年，又於柏鄉大破梁軍，遂下魏博，梁因此而亡於晉——後唐。（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七後唐莊宗紀）

存勗幼善音律，常令歌舞於前。因此滅梁之後，寵信伶宦，遂習驕奢，疏遠勳舊，後唐之盛業，因墜毀於一旦。蓋其少年得志，遂忘昔日之艱難也。

張承業：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人。咸道中，內常侍張泰畜爲假子。光啓中主郃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李克用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因留監克用軍事。行瑜既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克用善，乃除爲河中監軍，密令迎駕。

崔胤誅匿官時，克用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於斛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克用病篤，召承業囑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存勗平內難，策略居多。莊宗（存勗）兄事之。（見舊五代史卷七十二張承業傳）

承業感克用厚遇，自莊宗在魏州與梁軍隔河相峙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然，饋餉不乏。故成後唐霸業之基者，實承業之忠力也。

李存璋：存璋字德璜，雲州人，李克用初起雲中，存璋從入關，以功累授國子祭酒、澤州刺史、教練使、檢校司空，累管萬勝武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克用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顧。存璋爰立莊宗，夷內難，頗有力焉。莊宗初立，銳於求理，存璋得其志，抑強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羣盜，務耕稼，去姦宄，息倖門，當時稱其材幹。夾寨、柏鄉之役，皆從焉。梁將王檀襲晉陽，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契丹逼雲州，存璋拒退之，其對後唐之開基，貢獻良多。（見舊五代史卷五十三李存璋傳）

周德威：德威字鎮遠，小字陽五，朔州馬邑人。初事李克用爲帳中騎督，驍勇便騎射，膽氣智數皆過人。久

在雲中，諳熟邊事，設煙塵之警，懸知兵勢。夾寨、柏鄉之役，皆爲主將，賴其部署有方，知己知彼，見機擊敵以取勝。旋又率軍出飛狐，擊劉守光，擒之，遂平幽州。晉之盡有河北，皆德威之力也。累官至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節度使。胡柳陂之役，莊宗不用其策，致爲梁所乘，德威父子俱戰死。史稱「中興之朝，號爲名將。」

郭崇韜：崇韜字安時，代州雁門人。崇韜初爲李克修帳下親信，克修鎭昭義，崇韜累典事務，以廉幹稱。克修卒，李克用以爲典謁，尋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與孟知祥、李紹宏俱參機要。後紹宏出典幽州，知祥爲太原軍在城都虞候，由是崇韜遂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契丹犯鎭定。崇韜建策拒卻之，河北之局勢，賴以不擾。莊宗卽位於魏州，崇韜加檢校大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梁晉隔河對峙十年，艱鉅備至，及襲取鄆州之時，戰勢尤難，賴崇韜之籌策，自鄆州襲大梁，遂滅其國，史稱「是歲擒王彥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上所引皆見舊五代史周德威傳郭崇韜傳）

及郭崇韜平蜀，莊宗益驕，寵信伶官之讒，致太子繼岌殺崇韜於蜀，後唐帝業，由是墜毀。

第三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開國方略

一、戰場地理形勢

本章包括三個戰役，故其作戰之主要地區，亦涉及上黨、趙州及幽州三方面，玆分述如下。

上黨方面：上黨位於今山西省東南部，秦漢稱爲上黨郡，唐稱爲潞州府，轄有潞州（治今山西省長治縣）、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邢州（今河北省邢臺縣）、洺州（今河北省永年縣）、磁州（今河北省磁縣）等五州。

邢洺磁等地理形勢，已於本卷第二章第三節述及，玆僅將潞澤兩州形勢分述於左。

潞　州：位於太行山高臺地，爲上黨軍政中心。方輿紀要曰：「府據高設險，爲西河要會，自戰國以來，攻守重地也。」由潞州北徑團柏（在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六十里）以達太原，爲晉東南交通要道；南經晉城以達懷孟，爲晉洛間交通孔道；東經壺關以達相州（今河南省安陽縣）或經黎城出滏口以達邢洺，爲晉冀間南部交通捷徑。惟壺關相州間山路崎嶇，驚險異常，較黎城滏口之路，尤爲難行。潞州形勢對懷孟、邢洺居於瞰制之地位。爲河東之憑障。方輿紀要引王應麟之言曰：「上黨於河北常爲兵衝者，以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抵孟州也。」（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一）

澤　州：位於潞州南一百九十里，方輿紀要曰：「州山高谷深，道路險窄，戰國時秦爭韓魏，往往角逐於此。自兩漢之季，以迄晉室之衰，自晉陽而爭懷孟，由河東而趨汴洛，未有不以州爲孔道者。」天井關在其南約四十五里處晉豫邊境之太行山上，爲太行八徑之一，晉豫交通之咽喉。由天井經澤州、高平而至長治，均爲崎嶇山路，險要異常。由高平至州潞爲戰國時秦趙作戰之長平地區，古代有名之戰場，秦將白起曾破趙軍於此。（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三）

趙州柏鄉方面：河北一般地理形勢，在本卷第二章第三節已有較詳盡之敍述，該節中同時指出河北地區南北間有兩大交通幹線，在東方者自黎陽渡河爲經滑、相、洺、邢、鎭、涿而至幽州之線。本路線在太行山脈之東麓，上列各地均爲山東要衝。晉粱柏鄉之戰，卽發生於此一地區，此區內地形開闊，軍行便利，其間要點以趙州爲最。趙州卽今河北趙縣，在鎭州南百廿里。方輿紀要曰：「州控據太行，襟帶橫漳，南出則道邢洺而收相魏，東指則包

深冀而間幽滄。」可見其形勢衝要。其南七十里爲柏鄉縣，縣北五里有野河，亦曰槐水，源出贊皇縣西黃沙嶺下，東流入元氏、高邑經縣境至寧晉縣入胡盧河（大陸澤）。柏鄉北三十五里爲高邑縣，兩縣間卽爲晉梁交鋒之戰場。然兩縣均爲小城，地形平闊，無險可述，除一小河外，無任何天然障礙，爲騎兵作戰之有利地帶。

幽州方面：晉滅燕之戰，戰場所及北自幽州南至深冀，範圍甚廣。其間易定瀛莫以南之概況，已於本卷第二章第三節中述及，本節只就幽州方面重要地點概述如下。（上所引見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四）

幽　州：古九州之一，春秋時爲燕國，秦爲上谷漁陽郡地，漢爲涿郡及廣陵郡，隋仍曰幽州，唐爲范陽郡，治今河北大興縣。方輿紀要曰：「府關山險峻，川澤流通，據天下之脊，控華夏之防，鉅勢強形，號稱天府……金梁襄言：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主廂堂而俯視庭宇也。又居庸、古北、松亭諸關，東西千里，險峻相連，近在都畿，據守尤易。」所謂北倚邊塞，南通齊趙，誠用武之地。京東諸州邑，負山控海，河泉流注，可資耕稼；惟唐末時，尙未開發，飛芻輓粟，必寄命於千百里外，是其缺點。

涿　州：卽今之河北省涿縣，方輿紀要曰：「涿州控西山之險，據上游之勢，北通上谷，俯視關南，居庸、紫荊爲之外障，大安、房山爲之內阻……形勢甲於河北。」交通四達，尤爲河東爭取幽薊之要衝。

薊　州：卽今河北省薊縣，方輿紀要曰：「州控盧龍之險，扼柳城之道，襟帶郊圻，稱爲重地。」戚繼光曰：「薊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之形也；險易相半，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平原利車，近邊利騎，邊外利步，三者迭用，可以制勝。」其西北設有安遠軍，爲駐戍要地。

瓦橋關：位於雄縣南易水上，白洋淀之西。因在新安以西由鎭州北上，河流交錯；雄縣以東則溝渠連亘，故成爲幽

州南方軍事之要道，東距霸縣之益津關八十里，所謂當九河之末，軍事地位異常重要。

居庸關：位於今河北省昌平縣北三十餘里處，關有南北兩口，相距四十里；西山夾持，下有巨澗，懸崖峭壁，稱為絕險。其東西兩方山嶺參差相接，無法超越。居庸以北，山地崎嶇，交通困難；以南距幽州百餘里，平闊無阻，故為幽州出塞之咽喉，亦為幽都北方之門戶。

古北口：位於檀州（今河北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亦名虎北口，兩山壁立，僅容一車，下有深澗，巨石落砢，凡四十五里，地勢絕險，為居庸東由邊外通幽州要衝。

武　州：即今察省宣化縣，春秋戰國時為燕地，秦漢屬上谷郡，唐始置為武州。方輿紀要曰：「司南屏京師，後控沙漠，左挹居庸之險，右擁雲中之固，彈壓上游，居然都會。」又引邊防考云：「居庸者京師之門戶，宣府又居庸藩衛也；其地山川糾紛，號為險塞，且分屯置軍，倍於他鎮，氣勢完固，庶幾宜守，獨是糧援易竭，輸輓為先。」為唐末幽州塞外防禦之要衝。（上所引見讀史方輿紀要卷十一）

二、後唐開國方略

後唐開國作戰方略，由見於史籍之行動觀之，可綜合為下列各項。

一、先滅梁：朱全忠篡唐，人神共憤，且梁在諸藩鎮中勢力最大，與河東之衝突亦最烈，故晉自始即以滅梁為第一目標。其方略在政治上為盡力結合一切反梁之藩鎮，以壯大己方之聲勢，削弱梁方之力量。如結合易、定、鎮三州、鳳翔諸鎮，捐棄舊嫌支援幽州對梁之作戰，以及爭取契丹之合作等等，均為達成上項目標之具體行動。

二、在軍事上堅持保有上黨戰略要地，以便必要時進出懷孟及邢洺，以迂迴大梁之側背。一面力謀控制河北各鎮，

必要時以軍事征服之，然後舉全力由北而南進攻大梁。滅燕之戰，卽爲控制河北之步驟。

三、滅梁之後，再依情勢向其他方面進攻。

第四節　晉梁潞州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二）

一、戰爭起因及雙方戰略指導

戰爭起因：梁晉之爭端，遠自李克用在汴州被朱全忠襲擊而起，自此雙方直接間接戰爭，綿亘十餘年不息。其間因潞、邢、洺三州之爭奪，亦曾連年激戰，至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朱全忠因攻滄州，而失潞州；及天祐四年（卽梁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年）四月，朱全忠篡唐後，五月又遣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進攻潞州，則其餘事也。

戰略指導：潞州當梁晉要衝，形勢特優，故數十年來常爲朱李兩家爭奪目標。但兵力之大與圍攻之久，卻以此次爲最。梁軍使用兵力共約十萬人，晉軍兵力雖不詳，但由其參戰之將領觀之，似可用兵力，均已出動。其戰略指導，概要如左：

梁軍：梁之戰略指導係以主力由晉州（今山西臨汾縣）而東，一部兵力由魏州而西會攻潞州，企圖以絕對優勢兵力，一舉擊破潞州守軍及其援軍。如潞州城堅一時難下，卽加以包圍使其內外隔絕，俟糧絕力衰再乘機攻佔之。

晉軍：晉之戰略指導，在第一階段中，使潞州守軍利用堅固之城防持久抵抗，援軍則以游擊行動牽制或擊退梁軍

，達成策應守軍確保潞州之目的。在第二階段中，乘梁軍因晉軍撤退而警備鬆懈之際，利用強大騎兵之機動力，由晉陽疾馳而下，以奇襲之行動擊破梁軍，並相機進攻澤州，奪取進出懷孟之路。

二、作戰經過

此次潞州之戰，自開平元年五月梁軍圍攻潞州起，至二年（西元九〇八）五月梁軍敗退止，共歷時約一年，其作戰經過概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梁軍圍攻潞州之戰，後一階段為晉軍反攻解圍之戰。茲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梁軍圍攻潞州：梁開平元年五月十六日，梁帝朱全忠命其保平（今河南陝縣）節度使康懷貞率軍八萬人會魏博兵進攻潞州。六月進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見梁軍勢大，閉城拒守。懷貞驅兵晝夜猛攻，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困之，使守軍內外隔絕。晉王李克用恐潞州有失，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候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等將兵救之。

晉分兵攻澤州，梁帝朱全忠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八月六日周德威軍壁於高河（今山西省長治縣西二十里），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十二日梁帝以康懷貞久戰無功，乃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潞州行營都統，黜懷貞為行營都虞候。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即在城西十三里處更築重城，內以防守軍外突，外以防援軍攻擊，謂之頭寨，調山東（太行山之東）民衆饋送軍糧。晉將周德威探知，日派輕騎於途中抄之。思安自東南山口築甬道達於頭寨，以利運補。德威遮斷梁軍補給，乃親與諸將輪番互往攻擊之，排牆填塹一晝夜間數十發，梁軍

因疲於奔命，頭寨中有出外芻牧者，晉軍輒抄之，梁軍因此閉壁不敢出。

十一月十一日，晉王命李存璋分兵攻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藉以牽制河中梁軍，使不得增援潞州。十二月十九日，梁帝朱全忠令河中（今山西省永濟縣）及陝州發兵救之。二十四日，晉兵又進襲洺州，逼梁軍因於自救。

李克用之死李存勗之嗣立：梁開平二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疽發於首，病篤，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李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等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言終而卒（年五十三）。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喧嘩。惟克寧又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年少，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不受，張承業扶存勗出襲位。克寧首帥諸將拜賀，存勗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存璋治軍甚嚴，旬月間城中肅然。（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七後唐莊宗紀）

初李克用多養軍中壯士為子，寵遇有加，及存勗立，諸假子因年長握兵，怏怏不服，或託疾不出，或見而不拜。李克寧權勢既重，人情多向之；二月，假子李存顥說克寧取代晉王，克寧責之。諸假子各遣其妻入說克寧妻孟氏，孟氏素剛悍，從之以迫克寧。克寧性怯，惑於衆說，又因與張承業等相失，乃謀誅承業存璋，舉河東九州附於梁，執存勗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為質。旋謀洩，存勗伏張承業、李存璋、吳珙等及若干將士之力，置酒招克寧、李存顥等執而殺之。

[illegible]先是李克用病篤時，周德威等退軍亂柳（今山西省沁縣南十五里），梁軍攻潞久不下，士卒疲弊多逃逸，亡將校四十餘，士卒萬計。梁帝朱全忠疑克用詐死，欲招兵還而恐晉人躡之；乃親赴澤州接應，並召匡國（今陝西省大

茘縣）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六日全忠至澤州，十日劉知俊亦至，全忠以知俊爲潞州行營招討使代思安；又探知李嗣昭困守經年，城中資用將竭，乃數遣使招降之。嗣昭焚書斬使，並於城上宴樂，以示優暇。全忠留澤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爲李克用既死，余吾（在今山西省屯留縣西北十八里）兵且退，不如稍待。全忠乃增運芻糧，以饋軍，並使劉知俊將精兵萬餘進攻，斬獲甚衆。劉知俊已勝，乃上表請全忠還京，自留攻上黨。全忠慮關中空虛，恐岐人侵同華，卻命知俊休兵長子（今縣），旬日退軍晉州，俟五月歸鎭。

晉王李克用死後，周德威握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李存勗召德威引兵還。四月一日全忠在澤州聞晉軍退，料其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乃於六日南還。頭寨梁軍見晉軍已退，亦不復戒備。

第二階段——晉軍進襲：四月一日周德威還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克用柩前，哭極哀；退謁存勗，禮亦甚恭，衆心大釋。存勗見德威無他，乃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也。」監軍張承業亦勸之行，存勗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李茂貞因年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李存勗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爲都招討使，於四月二十四日帥周德威等自晉陽出發疾馳南下，六日（二十九日）而至潞州，軍於距上黨四十五里之黃碾（今山西省潞城縣碾紐）。五月一日存勗潛兵三垂岡下（在今山西省屯留縣東南），詰旦大霧，乘霧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突聞晉軍大至將士尚未起床驚慌萬狀！晉軍分爲兩部：一部由周德威率領攻夾寨之西北隅，一部由李嗣源率領攻夾寨之東北隅。嗣源塡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梁招討使符道昭因馬倒被殺，將士傷亡萬計，資糧器械盡行委棄，僅康懷

貞率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七梁紀）

夾寨破後，晉軍即跟踪南進逕抵澤州，梁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洛陽將兵至天井關迎接潰兵，聞澤州緊急，乃謂諸將曰：「澤要塞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毅然引軍而前。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城中已縱火喧譟欲應晉軍，牛存節至乃定。（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二牛存節傳）

晉軍抵澤州後，緣城穿地道猛攻之。牛存節晝夜拒戰凡十有三日，後劉知俊自晉州引兵來救，晉軍乃焚戰具還軍高平。

三、戰後各方面之情勢

晉梁潞州之戰，起於梁開平元年五月，歷一年始告結束，玆將戰後局勢及晉梁戰爭期間各方戰亂情形，分別概述如下：

河東方面：戰事結束後，李存勗於當年五月返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治今綏遠和林格爾）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污，寬租稅，撫孤窮，伸寃濫，禁姦盜，境內大治。又以河東地狹兵少，乃加強訓練，令騎兵不見敵不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略刻，犯者必斬。由是，軍紀大振。潞州被圍經年，士民多凍死，市里蕭條，李嗣昭課勸農桑，寬租緩刑，數年間軍城完復。

梁方政情及其與岐晉蜀之戰爭：潞州戰後，梁夾寨諸將詣闕待罪，朱全忠皆赦之，牛存節獨以守澤州之功，擢爲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同時契丹附保機遣使入貢，且求册命，梁帝賜手詔約共滅沙陀（李克用沙陀人）。

同月蜀主王建出師會岐兵五萬攻雍州（即長安），晉監軍張承業將兵應之。六月忠武（治同州）節度使劉知俊

，佑國（治長安）節度使王重師奉命合兵擊破岐兵于幕谷（即漢谷在今陝西省乾縣北），晉蜀兵皆退。六月朱全忠詔會諸道兵欲自擊潞州。九月初晉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三萬出陰地關（在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攻晉州。全忠自將救之，至陝，周德威聞之退保隰州（今隰縣）。同時岐延州節度使胡敬璋亦寇上平關（今山西省石樓縣）爲劉知俊擊退，是年十二月梁遷都洛陽。

梁開平三年（西元九〇九）二月，保塞（治延州今陝西省膚施縣）代節度使劉萬子（二年十一月節度使胡敬璋卒，靜難節度使李繼徽遣其將劉萬子代鎮延州）暴虐失衆心，牙將李延實殺之據延州，馬軍都指揮使高萬興及其弟率數千人降劉知俊。三月朱全忠自洛陽至河中發步騎令高萬興取丹（今陝西省宜川縣）延，丹州刺史崔公實降。四月劉知俊又攻克延、坊（今陝西省中部縣）兩州，於是岐屬之鄜坊丹延兩鎮，遂併於梁。

是年五月，佑國節度使王重師因貢奉不時，召入朝，被譖夷族。劉知俊以全忠積忍日甚，內不自安，及王重師死益懼。全忠將伐河東急徵知俊入朝，以爲河東西面行營都統，並賞其取丹延之功。知俊疑懼，六月叛附於岐；以兵守潼關並請晉兵攻晉絳。全忠遣近臣說之，知俊不報。乃以山南東道（治襄州今湖北省襄陽縣）節度使楊師厚，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等將兵討之，全忠親至陝州督師。旋師厚等克潼關長安，知俊舉族奔於岐。

是年十一月，岐王李茂貞使劉知俊攻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朔方（治靈州）節度使韓遜告急。全忠詔鎮國（治陝州）節度使康懷貞、感化（治徐州）節度使寇彥卿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克寧、慶、衍三州（寧、慶、甘肅今縣。衍、寧縣南），十二月劉知俊急解靈州圍引兵還。全忠亦急召懷貞等還兵，並遣兵迎於三原（陝西今縣）青谷，知俊遣伏兵據險邀之，懷貞大敗，謹以身免。李茂貞以知俊爲彰義節度使鎮涇州（今甘肅涇川縣）。

梁開平四年（西元九一〇）三月，朱全忠爲加強晉絳方面防務，以晉絳沁三州爲定昌軍令華溫棋爲節度使（前

州刺史）。

是月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北）軍亂，節度使李彝昌被殺，衆推其叔父蕃漢都指揮使李仁福爲帥。七月岐王李茂貞與邠寧二帥會晉兵五萬，圍攻夏州，仁福嬰城拒守並告急。八月朱全忠以河南尹張全義爲西京留守，恐晉兵襲西京（洛陽），又以宣化（治鄧州）留後李思安爲東北面行營都指揮將兵萬人屯河陽（今孟縣西南），以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爲西路行營招討使，令感化節度使康懷英將兵三萬屯三原。又慮晉兵出澤州，嗣聞其在綏州，乃遣將李遇等將兵邀其歸路。九月李遇至夏州，岐晉兵已去。

是年十月，朱全忠見西北方面已定，遠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十一月又以寧國（治今安徽宣城縣）節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爲先鋒趨上黨，旋疑鎭州通晉，又遣景仁屯魏州，使楊師厚還陝，上黨之圖遂罷。

淮南方面：自梁開平元年初，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專政後，弘農王楊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因不自安。共謀殺渥，分其地以臣於梁。二年五月，顥遣人殺渥於寢室，詐之暴薨，立渥弟隆演爲淮南留後東面諸道行營都統。顥自此與溫爭權，溫又遣人殺顥暴其弒君之罪；溫遂獨專淮南之政。溫與揚州司馬嚴可求立法度，禁強暴，舉大綱，軍民安之。溫以軍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禪，皆稱職，淮南謂之嚴駱。

梁開平二年隆演遣兵攻楚朗州（今湖南常德），破之。八月，又遣武軍都指揮使周本、南面統軍使呂師造將兵擊吳越。九月圍蘇州。吳越將張仁保攻拔常州（今江蘇省武進縣）之東洲，淮南兵死者萬餘人。旋淮南遣池州團練使陳璋爲水陸行營都招討使，大破仁保復東洲。惟蘇州之圍直至開平三年四月，淮南兵始爲錢鏐援兵裡應外合所敗

，淮南將三十餘人被擒，失艦二百艘。

開平三年三月，徐溫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遣假子知誥往治之。是年六月，撫州（今江西省臨川縣）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今江西省上饒縣）、袁（今江西省宜春縣）、吉（今江西省吉安縣）之兵號十萬攻洪州（今南昌市），並請兵於楚；楚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兵攻上高以助之。淮南遣其將周本往討，七月本疾趨擊破之於象牙潭（在今江西省金谿縣東北），乘勝克袁州及吉州；旋信饒（今江西鄱陽）等州均次第克復，上高楚軍亦退，江西地遂盡入於楊氏。（下所引見舊五代史卷一三五劉守光傳）

幽州方面：節度使劉守光自囚其父後，義昌（治滄州）節度使劉守文（守光之兄）聞之，氣憤塡胸，乃於開平元年十一月發兵擊之，迭戰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羅紹威乘守文孤立，遣書招降；守文亦恐梁襲其後，乃請降。梁開平二年十一月守文攻幽州，守光求救於晉，晉遣兵五千助之。連戰於盧臺軍（在今河北省寧河縣南）及玉田，守文均敗。三年五月守文因頻年攻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兵四萬屯薊州（今薊縣）。守光逆戰鷄蘇（在薊州西）爲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直前擒之，滄州兵因之皆潰。守光乘勝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等擁守文子延祚爲帥乘城拒守。守光上表告捷，謂滄德事畢，掃平幷寇；同時致書晉王謂欲與同破僞梁。七月梁以守光爲燕王。四年正月滄州爲守光所陷。

楚與荊南方面：梁開平元年六月，梁武貞（治今湖南省常德縣）節度使雷彥恭令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彥恭敗，楚亦敗走。七月彥恭又攻楚岳州，不克。九月彥恭又攻涔陽（屬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彥恭貪殘，專以焚掠爲事，附於淮南。梁帝朱全忠詔削其官爵，命季昌討之。十月季昌遣將倪可福會

楚將秦彥暉攻朗州，彥恭乞降淮南且告急。弘農王楊隆演遣其將冷業水軍屯平江（湖南今縣），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勛將兵拒之，德勛破擒業及饒，殺之。二年五月秦彥暉破朗州，彥恭奔廣陵。澧州素與彥恭相表裡，至是亦降，楚乃得朗澧二州。

二年八月殷遣將呂師周（步軍都指揮使）將兵擊嶺南，經十餘戰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六州（今廣西東境昭平梧州一帶）。

其餘，蜀及嶺南、閩、吳、越各方變化較小：蜀王建自開平元年九月稱帝，國號大蜀，以前東川節度使王宗佶爲中書令，安撫副使掌書記韋莊爲左散騎常侍判中書門下事，閩中防禦使唐道襲爲內樞密使。二年二月王宗佶因恃功驕恣，多樹黨友，罷其政事，三月以謀亂撲殺之。嶺南劉隱於開平二年十月爲清海靜海節度使，兼交廣二鎮（實未領交州）。三年四月梁主改封其爲南平王。閩王審知於梁開平三年四月梁主進封其爲閩王，九月淮南遣使來修好，因使者倨慢，審知斬之，上其書於梁，閩自此與淮南絕。吳越於開平二年八月淮南曾遣將圍攻蘇州，三年四月爲吳越所破，已如上述。是年十月湖州（今浙江吳興縣）刺史高澧叛降淮南，吳越王錢鏐遣指揮使錢鏢討之，四年二月澧奔淮南。

由上述各項，可見自梁開平元年五月潞州之戰起，至四年初止，在此三年期間，主要戰亂仍爲梁、晉、燕、岐方面，淮南湖南方面次之，其他方面紛爭不大。

第五節　晉梁柏鄉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三）

一、作戰導因

梁帝朱全忠自開平二年（西元九〇八）五月，潞州之戰失敗後，將攻復潞州之念未嘗忘懷。但因西北方面變亂迭起，致一時不能實現。如是年五月蜀岐兩方曾合兵五萬攻兵長安，晉方亦遣兵應之。六月梁帝詔會諸道兵欲自將攻潞州，但八月間晉將周德威等將兵三萬攻晉州，於是攻潞之謀，頓形泡影。開平三年五月，朱全忠急徵忠武節度使劉知俊統軍討河東，而知俊叛附於岐，於是全忠不得不傾力謀先平關中之亂。至開平四年十月，邠岐涇聯合圍攻夏州之戰結束後，全忠又以鎭國軍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是時因懷疑鎭州節度使王鎔與晉相通，乃又放棄上黨之謀而改圖鎭州。

武順（治鎭州今河北省正定縣，由成德改稱）節度使趙王王鎔自唐昭宗光化三年（西元九〇〇）降於朱全忠後，全忠以女妻鎔子昭祚，雙方一向保持良好關係。開平四年（西元九一〇）八月，鎔母何氏卒，全忠遣使弔之，時鄰道弔客均在館，梁使者見有晉使，乃歸報全忠，謂晉與鎭定相通，將來勢強難制，全忠深以爲然；因欲乘魏博鄴王羅紹威之卒（紹威五月間卒，子周翰爲留後），除移鎭定。十一月間，燕王劉守光發兵屯淶水（今河北省淶水縣）欲侵定州，乃遣供奉官杜建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人進屯深冀，聖言恐燕軍南侵，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之深州守將石公立向王鎔建議請拒之，鎔恃與梁有婚姻之好，命杜等入城並移石公立於城外以避之。杜等入城後盡殺趙兵，鎔悔之，命石公立反攻不能克，乃遣使求救於燕晉。趙使者至晉陽，適値義武（治定州今河北省定縣）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擁晉王李存勗爲盟主合兵攻梁。存勗乃令諸將議之。諸將皆以爲鎔久臣於梁，歲輸重賂，且有婚姻之好，其交甚深，請援之事，可能有詐，宜靜觀待變。晉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爲之耳，王氏在唐，猶

或臣或叛，況肯爲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王鎔曾祖元逵尙唐絳王悟之女壽安公主），今救死不瞻，何顧婚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急發兵赴之。」於是乃盡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今河北省趙縣）。（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紀二）

趙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不肯出師。故柏鄉之戰爲晉趙及義武聯軍破梁之戰，燕未參與。

二、作戰方略

梁軍作戰方略：梁之作戰方略，由梁俘向晉軍所供：「梁主戒上將云：悉以精兵付汝，鎭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可見其戰略目標乃在擊破晉趙之聯軍，攻佔鎭定。再由其行動觀之，其作戰方略係先以一部兵力，由魏博北進以控深冀，以威脅鎭定之側背；以優勢主力經邢相而北，擊破晉趙聯軍於趙州柏鄉地區，然後北上攻略鎭州。其主帥爲寧國節度使王景仁、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使用之總兵力約七萬人（註一），均爲精兵。

晉軍作戰方略：晉雖有三方面之聯合兵力，但由晉王所說「三鎭烏合」一語觀之，其兵力顯較梁方爲弱。其作戰目標爲擊破梁軍之進攻，或迫其放棄進攻鎭州之企圖，其目的實較梁方爲消極。其作戰方略爲：第一、以游擊等手段，打擊其戰志與戰力，阻絕其補給，困惑其精神，俟其戰力衰竭，戰志動搖之際，再乘機擊之。第二、利用騎兵之機動力，以主動攻擊、及機動進退之手段，誘致敵人脫離其壁壘，進入我有利之地帶，然後發揮強大騎兵部隊之機動性與突擊力，與敵進行野戰，一舉而擊破之。

晉趙等三方面之兵力，史無記載，判斷步騎兵三萬人左右，由晉王李存勗親任指揮，晉將周德威、李嗣源、李存璋、史建瑭、李建及等均參與作戰。

10—3314

三、作戰經過：

戰前行動與晉軍威力搜索：梁開平四年十一月，晉王應鎮州之請，遣將周德威將兵屯趙州。是時梁帝朱全忠原遣寧國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先鋒，將趣上黨；尋疑趙通於晉，改遣景仁屯魏州，以圖鎮定；旋又還洛陽，蓋恐晉軍南寇也。及聞晉兵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羅周翰合兵四萬，軍於邢洺，至十二月二十一日進屯柏鄉(今縣)。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李存勗乃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由贊皇(河北今縣)東下。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遣將將兵會之。二十五日存勗至趙州與周德威會合。當時晉軍俘虜梁軍芻蕘者約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復，終爲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爲城，必爲我取之』。」晉軍因知梁有攻趙之決心，乃將俘虜送於趙，以堅趙人之心。是日李存勗曾觀兵於石橋(卽趙州城南之安濟橋)南，以檢閱部隊之戰力。

十二月二十六日，存勗進軍距柏鄉三十里處，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迫梁營挑戰，梁兵不出。二十七日晉軍更進至距柏鄉五里之處，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迫近梁營馳射詬駡。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路出擊。梁軍鎧甲皆繒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軍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徒欲耀兵耳。不挫其銳氣，吾軍將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梁宿衞軍之一)，屠沽庸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一，擒獲一夫足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乃自率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兩翼)，左右馳突，出入數回，獲敵百餘人，且戰且退，至野河而止，梁軍亦退。(上引皆見資治通鑑後梁紀二舊五代史卷五十六周德威傳)

晉方敵情判斷：經此次威力搜索後(「觸之而知得失之計」——孫子)，周德威知梁軍勢強，乃言於晉王曰：

「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鎭烏合，利在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鎭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我虛實，則事危矣。」晉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野河）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守高邑（今縣），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日，破之必矣。」承業頗以爲然，入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耶？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起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知梁方多造浮橋。於是晉王乃採周德威之議，拔營退保高邑。（見舊五代史卷五十六周德威傳）

會戰經過：趙在柏鄉比不儲芻，以免爲梁軍所資。因此梁軍在柏鄉刈芻自給。晉軍日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梁乾化元年（西元九一一）正月二日，晉將周德威、史建瑭、李嗣源等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梁將王景仁、韓勍，悉衆而出；晉軍且戰且退，轉戰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陣於野河之上；梁軍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鎭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衡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兩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晉王李存勗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存勗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日昃也）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存勗乃止。（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紀二）

當時梁軍之部署，魏滑之兵陣於東，宋汴之兵陣於西，至晡（申時卽近黃昏）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於是晉兵大譟爭進。梁軍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陣之前曰：「東陣已走，爾何久留？」梁兵因之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梁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梁殺深冀戍兵見前），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屍蔽地。梁將王景仁、韓勍、李思安僅以數十騎奔還。晉兵夜至柏鄉，梁兵已去，棄糧食貲財器械不可勝計，晉軍凡斬首二萬級。（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紀二）

戰後行動：梁軍退後，晉將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梁保義（治邢州）節度使王檀一面加強戒備，一面收容散亡敗卒，給以資糧遣歸本道。晉王乃收兵屯趙州整備。守深冀之梁供奉官杜廷隱等聞梁兵敗訊，驅壯丁、坑老弱棄深冀而去。

一月八日，梁帝朱全忠以鎭國節度使楊師厚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人。十四日晉王李存勗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趣澶（治頓丘在今河北省淸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魏，以張承業、李存璋將步兵攻邢州，自以大兵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以張軍威。朱全忠恐邢州有失，遣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太行山）夜入邢州，助王檀守禦。二十四日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以懲其敗軍之罪。（註一）

二月四日，晉王至魏州，攻之不克。梁帝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羅紹威之先從將佐），乃以戶部尚書李振爲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衞之，自楊劉（在今山東省東阿縣北六十里）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之，蓋以控制魏博也。八日晉王觀河於黎陽（黃河渡口卽白馬津在今河南滑縣北），梁兵萬餘將渡河，聞晉王室，皆棄

舟而去。十日晉將周德威率軍長驅南下，自臨清攻貝州（今河北清河縣），拔夏津高塘（今山東省夏津高塘縣），及博州之東武朝城（山東今縣），繼又攻拔澶州，梁刺史張可臻棄城走，攻黎陽之臨河（在今河北省濮陽西四十六里）、淇門（今河南省汲縣東北五十里）皆拔之，而迫衞州（今河南省汲縣），掠新鄉、共城（今河南省輝縣）一帶。梁帝朱全忠聞之，十五日親率軍屯白司馬阪（在洛陽城北）以備之。又命楊師厚自磁相引兵救邢魏。是時，會有燕劉守光之變（詳見下節），晉以後方堪憂之慮，乃於十七日解魏州之圍而去。師厚追之逾漳水而還。邢州之圍亦解。師厚遂屯魏州。趙王王鎔自謁晉王於趙州，二十七日晉王命周德威將兵三千戍趙州，自回晉陽。

註一：資治通鑑卷二六七梁紀爲四萬人，舊五代史卷二七莊宗紀一爲七萬人。梁軍兵力衆多，大戰動逾十萬以上。此次出發時梁帝即有「悉以精兵付汝」之語，故採用後者。

註二：舊五代史卷二三王景仁列傳註：「歐陽史景仁與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勍、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

第六節　晉滅燕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四、三五五）

一、戰爭起因

盧龍節度使劉守光自梁開平四年（西元九一〇）克滄州後，自謂天助，狂妄滋甚。梁乾化元年二月，聞梁兵敗於柏鄉，竟使人謂趙王王鎔及義武節度使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爲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晉王，晉王李存勗笑曰：「趙人

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心腹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征。」王曰：「善！」遂自魏、邢退軍北還。攻燕之戰，由是而起。（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七後梁紀二）

梁乾化元年四月，守光竟又諷鎮定求尊己爲尚父。晉王乃連六鎮（鎮定、義武、昭義、振武、天德及河東）推之以稔其惡。八月守光卽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晉王又遣使致賀以驕之。凡此均爲河東滅燕欲擒故縱之手段。是年十一月，守光謀攻易定，參軍馮道諫之，繫獄，後得赦奔晉，晉王以爲掌書記。蓋是時晉王已有滅燕之志，僅俟時而發耳。

二、戰略指導

晉軍：晉軍戰略指導及部署大致如左：

一、表面上對劉守光加以推崇，以養其驕氣，而鬆懈其警覺。同時則盡力加強與易定、鎮州之團結合作，以待有利之戰機。

二、乘劉守光進攻易定之際，密遣精騎以快速行動進出飛狐（在今河北省蔚縣東南六十里，爲太行八陘之一），會易定、鎮定兵，經易州、涿州襲擊幽州，求一舉而擊滅之。如奇襲不能奏效，卽轉移兵力攻略幽州所屬各地以圍困之，或誘其出城作戰，以擊滅其兵力。

三、晉王李存勗親留晉陽，以防梁方在晉南方面之異動，利用趙州方面駐守晉軍，與趙軍合力警戒東南，防止魏博邢洺方面梁軍之北援。

主持晉軍作戰者爲蕃漢步馬總管周德威，使用兵力最初爲三萬人，後又增加一部，判斷共約四萬人。易定將程巖，趙將王德明所率之兵力不詳。

燕方：燕軍戰略指導大致爲：

一、固守幽州以待晉軍之疲弊引退，或乘其攻略其他城鎮時，掌握戰機出擊，予以打擊。

二、柏鄉之戰梁軍大敗，時思報復；故求救於梁，使其進攻鎮州，待晉軍移師南下，乘機夾擊之。

三、重賂契丹，使其出兵救援，並遣兵赴塞外應之，以解幽州之圍。

幽州方面由劉守光親任指揮，其總兵力判斷約爲四、五萬人。

晉「聲南擊北」之計；梁乾化元年九月，朱全忠疾稍愈，聞晉趙入寇，自將拒之。遂以張宗奭（即全義，梁帝賜名宗奭）爲西京留守，自發洛陽，至衞州；聞晉軍已出井陘，全忠乃急趨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赴之。及至相州聞晉軍不出，乃止。十月又聞邊吏言晉趙兵南下，全忠即時自相州進軍，至魏縣（今大名西三十五里），諜者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全忠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俄而貝州奏：「晉軍寇東武（今山東朝城縣西），尋引去。」（見資治通鑑卷二六八後梁紀三）

是月，晉王遣其太原少尹李承勳爲使致賀於燕以驕之，以造成襲燕之戰機。

梁所以屢得諜報云晉軍來攻者，乃晉「聲南擊北」之計也。而朱全忠所以力疾將兵北進者，以夾寨、柏鄉之戰敗，思一雪其恥也。但屢言晉軍至而未見敵，全忠因鬱鬱多躁忿，於是其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故其衆心益懼。

三、作戰經過

晉軍初攻幽州：梁乾化元年十一月，燕主劉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河北省今縣），易定節度使王處直告急於晉。十二月十四日，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乾化二年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今河北省易縣）。七日三鎮兵進攻燕之祁溝關（易縣東六十里涿縣之南）下之。九日圍攻涿州（今縣），刺史劉知溫降。三鎮之兵遂於是月十八日直抵幽州城下。燕求救於梁。

梁軍援燕：乾化元年二月，梁帝朱全忠病小愈，議自將擊鎮定以救燕。是月十五日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全忠愈怒。是日至白馬頓（似在今河南溫縣境），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隲、右諫議大夫張衍、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全忠即命撲殺之。軍經武陟、獲嘉，至是月二十六日抵於魏州，即命都招討使楊師厚、副使李周彝圍棗強（今縣東南），招討應接使賀德倫、副使袁象先圍蓨縣（在今河北省景縣境）。梁帝亦自晝夜兼行赴之，三月二日至下博（河北省衡水東）南，登觀津冢（今武邑縣南）；時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巡邏，不知為梁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全忠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強與楊師厚合。棗強城小而堅，趙精兵數千守之，城壞修復，復戰。師厚急攻數日不下，死傷萬數；全忠仍命晝夜急攻，至是月七日，遂拔而屠之。

初梁帝引兵北上，聲言衆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即井陘）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蓨縣，存審謂史建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使賊得蓨縣，必西侵深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跨漳水之橋。古漳水自今磁縣南，經廣平縣北、威縣、冀縣東、衡水縣東、至獻縣東北，合於釜陽河，其橋在今衡水縣東武邑縣之間）以斷梁軍

之後，又遣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爲五隊，隊各百人，分赴衡水（今縣西南）、南宮（今縣）、信都（今河北省冀縣）、阜城（今縣），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遇梁軍之樵芻者皆執之，以困梁軍，獲數百人；翌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爲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軍攻蓨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三月八日薄暮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即遭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効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者雜行，日暮至德倫營，殺守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旣瞑，各斬馘執俘而去。梁營中因此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告曰：「晉軍大至矣！」梁軍大駭，燒營夜遁。又因迷失道路，委曲行百五十里，至九日旦始達冀州。途中蓨之農夫皆荷鉏奮梃逐之，故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旣而遣騎覘之，始知爲晉軍遊騎所爲。梁帝不勝慙憤，因而病勢轉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旬餘，諸軍始集。全忠乃於二十六日南還，二十八日至魏州。（上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六八後梁紀三、舊五代史卷五十六符存審傳，建瑭傳）

二月二十九日，晉將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攻瓦橋關（在今河北省雄縣易水上），燕將吏及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刺史皆降。四月九日梁帝發魏州，因病淹留於黎陽，二十一日始至大梁。三十日周德威將攻幽州城以兵少不足用，白晉王增援。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之騎兵會之。是月晉將李嗣源攻拔瀛州（今河北省河間縣），刺史趙敬降，五月燕主守光遣其驍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幽州城東南之龍頭崗；廷珪大敗被擒，所部被誅殺三千人，燕人爲之氣奪。

梁帝之死與其內部之變亂：梁帝朱全忠於五月六日由大梁還至洛陽，病勢益劇。六月，其次子郢王友珪乘機殺之自立，並矯詔遣供奉官丁昭溥馳東部，命均王友貞誅殺梁帝特愛之假子東都留守王友文，多出府庫金帛，賜

諸軍及百官，以籠絡衆心。然中外仍人情恟恟，更相告變。十八日匡國（治今河南許昌縣）馬步都指揮張厚作亂，殺節度使韓廷，友珪不敢詰，以厚爲陳州刺史。七月北面都招討使楊師厚殺天雄（卽魏博治今河北省大名縣）牙內都指揮使潘晏，引兵入牙城權位視事。蓋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軍府事皆決於潘晏，楊師厚軍魏州久欲圖之，憚梁帝不敢動，至此乃發也。旋徙周翰爲宣義（治汴）節度使，友珪以師厚爲天雄節度使。師厚既得魏博之衆，又兼都招討使，宿衞勁兵，多在麾下，諸鎭兵皆得調發，威勢日重。八月戍懷州（今河南省沁陽縣）之龍驤軍（此軍佐全忠征戰三十年）三千人又亂，東潰剽掠，東京馬步軍都指揮使霍彥威等討平之。

郢王友珪篡立後，諸宿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哀告至河中，護國節度使冀王朱友謙，憤恨不平；友珪徵之不應，遣韓勍督諸軍用之。友謙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更以感化節度使康懷貞、忠武（治同州今陝西大荔縣）節度使牛存節合兵五萬討之，攻河中甚急。晉王遣其將李存審、李嗣肱、李嗣恩將兵救之，敗梁兵於胡壁（今山西省榮河縣東三十里）。但河中之圍仍不解，友謙復告急於晉，十月晉王乃自將發晉陽出澤潞而西，大破康懷貞於解縣（山西今縣），斬首千級，追至白徑嶺（解縣東十五里爲中條山之別嶺）而還。梁兵解河中圍退保陝州。友謙感晉王之救援，自至猗氏（今縣）謝之。

乾化三年（西元九一三）二月，郢王友珪既得志，遽爲荒淫，內外憤怒。駙馬都尉趙巖（全忠之壻）、左龍虎軍侍衞親軍都指揮使袁象先（全忠之甥）等與開封府尹東都留守均王朱友貞（全忠第三子）、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等密謀討友珪。是月十七日旦，袁象先等帥禁軍數千突入宮中，友珪聞變，將踰城走，自度不免，乃令僕夫馮廷諤殺己及妻張氏。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散，至晡（傍晚）乃定。均王友貞遂卽位於大梁，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

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遣使招撫河中朱友謙，友謙復歸於梁。梁內部之變亂，予晉以制勝之絕好機會。

平幽屬各州及口外之戰：先是乾化二年十一月（晉王已敗梁兵於河中之後），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在今河北省清河縣東五十里），至臨清攻拔宗城（今河北省威縣東三十里）。但旋爲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以伏兵大破於唐店（在威縣境內），被斬五千餘級。是時因梁內部紛爭，故師厚未乘勝北進。

乾化三年正月十四日，晉將周德威克燕順州（今河北省順義縣），繼又克燕安遠軍（在今河北省薊縣西北），薊州將成行言等降之。二月二十三日晉將李存暉拔檀州（今河北省密雲縣），刺史陳確以城降。三月一日周德威拔盧台軍（在今河北省寧河縣南），二十一日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守將胡令圭等亦降。至此幽州關內之重要州縣多爲晉軍所攻佔。

燕王劉守光見幽州日陷孤立，乃命大將元行欽將騎兵七千牧馬於山北，募山北兵以應契丹（守光曾乞援於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爲武州（今察哈爾省宣化縣）刺史，以爲外援。周德威乃遣李嗣源、李思本、安金全等趨塞北攻之，嗣源等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爲新州刺史（治今涿鹿縣）以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爲裨將。嗣源復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燕將元行欽聞之，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質於晉軍求援，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今察哈爾省懷來縣北一百三十里）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爲子。嗣源又攻儒州（今察哈爾省延慶縣）拔之，至此燕之山後各州，亦盡爲晉有。

梁軍北擾與燕王最後掙扎：乾化三年四月，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二十日燕主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

和，語甚卑而哀，德威不答；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聞於晉王。二十七日晉將劉光濬拔燕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再攻營州（在今河北省遷安縣西），刺史楊靖降。

是時梁天雄節度使鄴王楊師厚，屯兵魏博，勢力甚盛，見燕晉交兵，有機可乘；乃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趣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以擾晉趙之後。五月九日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十一月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今河北省深縣南），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不足赴戰。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今河北省東光縣東四十里）渡御河（隋永濟渠今運河）而東逼滄州，節度使張萬進懼，請遷於河南，師厚表徙於青州，以守奇爲順化（治滄州）節度使。

六月一日晉王遣監軍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事。二十日燕主守光遣使詣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七月二十四日，晉五院軍使拔莫州（今河北省任邱縣北。莫州於乾化二年初已爲晉將李存暉攻拔，似又喪失）。擒燕將畢元福。八月六日晉將李信拔瀛州（今河北省河間縣），晉王與趙王鎔會於天長（今河北新樂縣境）。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復取順州。十月一日復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欲打通北走契丹之路。二日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

燕王守光既困守孤城，一籌莫展，乃再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不救。又屢乞降於晉，晉人疑其詐，亦不許。守光不得已乃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六日，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二十三日單騎至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與公合河朔五鎮之兵，與復

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晉王憫之。與折矢爲誓，請守光出見。守光辭以他日。二十四日，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携妻子亡去，遂克幽州。守光欲奔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迷失道，至燕樂（今河北省密雲縣東七十里）之境，晝匿阬谷，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爲所擒以獻。劉仁恭父子自唐昭宗乾寧二年（西元八九五）依李克用之力以據幽州，經十九年後，終又爲李存勗所滅。至此河北之地大半入於河東之手。（見舊五代史卷一五三劉守光傳）

晉王李存勗平幽州後，以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李嗣本爲振武（治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節度使。十二月十三日，晉王自幽州經中山（今定縣）、鎮州、井陘而返晉陽。

第七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梁自乾化三年（西元九一三）二月均王友貞起兵誅友珪繼立後，河中冀王友謙復稱藩。進天雄節度使楊師厚爲鄴王，權勢益盛，曾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引兵十萬大掠趙境，已如上述。是年十二月間。梁主以王景仁爲淮南招討使，將兵萬餘侵吳之廬壽，戰於趙步（在今安徽省鳳台縣東北淮河北岸），吳以徵兵未集少卻。吳兵既集，復戰於霍丘，景仁兵大敗。

乾化四年（西元九一四）二月，梁以岐人數來犯，徙感化（治今徐州）節度使康懷貞爲永平節度使。鎮長安。八月梁主以福王友璋爲武寧（治今徐州）節度使，前節度使王殷爲友珪所置，懼不受代，叛附於吳。九月命淮南西

北面招討應接使牛存節及開封尹劉鄩將兵討之。吳平盧節度使朱瑾等來救，爲存節等所敗。翌年二月存節等拔彭城。梁此次雖能克復徐州，然其國勢日削，今後已不復能與晉相競爭。滅燕之戰結束後，乾化四年（西元九一四）正月晉王李存勗，還至晉陽，殺劉守光父子。是月趙王鎔與王處直各遣使推晉王尚書令，晉始開府置行臺如太宗故事。由於晉破梁滅燕後之大勢及其措施觀之，則今後之中即將入於晉之掌握，似將爲必然之趨勢矣。

茲再爲申論各次戰役之得失：

柏鄉之戰：河東在河北平原首次獲得之鉅大勝利，亦爲梁帝朱全忠在同一方面首次遭受之重大挫敗。過去李克用時代曾多次進出河北，但結果均爲梁方所驅逐。柏鄉戰前河北方面，除幽州勢力外，均爲梁方所控制；柏鄉戰後，梁方之勢力，已退至魏博以南地區；故此次作戰可說是李存勗滅梁之第一步。河東方面在此次戰役中最大之收穫第一爲獲得鎭定、義武兩鎭之傾心臣服，過去兩鎭均以大梁之馬首是瞻，不敢與晉方交往。此次戰後由於兩鎭之反梁投晉，使河東在河北取得戰略之立足點，可隨時進出河北平原，以威脅魏博或幽州。第二爲對梁軍精神士氣之打擊及對河北民心產生之強烈影響。梁軍戰力在朱全忠嚴刑峻法控制下素稱頑強，但經此次戰後，官兵戰志一落千丈，觀梁帝朱全忠兩次督軍進向河北時，官兵每聞晉軍南來之傳聞，輒有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感，可見其受挫之深。河北中部以南各地，久受梁方控制，過去因畏梁報復，多附梁以抗晉。柏鄉戰後，周德威以三千騎兵，十日內橫掃魏博、澶、衞及新鄉一帶，若干州縣望風歸降，即可見其畏服朱全忠之心理，已大爲動搖。

此次作戰爲梁晉在河北之爭霸戰，關係異常重大；但梁帝朱全忠不但未能率兵親征，反以來自吳越之將領王景仁負指揮之責，實已兆失敗之端。景仁原爲淮南將，楊行密死後，因與嗣主渥有私憾。乃投於越，開平二年八月始由

越奔大梁。姑無論其才力如何，其難得梁方官兵之衷心悅服，乃意料中事；即或梁帝因故不能親往，亦應遣梁舊將中資深望重才力優越者指揮之爲得計。反之，在晉方李存勗以周德威率之猶嫌不足，而必親自出征，且接戰之後，臨陣誓師，強調「生死存亡在此一舉」之義，以激勵士氣，其與梁方相較，勢敗之數不卜可知。

在戰術運用方面，梁軍此次集中優勢精兵期在必勝，故一意求敵之主力，以行決戰。而晉將周德威則根據當時之敵情地形及雙方優劣狀況，建議晉王採取後退疲敵戰法（此戰法與唐太宗在汜水破竇建德之戰法相彷），誘敵脫離其壁壘，然後利用騎兵之機動力與衝擊力，與敵進行野戰，乘敵之疲勞，一舉擊破之。晉軍此次在戰術上之巧妙運用，造成以寡擊衆之空前大勝，在五代戰史中尙屬罕見。

滅燕之戰：晉軍「聲南擊北」之計，不僅老奸巨猾之朱全忠爲其所誤，而劉守光更在五里霧中。運用此「聲南擊北」之計之所以巧妙而成功者，乃「因勢利導」，因當時情勢而實施之也。蓋柏鄉之戰後，梁晉戰爭氣氛至爲高漲，兩仇相敵有不能自已之勢，因之其「聲南」之假進軍，遂使朱全忠及其智囊敬翔莫之能測；而燕主劉守光亦以晉正有事於梁，不暇北顧，乃欲因兩虎相爭，從中取利爲得計，遂乘機壓迫易、鎮二鎮，擁其爲盟主。而晉王爲謀澈底擊滅大敵之梁，必先除去後方大患之燕，於是變計北征；乃又因燕主之驕恣自大，虛爲推戴以誤之，俾造成戰略奇襲之時機。由此以觀，在智謀之戰中，朱全忠、劉守光皆非李存勗之敵，甚屬明顯。

李存審於下博橋之戰，其戰術運用實有足多者。彼以寡弱之兵力，拒朱全忠傾國之衆，勝負之數已甚明顯。然存審之成敗，亦足以影響周德威攻燕之成敗，蓋若趙地不好，則德威不能善其後也。但存審以寡禦衆，而欲保有趙地，實屬至難，唯一之圖，即出奇制勝耳。存審基於此種「不得已則鬭」之情勢，乃襲用李克用擊黃巢於長安以來

常用之故智，即出奇兵以襲擊敵之輜重、樵採，及敵之指揮中心，逼敵在破膽與困窮之下而敗走。且梁軍於柏鄉戰後，膽氣俱喪，每聞晉軍降臨，即如驚弓之鳥，李存審因此遂能獲得一奇勝，而此一奇勝，對於滅燕戰役貢獻實大，誠可與周德威之功媲美。（見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李存審傳）

周德威於奇襲幽州不克之後，即轉採孤困幽州之戰略。此一戰略之利有二：一晉軍遠鬭於境外，由於交通困難而懸遠，若賴後方補給，不但晉後方將爲之虛耗，且無補於軍事，故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後勤之重要）。又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於是德威奇襲不成之後，立採略取燕之各州縣，由此可以「因糧於敵。」二奪取燕各州縣後，以面困點，逼使幽州城孤立無援，則燕無能爲而易攻取之，是燕之所以終於滅亡也。

晉滅燕之戰，河東軍踰越天險，遠出千里攻燕，且作戰時間歷時兩年，其勝利之獲得，固由於人力，亦由於天時。蓋在此作戰中，幽州所屬各城鎭，如能對晉軍堅強抵抗，牽制消耗之，則晉軍必因補給困難而撤退。此外如大梁與契丹之一方能作有效援助，則燕均可免於滅亡。茲分別闡述其得失如下。（上所引見舊五代史卷五十六周德威傳）

一、劉守光之愚昧：燕亡之最大原因，即劉守光父子之愚昧無知。幽州轄有河北廣大之地區，形勢雄要，物阜財豐，民性樸實而強悍，如善爲經營，其前途未嘗不能駕乎河東或大梁而上之。惜劉守光父子愚昧狂妄，既無勤政愛民效忠唐室之心，亦無縱橫捭闔逞雄藩鎭之才；只知橫征暴斂，享樂奢靡，甚至虐殺官民（燕軍士不堪守光暴虐，多奔於契丹），胡作非爲。劉守光之兇惡乖謬，尤過於乃父，既因父殺兄，更拒諫稱帝，最後且驕

妄自大，輕啓戰端，進攻隣鎮，無怪為幽州軍民的唾棄，致晉軍到處，各城鎮官兵多不戰而降也。

按當時河北藩鎮形勢，與幽州政治關係最密切者，則為鎮易二鎮。二鎮位置楔入河北北部迫近幽州，且分別控有井陘與飛狐通往河東之要隘，其動向實直接影響幽州之安危。幽州欲求安全，必與之密切合作，否則即須併滅之以免患。然守光既不肯救助之深相結納，又無併滅之決心，任其徘徊於河東大梁之間，實不啻作繭自縛。及至柏鄉戰後，鎮易二鎮已傾心河東之時，乃又輕於加以攻擊，而招致河東之兵，實咎由自取。

依河東之政策，李克用父子向以聯合一切力量對梁為原則，過去無論何方之反梁戰爭，凡有求於河東者，河東無不派兵支援。唐昭宗天祐三年（西元九〇六）十二月間，朱全忠帥師攻滄州時，劉仁恭向河東乞援，當時克用正痛恨仁恭之反復欲拒絕之，卒以李存勗之建議，仍攻潞州以應援之，滄州之圍因之以解；可見河東之決策，李存勗較乃父尤有深刻之認識。亦由此可知南下攻梁之晉軍，轉兵北上而滅燕之戰，乃李存勗不得已之舉。存勗深恐幽州威脅鎮易二鎮，妨害其向河北之發展，尤慮將來對梁用兵時牽制其後，故乃決心攻滅之。劉守光狂妄自恣，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故招致最後之滅亡。

二、外援斷絕：劉守光對河東之來攻，在大將單廷珪被擒後，已失決戰之勇氣，其最大之希望，即固守以待援。無論大梁或契丹有一方能予以有力援助，則幽州之圍可解。大梁與河東為世仇，柏鄉戰後，梁帝朱全忠深恨河東，時思報復，此為劉守光所深知，故梁之援救，乃無問題者。豈知當時因梁帝年老多病，猜忌舊將，妄行殺戮，將士離心，戰志消沉。柏鄉之戰，晉軍橫掃魏博等地，官兵恐懼，梁軍喪膽，致赴援無效。迄後則因朱溫之死，迭相篡殺，內亂時起，忙於同室操戈，未遑顧及於外。楊師厚雖雄踞魏博，擁有大軍，並一度北攻鎮州

，但旋即引軍退去，未產生決定性之效果。劉守光見粱援不至，乃又求援於契丹並遣兵接應之；豈知契丹亦因守光之反覆，而不加理會，此非守光所料，亦非河東之所料也。

由以上所述，可見晉滅燕之戰，燕之失敗，乃由於劉守光之愚昧，咎由自取。惟河東之勝利，亦多得利於意外之機運，尤其粱帝朱全忠之死與其內部之變亂，實為河東滅燕獲得成功之重要因素。

第四章　後唐開國之戰（二）（附圖十——三五六、三五七、三五八、三五九、三六〇、三六一、三六二）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作戰導因

晉滅梁之戰，始於梁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四月，戰前各國一般形勢，已述於上章戰後之政局一節內。以下僅將魏博方面之情勢概述之，魏博政情之演變，亦即本作戰之直接導因也。

梁天雄節度使楊師厚自梁乾化二年（西元九一二）七月得魏博後，因宿衞勁兵多在麾下，又有調發諸鎮兵之權，勢力日盛；且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効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主瑱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

梁貞明元年三月楊師厚卒，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梁主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強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梁主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另置昭德軍於相州（今河南省安陽縣），割澶衞二州隸之。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白馬津在今河南省滑縣北即黎陽津）渡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脅之。（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九後果紀四）

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三月二十九日，劉鄩屯南樂（魏州南四十四里），先遣魏州刺史（治頓丘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

，屯金波亭。魏兵認爲朝廷忌其強盛，設策使之殘破，骨肉分離，生不如死。乃於是夕作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刼德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拔白刃以止剽掠。四月梁王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衞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卽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彥怒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晉王得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進據臨淸。五月，存審至臨淸，劉鄩屯洹水（縣在今河北省大名縣西故魏縣西南三十里），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李存勗乃引大軍自黃澤嶺（今山西遼縣東南百二十里與河南武安縣接界有黃澤關）東下，於是晉滅梁之戰遂逐步展開。

第二節　戰場地理概況及戰略指導（參看附圖十——三五六）

一、戰場地理概況

當時晉梁兩軍在河北主要爭奪目標爲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其地理形勢，已詳於本卷第二章。其次爲黃河兩岸之津渡，如楊劉（今山東省東阿縣北六十里）、麻家渡（今濮縣界）、行臺村（今濮縣北）、德勝渡（今河北省濮陽縣）、楊村（今濮陽縣西）、黎陽（卽白馬津，今河南滑縣北）等地，皆大河南北，交通鎖鑰，爲雙方軍事上必爭之地。而黃河南岸之鄆州、楊劉、曹州、濮陽（南城）、滑州，則爲梁方臨河之戰略據點，亦爲軍事基地。當時之黃河自今河南省武陟縣東北流，經今汲、滑等縣東北流，逕河北省濮陽、山東省朝城、聊城（當時爲博州治所）、高唐、濟陽、沿徒駭河而入於渤海，大約與今黃河平行而略偏左方。

至於鄆州、曹州、濮陽、滑州，方輿紀要云：「（鄆）州襟帶河濟，控援魏博，舟車四通，屹為津要。蘇代說齊湣王曰：『……有陶（定陶縣）、平陸（今汶上縣），梁門不開』，蓋州為濟西津要也。漢置東平國，嘗為兗州都會。興平初，呂布爭兗州，鄄城不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泰山亢父之道，乘險要我，而退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為也。』南北朝時東平嘗為戰地。唐季朱全忠謀幷山東，則急擊鄆州，及梁之亡，禍亦發於鄆州。」李存勗得鄆州，遂趨大梁，其事見下述。（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三三）

楊劉位於今東阿縣北，為當時汶濟二水交會之濱，當時之黃河支流，亦自北來會於此，故成為河濟間之津要，梁人駐重兵於此，以扼阻晉兵之南渡，鄆州之得失繫焉。

曹「州。為四達之衝，春秋時，曹最為多事，會盟征伐，幾於無歲不與也，既而侵逼日至，卒以先亡。自戰國以來，河濟有難，曹輒先受之。朱黼曰：『曹南臨淮泗，北走相魏，當濟兗之道，控汴宋之郊，自古四戰用武之地也。』」

濮陽（今縣），唐武德四年置澶州（治頓丘——今河北清豐縣西南二十里），旋廢屬魏州，大歷間復置，其地肘腋大梁，濱河距濟，介南北之間，常為津要。李存勗與梁力戰於河上，築德勝南北兩城，為晉梁夾河作戰必爭之險。德勝北城在當時黃河北岸，即今濮陽縣治，南城在河之南岸，與北城隔河相對，嘗為晉梁悉力以爭，其事見下述。

滑州，即今河南滑縣，黃河經其北，北岸即黎陽，其津渡曰白馬津，亦名黎陽津，自古南北交通之津要也。唐初為滑州，天寶初曰靈昌郡，旋復故，大歷年間，永平節度使駐此，成為軍事重地。晉梁夾河之戰，梁駐重兵於

此。

晉梁夾河相持，其戰線卽東起楊劉，西至滑州，沿河渡口之爭奪也。

二、戰略指導

梁：梁都於汴州（今河南開封），自魏州（今河北大名縣）失陷後，卽以大河爲梁都北方唯一之屏蔽，以重兵據守楊劉至滑州間河南岸之各渡河點，作河川之持久防禦，以衞汴都。時或分兵遠襲晉陽，或攻潞澤，以牽制之。

晉：晉自獲得魏州後，卽以爲南進之基地，蓋魏州爲河北首要地，兵糧富足故也。及河川攻防戰久而不決，雙方皆瀕於精疲力竭之際，乃出冒險之計，出奇制勝，襲取鄆州，疾趨大梁，遂成滅梁之功焉。

第三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一—三五六、三五七、三五八、三五九、三六〇、三六一）

一、擊破劉鄩與攻佔大河以北諸州

晉據魏州：梁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五月，晉王李存勗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晉將李存審會於臨清，因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賀德倫遣判官司空頲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晉王默然，進屯永濟（縣在魏州北數十里），張彥選銀槍効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衞詣永濟謁王。王登驛樓責彥而誅之及其黨八人，撫餘衆仍以爲帳前銀槍都，由是衆心大服。（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一賀德倫傳）

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在魏州西三十五里）。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晉王亦自引軍至魏縣與鄩夾河（洹水）爲營。梁主聞魏博叛，大爲悔懼，遣天平（治今山東省東平縣）節度使

牛存節屯楊劉（在今山東省東阿縣六十里）爲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乃又以匡國（治今河南省許昌縣）節度使王檀代之。六月一日，賀德倫帥將士請晉王入府城慰勞，德倫以梁軍密邇，魏州新變，人心未安，其心腹已爲張彥殺戮殆盡，形孤勢弱，恐生事故，請晉王自兼天雄軍。晉王乃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旋德倫至晉陽爲張承業所留），又以當時銀槍効節都在城內驕橫，秩序未復。乃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遂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凡訛言惑衆或強取民一錢以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屍於市，於是城中肅然。

晉王因多出征討，天雄軍府事皆委判官司空頲決之，頲恃才挾勢，睚眦必報，又納賄驕侈，晉王怒族之，代以判官王正言。魏州孔目吏孔謙勤敏多計數，善治籍書；魏州新亂之後，府庫空竭，民間疲弊，因以孔謙爲支度務使。後晉軍聚三鎭之兵戰於河上，殆將十年，供億軍需，未嘗有缺，即謙之力也。

擊破劉鄩：魏博降晉後，貝州（今河北省清河縣）刺史張德源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鎭定糧道。或說晉王先取貝州，然後東兼滄、景，以盡據海陽之地。晉王以爲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今山東省陵縣）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城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七月又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以魏州將李巖爲刺史。是月，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夷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晉王以魯奇是役之勇決，賜姓名曰李紹奇。（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六九後梁紀四）

梁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縛芻爲人僞裝於城上，潛引軍自黃澤關西去。晉人

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詰之，知鄩軍已去二日。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太行）山下，急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路險，堇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死者十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軍至樂平（今山西省昔陽縣），糗糧將盡，又聞晉陽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以去家千里，山高谷深，力戰求生之義，然後急率之東返。（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三劉鄩傳）

時幽州節度使周德威，亦聞及鄩軍西上，乃自幽州引軍千餘騎救晉陽。至土門（今河北省井陘縣），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邢州西百二十里黃楡嶺北）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魏州西北一百七十里，約在河北省武安邯鄲縣境）。其軍行往還險路，馬死過半。鄩知臨清（今縣南）有晉軍蓄積，欲據之以斷晉糧道，乃引軍東去。德威急追之，至南宮（今縣西北）判知鄩軍企圖，乃遣騎擒鄩軍斥候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揚言「周侍中（德威）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今山東省聊城縣）。鄩軍已由貝州至堂邑（山東今縣），德威攻之不克。翌日鄩軍又南退莘縣（今縣），晉軍追之，鄩治莘城塹而守。莘縣東距黃河二十餘里，鄩乃自莘至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處，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是月梁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今山西省隰縣），八月攻慈州（今山西省吉縣）以牽制晉軍，皆不克。王檀（屯軍楊劉）與昭義節度使賀瓌（據通鑑卷二六九後梁紀四註：梁與昭義軍之名，瓌爲宣義留後—宣義治滑州）合攻澶州（今河北省清豐縣）克之，執李巖送東都，梁主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並招誘

魏人。晉王命李存審將兵五千攻貝州，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上所引見舊五代史卷五十六周德威傳）

劉鄩在莘日久，饋運不繼，晉軍屢抵其塞下挑戰，鄩不出，乃攻絕其甬道。梁主見鄩久不戰，以詔書責其師老費糧，失亡多，並遣中使前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今敵尚強，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當一決，曠日何待？」鄩不得已，後數日乃將萬餘人，薄鎭定營，歐掩其不備，求少勝以振軍威。鎭定軍果驚擾失措，晉將李存審以騎兵兩千橫擊之，李建及亦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奔還，晉軍追及寨下，俘斬千計。於是鄩更不敢出戰。（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三劉鄩傳）

是年十月，康王友敬（皇弟）作亂伏誅。梁主由是疎忌宗室，專任駙馬都尉趙巖，及張德妃（是時欲立爲皇后而卒）兄弟張漢鼎、張漢傑，從兄弟漢倫、漢融等人，咸居近職，參預謀議，每出兵必使之監護。因之彼等依勢弄權，賣官鬻獄，離間舊將相，無惡不作。舊臣敬翔、李振雖爲執政，所言多不用，故每稱疾不預事，以避趙張之族，政事日紊。是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洩被殺，並其黨五人。

貞明二年（西元九一六）二月，梁主屢趣劉鄩出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劉鄩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掃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玆一舉，將軍勉之！」鄩乃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引軍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劉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會合。李存審引營中兵躡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耶？」引軍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在朝城東北莘縣魏州之間）西，與李存審軍遇。晉王爲方陣於西北，存審爲方陣於東南，鄩爲圓陣於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

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七萬，晉軍環而擊之，敗卒潰退，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集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今日河南省滑縣）。（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三劉鄩傳）

梁軍襲晉陽：晉軍已陷大河以北諸州，梁匡國（治今河南省許昌縣）節度使王檀密請發關西兵襲晉陽。梁主乃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共三萬人，出陰地關（在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晉陽無備，急徵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時代北故將安金全在太原，往見承業，請授庫甲，帥其子弟故退將之家丁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軍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治潞州）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被攻，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潞州至晉陽五百餘里），梁兵拒汾河橋，君立擊破之逕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自諸門出擊，梁兵多死傷，以爲晉援軍大至；詰朝，王檀乃引兵大掠而還。（見舊五代史卷六十五石君立傳）

梁兵攻晉陽時，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此次作戰，安金全、張承業等攖城拒敵，厥功甚偉，然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竟不行賞。

王檀襲晉陽之戰既敗，劉鄩軍復敗退滑州，於是河南大震！三月八日晉攻衞州（今河南汲縣），刺史米昭降；又攻磁州刺史靳紹走，擒斬之。梁主屢召劉鄩，鄩既懼喪師之罪，不敢入朝，梁主亦恐其爲變，遂於是月十五日以鄩爲宣義（治今河南省滑縣）節度使將兵仍屯黎陽。四月晉軍又拔洺州（今河北省永平縣）由是河南兪恐。是時梁主恐楊劉方面有失，遣捉生都指揮使李霸帥所部千人往戍之。四月十九日霸軍出宋門（大梁城東面南來第二門），是夕復自水門入縱火剽掠，攻建國門（梁宮城正南門），梁主登樓拒戰，梁龍驤軍討平之。六月晉軍攻邢州，保義

節度使閻寶拒守。梁主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率其衆降晉。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相州昭德節度使張筠棄相州走，晉將李嗣源進據之（四月筠已納款於晉，爲晉兵所迫故走）。晉王遣人以告閻寶，又使張溫至城下諭之，寶乃舉城降。晉王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爲刺史，以閻寶爲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爲安國（保義改稱，邢州梁保義軍）節度使鎭邢州。

是月契丹阿保機帥部三十萬，號稱百萬自麟、勝攻晉之朔州（今綏遠和林格爾）陷之，虜振武節度使李嗣本，遂遣使以木書使求貨於大同（今縣），防禦使李存璋斬其使，契丹進攻雲州（卽大同），存璋悉力拒之。九月晉王還晉陽，自將兵救雲州，契丹聞之引去。是月河北晉軍逼梁滄州，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還東都，滄州將毛璋降晉。晉王以李存審爲橫海節度使鎭滄州，以嗣源爲安國節度使鎭邢州。晉軍圍貝州踰年，至是守貝州之張德源，聞河北諸州，皆爲晉有，謀於衆欲降。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德源，嬰城固守，俄而食盡，請降。晉盡殺其衆，死者三千人。

是月晉王如魏州，十月遣使如吳，謀會兵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使徐知訓爲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偕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今安徽省阜陽縣）。三年（西元九一七）正月梁主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軍引還。二月五日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

二、北抗契丹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五七）

契丹之興起：契丹屬於東胡族，原爲我國東北草原上之一遊牧部落，其根據地在今熱河省遼河上游一帶。唐代自安史亂後，因唐在河北勢力衰退，契丹開始叛亂。唐末契丹各部落游牧遼河上游者，最多時達二十七部，每部

各有大人，其中八部最強，部各有大人。八部相約共推一人爲王，稱八部大人；建旗鼓以號令諸部。對外代表契丹，對內主持祭祠召集會議。每三年集會一次，如災害不生人民安堵，則王不更替，否則令別選一王繼之。舊王依藩法自退，不爲衆所害。

契丹自梁太祖開平元年（西元九〇七）阿保機當政後，勢力大增。阿保機精明有勇略，爲各部所推崇，因之恃強不受代。當時劉仁恭父子殘虐不仁，軍民多逃入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北邊士民，多爲契丹所掠，因之益強。守光末年，遣參事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留而用之。延徽有智略，頗知屬文，敎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日少，契丹勢力亦日益強大。至梁貞明二年（西元九一六年）十二月，阿保機乃稱帝改元神册。

契丹南侵與幽州之燒草政策：契丹爲游牧民族，逐水草爲生；車馬爲家，隨時轉徙。居有宮衞，謂之斡魯朶（即可汗所居之帳幕）；出有行宮謂之捺鉢，故習於射獵，長於戰鬥。因塞外氣候嚴寒，入秋草枯死，而近塞較暖，霜降以後，草猶未盡衰枯；故契丹每年入秋以後，均南下放牧，因發見關內氣候物產之豐美，遂啓其進一步南侵之野心。

劉仁恭鎭幽州時，深得契丹內情，針對其入秋南牧之慣常行動，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長城外摘星嶺突擊契丹。同時實施「燒草政策」，即每年霜後遣人將長城外三至五百里間之野草，加以焚毀。契丹馬多，無草多餓死，因此打破契丹秋後南下牧馬之行動。當時契丹八部爲德欽可汗（即遙輦氏）當政，因受燒草政策之困，不得已乃以良馬賂仁恭以買牧地，十年不敢近邊，此即德欽政衰，阿保機崛起之主要原因。（見新唐書卷二一二劉仁恭傳）

晉滅燕後，晉將周德威鎭幽州，此項燒草政策即不再實施。同時渝關（即今之山海關）方面之守備，舊置有八防禦軍，募士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官，幽州歲給繒纊供戰士爲衣。每歲早收後，即堅壁清野，待契丹至則堅壁不戰，俟其去然後選驍騎據險邀擊之，因此契丹不敢深入。但自燕滅後，德威恃勇不修邊備，渝關之險遂失，契丹乃進而常放牧於營平之間。

契丹攻幽州及晉軍援幽作戰概況：貞明二年八月契丹王阿保機曾率衆攻陷朔州，進擾大同，雖經晉王馳救，未遑引去，然其南侵之企圖，並未戢止。三年二月，吳王遣使遺契丹以猛火油，告以攻城以此油燃火焚敵樓櫓，敵以水沃之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以爲不如伏騎三千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以面困點戰略），契丹主乃止。

三月投奔契丹之新州（今察哈爾涿鹿縣）裨將盧文進引契丹兵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敵棄城走。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鎭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率衆三十萬救之，大敗德威軍，契丹乃乘機南下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燃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向晉王告急。是時晉方與梁軍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不救又恐幽州有失，因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等三人勸王救之。存審、閻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嗣源以爲德威社稷之臣，幽州朝不保夕，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願爲先鋒以赴之。晉王乃命即日治兵。

四月晉王命李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淶水（今河北省淶水縣），命閻寶率鎭定之兵繼之。七月二十四日晉王以李嗣源、閻寶兵少，未足以敵契丹，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至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是時李嗣源、閻

寶與李存審會步騎七萬，師於易州（今河北省易縣）。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是月十七日晉軍自易州北行，二十三日踰大房嶺（在今河北省良鄉縣西北）循澗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處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躡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於是契丹以萬騎遮其前，晉將士為之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以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搗西樓（今熱河巴林右翼旗一百四十里波羅城），滅汝種矣。」因躍馬奮檛，三入其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隨之齊進，契丹兵卻，晉兵始得出。出谷後，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死傷甚多。（見資治通鑑卷二七〇後梁紀五）

晉軍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騎兵先行，以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燃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晉兵多少，及鼓譟合戰，存審乃以驍騎趣敵後陣乘之，契丹軍腹背受敵大敗，席捲其衆，契丹自北山去，委棄車帳鎧仗羊馬無數，晉兵追之，俘斬萬計。是月二十四日嗣源等入幽州與德威會師。

契丹雖退，而野心愈熾，遂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旋進盧龍節度使，以圖進取。文進常居平州（今河北省盧龍縣）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今河北省雄縣南易水上）糧輸薊城，雖加嚴衞，仍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輒以文進為嚮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三、晉梁兩軍沿河據點之爭奪（參看附圖十一——三五八）

在晉軍北上對抗契丹時間，晉梁雙方對峙河上，均無積極行動。及幽州戰事結束，晉軍南來，乃有進一步之作戰。

本階段之作戰，自梁貞明三年十二月至五年底（西元九一七至九一九）恰兩周歲，爲梁晉雙方之主力戰，雙方使用兵力均達最高峯。梁方約六七萬人，易將三次。晉方並魏博、鎭、定等軍，計亦約略相當。梁軍居於防禦地位，其作戰指導在利用黃河天險，遏止或擊破晉軍之攻勢，保障河南之安全。晉軍之作戰指導在選梁軍防務弱點，突破其大河防線，先在河南獲取立足點，掩護大軍渡河，然後擊破梁軍，進攻大梁。玆將其作戰經過分述如下。

楊劉之戰：貞明三年九月，梁將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責以失守河朔之罪，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左龍虎統軍賀瓌爲宣義節度使同平章事北面行營招討使。晉王李存勗甫於冬十月還晉陽，十一月聞大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乃亟赴魏州。十二月二十四日大寒，晉王畋於朝城（山東今縣西），視河冰已堅，乃引步騎稍渡。對岸卽楊劉城，梁甲士三千戍守，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陷其柵，遂進攻楊劉城，使步兵斬其鹿角，負葭葦塞塹，四面猛攻，卽日拔之，俘其守將安彥之。是時梁主特至洛陽，擬行郊禮。先是梁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建議梁主幸西都行南郊禮，以崇御四方。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懼。今展禮圜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梁主不聽，遂如洛陽。正在準備郊祀之禮時，突聞楊劉失守，晉軍將至大梁，西扼汜水（虎牢之險，今河南汜水縣）矣。於是惶駭失措，罷郊祀奔返大梁。（見舊五代史卷十八敬翔傳）

梁貞明四年（西元九一八）正月，梁主至大梁。晉兵自楊侵掠鄆（今山東省東平縣）、濮（山東省今縣）而還。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

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晉王李存勗）繼位以來，于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爲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晏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攘逐寇仇，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乏才，乞於邊垂自效。」疏上，趙張之徒言翔怨望，梁主遂不用。（見舊五代史敬翔傳）

二月，梁河陽（治今河南孟縣西）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陣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是月二十一日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利用泛濫，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因成對峙狀態。

六月二十一日，晉王復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無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二十三日，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士卒褰甲橫槍結陣而進。是日水落及膝，謝彥章率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退。梁軍見晉退軍，即跟踪前進，及至中流，晉軍鼓譟復進，梁軍不支，退至岸上。晉兵因而乘之，梁軍大敗，死傷不可勝計，河水爲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軍遂陷濱河四寨。（見通鑑）

七月晉王又遣間使致書於吳，謀合兵攻梁。吳是時與以楚爭虔州（今江西省贛縣）未允。晉王遂謀獨舉大軍攻梁，八月諸道兵已集，乃大閱於魏州：計有周德威之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之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之邢洺步騎萬人，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並河東、魏博之兵，共約六七萬以上。

時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以梁主嬖倖用事，多求賂於萬進。及萬進聞晉兵將出，乃於八月初九日，遣使附於晉，且求援。梁主以亳州團練使劉鄩爲兗州安撫制置使，將兵討之。

是月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分兵略鄆濮，然後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在濮州界）。梁將賀瓌、謝彥章屯濮州北

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部將李存審嘗扣馬諫阻。一日晉王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騎齊發。圍王數十重，王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兵至，梁兵乃退。晉王又欲疾趣大梁，以傾梁；梁軍扼其前，自八月至十二月達百餘日，堅壁不戰。（下所引見舊五代史卷十大謝彥章傳）

胡柳陂之戰：梁將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謂可以立柵，旋晉軍已置柵於其上。瓌因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又屢欲戰而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強寇壓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因此瓌益疑之，密譖於梁主，並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因享士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皆騎將之良者」等，然後以彼等謀反上報。

十二月一日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聞彥章死，大喜，以為梁將帥自相魚肉，即將滅亡；而賀瓌又以殘虐，失士卒心，若引軍直指大梁，瓌必出戰，如此必可克之。於是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諫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是月十九日，晉王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二十一日毀營而進，衆號十萬。梁將賀瓌聞晉王西進，亦棄營躡之。晉王徵魏博壯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因此所至營柵立成。二十三日晉軍至胡柳陂（在今山東省濮縣西南），二十四日旦，梁軍亦自後追來。周德威又建議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動，德威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

，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晉王又不聽，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尙復何待？公何怯也！」遂顧謂李存審曰：「敕輜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乃引幽州兵隨之。於是賀瓌結陣而至，橫亘數十里。晉王即率銀槍都陷其陣，衝盪擊斬，往返十餘里。梁將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濮陽。而晉輜重在陣西，望見梁旗幟而驚潰；潰兵竄入幽州陣，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緘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同行亦死。由是晉軍無復部伍，梁軍四集，氣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集散兵，至日中軍乃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等，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晉兵遂奪得之。日向晡（將暮），賀瓌陣於山西，晉軍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再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銀槍大將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晉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於是嗣昭建及等率騎兵大呼陷陣，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鄉令胡裝各率壯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助勢。由是梁兵自相踐踏，棄甲山積，亡者幾三萬人。

然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達三分之二，皆不能振。晉王以損失周德威父子，異常悲痛，特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

使光輔爲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則於亂戰中相失，見晉軍橈敗，不知晉王去向，謬聞王已北渡，於是亦乘冰北渡，將趣相州。二十五日晉王攻克濮陽，李嗣源乃復見王於濮陽。晉王不悅曰：「公以爲吾死耶？渡河安之？」嗣源謝罪。晉王以李從珂有戰功，未予深究，自此待嗣源稍薄。（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七〇後梁紀五）

周德威之死，晉如失長城，故晉王之此役，爲其用兵以來最嚴重而鉅大之挫折也。

德勝地區之爭奪：貞明五年（西元九一九）正月，晉將李存審於德勝（今河南清豐縣西南清豐縣在河北）南北築兩城守之。晉王回魏州，以存審代周德威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以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三月，晉王又自領盧龍節度使，以宦者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以中門副使郭崇韜爲中門使專典機密。崇韜能治劇，倜儻有智略，臨事敢決，深得晉王寵信。

四月，梁將賀瓌以晉軍據德勝南城，對其威脅甚大。乃率軍進攻，百道俱進。以竹管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城上短牆謂之睥睨）如城狀，橫於河之中流以斷晉之救兵。晉王自引兵往救，陣於北岸，不能進，乃遣善游者入南城，知守軍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募勇士能破艨艟者，帳前銀槍大將李建及選效節敢死士三百人，被鎧操斧乘船而進，冒流矢入艨艟間斷其竹管，又以木甖載薪添油燃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進攻。梁軍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被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渡。賀瓌不得已，解圍退屯行臺村（今山東省濮縣北）。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

七月，晉王歸晉。八月一日，梁宣義節度使賀瓌卒，梁主以開封府尹王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渡河掩擊澶魏，至頓丘（今河南省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遇晉兵而還，乃據德勝上游十八里之楊村，夾河築壘，

運洛陽竹木架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將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造浮橋於德勝，以利策應河南之作戰。

十月，晉王返魏州，發徒數萬擴建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是役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橫衝兵馬使劉知遠（皆沙陀人），皆在河壖（河邊之地）力戰卻敵。

梁泰寧（治兗州今山東省滋陽縣）節度使張萬進於貞明四年八月降晉，梁遣亳州團練使劉鄩將兵討之；至是經年，城中危窘，萬進遣將乞師於晉，晉王以方與梁人戰河上，無力救援，未許。兗州遂爲鄩所破。梁主以鄩爲泰寧節度使同平章事。

十一月二十七日，梁將王瓚引兵至戚城（在德勝西）與李嗣源戰不利，乃於距楊村五十里之河曲處潘張村築壘貯糧，以利補給。十二月初，晉王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擊梁方運餉者，還中敵伏，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幸李紹榮赴救得出。同月五日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勇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楊村北城，失亡萬計。晉因乘勝進拔濮陽。

是月梁主以王瓚拒晉無功，召還，而以天平（今山東東平縣）節度使戴思遠代之爲北面招討使，以拒晉軍。

晉梁兩軍自貞明三年十二月，晉軍攻陷楊劉起，至貞明五年底止，在河上之爭奪戰，已進行兩年。在此兩年中，雙方不斷接戰，互有勝負。晉軍雖一度深入胡柳陂，並控制河南岸之楊劉及德勝數橋頭堡，但未取得決定性之勝利。由於黃河之阻礙，使雙方行動大受限制，而陷於持久消耗戰之狀態。

四、晉救同州之戰

梁貞明六年（西元九二〇）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朱友謙以兵襲取同州，節度使程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子令德爲忠武（治同州今陝西省大荔縣）留後，表求節鉞。梁王怒而不許。轉恐友謙怨望，乃令其自兼之。及令下，友謙已請得節鉞於晉王。六月，梁主以友謙反側，遣泰寧節度使劉鄩爲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治今陝西省耀縣）節度使溫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閏月圍之，朱友謙求救於晉。是時晉梁兩軍正在德勝對戰，勝負未決，故晉王亦深恐同州惡化，可能影響河東安全。乃於七月間，抽調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與慈州刺史李存質等軍往救。九月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渡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輒窮追不止。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於河中軍中，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兵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下所引見舊五代史卷四十五朱友謙傳）

河中因屬梁久，將士皆持兩端。又以諸軍大集，芻粟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今方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也？」諸子乃已。（見舊五代史卷四十五朱友謙傳）

晉軍屯於朝邑，分兵攻華州毀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見梁軍不出，乃進迫其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在華州東羅文渠上）。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在今大荔縣南接朝邑界）鄩等遂乘夜宵遁。晉軍追至渭水又破之，殺擄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略地至下邽（在今陝西渭南縣東北五十里）謁唐帝陵，哭之而還。（見舊五代史卷五十六李存審傳）

五、平鎮州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五九）

戰爭之起因：鎮州（今河北省正定縣）趙王鎔晚年好佛，建館於西山，受符煉丹。又自恃累世鎮成德，得趙人心，生長富貴，雍容自逸，治府第園沼，極一時之盛，多事嬉遊，不親政事，恆數月不歸，政事悉爲左右與宦

者所把持。且陪遊之將士常不下萬人，往來供頓，軍民皆苦之。宦者李弘規諫之，不聽。十二月弘規乃因士卒暴露已久思歸之情，使內牙都將蘇漢衡帥親軍殺另一得幸宦者石希蒙脅王歸府。王怒且懼。歸後於當夜遣其子昭祚與防城使王德明將兵圍殺弘規及行軍司馬李藹、蘇漢衡及其族，連坐者數十家，窮治黨與。於是親軍大恐！

趙王既殺李弘規及李藹，委政於其子昭祚，而昭祚性驕慢，得權後又族殺素附弘規者。弘規部五百人恐懼欲逃。趙王亦忿親軍之殺石希蒙，故賜給軍時，獨親軍不時與，親軍益懼。王德明素懷異志，遂於翌年（龍德元年西元九二一）二月，乘親軍之家懼而激之曰：「王命我盡阬爾曹，吾念爾曹無罪併命，欲從王命則不忍；不然，又獲罪於王，奈何！」衆皆感泣，是夕親軍卽踰城入王府，殺王焚其府，詣德明第請爲留後。德明乃復姓名爲張文禮（原爲劉仁恭牙將，與仁恭子守滄州作亂，奔趙，趙王養以爲子更名德明），盡滅王氏之族，獨留昭祚之妻普寧公主（梁主朱全忠女）以自託於梁。（見舊五代史卷六十二張文禮傳）

張文禮奪位後，是年三月遣使告亂於晉王，奉牋勸進，並請求節鉞。晉王正飮酒作樂，聞之投盃悲泣，欲率兵討之。僚佐以爲晉正與梁作戰，不宜更樹敵於肘腋，宜從其請以安之。晉王不得已，乃於四月授文禮爲成德留後。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乃於七月復遣使託盧文進（係晉將叛降契丹者）求援於契丹；並遣間使稱臣於梁，謂王氏爲亂兵所殺，公主無恙；已北召契丹，請發精甲萬人，北上相助，則晉軍在河上者必逃遁而還。梁主召臣屬議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但趙張等（租庸使趙巖及德妃兄弟數人）以爲強晉近在河上，應盡吾力以拒之，不可分兵；且張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梁何利？梁主乃止。（見舊五代史卷十八敬翔傳）

晉人厭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通契丹及大梁之臘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益慚懼。文禮又疑忌趙王故將，多所誅戮。前成德都指揮使符習率鎮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作戰，文禮恐其爲害於己，請召還，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符習見晉王涕泣請留，晉王知習不忘故主，乃於八月間，以習爲成德留後，將其鎮兵以討文禮，而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建瑭將兵助之。

平鎮定叛亂經過：符習受命後即由魏州率軍北上，閻寶等亦自邢洺而北。是年八月十一日拔趙州。時張文禮正患腹疽，聞晉兵來伐，驚懼而卒。其子處瑾密不發喪，與其黨備戰拒守。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而建瑭中流矢卒。

十月，晉王恐鎮州戰事久延不決，欲分兵自往攻之。梁將戴思遠聞之，謀悉發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十月七日，命李嗣源伏兵戚城（在今河北省濮陽縣北），李存審屯德勝，晉王嚴中軍以待，而先以騎兵誘之，僞示羸怯。梁兵悉出競進，俟其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退走楊村，士兵被殺及溺斃者達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易定節度使王處直，以易定與鎮定脣齒相關，恐鎮定亡後，易定陷於孤立，力諫晉王罷兵免討。晉王答以文禮殺君，義不可赦，又潛引梁兵，恐於易定亦不利。處直患之，以新州（今察哈爾涿鹿縣）地鄰契丹，乃潛遣人使其庶子新州團練使王郁召契丹兵犯塞，圖解鎮州之圍（郁爲處直庶子，原因無寵而奔晉，李克用以女妻之，累官至現職）其將佐諫之，不聽。郁素疾處直養子節度副大使王都冒繼其宗，（王都原姓名劉雲郎，妖人李應之以都有貴相，使處直養之爲子，諸子皆幼乃以都爲嗣）乃邀處直求爲嗣。處直許之。軍府之人，皆不欲召契丹，都亦慮郁奪其

位，乃以兵囚處直，並盡殺其子孫及在中山（定州）將佐之爲處直心腹者，自爲留後，一面具狀白晉王，晉王因以都代處直。

十一月，晉王以鎭定皆亂，河北震動，乃使李存審、李嗣源守德勝，自將兵北上攻鎭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及幕僚齊儉謁晉王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其將韓正時將千騎突圍趣定州求援，晉兵追至行唐（在鎭州北五十五里）擒斬之。

契丹應盧文進之請，舉兵南下，其述律后諫之，不聽。十二月二十日開始攻幽州。李紹宏據城自守。契丹乃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遂進攻定州。王都告急於晉，晉王自鎭州將親軍五千北上救之；同時遣精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在定州西北二百里今易縣西南）以拒之。

龍德二年（西元九二二）正月十三日，晉王至新城（今正定新樂間）南，偵知契丹先鋒宿新樂（河北省今縣）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逃亡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以爲虜傾國而來，衆寡不敵，又聞梁軍內侵，宜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疑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郁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眞救鎭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茍挫其前鋒，必遁走無疑。」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意乃決，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今縣）。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今縣）。

正月十七日，晉王引兵趨望都，契丹迎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爲奚酋禿餒五千騎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

四，自午至中不解。李嗣昭引三百騎側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多死於途中，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至幽州。晉代州刺史李嗣肱，乘機將兵克復嬀儒武等州（今察哈爾懷來、延慶、宣化縣）因授山北都團練使。（上所引見舊五代史郭崇韜、李嗣昭傳）

魏州方面自晉王帥軍北上後，晉將李存審、李嗣源二人因兵少恐梁軍來攻，乃分軍屯澶州（治頓丘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以備之。是年一月，梁將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備。思遠軍至魏店（魏州東），嗣源遣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渡洹水拔成安（今縣）大掠而還。遂將兵五萬轉攻德勝北城，重塹複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危急，二月，自幽州疾馳南下，五日而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鎭州，決滹沱水環之，內外隔絕，城中食盡。三月二十六日（通鑑載爲二月丙午，查二月無丙午似爲三月丙午），城中遣五百人出外求食，閻寶縱其外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繼至，寶軍未集，鎭人遂破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鎭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李嗣昭爲北面招討使，以代閻寶。

四月二十四日，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今河北省藁城縣西北），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鎭兵發矢中其腦，會日暮還營，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食者累日，即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治今綏遠省和林格爾縣）節度使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

五月六日，李存進至鎭州，營於東垣渡（今滹沱河渡口），夾滹沱水爲壘。九月一日，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

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襲之，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兩不相遇。鎮兵至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鬬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攻之，殺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歿。

晉王復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續攻鎮州。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鎮州城下，九月二十九日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縋以納晉兵，比明畢登，盡執張處瑾兄弟家屬及其黨，鎮州遂平。

晉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嗣以趙人之請，乃自兼之。以習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十二月，晉王以魏博觀察判官晉陽張憲兼鎮州觀察判官，權鎮州軍府事。

六、唐襲鄆州及梁軍反攻

戰前雙方情勢：鎮州戰役，自龍德元年（西元九二一）八月起至翌年九月始告結束。其間晉方四易主將，閻寶（龍德二年四月慙憤疽發背而死）、史建瑭、李嗣昭、李存進等均於此役戰死。晉王且北上作戰達四個月之久，因此影響魏州方面之作戰至鉅。玆將梁將王彥章反攻前雙方情勢演變及行動摘述如下。

一、梁反攻澶西相南各地：龍德二年八月，晉平定鎮州戰役，尚未結束，梁莊宅使段凝與步兵都指揮張朗，乘機引兵渡河襲晉之衞州（今河南省汲縣）拔之，執刺史李存儒。梁將戴思遠又與凝攻陷琪門、共城（今河南省輝縣）、新鄉（今縣）等地。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方損失軍儲達三分之一，梁軍因而復振。

二、潞州降梁：龍德二年四月，晉北面招討使李嗣昭在鎮州因傷而死，晉王命其諸子護喪歸晉陽。其子繼能不受命，帥其父之牙兵數千擁喪歸潞州。長子繼儔為澤州刺史，當襲爵，次子繼韜囚之別室，詐令士卒刼己為留後：

晉王不得已，以爲安義（昭義改）留後。同光元年（西元九二三年）三月，晉王因準備卽皇帝位，召潞州監軍張居翰、節度使判官任圜赴魏州。繼韜自爲留後，頗不自安，幕僚魏琢、牙將申蒙及其弟繼遠等復從而間之，謂晉朝無人，終將爲梁所併，勸繼韜降梁。及二人被召，其情益急，乃以二子爲質遣使降梁。梁主大喜，以繼韜爲匡義（安義改）節度使同平章事。潞州舊將裴灼戍澤州，憤繼韜之所爲，泣諭其衆曰：「余事故使（嗣昭）踰二紀（四年），見其分財享士，志滅仇讎，不幸捐館（死之謂），柩猶未葬，而郎君遽背君親，吾寧死不能從也。」遂據州自守。梁主遣驍將董璋爲澤州刺史將兵攻之，至是年八月乃克。

三、晉王稱帝國號唐：梁龍德元年（西元九二一）正月，蜀主吳主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開平元年，蜀主王建遺克用書。王建唐官太師），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唐昭宗乾寧二年事，見上卷）。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愼勿效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敢聞也。」因泣。旣而將佐及藩鎭勸進不已，乃令有司爲之備。會是時魏州僧傳眞獻唐傳國璽（黃巢破長安時，僧傳眞得之，藏之已四十年）於行臺（晉王設行臺於魏州），將佐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卽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汛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爲王立

萬世之基耳。」晉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按晉之所以效忠於唐，歷久而不變者，張承業與有力焉。龍德二年十一月，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晉王聞其喪，不食者累日，命河東留守判官何瓚知河東軍府事。

（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卷二百七十一後梁紀六）

翌年（梁龍德三年，後唐同光元年，西元九二三）二月，晉王遂下敎置百官；於河東、魏博、易定、鎭冀四鎭判官中，選前朝士族欲以爲相，乃以義武節度判官豆盧革、河東觀察判官盧程爲行臺左右丞相，以河東節度判官盧質爲禮部尚書。三月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四月二十五日遂卽皇帝位，是爲莊宗，國號大唐，改年同光（晉奉唐天祐年號，至此始改元），尊母晉國太夫人曹氏爲皇太后，嫡母秦國夫人劉氏爲皇太妃，以豆盧革爲門下侍郎，盧程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爲樞密使，盧質、馮道爲翰林學士，以權知鎭州軍府事張憲爲工部侍郎租庸使，以義武掌書記李德林爲御史中丞，以權知幽州軍府事李紹宏爲宣徽使。張居翰和謹畏事，軍國機密皆郭崇韜掌之。

又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於太原府建西京，以鎭州爲眞定府建北都。以魏博節度判官王正言爲禮部尚書行興唐尹，太原馬步都虞候孟知祥爲太原尹充兩京副留守，潞州觀察判官任圜爲工部尚書兼正定尹充北京副留守，皇子繼岌爲北都留守、興聖宮使、判六軍諸衞事。時唐共有十三節度使五十州。卽天雄、成德、義武、橫海、盧龍、大同、振武、雁門、河東、護國、晉絳、安國、昭義等節度區；魏、博、貝、澶、相、衞、洺、磁、鎭、冀、深、趙、易、祁、定、滄、景、德、瀛、莫、幽、涿、檀、薊、順、營、平、蔚、朔、雲、應、新、嬀、儒、武、忻、代、

嵐、石、憲、麟、府、幷、汾、慈、隰、澤、潞、沁、遼等州，而潞、澤已附於梁，實有四十八州也。

由上所述，可見鎮州戰後，後唐各方戰略形勢均趨不利。後梁則因獲得補給機會，漸由被動轉爲主動，聲勢爲之一振！是時晉王李存勗雖稱尊號於魏州，並未能扭轉其頹勢。而且影響一般人心，轉認梁固未可輕取。

襲取鄆州：當後唐國情正在逆轉之際，適梁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將盧順密來附。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至是順密言於唐主「鄆州守兵不滿千人，巡檢使劉遂嚴、都指揮使燕顒，皆失衆心，可襲而取也。」樞密使郭崇韜以爲懸軍遠襲，萬一不利，將虛棄數千人，不可從。唐主密召李嗣源謀之曰：「梁人志在呑潞澤，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戰時，有先渡河北去之失，常欲立功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唐主悅。乃於是年閏四月二十八日，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及至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其驍將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因乘夜渡河，至城下，鄆人無知者。李從珂首先登城，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遂進攻牙城，城中大亂。二十九日旦，嗣源兵盡入拔牙城，守將劉遂嚴、燕顒奔大梁。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簹判官趙鳳送與唐。唐主大喜，卽以嗣源爲天平節度使。

梁反攻德勝：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宣化留後（治河南鄧縣），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鞾中入見梁主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爲北面招討使，以仍段

凝爲副。（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唐帝李存勗聞梁易將，乃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殷唐主幼時之侍兒。不善擇將，故有後失）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激憤之氣，必來唐突，宜謹慎備之。」又遣使告吳，告其已克鄆州，請同擊梁。吳未應。（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梁主召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出，兩日馳抵滑州。五月十八日置酒大會諸將，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韛炭，乘流而下。宴會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保密之至），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會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梁舟兵舉鍱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彥章則引兵急擊南城，陷之。適符三日之期。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續攻拔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均在德勝附近之村落）皆拔之，聲勢大振！（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梁反攻楊劉：唐帝李存勗以德勝南城失守，恐楊劉有失，急命宦者焦彥賓趕往，與鎮使李周固守。又命朱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爲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將儲德勝之芻糧薪炭徙於澶州，損耗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鬪，飛矢雨集，或全舟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傷亡殆半。

五月二十六日，王彥章與段凝以十萬之衆進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與士卒同甘苦，悉力拒守，始轉險爲安。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唐帝自將救之。六月二日至楊劉，梁軍塹壘重重，嚴不可入。唐帝患之，問計於樞密使郭崇韜，崇韜對曰：「今

彥章以據守津要，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東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援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因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朝不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胡人原爲太原軍卒有罪奔梁）密請降於嗣源。嗣源遣范延光送臘書詣唐帝，請築壘馬家口（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以通鄆州之路。唐帝遣崇韜將萬人夜趣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仍於楊劉與彥章晝夜苦戰，以牽制之。

凡六日新城築畢，王彥章聞之，將數萬人馳至。六月十五日急攻新城，並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新城板築僅畢，勢尤卑下，沙土疏惡，尚無樓櫓與守備。崇韜親率士卒，四面拒戰，一面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陣於新城西岸，城中望見，勇氣倍增。梁軍斷紲斂艦。帝艤舟將渡。彥章乃解圍退保鄒家口（今山東省聊城縣西南）。自此鄆州之連絡復通。（上所引見資治通鑑二百七十二唐紀一）

七月五日，唐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棄鄒家口，復趨楊劉。十二日唐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驛（今河北省濮陽東南七十里）。段凝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河，驚駭失色，面數彥章，怨其深入。十六日唐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栰焚其連艦，梁人益恐。王彥章等聞唐帝已至鄒家口，乃於是月十七日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擊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死亡七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鍋幕，動以千計。然楊劉比至圍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

王彥章疾佞臣趙巖、張漢倫等專政，及爲招討使時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寧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

與彥章動相違戾，百方阻撓，惟恐其有功，潛伺過失，以告梁帝。每奏捷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帝信讒猶恐彥章且夕成功難制，將其徵還大梁，而以段凝代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敬翔等苦諫，不聽。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語見舊五代史卷二十一）

七、唐迂道滅梁（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一）

滅梁前概況：段凝代王彥章後，唐帝於八月三日自楊劉還興唐。同時，梁帝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製造泛濫），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

八月十七日，段凝以魏州正面河水汎濫，唐兵已無法超越，乃將全軍五萬人營於王村，自高陵津（即盧津關，在今山東省觀城縣東南與濮縣分界處）渡河，飄掠澶州各縣至於頓丘（今清豐縣西南）。梁帝並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他兵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張漢倫弟）監其軍。十九日唐帝引兵屯朝城後城（今縣），段凝亦進兵至臨河之南（澶州西六十里）相對峙。

八月二十七日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率兵百餘奔唐，唐帝解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屏人問以梁事，延孝對曰：「梁朝地不爲狹，兵不爲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主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貨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合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今山西榆社縣西二十五里）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

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唐帝聞之大悅，因康延孝之言，遂啓唐帝迂道滅梁之念。（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作戰方略及準備：唐軍自德勝失利，喪芻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供軍，民多流亡；租稅益少，倉廩之積，可支半載。澤潞未復，而盧文進、王郁等又屢引契丹過瀛涿以南刼掠，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爲寇。同時又聞梁人將大擧數道入寇（卽康延孝之言）。唐帝深以爲憂，乃召諸將謀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爲鄆州城門之外，皆爲梁境，孤遠難守，有不如無，請以易衞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爲界，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擧。唐帝不悅曰：「如此吾無葬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櫛沐，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雪國家之仇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衆散，雖劃河爲境，誰爲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爲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奸人動搖，變生於內耳。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旣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唐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大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唐主不聽。

是時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迎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鎭（今東平縣附近），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今山東省汶上縣）。唐帝聞之大喜，以爲足壯士氣。

唐帝李存勗既已決定迂道襲梁，乃於同光元年九月廿七日，命將士悉遣其家屬自朝城歸興唐（魏州）。十月一日，又遣魏國夫人劉氏及皇子繼岌歸興唐，並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一面乃命宰相豆盧革、宣徽使李紹宏、租庸使張憲、興唐尹王正言等同守魏州，決自引軍渡河襲梁。

襲梁作戰經過：同光元年十月二日，唐帝李存勗親率大軍自楊劉濟河，三日至鄆州。乃以李嗣源爲先鋒，中夜進軍踰汶河。四日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中無守備，突圍而出，爲唐軍追破；彥章率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追擒之，並擒其都監張漢傑；曹州刺史李知節等斬首數千級。唐帝愛彥章之才，勸其降服，彥章不從，後殺之途中。（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唐帝克中都後，以王彥章雖已就擒，而段凝所將梁軍主力猶在河上，乃召諸將議進退之計，宜何而可？諸將以爲傳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鎭兵皆在段凝麾下，各鎭均爲空城，若先廣地東至於海，然後伺機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則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即使有人走告，疑行之間，尙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於決河，須於白馬南渡，數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陣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唐帝從之。令下，諸將皆踴躍願行。是夕嗣源即帥前軍倍道趣大梁。

唐帝於十月五日由中都出發，七日至曹州（今山東省荷澤縣），梁守將迎降。

王彥章敗，卒有先至大梁告以王彥章就擒，唐軍長驅直至大梁者。梁帝恐慌萬狀，聚族痛哭；召羣臣問策，皆莫能對。經梁帝詰問，有勸梁帝幸洛陽收集諸軍拒唐者，有請幸段凝軍還救者，有謂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轉敗爲勝者

，有請集城中控鶴軍數千人出城應戰者，有勸梁帝不可下建國樓，謂一旦下樓則人心不保者，亦有請携帶傳國寶詐降者，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即宰相敬翔亦以爲時勢至此，已挽救無術，與梁帝相向慟哭。梁帝以情勢已迫，乃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還救，以期萬一。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限水不能進。（梁用泛濫戰術，見前，時段凝軍在水北。）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帝不從：而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爲守。時梁帝又疑其諸兄弟將乘危謀亂，乃盡殺之，然後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賞、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此時梁室官員見大勢已去，多懷異志，甚至梁帝寢內之傳國寶亦已爲左右竊去迎唐軍矣。梁帝見事已至此，乃於是月初八日與其控鶴指揮使皇甫麟自殺於建國樓。未幾，唐帝入大梁，敬翔亦自殺。（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初九日旦，李嗣源軍進至大梁，攻封丘門（大梁城北面二門，封丘門在西，酸棗門在東），開封尹王瓚本係奉命率市人守備者，至此即開門出降。嗣源入城安撫軍民。是日唐帝自梁門（大梁城西面北來第一門）入，梁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嗣源迎賀，唐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十月十日梁百官待罪於朝堂，唐帝宣敕赦之。梁北面招討使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軍排陳使杜晏球爲前鋒，晏球至封丘門先降；十二日凝將其衆五萬人至封丘，亦解甲請降，並率諸大將詣闕待罪。唐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至此經朱全忠一生鈎心鬬角所建立之基業，乃告滅亡。計梁共歷二帝，凡十五年。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二）

後唐之政情：唐滅梁後，除貶黜曾受唐恩而仕梁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等十一員，族誅梁佞臣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融（即所謂趙張）朱珪等七員。以梁宰相敬翔（敬翔先自縊死）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室，並與趙巖等族誅，其餘將士一概不問。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唐帝皆慰釋之。嗣又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賀。其中最受寵賜者，爲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全義（即張宗奭）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二人，唐帝命皇太子繼岌等以兄事之。

唐帝以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又加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於是崇韜權兼內外；行臺左丞相豆盧革受成而已。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皇子繼岌爲東京留守同平章事。

楚王殷聞唐滅梁，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梁之洪鄂都統印，上本道將士籍。荊南節度使高季昌聞唐滅梁，避唐之廟諱更名爲季興，並親入朝。唐帝遣使以滅梁事告吳蜀二國，二國皆懼。惟吳臣嚴可求，以爲唐帝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應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

宋州節度使袁象賢、滑州留後李紹欽（即段凝）、匡國（今山西省大荔縣）節度使溫韜等，均因賂伶人景進，納貨宮掖，得寵或升遷。唐帝幼善音律，時或粉墨登場與優人共戲，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太后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反有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最蠹政害人者，莫如景進，進好採報閭里細事，上因委以耳目，每奏事輒屏左右，施讒干政，將相大臣皆懼之。

是年十一月，唐帝採張全義言，擬遷都洛陽，並祀南郊。復以梁東京開封府爲宣武軍；汴州，梁之宋州宣武軍，更名爲歸德軍。以梁永平軍大安府（長安）復爲西京京兆府。其餘藩鎮皆復舊名。復唐律令。議者以爲郭崇韜勳

臣爲相，不知朝廷典故，乃以尙書左丞趙光徹爲中書侍郎，與禮部侍郎韋說並同平章事。十二月唐帝抵洛陽，改以汴州宮苑爲行宮。

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正月，帝敕內官不應居外，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並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帝左右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給贍優厚，委以爲心腹。內諸司使天祐以來，率以士人爲之，至是復用宦官，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藩鎭皆憤怒。

帝復採宦官之勸，分天下財物爲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鎭供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與賜。於是外府常虛，而內府山積。是年二月，劉夫人立爲皇后，又專務蓄財，四方供獻皆分爲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因之寶貨充溢，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誥，皇后敎與制敕交行於藩鎭，藩鎭奉之如一，婦言王言無別，自古亂政未有如此者。

是年四月，安義（治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牙將爲亂（註），逐節度副使李繼珂，自立爲留後。詔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爲招討使，率武寧節度使李紹榮，帳前都指揮使張廷蘊等討之。六月始平。潞州城池高深，唐帝命夷之，並因以詔天下州鎭，無得修城藩隍，悉毀防城之具。是月以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代李存審爲蕃漢內外馬步總管（存審五月卒於幽州）。

契丹入寇：是年五月，契丹入寇，詔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渡河而北。契丹進屯幽州東南，城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爲所掠。十一月命李嗣源將宿衞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三年二

月以李紹斌爲盧龍節度使。同時李嗣源敗契丹於涿州，契丹北遁。

吳、吳越、蜀、岐方面之政情：吳主時爲楊溥（行密第四子），丞相徐溫仍專軍政。是年多，後唐以滅梁來告，徐溫懼之。門下侍郎嚴可求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遂不受唐詔命。唐以敵國禮處之，翌年遂入貢。

岐王李茂貞聞後唐滅梁，是年多致書以賀之。但自以與李克用並列爲唐藩鎮，故以季父自居，而辭禮甚倨。及聞唐都于洛，乃懼而稱臣。唐主優禮之，稱岐王而不名。茂貞尋卒，子繼曮嗣，遂屬唐。

割據荊南之高季昌（爲梁荊南節度使，封渤海王），既更名季興，欲自入朝。其謀主梁震諫曰：「唐有吞天下之志。嚴兵守險，猶恐不自保，況數千里入朝乎？且公朱氏舊將，安知彼不以仇敵相遇乎？」季興不從，遂入朝；至洛陽，唐主待之甚厚，尋以禮遣還。季昌恐唐追悔，乃倍道而歸，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季昌過襄州，梁故節度使孔勍留宴，季昌中夜斬關而去。至江陵握梁震手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又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我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唐主以將對蜀用兵，乃加季興兼中書令、改封南平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一）

吳越王錢鏐於梁龍德三年（西元九二三），受梁册命爲吳越王。鏐始建國，表疏稱吳越國。梁亡之次年，乃復修職貢於唐，唐因梁官爵以命之。

漢主劉巖（貞明三年、西元九一七年稱帝，國號大越，翌年改國號曰漢）在廣州，聞唐滅梁而懼，遣使入貢，

且覘強弱。使還，言唐主驕淫無政，不足畏。巖始大悅，遂不復通中國。

閩王王審知，聞唐滅梁，遣使入貢。楚王馬殷於梁亡之後，即降於唐，遣使入貢。惟蜀王王衍（建子），距境以拒唐，唐遂先伐之。

註：資治通鑑卷二七三後唐紀二載：「初，安義牙將楊立，有寵於李繼韜。繼韜誅，常邑邑思亂。會發安義兵三千戍涿州，立謂其衆曰：『前此潞兵，未嘗戍邊，今朝廷驅我輩投之絕塞，蓋不欲置之潞州耳。與其暴骨沙場，不若據城自守。事成富貴，不成爲羣盜耳。』因聚謀攻子城東門，焚掠市肆。節度副使李繼珂、監軍張弘祚棄城走。立自稱留後，遣將士表求旌節。」後唐莊宗遂下詔討之。

第五節　申　論

晉滅梁戰役自梁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年）四月晉軍入據魏州開始，至唐同光元年（西元九二三年）十月晉軍進入大梁爲止，前後歷時九年有半，雙方接戰達數百次，其激烈程度亦非以前各戰役所能比擬。最後終於因晉方採取大迂迴奇襲戰略而告結束。玆就本戰役特點、政略、戰略、戰術運用及雙方領導人物各項申論如下。

本戰役特點：本戰役之特點有二：其一爲典型之河川戰，本戰役雙方相持數年，其主力戰鬭始終在大河沿岸從事城壘之爭奪，亦可說是古代中之水陸兩棲聯合作戰。此一特點使晉軍大騎兵部隊之機動力無由發揮。其二爲純武力戰，雙方集中全力於沿河城堡之攻防，死打硬拚，不知戰略戰術之巧妙運用，更不知運用武力戰以外之手段爭取勝利，致戰爭時間延長達十年之久。

戰略方面：本戰役晉梁雙方均祇注意單純之武力決鬭，在政略上爭取聯盟之作戰，常被忽視。如在梁朝方面：晉自滅燕後與契丹接壞，雙方衝突甚多，而此時之契丹已相當強大，素有遠交近攻志，時時均在伺機南下，此種情勢，梁方不知加以運用。甚且如鎮州張文禮之變，曾堅守鎮州與晉苦戰達一年之久，數度求援於契丹及梁，契丹尚知乘機南下，而梁則不加理會，甚至不知乘晉軍分兵北上之際致力反攻。在晉方亦然：如李存勗雖曾數次請吳出兵共同擊梁，但僅致書邀請而已，並未盡到大力爭取之能事，故吳雖一度出兵，亦未認眞作戰。及梁帝聽信讒言，外情不明，前方則將帥不和，後方則地方與中央多所矛盾，晉對之或茫無所知，或熟視無睹。當梁兗州之泰寧節度使張萬進叛梁投晉時，梁以大將劉鄩討之，相持年餘，萬進曾數度向晉求援，李存勗始終未設法加以支持，致歸於消滅。兗州（今山東滋陽縣）位於鄆州（今山東東平縣）東南百餘里，如能予以支援使爲運用，其對梁之威脅並不下於鄆州。晉梁雙方在長期對戰中，既不能在政略上主動創導有利之形勢，而對自然產生之有利機會，反使交臂失之，至關於其他謀略、心理等政治作戰手段，則更無論矣。

戰略戰術方面：本戰役僵持數年，雙方祇知正面相持，死打硬拚，戰略上既無遠見，戰術上亦無作爲。自梁方言，晉方固有連吳或誘起內變以開闢第二戰場之可能。自晉方言，李存勗傾巢而出，遠離河東而久戰於魏博地區，梁方除可連結契丹夾擊晉軍外，如能以有力部隊由晉南進攻太原，稍加堅持，則河北之晉軍必不戰自退。貞明二年二月間，梁軍雖一度經由陰地關進攻太原，但稍戰卽退，未生效果，可見梁方對此方面作戰之戰略意義毫無認識也。

劉鄩軍自黃澤嶺之奇襲河東，表面視之似爲一巧妙之行動，其實細究當時狀況殊爲荒唐。第一，劉鄩與晉軍在

魏州相持，尙未決戰，劉悉衆而去，絕難久保秘密。第二，鄩不知留置部隊以積極行動掩護企圖，反以草人僞裝城上，更是自欺欺人。第三，以數萬大軍橫斷太行天險遠襲太原，欲求秘密實爲不可想像之事；觀周德威遠在幽州，已獲悉劉鄩之行動卽可證明。總之，此種戰略奇襲，爲一異想天開之行動，不但甚少成功之可能，且有全軍覆沒之危險。

契丹進攻幽州之戰，晉軍自李存審以下猛將強兵多北調作戰，自貞明三年四月至九、十月間，達半年之久。鎭州張文禮之變，晉軍亦多北調苦戰經年，凡此均爲梁軍戰略反攻之大好機會，但梁軍在此期間竟株守河南，毫無作爲，使晉軍安渡兩面作戰之難關，取得各個擊破之機會。

晉軍經楊劉鄆州採大迂迴戰略直趨大梁一戰成功，固爲一偉大之戰略行動，而此項行動之基礎，在客觀因素上極有成功之可能，固不待言；但細研晉王決策時之情景，究爲孤注一擲冒險之舉，將生死存亡，置於此一機際之間，設非梁朝主闇臣奸，措施混亂，則晉之此一奇襲成功之機會並不多。

至於晉王李存勗所以決然冒此大險，賭國運以作孤注一擲者，一則因李存勗天生具有「賭徒」之精神，一則因當前形勢之壓迫有以致之。當時晉方在河北之形勢，已日趨不利，因梁方之決河自固，晉方已無法由正面進攻，戰爭於短期內無結束之望，而軍需之補給日艱，梁軍又不斷威脅澶西各地；契丹之南侵則逐次深入，在在均有促使晉軍趨於瓦解之可能，故李存勗不得不痛下決心孤注一擲。李存勗對郭崇韜所說：「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正可表示其賭徒性；其與家人訣別時所說：「事之成敗在此一舉，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則足以顯示其不得不冒大險之苦衷。

雙方領導人物：晉梁雙方之領導人物，一般言之，晉方較梁方爲優，且內部亦較爲團結，此殆即晉勝梁敗之基本原因，茲擇述如下：

一、晉方：晉王李存勗年輕氣勝，極富於冒險精神，每戰身先士卒，勇猛敢鬭，是其優點，其對民心士氣之鼓舞，自極爲重大。惟其在戰鬭中，常以數十騎逸出偵察或對敵衝擊，不計利害，輕舉妄動，則非爲統帥者所應爲。李存勗缺乏政治知識，且以年輕血氣過於剛強，拙於統御，氣度狹小，驕傲自滿。如貞明二年二月梁兵三萬出陰地關襲晉陽，當時晉陽情勢危急，賴代北故將安金全率子弟冒死出擊，昭義將石君立趨赴救援，晉陽始轉危爲安，其功殊不可沒；但李存勗竟因非出己見，而不加獎賞。又如王彥章反攻時朱守殷不愼而失德勝，晉王李存勗竟因其爲舊役蒼頭而不加處分，凡此均不能爲人悅服。李存勗不但短於爲政待人，其軍事見地較周德威等爲遜，且無接受優良建議之雅量，胡柳陂之戰即係不能聽從周德威之意見所致，故雖能一鼓作氣擊滅大梁，但馬上得天下而不能馬上治天下，故轉瞬間即告滅亡。

晉方高級將領周德威、李存審、李嗣源等均爲騎將，勇敢善戰，且富於作戰歷練，頗有戰術修養，惟彼等純爲武夫，缺乏政治知識，無遠大之政略眼光，衝鋒陷陣則可，從政理民則遠爲不足。故周德威雖能以少克衆攻滅幽州，但無法加以治理，不能運用此廣土衆民所擁有之物力財力有助於河東之發展，反之且將劉仁恭之過去邊防政策盡行廢棄，無形中助長契丹之坐大，貽無窮之禍患。

晉方在政治上較有見識、有才能且公正廉潔忠勤負責之人物應推監軍張承業，張以唐室宦官而能得河東李克用父子信任者亦在此。李存勗遠離河東至魏博作戰將及十年，河東軍政由張承業負責處理，其政治經濟能安定發

展，後方人力財力對前方作戰能不斷補充供應，皆張承業之力。如周德威能有承業之見識才力，則幽州之政治情勢決不致於如此迅速惡化也。

二、梁方：梁末帝庸弱無能，深居宮庭，聽信讒言，不明外情，故臣敬翔、張全義等之意見，均不能見用；因此梁內部互相傾軋，地方藩鎮離心。其所任用對晉作戰之指揮官如劉鄩、賀瓌、謝彥章、王瓚，戴思遠、王彥章、段凝等，均無長才，其中劉鄩、王彥章兩人才力較優，劉鄩爲梁方故將，因運用不當及梁帝之急功促戰，致遭慘敗，此後卽未再大用。王彥章爲後起之秀，忠心赤膽，敢作敢爲，但因將帥不和爲朝中佞臣所讒，卒被廢棄。在以上各將領中，前有賀瓌、謝彥章之傾軋，後有王彥章、段凝之衝突，其對作戰之影響自不待言。

由以上所述，可見無論就雙方領袖之領導能力，將帥之指揮才能，以及有關團結合作等方面，梁方均非晉方之敵，故梁終爲晉所滅亡。

第五章　後唐平蜀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三）

本戰役起於唐莊宗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九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結束，唐全勝，蜀亡。

第一節　戰爭導因與戰前行動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西元九二三年）十一月，滅梁後，荊南節度使渤海王高季興入朝，唐主待之甚厚。曾從容問曰：「朕欲用兵於吳蜀二國，何先？」季興以蜀道險難取，乃對曰：「吳地薄民貧，克之無益。不如先伐蜀，蜀土富饒，又主荒民怨，伐必克之。克蜀之後，順流而下，取吳如反掌耳。」唐主以爲然。高季興所謂吳地薄民貧，固係歪曲事實，但所說蜀主荒民怨，卻係實情。蓋蜀主王衍（建子，建於貞明四年，西元九一八年卒，衍嗣立。）好酒色，樂遊戲，宦者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政，恣爲威虐。宰相王楷、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夏四月，唐主遣客省使李嚴使蜀；嚴盛稱唐主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巧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葆上言：宜選將練兵屯田戍邊，積糗糧治戰艦，以防唐之入侵。蜀主乃以光葆爲梓州（今四川省潼川縣）觀察使充武德留後。

是年五月，李嚴還唐。初嚴入蜀時，唐主令以馬市蜀宮中珍玩。惟蜀法禁錦綺珍奇入中國，粗惡者聽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唐主怒曰：「王衍寧免爲入草之人乎？」嚴因言：「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

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猒，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唐主自此有平蜀之意。

八月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爲招討使，率二十一軍屯洋州（陝西省今縣）以長直馬軍使林忠鍔爲昭武節度使戍利州（四川省廣元縣）以備唐。是月唐主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修好，九月至成都。是時蜀主又以前鎮江節度使（蜀置鎮江軍於夔州）張武爲峽路應援招討使。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選軍驍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騎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於他軍，以承休爲龍武軍馬步指揮使，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聘唐，又遣李彥稠東還。是時蜀以唐已修好，罷威武城戍（今甘肅省武山縣），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十二月又相繼罷武定（今陝西省洋縣）、武興（今陝西省略陽縣）招討劉潛等三十七軍，天雄軍（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招討王承騫等二十九軍，及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屯戍王承勳等七軍皆還成都。宦者王承休復以秦州多美婦人，自請爲天雄節度使，就采擇以獻之，蜀主遂以承休爲天雄軍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爲承休牙兵。又以前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爲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由是衆皆不平。（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二，後唐紀二）

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六月，唐主將伐蜀，詔天下括市戰馬。九月乃部署西征軍事如左：

一、以魏王繼岌爲西川四面行營都統。樞密使郭崇韜爲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將兵六萬伐蜀。

二、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令自取夔、忠、萬三州爲巡屬。

三、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

四、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

五、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揮使。

六、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

七、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

八、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

蜀方對唐之來伐，毫無所知，是時蜀主方惑於秦州多美女，又因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曾私通之，故銳意謀求北遊秦州，羣臣諫止，皆不聽，遂引兵數萬北行。

第二節　戰場地理概況及作戰方略

地理概況：自關中入蜀，重山峻嶺，地形複雜；其交通概況在本書第五卷第二章及第八卷第十章，已有詳細分析。本章僅略言其要者。按自關中至漢中方面有下列四途。

一、子午道　北口起西安南百里之子谷，由杜陵絕南山至洋縣東百六十里之午谷，長六百六十里，其間沿山而行，橋樑數百，爲子午、駱谷、斜谷要道中之最險者。

二、儻駱道　北起盩厔縣西南百二十里之駱谷關，南至洋縣北二十里之儻谷，谷長四百二十里，其間路曲八十里，有八十四盤，且有三嶺關之險。

三、褒斜谷　北起郿縣西南三十里之斜谷，南至褒城縣北十里之褒谷，長四百七十里，爲三國蜀丞相諸葛亮以流馬

運糧之路。

四、故道　亦名陽關大道，北起陳倉口（寶鷄）南之散關，南至沔陽西北之舊陽平關，路繞終南山西麓，多行陡陂上，斷崖處即續以木，故謂棧道，平時較爲易行，戰時多被阻塞。

由漢中方面入蜀之道有三：

一、米倉道　即由漢中西南四十里起，越米倉山至巴中，循山嶺而行路險而迂。

二、金牛道　北起沔縣，南至劍閣之大劍關口，中越最高峯朝天嶺，由嶺而西即可由劍閣趨緜陽、廣漢以達成都。由嶺而南則可自閬中趨潼川，以達成都。因閬中路迂遠，劍閣近捷，故劍閣一地最爲衝要。

三、陰平道　地居岷山之東摩天嶺北麓。由陰平（今甘肅文縣）而南，可經江油至緜陽，惟僅有樵獵可通。

唐滅蜀所採進軍路線，前一段係採故道，後一段係採金牛道，即由散關經鳳州、興州（今陝西略陽縣）、劍閣、緜、漢而逕趨成都。

唐作戰方略：唐滅蜀作戰方略，其進軍路線係由故道而入金牛，趨成都，逐步進攻，惟在戰略指導上則採下列奇襲行動：

一、以政治手段鬆懈蜀之戰備，並軟化及誘降其守將。

二、乘緒戰勝利蜀軍撤退之際，引軍急進，一舉擊滅之。

此兩項方略之運用，均獲成功。蜀方則被動應戰，無方略之可言。

第三節　作戰經過

唐滅蜀作戰最高指揮者，名義上係皇太子魏王繼岌主持，實際上則由樞密使郭崇韜負其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工部尙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同光三年九月十八日，唐大軍自洛陽出發西行。

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招撫使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至寶鷄（陝西省今縣），招討判官陳義畏難稱疾乞留，翰林學士李愚斬之，由是軍中肅然，無敢顧望者。

十月四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欲北遊秦州。五日至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武興（治今陝西省鳳縣）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爲羣臣同謀阻己，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北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以爲意。（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後唐紀二）

十八日李紹琛攻蜀威武城（今陝西省鳳縣北），指揮使唐景思、城防使周彥禋等降。唐軍得糧二十萬斛。紹琛縱敗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趨鳳州，李嚴飛書諭承捷降。都供軍轉運應接使竭鳳翔蓄積以饋軍，仍不足，軍心憂恐。郭崇韜入散關，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得復返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翰林學士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莫爲之用，宜乘其人心崩離，風馳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益信李愚之見，乃倍道而進。十九日蜀武興節度使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迎降。唐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

：「平蜀必矣！」仍命承捷爲武興節度使。（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後唐紀二）

是月二十日，蜀主至利州（今四川省廣元縣），見威武敗卒奔還，始信唐兵之至。於是其中書令判六軍諸衞事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當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軍深入！」蜀主從之，乃於二十一日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爲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度（在今四川省廣元縣北）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賜倍於它軍，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似在略陽西北），蜀興州（今陝西省略陽縣）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降；且請先治棧道，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二十二日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進據之。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二十六日成州（今甘肅成縣）刺史王承朴又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今陝西省寧強縣。三泉當金牛道之險，有百牢關）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唐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充裕。

蜀主聞隨駕指揮使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南走，斷桔柏津浮橋（在四川昭化縣嘉陵、白水二江合流處），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衞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斬王宗勳等三招討。唐將李紹琛晝夜兼行趨利州。蜀武德（治今四川潼川縣）留後宋光葆遺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否則背城決戰。崇韜復書撫納之。三十日（通鑑載乙丑似爲己丑之誤）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今四川省潼川縣）、綿、劍、普（今四川省安岳縣）、龍（今四川省平武縣）五州，武定（治今陝西省洋縣）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今四州省儀龍縣東南方十里）、壁（今四川省通江縣）三州，山南（治今陝西省南鄭）節度使以梁（南鄭）、開（四川省今縣）、渠（四川省今縣）、麟（今四川省渠縣附近）五州，階州（今甘肅省武都縣）刺史王承岳以階州皆降。自餘諸鎭皆望風款附。

蜀天承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擬自秦州（今甘肅省天水縣）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利，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度劍門邪？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重霸又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乃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卻拜於馬前，謂去後秦隴卽失，請爲留守。承休無如之何，遂自扶文（今四川省扶文縣西北）而南，途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今四川省茂縣）餘衆僅存二千人。承休去後，重霸遂以秦隴降。（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三，後唐紀二）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乃留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自將水軍上峽取施州。張武以鐵鏁斷江路，季興遣勇士乘舟斫之，會風大起，舟絓於鏁不能進退，矢石交下，戰艦被毀，季興輕舟遁去。張武繼聞北路潰敗，乃以夔忠萬三州降於魏王。

郭崇韜遺書王宗弼，爲陳利害，故李紹琛尚未至利州，宗弼卽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蘇鎭，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謂宋光嗣令我殺爾等，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七日，蜀主返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效回鶻曳隊入宮。八日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沾襟，君臣相視，竟無一言以救國難。九日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津浮橋，蜀昭武（治廣元）節度使林思諤棄城奔閬州（今四川省閬中縣），遣使請降。十五日魏王繼岌至劍州（今四川省劍閣縣），蜀武信（治遂州今四川省遂寧縣）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

王宗弼至成都登大玄門，嚴兵自衞，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臣禮。十六日刼遷蜀王及太后後宮諸王

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歸其家。其子承涓仗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十七日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民居已爲蜀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破鹿頭關（今四川省德陽縣北），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乘馬浮渡，從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十八日進據漢州（今四川省廣漢縣）居三日後軍始至。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具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卽降」。嚴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聚後宮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爲託。宗弼猶乘城爲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二十日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奉降書以迎。宗弼以阻降罪名斬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輅、歐陽晃等六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佞諛，梟於城中金馬坊門。宗弼對素所不快者皆殺之。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等及諸貴戚，皆感惶恐，傾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二十二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箋，稱已遷蜀主於西第，以俟王師；又遣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崇韜，求爲西川節度使。二十五日繼岌至漢州，王宗弼迎謁。二十六日至成都，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衞出降於升遷橋（成都北五里），繼岌受降赦之。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

唐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五十三，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以千萬計。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

各方面之情勢：在唐滅蜀之後，荆南高季興聞之而懼，但其謀主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不知其爲吾福？」楚王馬殷聞之，上表稱臣，願上印綬，以保餘齡。其他吳越、閩無不承命，吳亦入貢焉。光同三年（西元九二五）春，契丹侵唐幽州。突厥、渤海、黑水靺鞨、女眞、奚、吐谷渾、高麗等，皆與唐修好。四年春，契丹主阿保機攻女貞、渤海，恐唐兵襲之，遣梅考韃里修好於唐。秋阿保機攻渤海國拔夫餘城，更名曰東丹國，以其長子突欲鎭之，號人皇王。次子德光守本土，號元帥太子。唐莊宗崩後，明宗遣使姚坤告哀，契丹求河北地，坤拒之，被囚。阿保機班師歸，道卒。（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述律后與二子及諸將護喪，至西樓，以諸部擁護元帥太子，乃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突欲意不平，率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加罪復遣之歸東丹，耶律德光繼立尊后爲太后，國事皆取決焉。

德光尊崇漢臣韓延徽等，用爲政事令，內外政事，悉令參決。遼初庶事草創，漢人來歸者日多，凡營都邑，建宮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蕃漢相安，延徽之力爲多。契丹又用前薊州（河北今縣）衙校康默記，爲夷離畢（刑部）主持司法行政，管理一切蕃漢往來相涉事宜。默記論次輕重，折衷平理，旣合上意，又得人心，遠近大悅。又有韓知古（以上三人遼史卷七十四均有傳。）者，薊州玉田人（今河北縣），善謀議，有識量，阿保機、德光賢之，命參謀議。阿保機任知古「總知漢兒司事，兼主管諸國禮儀。」時儀法疏闊，知古援引中原掌故，參酌契丹國俗，製定禮俗制度，使國人易知而易行。後遷中書令，與延徽、默記俱爲佐命功臣，對契丹採行漢化甚有貢獻，厥功至偉云。

唐朝方面：唐莊宗由於滅梁後之矜驕，嗜畋獵不顧民命，又信用伶宦，勳舊自危。故滅蜀之後，郭崇韜被禍

（見下），未幾而身弒國危。玆述其大者於下：

莊宗寵信伶宦疎遠勳舊：莊宗滅蜀後益驕，伶宦亦愈橫，遂導致叛亂迭起，後唐社稷幾致墮壞。莊宗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諸伶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鎭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爲之首，莊宗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豫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又大增內官，時在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益增遂至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爲心腹，內諸司使，皆用宦者，浸干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陵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鎭皆憤怒。

郭崇韜位兼將相，李嗣源爲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皆畏伶宦之讒，謀求去位而避之。且莊宗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宦之讒，頗疎忌宿將，故郭崇韜族誅後，於是叛亂迭起。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即是朱友謙）苦諸伶宦求匃無厭，拒而不與；會大軍征蜀，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伶人景進與宦官遂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討己，故驚懼閱兵自衞。」又曰：「崇韜所以敢倔強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恃與莊宗故舊且有功，莊宗待之厚，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遂於是年正月初六日入朝（初七日，魏王繼岌殺郭崇韜於蜀，見下）。是月，郭崇韜既已族誅，景進又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因與宦官共勸帝速除之，遂殺繼麟於洛陽。並復其姓名曰朱友謙。友謙二子，令德爲武信節度使，令錫爲忠武節度使，乃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

州（今四川遂寧縣），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今河南省許昌縣），又令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友謙家人於河中。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魏王繼岌殺郭崇韜：初莊宗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皆出於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由是恥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為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而譖於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反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遂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猜疑。會宋光葆自梓州來，訴王宗弼誣殺宋光嗣等，又崇韜徵犒軍錢數萬緡於宗弼，宗弼靳之，士卒怨怒，夜縱火讙譟。崇韜乃欲誅宗弼以自明，遂白繼岌收宗弼及王宗勳、王宗渥等，皆數其不忠之罪，族誅之，籍沒其家。

郭崇韜素疾宦官，嘗密勸魏王繼岌，它日嗣位，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乃命任圜、張筠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莊宗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因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廷誨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於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洛陽，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

之言，不能無疑。及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廷誨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赴蜀（是年十二月，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崇韜赴洛陽），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爲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知祥已發洛陽，帝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跋扈遷延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旦夕。今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爲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今河南省陝縣東），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嘆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時爲同光三年閏十二月也。

翌年，魏王繼岌將發成都班師，令任圜權知留後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元月初六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爲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敕，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爲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翌日，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環撾碎其首，幷殺其子廷誨、廷信。繼岌遂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是月十一日，孟知祥至成都，時新殺郭崇韜，人情未安，知祥慰撫吏民，犒賜將士，蜀之情勢乃安。及明宗卒後，清泰元年（西元九三四）孟知祥遂據蜀稱帝焉。

郭崇韜既族誅，朝野駭惋，羣議紛然，四方謠言迭起。及朱友謙死，李紹琛因之反叛於蜀，魏博戍卒亦還據魏州以叛。

李紹琛之叛：平蜀之功，李紹琛爲多，位在董璋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爲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樕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同光三年十二月，崇韜表璋爲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陵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因與璋仇怨益深。郭崇韜已死，紹琛謂璋曰：「公復欲呫囁誰門乎？」璋懼謝罪。及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今四川劍閣縣南八十里）遇敕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之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今綿陽東北六十里）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營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效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二月，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爲亂。」是月初十日，紹琛遂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十二日，魏王繼岌至利州，紹琛遣人斷桔柏津（今昭化縣東北）。繼岌聞之，以任圜爲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通鑑後唐紀三）

是月十四日，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紹琛。是時莊宗所遣中使崔延琛至成都，途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苟緩兵，自當得蜀。」既至成都，勸孟知祥爲戰守備。

知祥浚壕樹柵，遣馬步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選精銳七百人以行。

二月下旬，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圜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却，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以圖固守。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三月初九日，任圜攻柵，縱火焚之，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雁橋（今沱江之橋），兵敗，與十餘騎奔綿竹（今縣），追擒之，紹琛之亂遂平。（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鄴都之變：魏博指揮使楊仁晸，將所部兵戍瓦橋（關在今河北省雄縣南易水上）踰年，至同光四年二月代歸，至貝州（今河北清河縣），莊宗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乃敕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紀三）

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莊宗密敕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彥瓊內職為武德使）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由是人情愈駭，訛言益甚。楊仁晸部兵皇甫暉，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晸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晸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舉，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

詰旦，暉等擁在禮趣臨清、永濟（縣今山東臨清縣南）、館陶，所過剽掠。二月初五日，鄴都獲悉貝州軍亂，

將犯鄴都，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是夜暉等前鋒攻北門，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洛陽。翌日亂兵遂入鄴，孫鐸等戰敗亡去。王正言謁在禮，在禮慰諭遣之。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去年張憲自鄴都留守遷北京—太原），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初九日，史彥瓊至洛陽，莊宗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即段凝），莊宗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己所善者，莊宗疑之而止。遂以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紹榮至鄴都，攻其南門，遣人以敕招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敷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徧諭軍士。史彥瓊戟手詈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其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壞之，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莊宗亦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乃得發諸軍討之，紹榮退屯澶州。（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是月二十日，李紹榮帥諸道兵再攻鄴都。亂兵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是時，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眞（即霍彥威）討之，猶未下，而滄州軍又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

李嗣源入洛陽、莊宗殂：莊宗自討鄴，羣臣以為京師根本，不可輕動，因荐李嗣源，莊宗雖心忌嗣源，不得已用之，乃命嗣源將親軍往討。

三月，李紹眞克邢州，擒趙太等，遂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引太等徇於城下而殺之。是月初六日，李嗣源

至鄴部，營於城西南，下令準備攻城，而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

初，莊宗選諸軍驍勇者爲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以優人郭從謙驍勇爲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乂得罪（存乂莊宗弟，郭崇韜之婿，爲保大節度使。郭崇韜族誅，宦官欲盡誅崇韜親黨，誅存乂），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同光四年二月十七日），莊宗戲謂從謙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邪？」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以王溫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至是，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詬且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喧競（謂王溫等），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反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眞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斬張破敗，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詭說在禮曰：「凡興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眞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當李嗣源爲亂兵所逼時，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

紹眞所將鎭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嗣源爲成德節度使，欲歸鎭州），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眞與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刼；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爲藉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從之，遂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

時近侍爲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亦有節度使出，部將據鎭以叛者，如淄靑、徐州等是，時洛陽又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請出內庫賑救，莊宗欲從之，而劉后不許。於是洛陽親軍又不穩。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衞州（今河南汲縣），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勢。嗣源上章自理，莊宗知嗣源忠厚，遣嗣源子金槍指揮使從審往諭勿自疑。從審至衞州，爲紹榮所阻，是後嗣源所奏，亦皆爲紹榮所遏。嗣源由是疑懼。於是石敬瑭勸嗣源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指揮使康義城亦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時齊州（今濟南）防禦使李紹虔（卽王晏球），泰寧節度使（治兗州）李紹欽（卽段凝），貝州刺史李紹英（卽房知溫）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今河北省淸苑），嗣源皆遣使召之。嗣源養子突騎指揮使李從珂亦自橫水（卽石門，今山西壽陽縣東北）趣鎭州，與成德虞候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上所引皆）

李嗣源以李紹榮在衞州，乃謀自白皋（似卽白馬津）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爲前驅，李從珂爲殿，於

是軍勢大振。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兵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爲留後。

三月十七日，莊宗恐李嗣源自懷孟犯洛陽，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今河南孟縣孟津間），又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詬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爲？」初，莊宗得魏州銀槍効節都近八千人，以爲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常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賞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同光三年，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澀，東都倉庫空竭，無以給軍士。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採蔬於野，百十爲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莊宗遊畋不息，獵於伊闕。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衞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故至此雖賜金帛，而軍士猶怨。

三月十八日，李紹榮自衞州至洛陽，莊宗如鷂店（洛陽附近）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州（趙在禮所遣，紹榮尙不知李嗣源已定入汴之計也），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莊宗從之。十九日莊宗發洛陽，二十一日次汜水，二十二日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莊宗聞嗣源在黎陽，遣李繼璟（嗣源子）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二十四日，莊宗發汜水。翌日李嗣源至白皋，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遂濟河至滑州，遣人召平盧節度使符習（習於是月，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兵潰，引兵東歸，至淄州，監軍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復引兵而西），習與嗣源會於胙城（今河南延津縣）。安審通亦引兵來會。時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車駕，莊宗亦遣使北輸密欵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

先是莊宗遣騎將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踪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

方鄴請降，敬瑭使趣嗣源。是月二十六日，嗣源遂入大梁。是月莊宗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溫將三千騎爲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恐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溫卽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爲元行欽（賜姓名李紹榮）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卽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在滎澤縣境），有芻粟數萬，莊宗遣騎視之，環亦奔大梁。莊宗至萬勝鎭（今中牟縣東），聞嗣源已據大梁，諸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嘆曰：「吾不濟矣！」卽命旋師。

莊宗將兵東出時，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汜水關。是月二十七日，莊宗還過罌子谷（今汜水縣西），道狹，每遇衞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莊宗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衞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帝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劉后吝內庫財，不賞軍，見前），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二十八日，莊宗至石橋西（在洛陽城東），置酒悲涕，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於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誓以死報，因相號泣。是日晚入洛城。

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自瓦橋南來，見前）。是月三十日，樞密使共奏，魏王西軍將至，車駕宜且控扼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莊宗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四月初一日將發，騎兵陣於宣仁門外（東門），步兵陣於五鳳門（宮城南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皇城南面三門之左門）。莊

宗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衞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莊宗急遣中使召之，欲與同擊亂兵。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衞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莊宗為流矢所中而殂（時年四十二），鷹坊人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皇弟）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朱守殷入宮。於是諸軍大掠都城。（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四，後唐紀三）

是日，李嗣源至甖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至此。今吾將安歸乎？」初二日，朱守殷遣騎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初三日（通鑑作乙丑，四月無乙丑，似係己丑之誤）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集莊宗骨灰而殯之。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捍禦北方耳。」旋百官三牋請嗣源監國，乃許之。是月，李從襲縊殺魏王繼岌於渭南（陝西今縣），嗣源遂於柩前即位，是為明宗。（見資治通鑑二百七十五，後唐紀四）

第五節　申論

唐之滅蜀，自出師至蜀亡不過七十日。按蜀自王建開國以來，已三十五年，以蜀版圖之大，力兵之多，資財之富饒，竟致迅速覆亡者，其原因如下。

一、蜀主王衍宴遊無度，日夜與宮女笑謔，不理政事，樞密使宋光嗣專斷國事，擅作威福，阿諛竊權，衆大臣則各保祿位，助桀為虐。唐客省使李嚴曰：「衍童騃荒淫，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

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靡相尙，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觀魏王繼岌至興州時，蜀中各地守將紛紛叛降，以及大臣王宗弼之奔還成都，囚禁蜀主之情形，可見蜀政腐敗，人心離貳之一斑，李嚴之言，無不應驗。

二、唐用政治作戰造成軍事奇襲。唐主於同光二年五月已決定伐蜀後，仍派客省使李嚴入蜀，虛與委蛇，蜀主誤認唐之修好，盡罷武城（今甘肅省武山縣）、武定（今陝西省洋縣）、武興（今陝西省略陽縣）、金州（今陝西省安康縣）等地戍兵，招還成都。且在唐兵已出發之後，仍不信大臣之勸諫，而北上遊秦州。直至威武（今陝西省鳳縣）失守，始自利州（今四川省廣元縣）回奔，如此昏庸，不亡何待？

三、唐軍奇襲之成功。唐先鋒軍未抵威武時，即已感糧食不足。崇韜初入散關，即「饋運將竭」，但崇韜仍採翰林學士李愚之言，風馳霆擊，倍道急進。而先鋒軍李紹琛之冒險搶渡鹿頭關，以閃電行動進據漢州，均為其成功之關鍵。

四、創業難，守成亦不易。莊宗以少年之姿，承繼其父大業，英氣勃發，兢兢業業，以開基業，又能寵任張承業、周德威、郭崇韜、李嗣源諸人，故能雪世仇而滅朱梁，開拓後唐之基運。然自入都洛陽之後，自矜功伐，嗜畋無度，寵任伶官，遠斥勳舊；又當大饑之時，各內庫之藏，不賑軍士，以侈後宮，遂致衆叛親離，十餘年親冒鋒鏑所創之帝業，崩潰於一旦。自古帝王成業於戒懼，而敗壞於驕恣，誠不易之理也。

第六章　契丹滅唐興晉——晉安寨之戰（附圖十——三六四、三六五）

本戰役開始於後晉天福元年（西元九三六）五月，至閏十一月結束。唐方前線由太原四面招討使張敬達指揮，救援軍由諸道行營都統趙延壽指揮，唐主並赴河陽督戰。晉方由石敬瑭及契丹主分別指揮，結果爲晉所敗。

石敬瑭爲爭取胡援，父事契丹，並割據燕雲十六州之地，使北方國防要地，盡行淪陷。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參看附圖十——三六四）

後唐：唐自明宗嗣源立至石晉開國（天成元年四月至清泰三年十一月、即西元九二六——九三六），共十年七個月，歷明宗、閔帝從厚及潞王從珂三主，玆將其治亂概況分述如下。

一、明宗時期治亂概況

一、明宗政情及其殂謝：明宗性節儉，不猜忌，與物無爭，即位後頗有力矯前代秕政之意，諸如莊宗宮女千餘人，僅留老舊者百餘人，年少者皆出之，留宦官三十人。禁中外無得獻鷹犬奇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諸侯四節貢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貢奉。初期又有任圜爲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故期年之間，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明宗即位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豐，

兵革罕用。史稱爲五代小康之局。

惟明宗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樞密使安重誨讀之，故重誨逐漸擅權，任圜被譖賜死。至長興二年（西元九三一）春，重誨奉命督軍征蜀時，亦因鳳翔節度使朱弘昭之讒，失權賜死。

重誨死後，以成德節度使范延光與宣徽北院使趙延壽同爲樞密使，但均懼秦王從榮。從榮爲明宗第二子，爲人鷹視輕佻峻急，判六軍諸衞事復參朝政。重誨在時，從榮、從厚（明宗第五子）等皆爲所制，重誨死後，從榮益爲驕恣，相繼升遷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在宰相上，又守尚書令兼侍中。從榮驕縱不法，每入朝從騎數百，張弓挾矢，馳騁衢路。因其不快於執政，嘗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因之要近之官，多求去避禍。判六軍副使石敬瑭遷河東節度使，趙延壽遷宣武節度使，范延光遷成德節度使，而王淑妃與宣徽使孟漢瓊則阿諛從榮，結黨營私，蔽惑帝聽。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十一月，明宗疾發大漸，從榮入問，帝不能擧首。及出，聞宮中皆哭，以爲帝殂。從榮知己不爲時論所與，乃謀以兵入侍，實則是時帝已少愈。從榮竟率馬步千人攻端門，被控鶴指揮使李重吉（潞王從珂之子）等所擊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八，後唐紀七）是月帝殂，第五子宋王從厚繼立，是爲閔帝。

二、平亂概況：明宗即位後，藩鎭擁兵自重，以觀時變。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冬十月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叛。守殷爲莊宗舊人，且居要津，既叛莊宗降於明宗，又抗命作亂，明宗曾親臨討滅之。此外規模較大涉及鄰國之戰爭，尚有以下三者。

㈠王都之叛　天成三年（西元九二八）四月，義武（治今河北省定縣）節度使王都因十餘年來割據易定，與朝

廷猜阻，恐招致討伐，乃陰謀爲變。明宗遣歸德（治今河南省商邱縣）節度使王宴球討之。契丹遣將禿餒南下援都，均爲王宴球所敗，並圍之於定州城內，王都等乃據城死守。七月契丹更遣兵七千救之，又爲晏球軍所敗，狼狽北退。途中被幽州軍截擊，死傷慘重，被俘酋領五十餘人。至天成四年二月，定州城始被攻破，王都部衆及契丹將禿餒以下官兵二千人，均同時被俘。

(二)兩川之亂　自唐莊宗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末滅蜀後（史稱前蜀），即以孟知祥與董璋分鎭東西兩川。兩人雄據大鎭，見兩川地沃民衆，遂有整軍經武陰謀割據之計。安重誨當權時，知孟知祥難制，寵信董璋令暗圖知祥，董璋因而驕縱暴戾不恭奉朝廷。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多十月，安重誨以客省使李嚴爲西川監軍，圖制知祥。二年正月知祥斬之。天成四年五月，明宗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諭兩川獻錢：西川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東川十萬。嗣因仁矩驕慢，爲董璋所逐，自此朝廷與兩川間之隔閡益深。朝廷每除劍南牧守，皆提兵前往，或千或百分守郡城，益啓兩川之疑忌。明宗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朝廷以夏魯奇鎭遂州（今四川省遂寧縣），客省使李仁矩鎭閬州（今四川省閬中縣），皆引兵數千赴鎭，並密令制禦兩川。董璋知之，乃先與孟知祥結爲婚姻共同謀叛；繼即出兵攻略閬州及遂州。秋八月明宗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率軍往討，是年多伐蜀軍進至劍門，以蜀道艱難，糧芻不繼，遂閬二州先後失陷，勝利無望，乃於二年正月旋師北歸。

伐蜀軍北返後，明宗對西川改採懷柔政策，孟知祥欲與朝廷和好，董璋以其子在洛被殺，反對知祥之謀，於是兩人又生嫌隙。長興三年（西元九三二）四月，董璋率部襲西川爲知祥所敗；旋璋爲其下所殺，知祥乃乘

機兼併東川，自是朝廷更無力控制，而孟知祥則尙持明順暗據之態度。明宗以知祥效順，乃於長興四年二月，以知祥爲蜀王。是年冬明宗殂，翌年知祥遂稱帝。此時正値潞王由鳳翔發難入洛，蜀更乘機進據大散關（在今陝西省寶鷄縣西南）以南及成階二州地區，史稱後蜀。

(三)荆南之叛服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當莊宗遣郭崇韜伐蜀時，亦曾奉命泝江進軍。及同光三年（西元九二五）郭崇韜滅蜀後，搬運蜀中寶貨浮江下運，季興則在西陵峽口（在今湖北省宜昌縣）加以刼奪。是時因唐誅郭崇韜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卽李鷹麟）等內部多事，故優容之。明宗初季興請夔、忠、萬三州爲屬郡，且拒朝廷所命官吏。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明宗詔令山南東道（治今湖北省襄陽縣）、蜀兵及楚軍三方討之。高季興堅壁不戰，而求救於吳，吳遣水軍援之。明宗因戰事無進展乃罷師。季興爲連吳拒唐計，乃舉鎭請臣於吳，吳以唐距江陵較近，救援不易，乃受其貢物而辭其稱臣。天成三年五月，楚王以荆南刼持楚之貢物，遣軍伐之，大敗荆南軍，進逼江陵，季興請和始罷。六月季興又請稱藩於吳，吳進其爲秦王。明宗詔楚王殷伐之。九月楚軍爲荆南軍所敗。十二月高季興卒，吳以季興子從誨繼之。從誨以唐近吳遠，乃重請內附於唐。天成四年七月唐遂以從誨爲荆南節度使。長興三年（西元九三二年）又賜從誨渤海王。

二、閔帝嗣位及潞王從珂之發難

明宗卒後，閔帝從厚繼立，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樞密使馮贇及兼侍衞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衞事）專朝政。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河中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等，少從明宗征伐有功，深得衆心，弘昭等位望較二人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弘昭等因出潞王長子控鶴指揮使重吉爲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專明在洛陽爲

尼，亦召入宮中，潞王由是疑懼。旋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乃於淸泰元年（西元九三四）二月，徙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潞王從珂欲拒命，以兵弱糧少謀於諸將，皆曰：「主上年幼（年二十歲卽位）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鎭必無全理。」從珂乃移檄鄰道以聲討朱弘昭等爲名起兵。朝廷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爲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討之。三月，思同帥護國、山南西道、武定、彰義、靜難等五節度使及諸道大兵，集鳳翔城下攻之。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覩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因率部解甲投兵請降，於是諸軍皆棄甲降服，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於是潞王整衆而東，所過州縣皆降，閔帝聞之不知所措。康義誠欲以宿衞兵迎降爲己攻，自請率衆迎敵。潞王至陝，義誠請降。閔帝聞之，卽夕率五十騎欲奔魏州，至衞（今河南省汲縣）時遇石敬瑭，敬瑭與閔帝議事未決，帝左右欲殺敬瑭，親將劉知遠救之，獲免，遂盡殺帝從騎而趣洛陽。（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後唐紀八）

閔帝出奔後，太后卽令諸司至乾壕（在今河南省陝縣）迎潞王，潞王至，卽廢閔帝爲鄂王而自卽帝位。潞王既卽位，遂遣人赴衞州殺閔帝，並誅孟漢瓊及康義誠等（朱弘昭於康義誠降時，已自赴井死，馮贇亦爲亂兵所殺），改元淸泰。

三、各國概況

吳：唐滅蜀後搬運蜀中寶貨浮江下運，道經西陵峽時被荊南刼奪。明宗乃於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二月詔令山南東道及蜀、楚三面討之。吳應荊南之請，以水軍支援之，因而季興自此卽臣於吳。是年十一月，吳東海王徐溫卒。同月楊溥卽皇帝位，以溫子知詢爲諸道副都統鎭海寧國節度使兼侍中；加徐知誥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成三年

吳遣使如唐，唐拒之，兩國國交遂絕。是年夏吳遣水軍攻楚岳州，楚大敗求和。冬高季興卒，吳以其子從誨爲荆南節度使兼侍中。

知詢與知誥爭權。天成四年冬，知詢入朝，知誥留爲統軍，乃專吳政。尋加兼中書令鎭寧國節度使。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年）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因與唐和好告絕於吳，吳遣兵擊之不克。翌年吳以知誥爲鎭海寧關節度使鎭金陵（今南京），如徐溫故事，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至潞王淸泰二年（西元九三五）又加知誥大元帥封齊王，是時知誥之威望，已超於過去徐溫之上矣。

閩：自唐莊宗同光四年（西元九二六）泉州刺史王延鈞、延州刺史王延稟共同起兵滅其兄王延翰後，延鈞即繼爲威武節度使封琅邪王，嗣又受唐封爲閩王。至明宗長興四年（西元九三三）春，延鈞即皇帝位，國號大閩，作宮室，極土木之盛。延鈞好鬼神，信用國計使薛文傑，文傑聚斂求媚，枉殺無辜。至潞王淸泰二年（西元九三五）夏，其子福王繼鵬偕皇城使李倣乘其疾殺之自立。

吳越：吳越王錢鏐自梁及唐貢獻無缺，對中原一向維持友好關係。明宗天成四年（西元九二九）唐樞密使安重誨以錢鏐對唐禮倨，詔削鏐官爵，至長興二年（西元九三一）重誨死後又復之。三年春錢鏐卒，其子傳瓘嗣立，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鎭法。傳瓘除荒田租稅，置擇能院，輯睦將吏，頗知自強。四年賜爵吳王，閔帝應順元年（西元九三四）又封爲吳越王。

楚：楚向與梁唐友好，與吳及荆南爲敵。故三方常起戰端，天成二年秋，唐主封殷爲楚國王，殷乃立宮殿，置百官。三年春殷遣水軍擊荆南，大破之。旋又以水軍擊漢封州，敗績。是年夏吳軍攻岳州大敗求和。

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多殷卒，子希聲繼立，唐主以爲武安靜江節度使兼中書令。三年秋希聲卒、弟希範嗣立，受武安節度使兼侍中，閔帝應順元年，又賜爵楚王。

荆南及蜀中政情，已述於唐方。漢方在此期間無重要變化。

契丹：契丹在莊宗時期，曾不斷南侵。同光二年（西元九二四）七月，契丹爲消滅南下時側背之威脅，率衆征渤海國（註），但仍遣部將禿餒與其盧龍節度使盧文進等，進據營平以擾燕地。天成元年（西元九二六）七月，契丹進拔扶餘城（今遼寧省農安），以長子爲東丹王鎭之。同月阿保機卒，述律后率衆返國，並以中子德光繼之。因阿保機之死，契丹之勢力一時稍衰。同年冬十月，盧龍節度使盧文進率部反正。契丹以藩漢督提舉使張希崇繼之使守平州，旋希崇亦起義來歸。

天成三年（西元九二八）四月，至天成四年二月間，契丹曾兩次遣兵支援易定節度使王都之叛亂，俱被俘殺，契丹勢力大挫。

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阿保機長子）由扶餘率衆四十人來歸，蓋突欲憤德光之立，當時卽有奔唐之意。明宗對突欲頗厚待之，賜名突欲爲李慕華以爲感化節度使，其部曲皆賜姓名並加賞賜。至長興二年以後，契丹又迫靈州（今寧夏省靈武縣西南），並不斷進侵雲應，明宗命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以鎭之。於是乃造成敬瑭勾結契丹之機會。

其他各事：如新羅、牂牁、黨項、回鶻、吐蕃等，在明宗初均入貢於唐。天成三年因契丹援助王都爲亂，唐主曾詔韃靼入契丹境以牽制之。自此以後，其他各國與中原漸疏，惟回鶻經常入貢，唐封其酋爲順化可汗。

長興三年春，黨項刼掠貢品，唐遣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及前朔方節度使康福將步騎七千討之，破其十九族，俘二千七百人。

註：通鑑卷二七三後唐紀二載註：勃海國時爲東方強國，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高麗及肅愼等地。

第二節　後晉開國之重要人物

石敬瑭：敬瑭沙陀人。其父臬捩鷄於李克用之父朱邪赤心（李國昌）歸唐時（見上卷），從朱邪入居陰山。臬捩鷄善騎射，事李克用及存勗，累立戰功，歷平、洺二州刺史。敬瑭是臬捩鷄妻何氏之第二子也。其姓石不知始於何時，史無可考。史謂其「本衞大夫碏，漢丞相奮之後，漢衰關輔亂，子孫流汎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舊五代史卷十五）實難置信。

敬瑭性沈澹，寡言笑，善騎射，勇決與李從珂埒。讀兵書重李牧周亞夫之行事。李嗣源爲代州刺史時深器之，因妻以愛女，倚以心腹。李存勗與梁將劉鄩戰於莘時，敬瑭以寡擊衆，勇決馳突，以是知名。自後屢立戰功。及趙在禮鄴都之變，李嗣源困厄，乃勸嗣源叛，率驍騎三百先取汴梁，遂成明宗（嗣源）之帝業。

桑維翰：維翰字國僑，洛陽人。父珙事河南尹張全義爲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性明惠，善詞賦，後唐同光中，登進士第。石敬瑭領河陽，辟爲掌書記，歷數鎭皆從。及太原謀叛，首豫其謀，復遣爲書求援於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敬瑭懼契丹變計，命維翰復使契丹，逃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及石敬瑭建國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

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敬瑭至大梁，范延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恂恂，維翰從容談論，恰恰如也，時皆服其度量。輔佐後晉，終敬瑭之世，國家寧息。史稱其「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

安重榮：重榮朔州人。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武蕃漢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膂力，善騎射，後唐長興中，爲振武道巡邊指揮使，犯罪獲赦。張敬達圍晉陽時，石敬瑭聞重榮在代北，使人誘之，重榮乃召邊士，得千騎赴焉。敬瑭大喜，誓以成功之日，許以土地。及即位，乃授成德節度使，累加至使相。

自梁唐以來，藩使郡牧，多以勳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惑亂，賣官鬻獄，割剝蒸民，率有貪猥之名，其實賄賂半歸於下，惟重榮自能自主，凡有爭訟，明於斷察，大得民情；至於倉庫耗利，百姓科徭，悉入於己，諸司不敢窺覷。重榮起於軍伍，暴得富貴，後覩累朝自節鎭遽升大位，每謂人曰：「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又以奏請過當，爲權臣所否，心常憤憤，遂畜聚亡命，收買戰馬，有飛揚跋扈之志。天福年間，朝廷姑息契丹，務安邊塞，重榮頗不以爲然，故每見契丹使，必以箕踞慢罵；交言不遜，因盡殺之。契丹主因是大怒，責讓朝廷，朝廷無如之何。

安重榮又密結吐谷渾等諸族，引以爲援，並上表論抗拒契丹之略。以爲：熟吐渾節度使白承福、赫連公德等各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地界奔歸王化；生吐渾並渾葜苾兩突厥（東西突厥）三部落，南北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部族老小並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慕化歸奔，俱至五臺（縣）及當府地界安堵。據告：被契丹殘害，掠奪生路，凌害備至。此等歸順部族，強壯人馬約十萬衆。又沿河黨項，及山前山後逸利、越利諸族部落等首領，皆遣使棄契丹來降，號泣相告，被契丹凌虐，憤惋不已，情願點集甲馬，會合進攻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與本城及將校殺

契丹僞節度使劉山，既已安撫軍城，乞歸朝廷（各州割與契丹時，各軍將抗拒者甚衆）。重榮累表請乘機擊契丹，晉朝廷不許。重榮乃指斥石敬瑭稱臣奉表，罄中國珍寶，貢獻契丹，凌虐漢人，竟無厭足。又以此意爲書，遺諸朝貴及藩鎭；又與襄州安從進連結，同時起兵。天福六年冬，重榮大集境內飢民，衆至數萬，揚旌南向大梁。晉高祖石敬瑭乃遣兵進討，平之。

第三節　戰爭起因與雙方作戰準備

石敬瑭之興起：石敬瑭本爲胡人，其父紹雍曾事李克用及莊宗，累立戰功，歷任平洺二州刺史，敬瑭生於唐昭宗景福元年（西元八九二）二月，爲人性沉澹，寡言笑，勇敢善戰，尤喜讀兵書；明宗李嗣源任代州刺史時，供事帳下，明宗甚愛之，而妻之以女。梁末貞明元年（西元九一五）初，李存勗進軍河北與梁軍戰於河上，敬瑭隨李嗣源征討屢立奇功。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西元九二五）李嗣源奉莊宗之命，渡河襲鄆州，敬瑭隨征，立功尤多。

同光四年（西元九二六）二月，效命指揮使趙在禮據鄴爲亂，莊宗以李嗣源爲帥率軍進討。叛軍脅嗣源入城勸帝河北，嗣源佯許之，借機逃出，欲自訴於莊宗，爲歸德節度使李紹榮所阻。敬瑭密勸嗣源進取大梁，認爲遲必招禍。嗣源亦因莊宗疑忌故將，不安於心。於是命敬瑭率三百騎，由黎陽渡趨據大梁，嗣源遂得以入洛陽而有天下。

明宗卽位後，嘉敬瑭之功，自總管府都校署陝州兵馬留後，旋又升爲保義軍（治陝州）節度使。天成二年（西元九二七）二月，加檢校太傅兼六軍諸衞副使。後歷任宣武軍節度使、侍衞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天雄軍節度使等，扶搖直上。長興元年（西元九三〇）八月兩川叛變，明宗命其爲東川行營都招討使進軍征討，無功而還。二年春班師

復兼六軍諸衞副使，後改河陽節度使仍握兵權。此時明宗子秦王從榮，驕縱不法。敬瑭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由是不安，常求遷外鎭以避之。長興三年北方契丹設帳於雲州（今山西省大同縣），朝廷選望重之大將鎭之，因以敬瑭爲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兼大同、振武（今綏遠省和林格爾）、彰國（今山西省應縣）、威塞（今察哈爾涿鹿縣）等軍蕃漢馬步總管。

閔帝應順元年（西元九三四）春，潞王從珂據鳳翔謀叛時，閔帝曾召敬瑭赴闕，欲以社稷爲託，而敬瑭遇閔帝出奔於衞州（今河南省汲縣）竟殺其從騎而去。初，石敬瑭與潞王，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左右，然相競素不相悅。及至洛陽，潞王卽位，不敢言歸，託太后及魏國公主（敬瑭之妻）爲之請。鳳翔將佐多勸潞王留之，惟李專美（原爲鳳翔掌書記）及韓昭胤（原爲鳳翔節度使判官）以爲趙延壽在汴爲宣武節度使，其父趙德鈞在幽州擁有強兵，不宜猜忌敬瑭，以啓彼等之疑懼。時値敬瑭久病羸弱，潞王不以爲虞，乃使其仍返晉陽。自此敬瑭如魚脫於淵，再無法控制矣。

石敬瑭謀反及雙方之圖謀與準備：石敬瑭自長興三年（西元九三二）十一月任河東節度使起，已蓄有異謀，故到任後，卽以財政委部將周瓌，以軍事委劉知遠，陰爲準備。潞王淸泰元年（西元九三四）五月，敬瑭還太原後，卽陰令其二子暗中偵察朝中情形（時敬瑭二子爲內使），並賂太后令偵伺潞王之密謀，故對朝中事無鉅細，均瞭如指掌。敬瑭則每於賓客間揚言健康欠佳，不堪爲帥，冀免朝中之忌。當時因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幷，敬瑭與盧龍節度使趙德鈞藉機向朝廷不斷求兵求糧，以充實其實力。淸泰二年（西元九二五）六月，敬瑭軍屯忻州（山西今縣），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並傳詔撫諭，軍士數度高呼萬歲，敬瑭爲之不安，誅其首唱者三十六人。潞王聞

之，益疑其有異志。遂於是年七月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爲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敬瑭之權並監視之。

天福元年（西元九三六）正月，晉國長公主（石敬瑭之妻，原爲魏國公主，清泰二年封爲晉國長公主），入京爲潞王上壽，事畢辭還晉陽時，潞王因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公主歸告敬瑭，敬瑭益爲恐懼。同月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補軍費，由是人皆知其有異志。於是朝廷乃以羽林將軍楊彥詢爲北京副留守以監制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潞王聞知敬瑭之行動，深以爲憂，乃乘夜與近臣計議。端明學士給事中李崧與同僚呂琦等，以爲河東如有異謀，必結契丹。契丹母（述律后）以李贊華在中國（贊華即契丹東丹王見前）屢求和親不獲，故和未成。因勸潞王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契丹與之約和；河東不能結契丹，即無能爲力。潞王大喜從之，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以爲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爲莫大恥辱；況契丹若循故事，求尚公主，將無詞以拒之，因誦戎昱昭君詩：「安危託婦人」之句。潞王意遂變。急召李崧等怒責之，於是和親之謀遂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石敬瑭自返鎭後，企圖試探潞王對己之意圖，累上表自陳羸弱，不勝煩劇，乞解兵權移於他鎭。潞王與臣屬謀之，欲從其請，移鎭鄆州，而李崧等力諫以爲不可，潞王因疑慮不決。是年五月潞王獨與薛文遇議河東事，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羣臣各爲自謀，安肯盡言？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且已爲時不久，不若先事圖之。」潞王意遂決。即以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以馬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爲河東節度使，並令張敬達爲蕃漢馬步都部署促敬瑭赴鄆州。令下，朝臣聞之，相顧失色！

石敬瑭由是疑懼，而謀於諸將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

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議論不一。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卽位，明公久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素與明宗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

石敬瑭既已決心舉事，乃於五月十日上表，謂潞王爲養子，不應繼承大統，應讓位於許王（許王從益明宗子）。潞王見表大怒，裂表擲地，遂下令削奪敬瑭官爵，並部署進討軍事，詳見下節

敬瑭謀叛時，其二子重殷、重裔尚在洛陽任內使，重殷在京爲右衛上將軍，重裔爲皇城使，均逃匿被殺。其弟敬德爲沂州（今山東臨沂縣）都指揮使，殺其妻女而逃，被捕獲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亦自殺身死。敬瑭遣使間道求援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及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卽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蓋契丹謀燕雲已久，故欣然應諾也。

敬瑭爲明宗李嗣源之婿，又爲河東宿將，在朝中聲望之高，當時無出其右者，故叛幟一舉，羣情譁然！敬瑭更四出間使，從事策反活動，於是對朝廷不滿或與敬瑭有舊者，竟公然乘機爲亂或投靠河東（叛降者另詳作戰經過）。（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第四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戰略指導

一、地理形勢

本戰役主要戰場在晉陽附近地區，晉陽及河東方面兵要地理形勢已在本卷第二章第三節中詳述。玆再就與本戰役有關者略言之。

晉陽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自古爲北方國防之重鎭，唐及後唐俱以爲北京。方輿紀要云：「府控帶山河，踞天下之肩背，爲河東之根本，誠爲古今必爭之地也……胡氏曰：太原東阻太行、常山，南有霍太山、高壁嶺，北扼東陘、西陘關，是以謂之四塞也。」（見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

晉陽城建築雄偉，爲我國古代名城，其東北西三面均有山環護，汾水自北而南流經城之西側；其西南沿汾水至介休長約二百餘里，寬七八十里，爲一狹長之平原，此一地帶河流縱橫，物資豐饒，爲河東最富庶之區域。本戰役中唐軍被圍之晉安塞，即在此平原之北端。

晉陽對外之主要交通線，北可經忻代以出雲中，晉陽距忻州百七十里，距代州三百五十里，距雲州五百九十里，故雲州爲晉陽之大門，忻代爲晉陽之二門，代州有雁門之險，爲防胡之要衝。由代州東經靈邱、淶源、易縣可通幽州，中經飛狐之險，爲太行八陘中最北之要隘。由晉陽東行，可經井陘以達鎭州（今河北省正定縣，當時爲河北戰略要地）爲東出之主要交通線。其東南方則可由太原經榆社、遼縣，出馬嶺關（在今山西昔陽縣東南百里接邢州界處），而入邢洺。或經沁縣南下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潞州爲上黨首府，地勢高昂，對晉陽及邢洺均有高屋建

缻之勢。由潞州東下，可出釜口以臨魏鄴；南下可經澤州（今山西省晉城縣）以出孟洛，此路自古爲孟洛進入上黨之孔道，山路崎嶇，且有天井關之險。晉陽東南兩面對外交通，均須超越太行山脈，上述太行各口，均爲太行八陘（見本卷第二章六節）中之要隘。

此外自晉陽西南行沿汾水可經晉絳、蒲津（今山西省永濟縣），以達長安，此路因有水運之便，故亦極爲重要。

二、戰略指導

朝廷方面：唐軍之戰略指導大體可分爲以下兩階段：

第一階段：利用駐守代州之張敬達軍，再加義武（治今河北省定縣）、河陽（治今河南省孟縣）方面之部隊，迅速集中優勢兵力圍攻晉陽，乘契丹未至之前，將晉陽攻破。

第二階段：張敬達軍被契丹擊敗後，困守晉安寨（今太原市南）待援，潞王更遣幽州、魏博、陝蒲三方面之兵力，分由晉北、晉東、晉南，進入河東，以解晉安寨之圍，並協力進攻太原。

河東方面：河東勢力遠較朝廷爲小，晉南晉北各地均在朝廷手中，而張敬達軍當時又駐守雁門，因此敬瑭在發難之前，計劃先厚賂割地，求援於契丹，以爲外援。其戰略指導大致如下。

一、作戰初期利用晉陽城持久抵抗，待契丹之來援；同時遣使赴各方活動，進行策反以削弱唐軍勢力。

二、會合契丹援軍轉守爲攻。

三、反攻初期目標：先消滅張敬達軍，再進而攻略趙德鈞之援軍，然後經潞澤河陽以進軍洛陽。

第五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五）

天福元年（西元九三六）五月，石敬瑭叛後，唐主當即削奪敬瑭官爵下令討伐之，並作如下之部署：

北面行營副總管張敬達（駐軍代州）爲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知太原行府事。

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爲太原四面兵馬副部署。

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爲太原四面招撫、排陣使。

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爲馬步軍都指揮使。

安國節度使安審琪爲馬軍都指揮使。

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爲步軍都指揮使。

右監門上將軍武廷翰爲壕寨使。

唐軍圍攻太原及契丹援石反攻：張敬達原駐軍代州，受命後即移軍南下。五月十九日敬達與光遠等率馬步軍三萬（趙瑩言十餘萬）營於晉安寨（太原晉祠南，晉祠在太原西南十里處），是時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因與石敬瑭有舊，叛降晉陽。雄義都指揮使安元信將所部六百人戍代州，說代州刺史張朗叛變未成，率所部先奔審信，同降晉陽；敬瑭委以軍事。振武（今綏遠和林格爾）西北巡檢使安重榮，亦率步騎五百降晉陽。天雄（今河北省大名縣）捧聖都虞候張令昭，逐節度使劉延朗據魏州以應河東。六月十七日潞王以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爲天

雄四面行營招討使知魏博行府事以討之。七月雲州（今山西省大同）步軍指揮使桑遷，謀攻節度使沙彥珣響應河東，爲應州（山西今縣，當時爲彰國軍）節度使尹暉所擒，送洛陽斬之。是月二十一范延光拔魏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唐軍自五月間抵達晉安後，敬瑭因實力不足，避不出戰，唐軍亦未攻城（似因兵力未集），雙方成對峙狀態。七月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本洛陽屯衞軍分屯懷州）戍虎北口（在太原市汾水北）其指揮使張萬廸將五百騎奔降晉陽。是月石敬瑭遣間使請援於契丹，厚賂割地並父事之，契丹得表大喜，允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初七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張敬達見河東久不出戰，乃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爲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廸等降軍皆屬之。知遠善將兵，公而無私，撫愛有加，士卒感奮。敬瑭更登城督戰，坐臥石矢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爲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二十二日潞王又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爲東北面副招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同時遣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聽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潞王甚悅。嗣聞契丹仲秋赴援，乃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敬達攻之不能下，且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爲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是時晉陽城中糧儲浸乏，亦日益困窘。

九月，契丹主將兵五萬號三十萬，自揚武谷（今山西省崞縣西三十里）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拒之。契丹繞城而過，直趨南下。十五日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水北之虎北口，遣人約敬瑭出戰。敬瑭以唐軍勢厚，馳告契丹欲俟翌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

遠出兵助之。（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以步兵陣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弱，爭逐之。至汾曲（汾水之河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乃循岸追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獲唐俘千餘人，知遠勸盡殺之。

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攻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急戰而勝，亦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聞之服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唐軍被圍及其救援措施：十六日石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塞，契丹主移帳於柳林（今山西省太原東南三十里），置營於晉安之南，在長百里，厚五十里之地帶中，設置障礙，阻遏唐軍之退走，並置鈴索警犬補助警戒，人雖跬步亦不能通過。是時敬達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九月十八日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聞不通。

潞王聞敗大懼，即作如下之赴援措施：

一、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屯河陽。

二、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在邢州界今河北省邢台縣）趨榆次。

三、盧龍節度使東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丹軍後（自飛狐道出代州）。
四、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西路戍兵（指潼蒲以西諸道戍兵）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塞。

二十一日潞王下詔親征，嗣以雍王重美之勸，欲以重美代往，後以諸臣勸行，不得已乃於九月二十二日發洛陽。二十三日以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監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爲大軍增援。諸軍自鳳翔發難以來，驕悍難用，彥饒恐其爲亂，不敢束之以法。潞王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等商進取方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迎合帝意，勸駐節河陽，以鎭河南北，另遣近臣往督戰。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延朗欲使趙延壽得解樞務，因亦附合文紀之言。澤州刺史劉遂（鄩之子）潛通於石敬瑭，上表車駕不可踰太行。於是潞王乃依張延朗等之建議，以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德鈞子），於二十四日將兵二萬如潞州督戰。二十五日潞王如懷州（今河南沁陽縣），又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爲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今山西省祁縣東面三十里）。

潞王仍以晉安情形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王李贊華（契丹東丹王爲契丹主之子，其事已見前述）爲契丹主，使天雄、盧龍二鎭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今熱河省巴林東北一百四十里之波羅城），並公開宣佈之，以促起契丹主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以解晉安之圍。潞王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而未決。潞王由是憂形於色，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七日潞王採張延朗之謀，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爲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於十一月集中，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敎以戰陣。共得馬二千匹，征夫五千人，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唐援軍行動：唐所遣援軍除侍衞部隊外，計有趙德鈞、范延光及潘環等三部，但潘環之西路兵則未見諸行動

。（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初，北平王趙德鈞陰懷異志，欲因亂取中原，潞王命自飛狐踩契丹後抄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幽州編練之契丹降兵）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時，令其率衆隨行。至鎭州（今河北省正定縣）又以刺史董溫琪領招討副使，使與偕行，於是無形中均爲德鈞兼併。旋德鈞又表兵少，須合澤潞兵，乃南至吳兒谷（卽東陽關爲古壺口關在黎城東北）趨潞州。十月十八日德鈞至亂柳（在今山西省沁縣南十五里）。是時范延光奉命將步兵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兵合軍，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軍已入敵境，不宜再南行數百里會合，乃止。

十一月唐主潞王於援軍旣集，乃頒佈部署如下。

盧龍節度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仍兼東北面行營招討使。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

天雄節度使范延光爲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爲東南面行營招討副使。

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劉延朗爲南面行營招討副使。

趙延壽率軍二萬進抵西陽（亦稱西唐店在今山西省沁縣西北），悉以兵屬德鈞。德鈞因志在兼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促之，德鈞乃引兵屯團柏谷口。團柏谷亦名團柏鎭，在今山西祁縣東南六十里，距晉安寨約百里左右。

是月，契丹主在柳林立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卽位後，改長興七年（明宗年號，以潞王爲簒也）爲天福元年，大行封賞。又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等十六州於契丹，歲輸帛三十萬匹。此時契丹雖軍柳林，但其輜重老弱仍置於虎北口，且每晚均整理結紮，以備倉猝逃遁。

趙德鈞亦欲乘機依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距晉安不過百里，不通聲問；且累表言，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鎭州，便於左右接應，爲其子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以延壽正在作戰，無暇往鎭州，俟戰爭結束，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鎭州是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兎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閏十一月，德鈞以說契丹與唐結好，使引兵歸國爲名，爲密書遣使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爲帝，請卽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鎭河東。」契丹主因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力尚強，范延光在其東（范軍在遼州——今山西省昔陽縣），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石敬瑭聞之大懼，急遣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以爲晉安唐軍食盡力窮，德鈞按兵觀變，素蓄異志，不足爲畏。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契丹。跪於契丹帳前自旦及暮，涕泣以爭，契丹主乃從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吏部侍郎龍敏，知趙德鈞爲人怯而無謀，且懷有異志，殊不可恃；因建策從駕兵萬餘人，馬近五千匹，欲選精騎千人自與勇將郎萬金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塞，卽使半數得入，則事可濟。蓋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如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亦可衝險以出圍。唐主壯其志，但認爲爲時已晚，未予採行。

唐軍散潰：晉安塞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等數引騎兵出戰，均以衆寡不敵而無功。張敬達等自九月中旬

被圍，至閏十一月初已兩月餘，芻糧俱竭，削秭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鬛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軍竟不至。楊光遠、安審琦等勸張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乃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携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衞之。敬達生疑，不知其故而疑之，行周乃不敢適。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是月九日光遠乘高行周等未至，敬達無備，乃斬其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之。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當時晉安塞猶有馬五千匹及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之歸國，而以所降將卒授敬瑭。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敬瑭見晉安塞唐軍已降，一面遣使招撫諸州，一面封賞所部準備進攻，以趙瑩爲門下侍郎，遵契丹主之意以桑維翰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爲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劉知遠爲保義節度使侍衞馬步軍都虞候。又遵契丹主之意以養子重貴（其兄敬儒之子）爲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留守河東。已則與契丹主率軍由太原南下。契丹主以其將高謨翰爲前鋒與降軍俱進。是月十二日至團柏鎮向唐軍展開攻擊。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等繼之。於是士卒大潰，互相踐踏死者萬計。

是月十四日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石敬〇即帝位，楊光遠等已降。衆勸唐主赴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以爲天雄軍府尚完整，契丹必憚山東（太行之東），不敢南下。唐主以端明學士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崧勸主南還。洛陽聞前方軍敗，衆心大震！居民四逃。十七日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

趙德鈞、趙延壽等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騎東還漁陽（指幽州）。敬瑭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先返潞州具食以待後軍，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乃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十九日敬瑭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潞州西二十里），並拜敬瑭於馬首，敬瑭不顧，契丹主慰諭之。契丹主命德鈞將其所置銀鞍契丹直三千人盡殺之於潞州西郊，然後鎖德鈞父子送歸其國。

敬瑭在潞州略事整頓後，即準備南下。契丹主曰：「今大事已成，我若南下，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衞送汝至河梁，欲與之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執敬瑭手相泣，久之，解白貂裘以衣敬瑭，又贈良馬二十四，戰馬千二百四，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敬瑭乃率軍發上黨。（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唐侍衞步軍都指揮苻彥饒，馬步軍都指揮使張彥琪等，自潞州逃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乃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斷浮梁，守河陽南城，而自歸洛陽。遣宦者殺契丹主兄李贊華於其第。二十四日敬瑭至河陽，萇從簡具舟楫迎降。彰聖軍亦執劉在明降，敬瑭釋之，使復其職。是時，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及苻彥饒、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等將千餘騎至白馬阪（在洛陽北）巡視戰地，有五十餘騎奔於晉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立於此？」乃還。二十五日唐主尚不知河陽已失守，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敬瑭。敬瑭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二十六日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携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死，同日敬瑭入洛陽，唐亡。

此次參與出征之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軍，自十月中旬即已至遼州，因恐趙德鈞兼併其軍，故始終觀望不前，及聞德鈞等兵敗，乃急引軍還鎮，奉表請降。（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第六節　戰後之政局

晉：晉藉契丹之力以立國，立國後，外則契丹貪而無厭，徵求不已；內則藩鎮未服，叛亂迭起，形成內外交迫之局，玆述其概況如下：

一、一般政情：天福元年（西元九三六）閏十一月二十六日，晉主石敬瑭入洛後，命劉知遠部署洛都治安，知遠分別安置蕃漢軍，嚴整紀律，城中肅然，逃匿士民漸還復業。唐官員除張延朗因任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時曾迫收河東財賦被誅，及劉延皓、劉延明以姦邪貪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馬胤孫、樞密使房暠、宣徽使李專美、河東節度使韓昭胤以不務詭隨，釋罪除名外，餘皆不問。先歸順臣僚則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十二月晉主親至河陽餞契丹軍及其將太相溫返國。

天福二年正月以端明學士李崧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充樞密使，以翰林學士桑維翰兼樞密使。四月因天雄節度使范延光聚卒繕兵據鎮不服，乃遷都大梁以鎮之。六月延光反，嗣東都巡檢使張從賓亦反，大梁危懼，晉主欲奔河東，桑維翰諫止之。招討使侍衛軍都指揮使楊光遠督軍征討，至翌年九月始降。其經過另述於後。延光降後徙天平（治今山東省東平縣）節度使，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當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或反仄不安；契丹徵求無厭，府庫殫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

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練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賴以稍安。

二、晉與各國之關係：除北依契丹以立國外，其對各國之關係，大抵與後唐時無異。與吳（南唐）仍處於敵對狀態，對蜀曾圖撫定之，但蜀以同等國之禮答之。其次與荆南、閩、楚、吳越諸國間均保持友好關係。

南唐：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五月，齊王徐知誥用左丞相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晉，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是年秋，吳主楊溥下詔禪位於知誥。十月知誥卽位於金陵（今南京）改國號爲唐（史稱南唐）。三年契丹遣使來聘，唐復賂之，俟其歸至淮北，遣人殺之；以假禍於晉。五年夏晉將李金全以安州（今湖北安陸）來降，晉遣安遠節度使馬全節討之。唐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往迎，爲全節所敗。六年（西元九四一）唐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假道於晉，以通契丹，晉不許。

唐主性節儉，勤於聽政，卽位以來，不作安樂，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請乘北方多難，恢復舊疆，唐主不許。漢主遣使來請兵伐楚，亦不許。是年秋吳越府署失火，羣臣請乘敝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以火？」遣使唁且賑之。又以田地肥瘠定田稅，人咸稱平允。（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後晉紀三）

漢：天福三年冬，交州（今越南北部）亂，漢主欲乘其亂而取之，遣子弘操將兵往攻，敗死。四年秋（西元九三九），漢主遣使與楚通好。七年（西元九四二）夏，漢主龑殂，長子秦王弘熙繼之。

閩：天福二年，閩主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因土木繁興，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賄。三年晉册閩主昶爲閩國王。四年（西元九三九）夏，閩主作三淸殿於宮中，晝夜禱祀，政無大小，皆以巫者傳寶皇命決之。拱辰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因閩主另募宸衞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閩主且數辱之。秋北宮失火，焚宮殿殆盡，閩主又疑重

遇縱火；致二都迎主叔父延羲，攻殺閩主。延羲遂自立，稱藩於晉。五年二月，閩主曦（改名）與弟建州（今建甌縣）刺史延政不睦，遣總軍使潘師逵將兵四萬擊之。延政求援於吳越，吳越遣將仰仁詮來援。時潘師逵已敗去，仁詮不肯回師，延政復求救於曦，因破吳越兵。五月，唐遣使爲曦及延政和解，二人遣使爲盟，然猜恨如故。天福六年（西元九四一）六月，閩主曦殺兄子泉州刺史繼業及宗族勛舊，人不自保。曦淫侈無度，多方搜括尤不足，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及戶口數定其値，自百緡至千緡不等。秋自稱大閩皇帝，與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敗。

後蜀：天福二年春，晉王遣使來告即位，且敍姻好，（蜀主孟知祥娶晉王李克用姪女，晉主石敬瑭娶明宗李嗣源姪女），後蜀以敵國禮答之。自天福三年至六年（西元九三八至九四一），後蜀政治安定，無何變亂。六年夏，晉節度使安從進謀反，遣使請出師金商（今陝西省安康商兩縣），以爲聲援，蜀主辭之。

吳越：天福二年冬，晉封吳越王錢元瓘爲吳越國王，三年又加天下兵馬元帥。五年（西元九四〇）春，吳越王遣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仰仁詮率兵救閩建州刺史王延政，反爲閩兵所敗（已見閩方）。天福六年秋，吳越王元瓘卒，子弘佐嗣立。弘佐溫恭好禮，躬勤政務。是年冬，晉主授弘佐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國王。

楚：天福三年冬，楚王希範夫人彭氏卒。夫人貌陋，治家有法，卒後希範始縱聲色，爲長夜之飲。天福四年（西元九三九）晉加希範爲天策上將軍。是年秋，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錦州蠻（今麻陽縣）萬餘人寇辰（今湖南省沅陵縣）、澧州，焚掠鎭戍。希範遣左靜指揮使劉勍、決勝指揮使廖匡齊率五千兵進討。多始敗之，匡齊戰死。是年多，希範開天策府置護衞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爲之。天福五年（西元九四〇）又平溪州（龍山縣東南）羣蠻，並徙溪州於便地，自是羣蠻歸服，希範以銅五千斤製銅柱誌念。天福六年，希範奉晉詔會荆州州

兵討安從進之亂，曾以戰艦五十艘入漢口助戰，並運糧以饋之。

荆南：自天福二年至五年，軍政均無重要變動。六年冬，曾發水軍數千助晉討安從進，已見前面晉方部份。

遼與晉之關係：自天福二年二月，晉主石敬瑭率軍由上黨南下後，契丹主即由上黨北返。過雲州，大同節度使沙彥珣出降，節度判官吳巒閉城拒守，契丹攻之不下。應州（今山西省應縣）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恥臣契丹，亦挺身南歸。契丹主過新州（察省涿鹿），命節度使崔璋獻犒軍錢十萬緡，又命其攻叛奚及雲州。吳巒堅守大同，半年不下。巒求援於晉，晉主召巒南歸。

是年冬，契丹主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並參用中國人。以被俘歸降之唐盧龍節度使趙延壽爲樞密使、尋兼政事令。天福三年秋，晉主以馮道爲使備鹵簿儀仗車輅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除歲輸金帛三十萬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送玩好珍異，相繼於途。至其他諸臣皆有小惠，小不如意，輒遣使責讓，晉主常卑辭謝之。每契丹使至，晉主於另殿拜受。但晉使至契丹，契丹則驕縱不遜，朝野皆以爲恥，晉主事之無怨言。

自燕雲十六州割契丹後，吐谷渾隸屬契丹，苦其貪虐，復受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之誘，於天福五年冬各率部落千餘帳南奔。契丹主大怒，遣使責晉主納叛人。六年春晉主乃遣兵將幷、鎮、忻、代四州之吐谷渾驅之北還。是年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晉主恐契丹來犯，九月遣安國節度使楊彥珣謝之。至七年春重榮滅後，晉主復漆其首送契丹示好，以釋因重榮對契丹引起之嫌怨。

四夷動態：四夷中除契丹強大，已如前述外，其餘吐谷渾、西奚、回鶻、黨項、突厥等均不振。吐谷渾動態

10—3421

已見遼方。室韋與西奚早已均屬於契丹，後奚王去諸苦契丹貪虐，帥衆西遷依燕王劉仁恭。唐滅幽州則屬於唐，至去諸孫拽剌時代，乘契丹自上黨北返時，又迎降契丹。

天福三四年間，回鶻曾連年入貢，晉主册其可汗仁裕爲奉化可汗。於闐王李聖天於是年亦遣使入貢，册爲大寶於闐王。黨項酋長拓跋天福四年遣使入貢，因爲晉朔方節度使馮暉所留，未到達。至天福六年突厥亦遣使來朝。

第七節　中　論

契丹統治中國：本戰役之後，爲契丹間接統治中國之開端。契丹在唐初時期，其各部族已漸強大，至武后時且對河北不斷深入寇抄，安祿山帥唐三大鎭（平盧、幽州、河東）之邊防軍以衞北疆者，卽拒禦契丹之入寇也。安祿山之叛唐，亦藉契丹之軍力甚多。及阿保機統一各部，兼用華人治理其國；國勢由是大張，其爲中國之患，幾與匈奴、突厥相埒矣。

唐自藩鎭割據，國勢凌夷，其間幽、幷藩鎭雖尙能拒契丹於境外，然自晉安寨一役，後唐沙陀部族軍僅存之餘力，損耗殆盡，由是中國在四分五裂之狀況下，更無抗拒契丹之力，後晉石敬瑭依契丹以立國，遂應運而生。

唐主李從珂之失算：從珂爲明宗李嗣源之假子，石敬瑭爲明宗之婿，二人又均以驍勇善鬬著稱，爲明宗之左右親近相埒。明宗卒後，從珂以夙將之故，不費反掌之力，推翻閔帝從厚，蓋諸將士多爲其舊屬故也。然自從珂卽帝位後，明宗集團之勢力，遂形成兩個中心，一爲從珂，一爲敬瑭，此所以從珂每聞敬瑭在晉陽之舉動，而莫不膽戰心驚也。玆論從珂之失算者如次：

一、使石敬瑭還晉陽之失——從珂雖內脅夏太后及晉國公主（敬瑭妻），不能久留敬瑭於洛陽，然易之以河南州鎮，則彼不能藉契丹爲援，亦易制也。從珂無遠謀，不圖於禍機之先，而及敬瑭反象漸露，乃謀徙其節度天平於後，則爲時已晚矣。尤其於晉國公主還晉陽之時，竟醉謂之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此語無異促使敬瑭速反。此特顯其武夫之本質，魯莽可笑。

二、兩度失計——攻晉陽失敗，而退軍晉安寨時，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王，送之歸國，以亂契丹，促使契丹主因內顧之心而解晉安之圍。觀事後述律太后謂趙德鈞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指德鈞）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可見此策之可行性，且可免趙德鈞之乘危邀幸，招致整個局勢之敗壞。又晉安被圍至情勢危急之際，龍敏再建議，願與勇將郎萬金率騎千人，由介休山偷入晉安寨，使晉安被圍之軍，知悉援兵近在百里，而堅其作戰之心。唐主對前策則持疑不決，對後策則謂爲時已晚。此可見至此，唐主已全失去其鬬將勇決之本質矣。

三、戰略戰術運用失當——張敬達軍原駐守代州，有防契丹及石敬瑭之雙重作用。敬瑭勢力不足，謀叛必與契丹勾結，早在意料之中。故張敬達軍南移晉陽，無異爲契丹打開南下之門。唐軍欲在契丹來援之前攻下晉陽，遂撤除防胡之兵，實乃戰略部署上之錯誤。且張敬達等缺乏戰術修養，南下之時，亦不知使忻代兩州刺史加強作戰準備，牽制胡兵南下。而楊光遠且云：「若引契丹，當縱之深入，可一戰破也。」實屬誇大愚妄之極。唐軍當晉陽會戰失敗退駐晉安寨時，尚擁有龐大兵力，然初則坐待敵人完成包圍設備，繼則毫無作爲束手待援，無怪其陷於敗亡也。

唐君自始卽無戰略預備兵力之留置，亦無應急之計劃，一旦失敗卽手足無措。至所採之救援措施，更不能適應情況之需要。蓋趙德鈞、范延光等藩鎭均各懷異謀，殊不可恃。與其完全冀望於彼等之救援，以浪費寶貴之時間，實不如抽派較爲可靠之隨駕軍爲有利。惜乎當趙德鈞由幽州迂道潞州南來，其乘火打刼之企圖已至爲明顯後，唐主反遣其子趙延壽率侍衛軍二萬趨前助戰，助成其父子之奸謀，其愚蠢如此，焉能不敗。

石敬瑭賣國求榮罪大惡極：本戰役石敬瑭獲勝之原因，除因唐方犯有**諸種過失外**，**卽得力於契丹之傾力**援助，而契丹之肯於傾力赴援，則由於石敬瑭之「不惜犧牲」。敬瑭之對契丹，臣事之猶不足，進而父事之，奉款納貢猶不足，進而割地，且慷慨大方一割卽十六州之多，燕雲以北均恭手獻於敵人；棄大好河山如敝屣，其喪心病狂，厚顏無恥，公然認賊作父，賣國求榮之罪行，實開我國歷史上曠古未有之先例。

燕雲十六州，自古以來爲北部天然之國防屏障，一旦割讓契丹後，中原卽陷於無國防，暴露於契丹鐵騎蹂躪之下，禍延至終宋代三百餘年，不能恢復中原之國運，其爲禍之烈可知矣。

第七章　契丹滅晉與漢開國（附圖十一——三六六）

本章包括四次戰役：即契丹兩次南犯與後晉兩次北伐。契丹兩次南犯均爲後晉所擊退。晉之第一次北伐小獲勝利；第二次北伐時，因北伐軍全部投降，契丹乃乘機驅軍南下滅晉。契丹第一次南犯，開始於後晉高祖天福八年（西元九四三年）十二月間，至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十二月底契丹進入汴京爲時共三年。

契丹盤據汴京僅兩個月，因行動荒謬，措施乖張，激起整個中原社會之動亂，不得已乃悉衆北返。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卽乘機擁兵入汴，兵不血刃繼晉而有天下。

第一節　戰前一般情勢及作戰導因

晉初契丹支配中國之情勢：晉主石敬瑭既割燕雲十六州於契丹，北疆藩籬盡棄，中國遂無抗拒之憑藉，而屈服於契丹鐵騎之下矣。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契丹以幽州爲南京。建國號爲大遼。此時晉在內憂外患煎迫之下，用桑維翰之策，內則推誠棄怨，以撫藩鎭，外則卑辭厚禮，以奉契丹。故晉主奉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每契丹使至，拜受其詔敕，如約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契丹后妃、太子諸王，及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贈。故當時之晉國，實際上乃契丹之附庸。

晉主石敬瑭所以如此屈辱於契丹者，初在晉陽爲張敬達所攻之時，其命運危如朝露，乃因契丹之欲，割燕雲十

六州以求援。及後唐既滅，後晉初建，國內在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已甚，故有桑維翰內撫藩鎮，外奉契丹之定策，蓋亦時勢使然也。故桑維翰（時因與楊光遠不平，出爲彰德節度使鎮相州）當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於天福六年（西元九四一）欲連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崇殺契丹朔州節度使劉山）及吐谷渾（居代北）等部落，以抗拒契丹之時，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強，呑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羊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爲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凋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尙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衞之士，疲於奔命，鎭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大焉！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使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桑維翰此疏，充分說明當時中國內外之情況，祇有忍辱負重以待時。天福三年，天雄節度使（治魏州）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畜異志。於是乃建鄴都於廣晉府（石敬瑭卽位，以魏州爲廣晉府，今再建鄴都），置彰德軍於相州（今河南安陽），以澶、衞二州（今河北淸豐縣西南、河南汲縣）隸之。以貝州水陸要衝，置永淸軍於貝州（今河北淸河縣），以博冀二州（今山東聊城、河北冀

10—3427

縣）隸之，多聚芻粟，爲大軍數年之儲。又徙澶州（治濮陽縣）跨德勝津，作浮橋於德勝渡口（是爲澶州河橋）。此可知桑維翰備契丹之一貫之政策矣。由於桑維翰之策，故終石敬瑭之世，與契丹修好，中國亦賴以粗安而得以稍事生息焉。（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二，後晉紀三）

晉與契丹起釁端：天福七年六月，後晉高祖石敬瑭，因契丹責其招納吐谷渾，（天福六年詔劉知遠招納吐谷渾，處之於太原嵐石之間，以孤安重榮之勢）而憂悒成疾，殂於廣晉（即鄴都。以安重榮反，親赴廣晉以拒之），守司徒兼侍中馮道與侍衞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貴（敬瑭兄子）即帝位。新主以延廣有定策之功，故寵冠羣臣，使爲侍衞都指揮使總宿衞兵，故大臣莫能與爭。於是遂專朝柄。

當晉高祖疾亟之時，有旨召北京（太原）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由是知遠怨齊王。

石重貴既即位，大臣議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於書中稱孫而不稱臣。端明學士同平章事李崧曰：「屈身以爲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卒從延廣。契丹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稟，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惟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

初，契丹回圖使喬榮（原爲晉河陽牙將從趙延壽入契丹），置邸大梁往來貿易。至天福八年，契丹與晉有隙日深，延廣乃說晉主囚喬榮於獄，悉取其邸中之貨，凡契丹在境內貿易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乃於是年九月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爾主，先帝爲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之盟約故耳。爲鄰稱孫是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延壽爲契丹盧龍節度使，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

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勿悔也。」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後晉紀四）

正當此時（是年十一月）景延廣向平盧節度使、東平王楊光遠索回借馬三百匹（原爲晉高祖所借與），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卽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按楊光遠自晉高祖天福三年（西元九三八）平范延光於魏州之亂後，卽跋扈難制。高祖初以其爲天雄節度使，繼徙爲西京留守，至天福五年，又徙平盧封爲東平王，並以其子承祚爲單州刺史，承勉爲萊州防禦使。楊光遠已密召其子承祚，承祚乃託母病夜奔青州。晉主重貴卽以左飛龍使何超權知單州，而遣內班（宦者）賜光遠玉帶御馬，以安其意；又遣侍衞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控河津以防光遠與契丹交通。十二月，又遣左領軍衞將軍蔡行遇將兵增戍鄆州。是時楊光遠遣騎入淄州（今山東省臨淄）刼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而晉主仍徙楊承祚爲登州（今山東省蓬萊縣）刺史，以從其便（登州爲平盧巡屬）。光遠因之益驕，密告契丹謂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饑，公私困敝，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契丹樞密使兼政事令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亦屢勸契丹之南征。契丹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共五萬人，使延壽將之，於是契丹滅晉之戰遂起。

南方各國方面：南方吳越、閩、楚、南漢，皆受晉之官爵。蜀雖早既稱帝，而與中國因道途險遠，除於階州與後晉稍有衝突外，大致無甚關係。惟吳與後晉僅一淮水之隔，且徐和誥父子專吳之政甚久，有謀中國之志，然在本戰役中，亦未發生作用，蓋其與契丹之交通，爲後晉所阻隔故也。玆略述南唐謀中國之事於次。

後晉高祖石敬瑭卽帝位之年（後唐從珂清泰三年，吳王楊溥天祚二年，西元九三六），吳宰相大元帥齊王徐知誥卽已積極展開篡吳運動。由於知誥頗爲賢能，吳人心歸附，有復興唐朝之志（知誥徐州人，少孤，楊行密得之，

養以爲子，不爲楊氏諸子所容，遂爲徐溫養子，因姓徐名知誥。篡吳後，復姓李。自云唐憲宗子建王恪之四孫——見新五代史卷六十二）。後晉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五月，用其謀主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於契丹，契丹主亦遣使報之。同年十月，遂篡吳，國號齊，翌年改名李昪，國號唐（史稱南唐）。天福三年，契丹遣使於唐，宋齊丘勸誥李昪厚賄之，俟其使還至淮北，潛遣人殺之，以離間晉與契丹之好。後晉天福六年，李昪又遣通事舍人歐陽遇，求假道以通契丹，晉高祖石敬瑭不許。可知南唐之謀中國頗爲積極，特以道途遙阻，且常有事於閩、楚，故未成其入中國之謀。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戰略指導

戰場地理：契丹滅晉之戰，包括四次戰役。其作戰地區主要爲恆定魏博一帶（即今河北省正定縣、清宛縣以及大名以南黃河沿岸），其兵要地理形勢在本卷第二、四各章中已詳述。

戰略指導：契丹滅晉，事前雙方雖無周到之計劃，但各次作戰均有其導因與目的。玆就史料所載，將雙方戰略指導，分以下兩階段綜述如下。

一、契丹兩次南侵與晉之抵禦：

契丹兩次南侵之戰略大致爲利用優勢騎兵之機動力，與晉方青州節度使楊光遠相呼應，深入大河南北，予晉方以重大之打擊。如作戰進行順利，即渡河進攻大梁，否則即行撤退。在兩次作戰中，對正定方面之晉軍，均以少數兵力加以牽制。第一次南犯，主力經安國深冀指向魏州，擬以有力一部由博州（今山東省聊城縣）方面渡

河配合平盧節度使楊光遠之行動，以威脅晉方之右翼。及其渡河部隊爲晉方所阻，正面復遭堅強抵抗後卽行撤退。第二次南侵主力指向邢相方面，但未經強烈作戰、卽又北撤。由此可知其用兵，有乘虛擊瑕之作用。晉方居於防者之地位，因知契丹兵力優勢，機動性強大，故不敢遠出前方迎擊敵人；而利用大河之掩護，作有力抵抗，以阻敵人之攻勢。同時一面嚴防楊光遠之行動，一面使正定及河東方面向敵後出擊，以威脅敵之退路，但該兩方面並未認眞行動。

二、晉之兩次北伐與契丹滅晉：

晉之兩次北伐，均係情報不實，受客觀環境之誤。第一次北伐其戰略在以大軍集中於定州，以行進攻，予契丹以有力打擊後，相機進取幽州。第二次北伐則抱有更大之企圖，其戰略卽所謂：「先取瀛莫，安定關南（瓦橋關），次平幽燕，盪平塞北」是也。但此爲晉方完全不切實際之妄想，事實上其主力並未經強烈作戰，卽由瀛莫轉退正定，被困投降。

契丹對晉之北伐，仍以其游牧騎兵之特性採機動作戰指導，可進則進，不可進則退。其最後所以敢於長驅南下渡河滅晉者，完全受趙延壽及晉軍投降之鼓勵，非預定之計劃及決心也。

第三節　契丹滅晉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一——三六六）

契丹滅晉之戰，開始於天福八年（西元九四三）十二月，至開運三年（西元九四六）十二月汴京失守，歷時三載。其經過可分爲四個階段：卽契丹之兩次南犯與晉之兩次北伐。玆將其經過分述如下。

一、契丹第一次南犯——馬家口、戚城會戰

天福八年，晉遭天災，自春夏旱，至秋多大水，蝗蟲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南踰江淮，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被食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而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由是中國數年粗安之局，一變爲危機四伏之情狀矣。

契丹於是年十二月，乘晉飢荒，集中契丹軍及盧龍兵五萬人，採「以華制華」政策由契丹樞密使兼政事令趙延壽率之，契丹主嘗令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謀取中國之策。晉朝廷亦頗聞其謀，乃遣使築南樂城（今縣）及德清軍城（今清豐縣西南），並徵近道兵以備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後晉紀四）

開運元年（西元九四四年）正月二日，邊藩馳告契丹軍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進逼貝州（河北清河縣）。該州爲水陸要衝，晉爲備契丹儲有大量芻粟以爲大軍之需。當時因有軍校邵珂，以性凶悖爲節度使王令溫所黜；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告知貝州粟多兵弱易取之狀。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契丹軍至，邵珂自請效死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悉力拒戰，契丹攻具被毀殆盡。六日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貝州遂陷，巒赴井死，軍民被殺達萬人。

於是晉主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排陣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爲步軍左廂排陣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爲步軍右廂排陣使以拒契丹。時太

原亦奏契丹入侵雁門關（今山西省代縣西北）；恆、邢、滄等地，均有契丹入侵。成德節度使杜重威遣人詣平盧節度使楊光遠爲陳禍福，光遠遣人入朝，詭說其子承祚因母病逃歸之意，朝廷信而撫諭之。晉主又遣使遺書契丹，不得通而返。是時契丹已屯鄴都（治魏州今河北省大名縣）。正月九日又以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爲御營使，用兵方略號令皆出之，宰相以下皆無所預，而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晉主不能制。

是日行營都部署高行周以前軍先發。十二日晉主發東京，十五日至澶州（今河北省濮陽縣）。契丹前軍已於十四日至黎陽（今河南濬縣東北），十五日契丹主屯元城（今山東朝城東十二里），趙延壽屯南樂，契丹主以延壽爲魏博節度使封魏王。

馬家口會戰：是月廿一日，晉主一面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恆州（治今河北省正定縣）節度使杜重威副之，定州節度使馬全節爲都虞候，使出兵擊契丹之後。又遣右武衛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一面復遣譯者致書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

入寇太原之契丹軍，經劉知遠與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合兵兩萬擊之，二十八日破契丹偉王於秀容（今山西忻縣），斬三千級，契丹自鴉鳴谷（似在今壽陽縣）竄進，欲出潞州以與契丹之大軍合勢而下。

是月二十五日，博州刺史周儒降於契丹，並與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勾結，引契丹自馬家口（在今山東省東平縣西北楊劉之東）渡河，擒左武衛將軍蔡行遇，因之晉左翼防線被突破。（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三，後晉紀四）

二月一日晉主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在今山東濮縣東北），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在今山東省東阿縣北六十里），以護勝都指揮使白再榮增援馬家口，以堵契丹之深入，又以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是時周儒

又引契丹從弟麻答自馬家口渡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欲與楊光遠呼應。晉以該方面情勢緊急，二日又命侍衞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行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迎擊馬家口方面之契丹軍。

二月三日晉將北面行營都部署高行周、馬軍左廂排陳使苻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覇等，被契丹軍圍於戚城（今濮陽縣北），於是晉之東面防線亦趨危急。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及行周等告急，晉主乃自將救之，契丹始解圍去。蓋契丹主恐在堅城之下，遭受內外夾擊也。

二月五日，李守貞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壘外警戒以掩護大軍渡河，大兵數萬屯於河西（今聊城壽張一帶），以船數千艘渡軍。當契丹軍正渡河間，晉兵卽進擊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遂進攻其壘，拔之。契丹軍由是大敗，乘馬赴河溺死及被俘殺者各數千人。其河西之兵未渡者哀哭而走。由是馬家口方面，契丹軍亦敗。

初契丹拔貝州及博州，對州民皆撫慰之，或拜官賜望章，及敗於戚城與馬家口，乃忿恚！所得民皆殺之，軍士則燔炙之，因之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是時定難節度使（治夏州卽今陝西省橫山縣北）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今陝西神木縣北）濟河侵契丹之境（自麟州東北至府州——今府谷縣，又自府州東北行，入契丹境），晉主詔彝殷爲契丹西南面招討使。當契丹軍在馬家口渡河時，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至二月十五日晉主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自馬家口分兵屯鄆州以備之。又詔劉知遠將本部兵自土門（在今河北省獲鹿縣西）出恆州會杜威擊契丹，並會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

屯樂平（今山西省昔陽縣）不進。十九日楊光遠引兵自青州圍攻棣州（今山東惠民縣），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奔還。二十日晉主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爲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以增強鄆州之守備。又命兗州（今滋陽縣西）修守備，以備光遠。

戚城會戰：契丹以馬家口及戚城均遭失利，乃僞裝棄元城退去，暗伏精兵於古頓丘城（在今河北省清豐縣北廿里），以俟晉軍與恆定之兵合（時晉主詔杜重威馬全節率兵來會）而擊之。蓋中國軍騎少步多，長於阻地障以爲守，契丹騎多步少，長於野戰，故契丹主遂欲俟晉南北軍會合時，於野戰中將晉軍主力殲滅之，則可以長驅直下大梁也。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敵已退去，大軍欲追擊之，因值霖雨而止。此實晉軍之大幸。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於是趙延壽獻策曰：「晉軍悉在河上（主力阻河爲守），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取浮梁（澶州德勝渡之河橋），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一日契丹主遂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晉軍在城上者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接戰，自朝至晡（傍晚）互有勝負。契丹主乃自將精兵以衝晉之中軍，晉主亦出陣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謀左右曰：「楊光遠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乃以精騎攻擊晉軍之左右兩翼。晉軍不動，萬弩齊發，契丹稍卻。又攻晉陣之東偏（翼），亦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黃昏後契丹引去，營於卅里之外。三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來降，謂契丹已傳木書（書之於木，以爲信契）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於是契丹主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而命大軍自澶州北分爲兩路北退：一出滄德，一出深冀。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麻答陷德州而據之，以便與青州楊光遠連絡，以備再舉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晉方戰後措施：契丹軍於開運元年三月北退後，晉主卽詔太原恆定兵各還本鎭。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等留鎭澶州。是月定州節度使馬全節攻泰州（今河北省清苑縣）拔之。四月緣河巡檢使梁進，以鄉社兵（民兵也。契丹寇掠，緣河之民自備兵械，各隨其鄉團結爲社以自衞）復取德州。又命鄴都留守張從恩攻貝州拔之。趙延照大掠而退，屯兵瀛莫，阻水自固（瀛莫之間，卽今河間任邱間多水濼）。晉主爲整飭軍政，防契丹之進犯，並陸續作如下之措施。

一、三月勑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一卒。至四月得七萬餘人，號定武軍。復以國用涸竭，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民財，各封劍以授之，蓋晉懼契丹再犯，積極備戰也。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州縣吏復因緣爲奸，民家驚懼，社會大擾，戰後兵荒之餘又有此擾，民益不聊生矣。

二、侍衞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爲上下所惡，桑維翰復訴其不救戚城之罪，晉主亦憚其不遜難制，因於四月加延廣兼侍中出爲西京留守。是時太尉侍中馮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因以道爲匡國節度使（治同州卽今陝西省大荔縣）兼侍中。六月復置樞密院，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時軍國多事，百司及使者咨請輻輳，維翰隨事裁決，恰中機宜。維翰兩秉朝政，人服其膽略，至是統一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數月之間，朝廷差治。惟維翰頗任愛憎，睚眦必報，人以此少之。晉主此舉，實亦圖以弭契丹之寇也。

三、四月命侍衞馬步軍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兩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又遣神武統軍潘環及張彥澤等將兵屯澶州，以備契丹。契丹遣兵救青州，爲齊州（今山東省歷城縣）防禦使薛可言邀擊敗之。至十二月因青州被

圍已久，城中食盡，餓死太半，契丹救援不至，光遠之子承勛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丘濤等，送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刼其父以降。閏十二月，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楊承勛為汝州防禦使，報其反正之功也。

四、八月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治恆州即成德鎮，今河北省正定縣）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然以上次契丹進犯時知遠未遵命出兵應援，晉主疑之。故雖為都統，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參與。知遠亦自知見疏，惟愼事自守而已。

二、契丹第二次進犯

開運元年（西元九四四年）閏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仍以盧龍節度使趙延壽為前軍，引兵先進直趨邢州（今河北省邢臺縣），順國（成德）節度使杜重威遣使告急。晉主欲自將拒之，會有疾，乃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今河北省大名縣）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治山西永濟縣）安審琦等，會諸道兵屯邢州拒敵，另以武寧節度使（治徐州）趙在禮進屯鄴都。契丹主以大軍隨趙延壽前軍之後繼進，建牙帳於元氏（今河北省元氏縣），晉主懼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卻，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幸契丹不知，未卽追擊。

開運二年（西元九四五）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軍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今河南省滑縣北），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在今河南省滑縣東北接濮陽境）。三日契丹軍逼邢州。晉主詔滑州、鄴都之軍復進拒之。義成（治今河北省滑縣）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自滑至邢。契丹分兵用散兵戰術寇邢、洺（

今河北省永年縣）、磁（今河北省磁縣）三州，殺掠殆盡，游兵入於鄴都之境。是月十五日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等，悉以行營兵數萬，陣於相州安陽水（卽洹水）之南以禦之。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吐谷渾，與劉知遠同母）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今河南臨漳縣）將渡漳水，突遇契丹兵數萬，遇等且戰且退至榆林店（今河南臨漳縣西南四十里），契丹軍大至。二將見已無法走脫，乃停止佈陣，自午至暮力戰百餘合，相互殺傷甚衆，遇馬斃，乘其僕馬復戰，直至日暮。安陽諸將得悉遇等被圍，安審琦引騎兵踰水救之。契丹望見塵起，知援兵至卽解圍去，二將乃得脫還。時契丹主在邯鄲聞晉軍悉至，亦卽時北遁，不再宿至於鼓城（今河北省晉縣）。是夕晉將張從恩等議，以爲契丹傾國而來，晉方兵少，安陽存糧不支一旬，如爲敵獲悉，必來圍困；不若引軍就食黎陽，依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張從恩以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引軍先退，諸將繼之，部伍紊亂，復如前在邢州潰退之時。（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是夕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憊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備。至曙（十六日晨），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陣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士卒，揚旗鼓譟，契丹不測，不敢輕進。至辰時（約上午八時左右），趙延壽與契丹將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過而南下。是時會晉主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趨相州，延壽等進至湯陰（今縣）聞之，亦卽引還。馬全節等雖擁大軍在黎陽，竟不敢追擊。

三、晉軍第一次北伐

晉軍北伐：趙延壽退後，是時晉主疾已稍愈（開運元年十二月間因疾未能親拒契丹），會河北又相繼告急，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進襲幽州。於是晉主乃於正月二十五日下詔

親征，部分諸將北進。二十八日晉主發大梁北上。

是年（開運二年）二月一日晉王至滑州，命護國節度使安審琦進屯鄴都。八日晉主復自滑州至澶州。十六日馬全節等諸軍次第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横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北還時，以羸兵誘邢州（今河北省安國縣）兵出擊，以精兵奪其門急攻陷之；刺史沈斌戰死。

是月十九日晉主詔北面行營招討使杜重威以本鎮兵會馬全節等進軍。同時於故澶州城（今清豐縣西南）增築德清軍城，以確保澶州鄴都間之交通線。三月九日杜重威等諸軍集中於定州，十四日開始北攻。契丹泰州（今河北省清苑縣）刺史晉廷謙舉州降。十八日取滿城（河北省今縣），獲契丹酋長沒刺及兵卒二千人，遂克遂城（今河北省徐水縣西廿五里）。（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記五）

白團衞村會戰：是時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已還至虎北口（卽今古北口），因聞晉取泰州，又擁衆約八萬餘騎南下，來夕當至，宜速爲備。杜重威等聞訊恐懼，廿日退保泰州。二十二日契丹軍迫泰州，二十三日晉軍南退途中，契丹追之，至陽城（卽壁陽城在今保定西南廿里），契丹軍大至，晉軍反擊之追北十餘里。契丹軍越白溝（南白溝水卽淇水北出者）退去。二十六日晉軍正結隊南行，胡騎突至四合圍攻。晉諸軍力戰拒之，且戰且退，纔行十餘里，人馬飢乏。二十七日晉軍退至白團衞村（今完縣），埋鹿角爲行寨以禦契丹。契丹圍之數重，並以騎兵出寨後斷晉軍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纔及水，土卽崩毀；士卒以帛絞泥飲之，人馬俱渴。至曙（晨也），風益大。契丹主坐大奚車（奚人所造之車，利於行山）中，令其衆門：「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因命鐵鷂（契丹鐵甲精銳騎兵）四面下馬，拔鹿角以短兵進擊，又令順風縱火揚塵，以助風勢。晉

軍軍士皆奮怒請出戰。杜重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請重威守寨，自將中軍決死擊敵。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以爲敵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獨馬軍右廂副排陳使藥元福以爲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必爲所擄；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應出敵不意急擊之。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苻彥卿亦以爲與其束手就擒，莫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等，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卻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馬勒也），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進。此時風勢益大，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衆萬餘騎，横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卒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契丹鐵鷂既下馬，倉皇中不能復上，皆委棄乘馬鎧仗而退。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陣。杜重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精騎擊之，契丹皆渡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因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重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來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腫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退保定州。是役，晉軍已處於危殆之形勢，卒賴士氣之憤發，轉危爲安，易敗爲勝，實一倖勝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雙方戰後行動：契丹軍自白團衞村敗後，退至幽州散兵始稍稍復集。契丹主以大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唯趙延壽得免。

晉諸軍既自定州引歸，晉主亦於四月十九日還大梁，以泰州隸定州。契丹雖已敗退，但仍常出沒河北中部一帶竄擾。順國節度使杜重威久鎮恆州，貪殘不注，括財虐民，以充私藏。對外畏懦過甚，每遇契丹數十人入境，輒閉

門登陴；甚至契丹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重威亦瞋目延頸望之，不敢邀擊。因之契丹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千里之間，暴骨如莽，村落殆盡。重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強，乃棄鎭入朝。桑維翰請廢之，晉主以其爲密親（晉主姑爲重威之妻），且又獻部曲步騎四千人，鎧仗及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故仍以爲天雄節度使（改廣晉府爲天雄軍）。

契丹連歲內寇，晉方疲於奔命，邊民塗地；而契丹人畜亦多死亡，其國人苦之。述律太后勸契丹主與晉議和，息兵養民。晉中書令兼樞密使桑維翰亦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難。晉主乃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詣契丹，奉表稱臣，卑詞謝過。契丹主覆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鎭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知其無和意，乃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四、晉軍第二次北伐

再北伐之起因：開運二年八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尙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端明學士馮玉原爲戶部侍郎，因與宣徽北院使權侍衞馬步都虞候李彥韜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晉主乃以馮玉爲戶部尙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而委玉以朝政。

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日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宮，濫賞優伶。桑維翰諫之不聽。馮玉善逢迎，因益有寵。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盈門，朝政益壞。九月晉主以景延廣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置威信軍於曹州（今山東省荷澤縣），以加強河南之守備，遣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恆州。十二月桑維翰因受馮玉、李守貞等之排斥，罷政事爲開封府尹；以開封府尹趙瑩爲中書令

，李崧爲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杜絕賓客。此亦晉朝中主和主戰二派之消長也。

開運三年（西元九四六）夏，河北大饑，民衆餓死者頗多，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定州西北二百里狼山民帥孫方簡及弟行友，有衆千餘家（民避胡寇及寇盜，相聚爲寨以自衞者），結寨以拒契丹，頗有斬獲，契丹畏之。歸款晉朝，朝廷署爲東北招收指揮使以抗契丹。於是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惟對朝廷亦邀求不已；少不如意，則舉寨降契丹爲嚮導以入寇。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遣將軍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以獻契丹。是年六月延翰逃至大梁，謂方簡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定州亦云契丹勒兵壓境（指泰州之北境也）。於是晉主乃以天平節度使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治今河北省滑縣）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治今河南省安陽縣）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治今河北省定縣）節度使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陳使，將兵向泰州方面進軍。又遣護聖指揮使王彥超、白延遇等以步兵十營趨邢州，以加強河北守備。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重威致書延壽，述明朝旨，啖以厚利。延壽復書僞請發大軍援應，晉主欣然遣使約期。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戰國時燕所築長城，在今固安縣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契丹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是月初九日，以契丹並未入寇，乃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先是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遂從晉主與契丹戰於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代北及蔚州界）。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爲雲州（今大同縣）觀察使，使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

，事未果。知遠知之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心腹之疾，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乃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反，以兵圍而殺之，共誅四百餘口，籍沒其家資，數至鉅萬，良馬數千，乃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衆。時爲是年八月也。

九月，契丹三萬遂寇河東，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在今山西省崞縣西），斬首七千級。定州方面張彥澤亦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泰州（今淸苑縣），斃敵約二千人。契丹又使瀛州（今河北省河間縣）刺史劉延祚致書樂壽（今河北省獻縣西南）監軍王巒，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不滿千人，請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謂今秋多雨，自瓦橋（今河北省雄縣南）以北積水無涯，關南（瓦橋關南）有變，地遠水隔，契丹亦不能救云云，以誘晉人。因此巒與杜重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亦獻瀛莫地圖。由是馮玉、李崧信以爲眞，欲發大軍迎延壽及延祚，於是乃促起晉方再度北伐之戰。（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紀大）

作戰經過第一階段——晉方北伐：開運三年（西元九四六）十月十四日，晉主詔頒北伐作戰部署如下。

天雄節度使杜重威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

天平節度使李守貞爲北面行營兵馬都監。

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爲左右廂都指揮使。

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爲馬軍左廂指揮使。

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

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爲步軍左廂都指揮使。

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爲馬軍都排陳使。

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爲步軍右廂都指揮使。

潞州團練使薛懷讓爲先鋒都指揮使。

晉主同時下敕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瓦橋）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此蓋晉主恃陽城之捷，有輕契丹之心也。

是歲自六月下雨，至是（十月）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苦。至十月二十五日，杜重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今河北省大名縣），然後北進。杜重威慶使公主（重威之妻，宋國長公主爲晉主之姑）入奏請增兵，謂深入敵境，必資衆力，因此大梁禁軍皆遣之，京中宿衛空虛。（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紀六）

十一月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以作收復之準備。十二月杜重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嗣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乃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今河間縣境）敗死。威聞報引軍南退。時束城（今河間縣境）等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聞晉軍北伐，乃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恆州。杜重威等還至武強（今縣西南二十五里），聞之，遂欲自貝冀之道南退。時彰德節度使張彥澤自恆州引兵會之，告以契丹可破之狀。於是重威以彥澤爲前鋒，復引軍沿滹沱水西援恆州。十一月二十七日威等至恆州南之中度橋；契丹已先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軍與契丹乃夾滹沱而軍。初契丹見晉軍大至，爭橋未勝，恐其急渡滹沱河與恆州戍軍合勢，議引兵還。嗣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

計，乃止。

杜重威雖以貴戚爲上將，然性懦怯，偏裨又皆爲節度使，因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建議杜重威李守貞曰：「大軍去恆州咫尺，烟火相望，如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其上，橋可立成。然後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選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爲然，獨重威以爲不可，並遣穀南下懷孟督糧。（見資治通鑑二百二十五，後晉紀六）

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契丹主之舅）、通事劉重進率百騎及羸卒由西山（太行山麓）出晉軍之後，斷晉軍糧道及歸路。晉方樵采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由是軍中恟懼！翰兵至欒城（河北省今縣）戍兵千人，不知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縱之南走。運夫在途中遇之，皆棄車潰驚。

十二月一日，李穀密奏前方大軍危急之勢，請帝駕幸滑州，遣高行周、符彥卿等扈從，並發兵守澶州、河陽（今河南省孟縣西）以備之。三日晉主始聞大軍屯中度橋。四日杜重威又奏請益兵，乃詔悉發宮禁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趨運前方。督迫嚴急，所在鼎沸。五日重威又遣從者張祚等告急，祚等歸還時爲契丹所獲，自是前後方聲聞遂絕。時京中因宿衞兵皆已出征，人心懍懍，莫知爲計。開封府尹桑維翰見國家危急，求見晉主言事，晉主正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遂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止之。六日晉主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爲北面都部署，以符彥卿副之（彥卿因戍荆州，來赴前方），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以固黃河之守備。但三將兵力薄弱，無何補益。

是時，奉國都指揮使王淸謂杜重威曰：「今大軍去恆州五里，守此何爲？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

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恆州則無憂矣。」重威許之；遣清與左廂都指揮使宋彥筠俱進。清衝擊甚銳，契丹稍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得免。清獨率麾下陣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威竟不救。戰至暮，契丹增兵攻之，遂被殲滅，由是諸軍皆奪氣。

十二月八日，契丹遙以兵圍繞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重威與李守貞、宋彥筠等謀降。重威潛遣心腹詣契丹牙帳，並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當以汝為主。」威喜，遂定降計。十月，重威伏甲召諸將，出降表迫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但唯唯聽命。同日重威悉命軍士出陣釋甲，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食盡途窮，與汝等共求生計」云云。是日重威悉命軍士出陣於外，軍士初以為出戰，皆踴躍，及聞釋甲，皆慘慟切齒，聲震原野。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亦衣重威以赭袍，而慰撫晉士卒曰：「彼皆汝物也！」其實皆戲之耳。（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紀六）

作戰經過第二階段——契丹滅晉：杜重威等投降後，便親自引契丹主至恆州城下，諭節度使王周出降。十二月十二日，契丹主進入恆州。

晉北伐大軍已全部瓦解，北方各城鎮民心士氣崩潰，代州（今山西省代縣）、易州（今河北省易縣）、義武（今河北省定縣）、安國（今河北省安國縣）等州，均先後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恆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天福二年契丹改號大遼），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此人(契丹)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遂引兵自邢相南下。杜重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為前鋒將六千騎先取大梁，安撫吏民，

以通事傅住兒爲都監。張彥澤倍道疾馳而進，夜渡白馬津而下。十六日晉主始聞杜重威之降及滑州之失，急召李崧、馮玉、李彥韜等計議，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但翌日天尚未明，彥澤已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拒之不能遏，汴京遂陷。晉主欲自焚未果，乃出降。彥澤是夕殺桑維翰，縱兵大掠。貧民乘之，爭入富室，殺人取貨，二日方止，都城爲之一空。（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後晉紀六）

五、契丹入汴後之措施

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劉知遠入汴京繼統，復以天福紀年）正月一日，契丹主入汴京，晉百官迎謁，晉主素服請罪。契丹主入京後，以張彥澤、傅住兒剽掠京城，並殺之，以撫晉人。鎖景延廣送歸遼國，延廣自知不免，至陳橋（開封東北四十里）自扼其吭而死。契丹主以晉主爲負義侯，並其家人送歸黃龍府（今熱河朝陽縣）。遂廢東京，降開封府爲汴州。

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天收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遂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又以素聞李崧、馮道二人之名，皆禮重之，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馮道守太傅爲樞密院祗候，以備顧問。並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諸藩鎮，蓋契丹欲從此，直接統治中國也。諸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今甘肅省涇川）節度使史匡威拒不受命，雄武（治今甘肅省天水縣）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天水縣）、成（在今甘肅省成縣境）、階（今甘肅省武都縣）三州降蜀。（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切杜重威投降時，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恆州，驅馬數萬匹歸其國，令重威將降兵從之南征。及南抵黃河時，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以胡騎盡驅之入河。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尙多，彼聞降者盡死，必拒命

10—3447

生變，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命杜重威將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因此，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爲他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爲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以分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爲寇仇，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爲後患乎？」延壽曰：「曏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恆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從之。由是陳橋降卒始得免。（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契丹主在汴，見晉藩鎮多擁護之，益爲驕縱。對其親信之藩漢官吏大行封賞，惟對晉室若干重要藩鎮，因恐其反側，留之不使歸鎮。如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留於汴不遣。然後部署其新統治之地方節鎮如左

一、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洛陽）留守（晞、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使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

二、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爲義成節度使。

三、兀欲姊婿潘聿撚爲橫海節度使。
四、趙延壽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
五、晉將張彥澤爲雄武節度使。
六、晉將史佺爲彰義節度使。
七、晉客省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
八、晉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
九、晉將焦繼勳爲保大節度使。

契丹主以爲統制中國措施已定，乃欲盡掠中國之貨財以歸契丹（後世殖民地主義者，亦皆如是），此亦強本弱末之計也。其措施如左：

一、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由是中國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大梁之屬縣爲東畿，洛陽之屬縣爲西畿），及鄭、滑、曹、濮四州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二、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

於是，中國人始患苦契丹，民不聊生，內外怨憤，皆思逐之矣。

是時晉藩鎮最強者爲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遠自契丹入汴，即養兵儲銳，伺機觀望。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則入朝

10—3449

契丹，但同時亦遣使詣河東勸進。晉密州（今山東省諸城縣）刺史皇甫暉、棣州（今山東省諸城縣）刺史王建等皆避契丹，帥衆奔南唐。淮北賊帥亦多請命於南唐。蓋是時中國既陷於無政府狀態，故晉之邊疆藩鎮，或投於南唐，或降於後蜀也。

契丹君臣已飽有中國財貨，乃欲留契丹酋長一人以統治中國，召晉百官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言願推戴契丹主，如是者再。是年二月一日，契丹主遂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衞於庭，受百官朝賀，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又命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以防中國人之反叛。（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不使之帝中國，心殊怏怏，乃令李崧言於契丹曰：「漢天子（當時契丹對中國人猶稱漢人）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契丹爵延壽爲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延壽遷官。時契丹以恆州爲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以延壽爲中京留守、錄尙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塗去錄尙書事而行之。趙延壽代晉而帝中國之望，遂成幻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第四節　戰後之政局契丹北還

契丹統治崩潰：當契丹入汴時，晉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劉知遠，乃分兵守四境以自固。及聞契丹殘暴，失中國人心，乃於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年知遠稱帝，復天福年號）二月，稱帝於太原。

契丹聞劉知遠稱帝甚懼，乃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治今山西長治）、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治今河南安陽）、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治今河南孟縣），使將兵赴鎮，以備知遠。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廢之，而無賴子弟，不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兵「打草穀」，契丹主又多以其子弟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等官，以圖控制中國，但彼等不通政事，狡獪之華人，乘機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財貨，民不堪命，由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少者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天福十二年二月，滏陽（今河北省磁縣）賊帥梁暉有衆數百，襲相州據之，殺契丹數百，附於晉陽。磁州刺史亦密通於晉陽，晉陽武節都指揮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契丹刺史王暉。建雄（治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劉知遠遣使告以即位，晉州大將藥可儔殺從朗其副使降於晉陽。契丹主賜奉國指揮使趙暉詔以爲保義（治陝州）節度使，暉斬使降於晉陽。知遠見暉使者趙矩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知遠早引兵南向，以副人望。知遠遂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高防與王守恩又遣將殺昭義契丹守將趙行遷及契丹使者舉鎮來降。契丹鎮寧（治澶州）節度使耶律郎五，性殘虐，澶人苦之；賊帥王瓊率衆千餘夜襲南城，遂北渡圍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守貞等自降後即爲所留），由是遂無久留河南之意。蓋以陝州、潞州等戰略要地，既爲劉知遠所得，而澶州爲其北還之咽喉故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同月東方羣盜復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急遣晉泰寧（治今山東省滋陽縣）節度使安審琦、武寧（治今江蘇省銅山縣）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三月彰武留後高允權及丹州都

指揮使高彥詢等亦以丹延二州降晉陽。

契丹北還：契丹主見中國人心背離，政治混亂，盜賊蠭起，已無法統治，乃於天福十二年三月一日，藉口河南漸熱，難以久留，且欲北歸省侍太后爲由，宣佈北還。又云：「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契丹主欲盡挾晉百官北去，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從行，餘留大梁。遂復以汴州爲宣武軍，以其大將蕭翰爲節度使（契丹述律太后兄之子，是時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翰妹爲契丹主之后），翰從中國之俗，以蕭爲氏，蓋仍欲在大梁，兼華夷而撫制之也。同月十七日，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寶貨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而日宿赤岡（今河南開封縣東北二十里），契丹主見村落荒涼，乃發榜數百通安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二十一日契丹主自白馬渡河，相州守將梁暉降而復拒，四月四日契丹主攻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並殘殺孩童以爲戲樂。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取太行道歸國，寧國都虞候武行德將卒千人送之。行德以契丹不能久留中國，又不願與之北去，送至河陰（今河南省廣武縣）遂刼鎧仗乘虛入據河陽。時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已以兵送耿崇美趨潞州，欲打通太行之道（劉知遠則使史弘肇救潞州）故爲所陷。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至鄭州被戍兵擁爲鄭王。太說戍兵俱西，衆不從，太乃自逃於洛陽；會洛陽爲羣盜所攻，契丹留守劉晞奔許州，太與契丹巡檢使潘環擊退羣盜，自行留守事，旋爲武行德誘至河陽所殺。劉知遠遂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還鎮三失也。」

契丹節度使蕭翰遣將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州還洛陽。是時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河陽節度使崔廷勳已至澤州

，聞史弘肇已入潞州，乃與奚王拽剌退保懷州（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四月十六日，契丹主行至臨城（河北省今縣），及欒城（今縣）疾甚，二十一日至殺胡林（今河北欒城縣北）而卒。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或不復入龍沙矣（盧龍山後即大漠，故謂龍沙），即日先引兵入恆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率所部繼至。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永康王兀欲爲主，趙延壽尚不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下教布告諸道，致與兀欲衝突。兀欲據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以制之，遂廢延壽。（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契丹主喪至其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一如故，則葬汝矣。」蓋咎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開運二年時，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奔於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其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曾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爲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爲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未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契丹主不從。此述律所以怪責之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一及五）

兀欲在恆州，以契丹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命而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今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酋長諸將懼復爲所殺，乃謀奉兀欲，勒兵北歸。兀欲以安國節度使麻答爲中京留守，以前武州刺史高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百官及士卒，恐留於恆州，獨以翰林學士徐臺符、李澣及後宮宦者自隨，於是年五月發眞定。

六月，述律太后聞兀欲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太后兵大敗，兀欲幽太后於阿保機墓。遂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以高勳爲樞密使。兀欲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其國人不附，諸部數叛。兀欲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後漢得以稍安。

第五節 申論

晉主及其諸將：晉主重貴立於危難之中，不但不能繼承石敬瑭與桑維翰所定之遠策，且當時內政失修，強敵壓境，藩鎮專橫，天災流行，正史家所謂「以中人之才，嗣將墜之業」是也。且晉主處此艱危存亡之秋，不但不能警惕奮發，反安於享樂，奢淫自縱。其臣僚中僅桑維翰較有才氣，且勇於負責；其餘均顢頇無能；爭權奪利，私心自用。晉主則遠賢拒諫，善惡不分，故終不免於亡國被俘。

其所屬諸將，大多才能短絀，既無兵學修養及統御指揮能力，又無衝鋒陷陣愛國犧牲精神；貪生怕死，利令智昏；甚至賣國求榮，厚顏事敵：如杜重威、李守貞等輩，即其代表。以此等人物掌握軍事大權，焉得不國破家亡?!

契丹之兩次南犯，在第一次作戰中，晉軍尚能稍作強烈抵抗。契丹二次南犯時，晉軍部署混亂，缺乏統一指揮，未經接戰即擅自撤退。幸契丹當時不知晉軍實情，否則晉軍必遭慘敗。但晉方對此情勢不加省察，反認爲契丹軍人數無多，不自量力而乘機舉行北伐。在其第一次北伐中，事機湊巧，又幸獲「陽城之捷」，遂使晉方君臣進一步陶醉於此偶勝之中，而漠然當時之實況。第二次北伐前，晉之所以易於爲契丹傀儡趙延壽所欺，即以此故。

晉第二次北伐時，晉軍在中度橋如能稍採積極行動，契丹必即行撤退，蓋契丹乃採機動戰術，有機可乘則進，

無機可乘則退也。但杜重威、李守貞等竟在距正定五里之處，築壘防禦，且拒絕部下進攻之建議，一面不斷請求增援；一面終日飲酒作樂，對敵之一切活動均視若無睹。待食盡途窮，即解甲投降。而晉主對重威等之行動，亦不加聞問，對其請援則悉發禁衞之兵赴之。天地間竟有如此大軍統帥，亦竟有如此糊塗之皇帝，眞咄咄怪事也。

契丹之行動：契丹統治燕雲十六州之地已近十年，內有傀儡趙延壽等之協助，外有漢奸楊光遠之勾結。其對晉方軍政腐敗，臣僚離心之情形應有所認識。然由其在戰場上之行動觀之，其對晉軍始終懷有畏懼之心。推其原因不外下述三端：第一、晉軍下級幹部及士兵戰鬭力尚強，惟高級指揮官大多無能，但契丹對此缺乏認識。第二、契丹爲文化落後之民族，中原文化在五代時期雖空前衰落，但對契丹而言，仍爲望塵莫及；故不敢輕啓亡晉之念。第三、契丹與中原人民，終爲不同之宗族集團，對投靠之漢人，始終不敢深信。

至晉第二次北伐晉大軍投降於正定中度橋之後，契丹對晉之觀念，始爲之大變，而陡起滅晉之決心。至契丹入汴滅晉之後，晉各藩鎭或上表擁護，或趨前謁見，鮮有因愛國而犧牲反抗之者。因此晉之君臣，甚至中原文化之價值，在契丹之心目中乃一落千丈。故契丹在汴京敢於「廣受四方供獻，大行飲酒作樂」，並發「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之狂語。

契丹在當時究爲一文化落後之部落，德光既無學術修養，亦無政治知識，其利用之傀儡，亦均爲庸碌之輩，故雖亡晉而獲得諸藩鎭之投靠，殊無統治此廣大地區之能力，致僅經兩月，民亂蠭起，終不得不狼狽北還。契丹主德光在撤離中原時，曾自行檢討其三過失。此三失實爲失盡中國人心，迅速導致反抗之主因。然即無此三失，以德光及其諸傀儡之能力，及當時華夷界限之嚴而言，彼亦不可能撥亂返治，而長據中國也。此亦可知其述律太后之遠見。

第八章　後漢開國及討關西三叛之戰（附圖十一——三六七、三六八）

一、劉知遠入大梁：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五月，劉知遠乘契丹北還，舉兵自晉陽南下，六月下洛陽入大梁國號漢。
二、平郭重威之叛：同年七月郭重威在魏州拒命，至十一月討平之。
三、討關西三叛：乾祐元年（西元九四八）三月，李守貞在河中叛，王景崇據鳳翔，趙思綰據長安附之。四月遣兵進討，翌年十二月皆平。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及劉知遠入汴導因（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七）

契丹自石敬瑭時由間接統治中國，於傾覆晉室後，改爲直接統治，致使中原陷入無政府狀態，亂事迭起，其事已見前章。

至於南方之南唐、後蜀、南漢、閩、吳越、楚、荆南各國，除後蜀於開運元年，曾欲侵晉之階成二州，其餘皆因內部多事，無力干預中原之事。卽蜀入侵階成，亦因晉階成義軍指揮使王君懷帥所部千餘人，叛降於蜀，請爲嚮導，以取階成，蜀始遣兵入侵。但蜀亦內部多事，北侵無力，而爲晉秦州兵所敗。

先是，晉主石敬瑭於天福六年（西元九四一）時，憂安重榮在恆州跋扈難制，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並割昭義軍所屬遼、沁二州隸之，以防制重榮，敬瑭之依重知遠固甚殷也。及敬瑭病篤，顧命召知遠入輔政，而

晉主重貴寢之，由是知遠與朝廷間之猜歉日甚。（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四、後晉紀五）

晉主重貴即位後，與景延廣謀伐契丹，劉知遠知其必敗，遂持觀望態度。及契丹攻澶州，晉主以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封北平王，令自太原出兵土門（今河北獲鹿縣西即井陘），趨恆州、邢州，以擊契丹之側背，知遠屯兵樂平（今山西昔陽縣）不進。晉主疑之，怒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爲之！」而劉知遠是時亦以國家大計，皆不得預，自知見疏，因廣募士卒，而有憂色。親將郭威因建議曰：「河東山川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由是知遠益蓄自全之謀。

當杜重威之降契丹也，有散卒歸太原者數千人。開運三年知遠又盡併吐谷渾，於是河東富強，冠於諸鎮，有步騎至五萬人。及契丹入汴，晉已滅亡，知遠則分兵四境以防侵軼，並遣使奉表稱賀，要求契丹召還自土門進入河東之軍。契丹主曾告使者轉告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其將郭威勸知遠舉兵：謂契丹深恨河東，其性貪殘失中國人心，必不能久。知遠深以爲然。於是乃應諸將之推戴，於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二月十五日（辛未），在太原即皇帝位。未幾契丹北還，知遠遂乘虛入汴，建後漢之帝國焉。（見通鑑後漢紀一）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七、三六八）

一、戰場地理形勢

本章戰役中之主要戰場有三，一爲魏州，二爲潞澤，三爲河中與長安、鳳翔。魏州形勢，既見前章，茲分述後二者如左：

潞澤：潞州卽今山西長治縣，澤州今晉城縣也。二地均踞太行山脈之尾閭，對河南、河北，均有高屋建瓴之勢。自古在河南河北與晉陽對峙而用兵者，必先對此地進行爭奪，得之者必居優勢，此在五代中，自李克用與朱全忠爭戰以來，莫不如此，蓋河南北方面得此地，卽可以直脅晉陽；而晉陽得此地，則河南懷、孟（今沁陽、孟縣）及洛陽、河北邢、洺、相、衞（今河北省邢臺、永年，河南省安陽、汲縣），均失去屏障。故方輿紀要曰：「府據高設險（志云：郡地極高，與天爲黨，故曰上黨），爲兩河（河南、河北）要會，自戰國以來，攻守重地也。周最曰：『秦盡韓魏上黨、太原，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晉之命。』荀子曰：『韓之上地（謂上黨之地），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漢初，韓信攻上黨，乃下井陘。……杜佑曰：『上黨之地，據天下之肩脊，當河朔之咽喉。』杜牧曰：『澤潞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語其形勝，不特甲於河東一道而已。』五代，梁圍潞州，晉王李存勗曰：『上黨河東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由是可知潞澤二州之重要，故劉知遠已遣史弘肇下其地後，遂自晉州（今山西臨汾）、下陝（河南今縣）、越洛而入大梁，如入無人之境。

鳳翔、河中、長安：河中卽今山西西南隅汾水以南中條山以北之河曲三角地帶包括今之萬泉、榮河、臨晉、解縣、永濟等地，在五代時曰河中府，宋因之亦稱河東郡治所卽今永濟。河中據山河之會，唐安史之亂，郭子儀以河東（郡）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乃自洛交（今陝西鄜縣）渡河，取河東（卽河中），襲據其城。唐大歷初，用元載之建議，以河中之地，黃河北來，太華南倚，東有羊腸底柱之險，北有濁河孟門之限，以洛陽爲襟帶，與關中爲表裏，總水陸之形勢，而建爲中都。朱全忠擊李從珂於河中時曰：「我今斷長蛇之腰，諸將爲我以一繩縛之！」蓋有河中，則晉陽與長安之聯絡絕也。故方輿紀要曰：「州控據關河，山川要會，春秋時爲秦晉爭衡之地。戰國

時，魏不能保河東，三晉遂折而入於秦。漢以三河並屬司隸，爲畿輔重地。自古天下有事爭雄於河山之會者，未有不以河東爲襟喉者也。」（上所引皆見讀史方輿紀要卷四一）

長安，自古爲關中之首府。自古取關中，必以長安爲目標。長安破，則關中定矣。

鳳翔「府居四山之中，五水之會（汧渭漆岐雍），隴關西阻，益門南扼（今大散關），當關中之心膂，爲長安之右輔。」（方輿紀要），漢克鳳翔，則蜀不能爲關中之患。（見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

二、作戰方略

一、劉知遠南下入汴，其主要之圖謀，爲乘虛而進，蓋知遠兵力微弱，不能與契丹抗衡也。故當契丹主北還之時，乃假借東迎晉主爲名，出兵承天軍（今山西平定縣東），實則恐契丹自井陘西侵晉陽，而謀拒境以自保也。且彼於聞契丹主耶律德光已死（天福十二年四月），乃敢於在晉陽集羣臣商議進取中原（同年五月），更可爲明證。

二、郭威平關中三叛之方略，其主旨在「擒賊先擒王」，蓋李守貞爲三叛之主，守貞破，則長安鳳翔二叛不足爲患，而將隨之覆滅矣，此爲凡以強擊弱，以順討逆之戰策，必當如是者。至於郭威圍河中，用久困戰法，蓋河中自唐以來，城堅池深，強攻不易破也。

第三節　劉知遠入汴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七）

一、劉知遠史略

劉知遠之先爲沙陀部人，世居太原。知遠性嚴重寡言，神態凜肅，初與石敬瑭俱事後唐明宗（李嗣源）爲偏將。嗣源與梁人戰於德勝時，石敬瑭馬甲斷，幾爲梁兵所及，知遠以所乘馬授之，復取敬瑭馬殿後而還。敬瑭由是德之。敬瑭留守北京（太原），以知遠爲押衙。及後唐潞王李從珂事變，敬瑭與閔帝遇於衞州，議事不合，閔帝左右欲殺敬瑭，知遠救之，獲免。迨敬瑭舉兵太原，知遠又與桑維翰密爲敬瑭謀畫，有佐命之功。敬瑭卽位於太原，以知遠爲侍衞親軍都虞候、保義軍節度使。契丹主耶律德光送敬瑭至潞州時，臨別，指知遠曰：「此都軍勇猛，無大故勿棄之！」此後累遷侍衞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忠武、歸德節度使，鄴都留守，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出帝立，與契丹絕盟，用兵北方，常疑知遠勳位已高，幸晉多故而有異志，每優尊之，拜中書令、封太原王，幽州道行營招討使，又拜北面行營都統。旋又封北平王，加守太尉。（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後晉紀一）

二、劉知遠晉陽稱帝

天福十二年（西元九四七）正月，劉知遠聞契丹入汴，乃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鎭；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太原南），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詔書稱知遠爲兒，優禮有加。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於是蕃漢孔目官郭威進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因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

萬全。」由此可知，乘虛入汴，知遠早有成算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是時，晉邊疆藩鎭離異，或降南唐，或附後蜀，於是晉陽將佐勸知遠稱帝，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以時機未至不許。聞晉主北遷，乃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命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集諸軍，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尙強，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行軍司馬張彥威等，又三上牋勸進，知遠猶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合，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乃從之。遂於是年二月卽皇帝位於晉陽。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年號，乃復稱天福十二年。知遠卽親將兵東迎晉主，至壽陽（今山西壽陽）聞晉主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千餘戍承天軍（今山西平定縣東）而還。（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三、劉知遠入汴

契丹主聞劉知遠卽帝位於晉陽，卽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

是時，滏陽（縣治今河北磁縣）賊帥梁暉（晉置鄉兵，後多淪爲盜，已見前章），有衆數百，送欵於晉陽，求爲效命，知遠許之。同時磁州（河北今縣）刺史李穀密通表於知遠，並令梁暉襲相州（今河南安陽縣）。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乃乘夜進襲克之，殺契丹數百，據州自稱留後，上表於晉陽。同月，知遠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契丹刺史王暉。是時建雄（今山西臨汾縣）留後劉在明入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

朗知州事；知遠使者張晏洪等至晉州（今臨汾縣），諭以已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遂得晉州。

契丹主以其將劉愿爲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爲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遂夜襲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及旦斬愿，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爲留後。契丹主即賜趙暉詔，以爲保義留後。暉斬使焚詔，遣使者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趙矩至晉陽，知遠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知遠早率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知遠善之。遂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鎭國節度使（治今陝西華縣），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契丹鎭寧節度使（治今河北濮縣）耶律郎伍，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夜襲之，據其南城，北渡浮航，縱兵大掠，圍郎伍於牙城，旋瓊雖敗，而契丹主聞之大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鎭，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是時東方羣盜大起，宋、亳、密三州皆陷，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將攻徐州，契丹主因知中國人之難制，乃亟遣泰寧節度使（治兗州，今山東滋陽）安審琦、武寧節度使（治徐州，今江蘇銅山縣）苻彥卿等歸鎭，而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徐州，賊衆始解圍而去。是年三月，契丹主遂以天時向暑，還國省太后爲名北歸，其事已見前章。

是年三月初三日，劉知遠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蓋準備進軍大梁也。同月十七日，留其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劉崇爲太原尹；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劉信，領義成節度使（治今河南滑縣）充侍衞馬軍都

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治今河南許昌縣）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劉章，權三司使（通鑑注：兩使節度觀察也）。以河東左都押牙劉銖爲河陽節度使。以河東節度判官蘇逢吉、觀察判官蘇禹珪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四月、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今山西晉城縣），將攻潞州，初十日劉知遠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爲前鋒救之。又以王守恩爲昭義節度使，高允權爲彰武節度使，以嵐岢軍鄭謙爲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治應州，時屬契丹），兼忻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憲州，今山西樓煩縣）義軍都制置使，以防契丹，並遣閻萬進將兵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是月，武行德以河陽歸命，知遠以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同月，契丹主卒於殺胡林。

五月，契丹主兄子永康王兀欲即位於中京（即恆州，今河北正定縣）。至是，劉知遠乃於晉陽集羣臣議進取之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鎭魏二州，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知遠欲自石會關（今山西榆社縣西二十五里）趨上黨（即潞州）。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澀，粟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鎭（今河南陝縣，山西臨汾縣），相繼欵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夫。不出兩旬，洛汴定矣。」知遠從之。以太原尹劉崇爲北京留守，大軍遂於是月十二日發晉陽，自陰地關（今靈石縣西南）出晉絳。

潞州方面，當是年四月中旬，史弘肇遣先鋒將馬誨擊敗契丹攻潞之兵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今山西晉城），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乃不敢進，引兵南走。弘肇遣馬誨追擊，又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遂退保懷州（

今河南沁陽縣）。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拒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往說，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州事。廷勳、崇美與奚王拽剌，合兵自懷州南攻河陽，聞史弘肇兵將至，乃擁衆北遁，過衞州（今河南汲縣）大掠而去。契丹之在河南者，亦相繼遁去。弘肇遂引兵與武行德會兵於河陽（行德據河陽附漢，見前章）。

五月二十日，劉知遠進至晉州（今臨汾縣），絳州（今新絳縣）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嬰城拒命。知遠命諸軍圍而勿攻，以利害說之，從朗乃降。知遠以偏將薛瓊爲防禦使。二十七日，知遠至陝州，趙暉迎之。六月初二日，知遠至新安（河南今縣），西京留守司官悉來迎降，初三日遂入洛陽。汴州百官又奉表迎，乃下詔諭，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並聚其告牒而焚之。（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初，契丹蕭翰聞劉知遠舉兵南下，遂欲北歸，但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後唐明宗（李嗣源）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乃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明宗陵梓宮所窆之所），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以福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爲宰相，前宣徽使翟光鄴爲樞密使，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巡檢。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衞。天福十二年五月十八，蕭翰遂與劉晞（先是晞棄洛陽奔大梁）自大梁北還。王淑妃分遣使者召歸德節度使（治宋州，今河南商邱）高行周（曾爲李嗣源親將）於宋州，武行德於河陽，欲以舊恩使之宿衞。皆不至。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亡，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憐之，不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守一月，北救必至。」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餘

，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計劃，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三司使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妃處分！」乃用趙遠、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及劉知遠至洛陽，汴百官遂奉表往迎。（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劉知遠已入洛陽，得汴百官奉表來迎，乃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並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六月初八日，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河南今縣），十一日遂入大梁。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第四節　討魏及關西三叛（參看附圖十一——三六八）

一、討杜重威

後漢天福十二年六月，漢主劉知遠已入汴，七月晉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請移它鎮，會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知遠乃徙重威爲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徙鎮制下，復拒而不受。並遣其子弘璲質於麻答（在恆州見前）以求援。先是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恆州，由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援己。麻答乃遣其將楊袞，將契丹兵千五百、及幽州兵赴援。

閏七月十八日，劉知遠下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爲招討使，鎭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漢主恐生它變，乃欲自將進討。九月，下詔幸澶魏勞軍，遂發大梁。十月，漢主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之，重威閉門不納。及鄴城中食浸竭，其將士多有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漢主從之。是月二十五日，漢主親督諸軍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

初，契丹兵千五百人留戍大梁者，於漢主入大梁時，或告幽州兵將爲變，漢主乃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漢主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攻城久不能下。十一月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漢主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蓋漢主感於日前猛攻不下，而張璉之兵又以必死之志守城，強攻多死傷而城未必可破也。

杜重威守城至十一月下旬，鄴都困守已五個月，食竭力盡。初，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王敏，屢泣諫不聽。至是月二十四日，乃遣敏奉表出降。二十五日重威子弘璉，及妻石氏（卽晉之宋國長公主）相繼出見，漢主復遣之入城。二十七日重威乃開門出降。至是城中餒死者已什七八，存者皆尩瘠無人狀。張璉已先邀漢主信誓，詔許以歸其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郭威請殺重威將牙將百餘人，並重威家皆籍之，以賞戰士。漢主從之。仍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二、討李守貞王景崇

趙匡贊之叛服：後漢天福十二年五月，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恆州。是時後漢主劉知遠已舉兵南下，至霍邑（山西今縣）遣使諭河中（卽護國）節度使趙匡贊，並以契丹囚其父延壽事，告之。知遠入汴後，七月，或

傳趙延壽已死（後二年延壽乃死），郭威言於漢主曰：「趙匡贊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鎭，彼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因徙李守貞爲護國節度使以代匡贊，改匡贊爲晉昌節度使（治長安）。匡贊乃自河中徙長安。（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九月，漢主正親討杜重威，趙匡贊恐終不爲漢所容，乃於十月遣使降於蜀，並請出兵應援。十二月初，後蜀主孟昶（知祥子）遣雄武（雄武節度鎭秦州，今天水縣）都押牙吳崇惲，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治陝西今縣）侯益。初十日蜀主即出兵應援匡贊，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治興元今陝西南鄭）兼中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重建於天福十二年附蜀），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兵分兩路，虔釗出散關（今關），重建與韓保貞等出隴州（今陝西隴縣），以擊鳳翔。同時又命奉鑾肅衞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是月十三日，侯益請降於蜀，與趙匡贊同上表，請出兵定關中。

翌年（後漢乾祐元年）正月，後漢主以關西爲憂，會回鶻入貢，訴稱爲黨項所阻（黨項居靈州，今寧夏靈武蘭州一帶，回鶻在其西北），乞兵應接。漢主乃遣左衞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兵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言趙延壽被囚鎖於恆州而北入契丹）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計也。蹄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演紀二）

王景崇等兵未發，而李恕已至大梁。漢主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廷，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漢王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

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大梁爲漢主上壽（漢主生於二月四日）。於是，漢主乃召王景崇入臥內敕之曰：「匡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尙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見資治通鑑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卽已離長安，是月二十六日，至大梁入見漢主。而王景崇等亦已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渭水南北兩岸州縣謂之秦川），以兵少，乃發本道及趙匡贊牙兵千餘，同拒之。景崇恐匡贊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喜，而齊藏珍竊進言，以爲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從。

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贊已入漢，乃欲引歸。王景崇邀擊之，敗廷珪於子午谷。而張虔釗至寶鷄（陝西今縣境），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由是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又引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虔釗於散關，俘其將卒四百人。虔釗自恨無功，還至興州（今略陽縣）慚忿而卒。是月二十七日，漢主知遠殂，是爲後漢高祖。二月，皇子承祐年十八嗣位，是爲隱帝。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遂入鳳翔，侯益入朝於漢，漢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二月，蜀將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胥何重建入蜀。

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之叛：先是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尙未入朝，景崇乃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詔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恐疑專殺，故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之不及。益家富於財，及至大梁，乃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遂爲兼中書令行開封尹，於是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

崇聞益尹開封，亦知事已變，因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赴鳳翔，徵趙匡贊牙兵詣闕，趙思綰等甚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途中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指匡贊）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幷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三月二十四日與王益同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漢改晉昌為永興）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杖，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挺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杖給之。友規等皆逃去。思綰遂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又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乃急徙靜難節度使（治今陝西邠縣）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徙保義節度使（治今河南陝縣）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陝西今縣）留後，令便道之官。是月二十八日，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邠帥王守恩、涇帥史匡威、同帥張彥威、華帥扈從珂），護國節度使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同叛。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是年正月，漢主劉知遠臨殂，諭蘇逢吉等誅重威），陰有異志。又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心，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又遣人間道齎蠟丸結契丹為援，欲自為帝，但其使屢為邊庭所獲。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王繼勳據潼關，以趙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今陝西大荔縣）距河中最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治同州），常詗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朝廷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幷。（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四月初二日，陝州都監王玉克潼關，朝廷遂發兵進討。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並削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是時，王景崇一面遷延不赴任所（邠州），而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並牒邠州會兵以圖變。一面遣蜀鳳州（陝西今縣）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蜀主使彥書復招之。六月，王景崇遂遣使請降於蜀，蜀主改鳳翔為岐陽軍，以景崇為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崇同時亦受李守貞官爵。是月，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皆不敢進逼；獨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至秋，皆相仗莫肯攻戰。漢主由是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八月初六日，乃以樞密使同平章事郭威為西面軍前招撫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又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展開三路進討。

郭威討關西：郭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於是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衆心皆附於威。（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八月中旬，郭威與諸將議攻討策，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從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遂決計以主力攻河中

，以一部牽制監視長安鳳翔。於是郭威自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路攻河中。（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圍河中。初，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以坐而待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是月二十三日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攻河中西關城（即今平民縣，護蒲津浮梁者），克之，柵於河西。郭威、常思亦皆進抵河中城下（今山西永濟縣），威柵於城西，常思柵於城南。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鬪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憑城而鬪，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絕；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溫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財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羽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走，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縻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從珂等帥之，掘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劉知遠），不敢鴟張，以我輩掘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臥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蜀救鳳翔。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者，軍於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遁去。景崇殺侯益家屬七十餘人以洩憤。

李守貞求救。是月，李守貞屢出兵欲突破長圍，皆敗還。乃分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南唐、後蜀、及契丹，但皆為

邏者所獲。是時，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之。

鳳翔長安求救。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至成都見蜀主以求救。初三日景崇又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保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乃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假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軍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敢復出。

蜀再救鳳翔。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救鳳翔。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汧陽（陝西今縣西），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李彥舜等迎蜀兵。是月二十一日，安思謙屯兵右界（寶鷄西界，漢蜀分疆處），漢兵屯寶鷄（今縣）。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似在寶鷄縣西），設伏於竹林。二十二日晨，貴揮兵數百壓寶鷄而陣。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逐北，遂破寶鷄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鷄。二十四日思謙進屯寶鷄縣北，漢益兵五千以戍寶鷄。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爲後圖。」至二十六日遂退還鳳州（陝西今縣），尋又歸還本鎭興元（今南鄭）。（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南唐救河中。十一月，唐主遣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諫議大夫查文徽爲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爲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今江蘇邳縣附近）。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擊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戰，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是月二十一日，唐兵遂退保海州（今江蘇省東海縣）。於是唐主遣漢帝書，謝前過，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漢主不報。（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蜀三救鳳翔。十二月，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是月初八日，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

，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安肯爲朕進取」，然仍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十四日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出漢軍之後，擊漢箭筈安都寨（今陝西岐山縣東北六十里岐山顛有關名箭括關），破之。十六日，復敗漢兵於玉女潭（今麟遊縣西南十五里）。漢兵退屯寶鷄，思謙進屯模壁，遣韓保貞出新關（今隴縣西）。十八日保貞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

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等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爲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至華州，聞安思謙食盡退去，乃還。韓保貞聞思謙退，亦退保弓川寨（今天水東一百六十里）。景崇以蜀援不足恃，困守至十二月，因趙暉攻城益急，乃舉家自焚而死，鳳翔始告平定。

漢隱帝乾祐二年正月，郭威還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李守貞在河中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値，因此漢邏騎多醉，至二月初四日夜，守貞乃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循河而南，襲漢寨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漢軍中狼狽不知所爲，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爲火所照易辨耳，奈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邪！」遂援槊先進，衆從而擊之。繼勳兵敗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至十一日郭威始至，劉詞迎馬首謝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在於此，微兄健鬬，幾爲虜嗤。然虜伎殫於此矣。」（上所引皆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郭威以邏騎醉酒，河西寨幾因而不守，乃下令將士非犒宴，不得私飮。愛將李審晨飮少酒，威怒曰：「汝爲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之以徇。於是軍中肅然不敢犯。至四月，河中城中糧食將盡，民餧死者什五六。

是月三十日，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負梯橋，分五道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太半，奪其攻具。五月初三日，守貞復遣兵出擊，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至初九日，守貞將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等，遂帥其衆千餘人出降，於是河中將士出降者相繼。郭威乃乘其軍心離散，於十七日督諸軍百道攻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五月，長安城中亦食盡，趙思綰取婦女幼稚爲軍糧，日計數而給之。每犒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莫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時晉之左驍衞上將軍致仕李肅居長安，思綰謁問，求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漢）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是月二十二日，漢卽以思綰爲華州留後，其都指揮使常彥卿爲虢州刺史，並令便道赴任，不必入朝，以安其反側之心。至七月初三日，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於是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由是疑之，密白於郭威請圖之。威許諾。是月十一日，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並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長安遂定。（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郭威攻河中城至七月十三日，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爲！」至二十一日，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城遂破。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其所置丞相靖餘、孫愿，樞密使劉芮，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之於市。以趙修己數諫守貞，乃徵修己爲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鎭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秘書郞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

，願一切焚之，以安反側。」威從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綜計自劉知遠入汴，關西卽既動盪不安。討李守貞等之叛，又歷時凡二年又六個月始告平定，是後漢一場大戰也。

第五節　戰後之政局及申論

一、漢恢復晉初易定之地

天福十二年夏，契丹新主兀欲卽位於中京（卽恆州，今河北正定縣），稱天授皇帝。留其將麻答爲中京留守，然後出塞北還。麻答殘忍貪猾，所將契丹兵不滿二千（及麻答遣兵援杜重威於魏，僅餘八百人在恆州），常疑忌華兵，稍稍廢省，又損其食以飼胡兵，由是華兵怨憤。是年秋初，前潁州防禦使何福建、控鶴指揮使李榮，遂潛結軍中壯士數十人攻襲契丹，因召華兵及市人，與指揮使白再從並力進戰。前磁州刺史李穀與馮道等又出勉華兵將士，士卒爭自奮，與村民數千逐契丹，麻答等載寶貨婦女奔定州，與義武守將契丹耶律忠（卽郎五）合。翌年三月，耶律忠等聞鄴都杜重威已降漢，又常懼華人爲變，遂與麻答等焚掠定州北遁，於是漢復有易定之地。

二、南唐謀取中原（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後漢紀一）

南方各國，除南漢、南唐外，吳越、楚、荆南等國，於漢復取中原之後，或入貢或受官爵，惟南漢主劉晟當此之時，正大事擴張，攻楚盡有嶺南之地，又攻南唐取郴州（湖南今縣）。而南唐亦欲乘虛進取中原。天福十二年春，南唐主李璟遣使賀契丹滅晉，因請詣長安修復陵寢，契丹不許。是時，會密州刺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

契丹，帥衆奔於南唐，淮北賊帥亦多請命。於是其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則未易圖也。」但是時南唐方與吳越爭福州，無暇北顧，因此憬深悔對閩之用兵。及是年夏，李璟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已棄大梁北還，乃即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遂命其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爲北面行營招討使，謀取中原。及聞劉知遠已入大梁，乃止。蓋以力所不逮也。

三、劉知遠之得失

當契丹滅晉之後，中原無主，而契丹又殘暴失人心。遂致中原混亂，契丹因此不得不急謀北還。劉知遠乃得乘虛南下，不用吹灰之力，而入都大梁，遂成其帝業。此乃知遠因利乘便之機運也。然知遠入都大梁後，鑑於晉主石敬瑭之寬容無威，乃改用嚴刑峻法以臨之，又不重仁信之德以安之，遂致迅速滅亡。故司馬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宜哉！」（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七，後漢紀二）

四、郭威恩威並樹遂成帝業

郭威奉命出討關西三叛之時，問策於馮道。道以李守貞晉之宿將，且有戰勝契丹之威望，而又素好施恩於將士，因甚得戰士之心，乃勸威不惜國家之財帛以賞將士。從此將士歸心，守貞勢孤，此爲郭威成功之首要關鍵。

當其將兵進討之時，諸將多主先平長安、鳳翔者，而郭威終於獨用扈從珂之策，決心以主力攻河中，此乃郭威之明鑑。玆略爲分析其得失如左：

一、主先平長安、鳳翔之失策——諸將以爲長安關西之中，鳳翔有蜀人之援助，若破其中心，絕其外援，則李守貞

自然平定。其實不然，當時三叛之中心，不在長安而在河中。蓋趙思綰、王景崇皆奉守貞為主；且守貞將稱帝於河中，不僅為三叛之中心，亦漢之大敵也。且河中地居陜州、潼關、長安之北，不僅控扼交通之咽喉，亦足以威脅漢軍西進之側背，所以唐末藩鎮之亂，常以此地為中都者以此。若威用諸將之計，而捨河中西趨長安、鳳翔，實乃極大之危事也。

二、扈從珂之策——從珂所建議之用兵策略，與克勞塞維玆的「數國結為同盟時，以彼此利害之集中點為重心。」之原則相合。此實是五代戰將中之奇蹟，可謂甚為難得。郭威亦有此種明鑑與抉擇力，故卒能破河中，平三叛。其次，郭威凱旋大梁後之謙遜讓功，若美其名可稱為有「功不獨居」之美德。但就五代篡奪頻仍之時勢言，實亦郭威篡漢之預謀也。其事詳見次章。

第九章　郭威代漢及周漢高平之戰（附圖十一——三六九、三七〇、三七一、三七二）

一、郭威代漢：乾祐元年（西元九四八）春，後漢高祖劉知遠殂，子承祐立，是爲隱帝。隱帝年少，佐命大臣不和，帝又親信左右小人，殺戮大臣，遂致國亂。至乾祐三年冬，郭威以平三叛之威望，軍心所歸，遂取代漢，國號曰周。

二、高平之戰：顯德元年（西元九五四）正月，周太祖郭威殂，養子榮即位，是爲世宗。二月，北漢主劉崇乘喪伐周。世宗親征，三月會戰於高平，漢軍敗績。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漢末政情（參看附圖十一——三六九）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西元九四八）正月廿七日丁丑，高祖劉知遠殂，二月其子隱帝承祐繼位。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與樞密使楊邠同受顧命而不睦；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請授邠等外鎭。邠等泣於太后，因罷濤政事，並進樞密使楊邠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進副樞密使郭威爲樞密使；自是政事盡決於邠。三至六月間，鳳翔軍校趙思綰，河中節度使李守貞及鳳翔巡檢使王景崇等連兵叛，詔以郭威將兵討之。至乾祐二年底先後平服（其經過已見前章），漢主勞賜之，並議加方鎭，威辭以期年僅克一城，不可以爲功，而諸大臣鎭安京師，供億所需，兵食不乏，皆大臣居中之力，請徧賞之。漢王乃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衞使九人與威同之（時宰相三人，竇貞固、蘇逢吉、蘇禹珪，樞密使楊邠，宣徽使王峻、吳虔裕，三司使王章，侍衞使史弘肇幷郭威共九人）；漢主

又欲特賞郭威，威又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漢主遂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加竇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又以朝廷執政，已普加恩惠，恐藩鎮觖望。乃又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東南道節度使安審琦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皆兼中書令，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兼侍中，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於是以郭威一人之功，而賞及天下，爵位之濫，一至於此，漢之將傾，亦由此可窺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八，後漢紀三）

乾祐二年（西元九四九）十月，契丹寇河北，所過殺掠，節度使刺史各嬰城自守，游騎至於貝州（今河北清河縣）及鄴都之北境（今大名縣）。漢主遣郭威督諸將禦之，以宣徽使王峻爲監軍。契丹聞漢軍渡河，北引而去。威至鄴都，卽令王峻分軍趨鎭定（今河北正定、定縣），威亦督軍向邢州北上。翌年正月，郭威請進兵契丹之境，詔止之。威遂南還。四月，朝廷鑑於契丹此次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捍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俾得便宜從事，使諸軍畏服，號令易行。蘇逢吉以爲不宜以外制內。漢主卒從弘肇，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又詔河北兵甲錢穀，皆稟應郭威之令。郭威臨行言於漢主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埸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漢主斂容謝之。是年十一月又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王殷（治夔州，屬蜀，王殷遙領也）將兵屯澶州，以固河防，備契丹。（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九，後漢紀四）

漢主自即位以來，楊邠總機政，公忠無私；郭威主征討，深通韜略；史弘肇典宿衛勤於督察，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捃摭遺利，以實府庫，故三叛連兵累年，供饋不乏，惟聚斂刻急，用法嚴酷，民皆愁怨。

初，三叛平後，漢主浸驕縱，與左右狎暱爲廋辭醜語，太后屢戒之，而不以爲意。至是漢左右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朝政，楊邠等屢抑之。外戚武德使李業（太后弟），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明等皆有寵於帝，久不升遷，共怨執政。漢主欲立所幸耿夫人爲后，邠以爲太速，夫人卒，欲以后典葬之，邠以爲不可。漢主漸壯，厭爲大臣所制，左右因乘間譖之，謂邠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史弘肇楊弘等又屢以事相左，形同水火，知李業等怨弘肇，乃屢以言激之。漢主遂與李業、聶文進等謀誅邠等，議定入白太后，太后令與宰相議之；漢主憤然拂衣而去。

乾祐三年冬十一月，楊邠、史弘肇、王章入朝之際，爲甲士數十殺於東廡下。聶文進召宰相聲稱楊邠等謀反伏誅，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漢主親諭之；並分遣使者牽騎收捕邠等戚黨盡殺之。因侍衞步軍都指揮使王殷與弘肇善，乃遣供奉官孟業，齎密詔澶州及鄴都，令鎮寧（治澶州今河北省濮陽縣）節度使李洪義殺殷，使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步軍都指揮使曹威等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並即部署大梁禁衞軍，急詔徵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從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穀等入朝。以蘇逢吉權知樞密院使，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業之兄）權判侍衞司事，內省使閻晉卿權侍衞馬軍都指揮使。業等又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嬰孺無免者。中外人情憂駭。李洪義至澶州，慮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囚業，遣副使陳光德以密詔示郭威。於是威遂進軍大梁取漢而代之。

第二節　周與重要人物

郭威：威邢州堯山人，生於唐天祐元年（西元九〇四）。父簡事晉為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子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士為軍卒，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為人負氣好使酒，繼韜特奇之。繼韜叛晉附梁，後唐莊宗李存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隸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為軍吏。好讀閫外春秋，略知兵法。後為侍衞軍吏。後漢高祖劉知遠為侍衞親軍都虞候，尤親愛之，後知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知遠起兵太原，即皇帝位，百端草創，威經綸締造，貢獻甚多。知遠入汴，拜威為樞密副使。知遠大漸，威與蘇逢吉等同受顧命。及代漢，是為周太祖。（見舊五代史卷一一〇）

郭榮：榮本姓柴氏，邢州龍岡人。柴氏女適周太祖郭威，是為聖穆皇后。后兄守禮，子榮，幼從姑長郭威家，以謹厚見愛，威遂以為子。威及稍貴，榮亦壯，而器貌英奇，善騎射，略通書史黃老，性沉厚寡言。威為漢樞密使，榮為左監門衞將軍。威鎮天雄，榮領貴州刺史天雄軍牙內都指揮使。乾祐三年郭威舉兵向大梁，留榮守魏州。威代漢立，以榮為澶州刺史鎮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同平章事。廣順三年拜開封尹、封晉王，及太祖崩，榮繼位，是為周世宗。（見舊五代史卷一一五）

榮即位後，英氣豪邁，御國有方，規模宏遠，延攬天下奇才，有唐太宗之風，實為五代帝王中之首屈一指者。惜其天年不假，偉業中輟，使讀史者不禁撫卷浩嘆耳。（下節王朴見舊五代史卷一二八）

王朴：朴字文伯，東平人。性剛果。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漢樞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

與日淺，隱帝年少孱弱，任用小人，而邠爲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李業等教隱帝誅權臣，邠與章、弘肇皆見殺，三家之客多及禍，而朴以故獨免。周世宗榮鎮澶州，朴爲節度掌書記。榮爲開封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榮卽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見下），所算必中。累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左散騎常侍、東京副留守、戶部侍郎、樞密使。世宗再征淮，朴爲京師留守，廣新城，通道路，壯偉宏闊，皆由彼爲之。世宗之時，外事征伐，而內修法度。朴爲人明敏多材智，非獨當世之務，至於樂律、陰陽、律曆之法，莫不通焉。

第三節　郭威代漢

朝廷政變：乾祐三年（西元九五〇）十一月，隱帝殺楊邠、王章、史弘肇等之後，又遣使殺郭威等，已如上述。使者孟業至澶州，鎮寧節度使李洪義畏怯，泄其謀於王殷，殷遂囚業，並以密詔示威，威以告樞密使魏仁浦。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強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斃。」威乃召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寃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衞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泣謂：「天子幼弱，羣小所爲，若此輩得志，國家不安。願從入朝自訴，翦除鼠輩以清朝廷。」翰林趙修己亦謂：「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啓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爲前驅趨大梁，自以大軍繼之。漢主聞郭威舉兵南向，乃遣前開封尹侯益等將兵趨澶州以拒之，並遣鸞脫覘威軍。是月十六日郭威至澶，節度使李洪義及王殷迎降，並以所部兵從威渡河。威獲鸞脫，以表置鸞脫衣領中，使歸白

漢主，請執左右小人，以快衆心。遂於十七日趨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亦降。威取滑州財物以勞將士。監軍宣徽使王峻並徇於衆：「許克京城之後，旬日剽掠。」衆益踴躍。鸗脫至大梁，漢主悔懼，用李業計亦傾府庫厚賞禁軍，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使通家信以誘之。十九日郭威軍至封丘（今縣），大梁人情恟懼！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恃勇輕敵，自請出戰。漢主復遣左神武統軍袁　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兵赤岡（大梁北二十里），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同上），二十日南北軍遂對陣於劉子陂（封丘南汴郊之北）。漢主欲親出督戰。李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切身，何以至此！但按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愼勿輕出！」漢主不從。時扈從軍甚盛，慕容彥超謂可不戰破之。郭威戒其衆曰：「吾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愼勿先動！」彥超引輕騎直前衝陣，郭崇威等以騎兵擊敗之。於是南軍奪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吳虔裕（鄭州防禦使）、張彥超（前保大節度使）、袁義、劉重進（前威勝節度使）等，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歸還營。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遂率十餘騎奔還兗州。是夕漢主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二十二日漢主回至玄化門，權知開封府劉銖在門上射其左右，乃回轡西北走，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遂爲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均自殺，聶文進爲軍士所斬，李業等皆奔逃。諸軍入城大掠，威命諸將禁止，至翌日晡乃定。（通鑑後漢紀四）

澶州兵變：漢主已死，郭威以爲漢大臣必行推戴。是時會太師馮道帥百官來謁，及見，道殊無推戴之意，乃拜之，道受之如平昔。威意由是稍沮，知漢未可代。威遂於是月二十四日，帥百官謁太后請立嗣君，旋議請以武寧節度使劉贇繼承大統（贇爲高祖知遠弟河東節度使崇之子，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遣太師馮道、樞密直學士王度、秘書趙上交等至徐州奉迎。十八日太后臨朝聽政。是時契丹主兀欲自將數萬騎入寇，連陷內丘（河北省今縣）、饒陽（

河北省今縣）。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一日郭威發大梁，至滑州留數日。贇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二十日威由澶州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躁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裂黃旗被威體呼萬歲，擁之南行。二十五日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近之因勸進。威營於大梁郭外皋門村。是時劉贇已至宋州（今河南省商丘縣）。王峻、王殷聞澶州兵變，遣侍衞馬軍都指揮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崇威忽至宋州，陣於府外。贇大驚，閉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衞，無它也。」崇威登樓，贇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護駕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爲贇宿衞。徐州刺史董裔說贇：「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九，後漢紀四）贇猶豫未決。是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贇大懼！崇威遷贇於外館，殺其心腹董裔等數人。未幾，復殺贇於宋州。是月二十六日太后誥廢贇爲湘陰公，以郭威監國。翌年周太祖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正月，漢太后復下誥授監國符寶，卽皇帝位。威旣卽位，制曰：「朕周室之裔，虢叔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廣順，是爲周太祖。

第四節　周初之政情與國勢（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後周紀一）（參看附圖十一—三七〇）

郭威卽位後，大赦前被處死之大臣楊邠、史弘肇等，贈官安葬，並訪其子孫錄用之。同時革除積弊，廢棄前朝苛法，登用賢能，安撫藩鎮，討平叛亂，其對外則採睦隣政策，遣使與契丹交往，並下令唐邊各鎮嚴禁軍民越境騷

援，不禁商旅往來，以示友好。玆將其重要舉措，簡述如下：

一、革除苛法積弊：其重要者有左述各項：

㈠下令各州縣，革除前朝徵糧時「斗餘、稱耗」之苛政，令倉場庫務掌納官吏，不得收「斗餘、稱耗」（註一）。

㈡令各州鎭過去對朝廷所進各種羨餘物（卽多餘之稅物）。以及四方貢獻珍物，悉罷免之。

㈢令主管機關及各州鎭減輕前朝苛虐刑法，犯竊盜及姦罪者，依天福元年以前之刑法處理之，非反逆不得誅及親族及沒收家貲。

㈣詔文武官員廣徵國是意見，凡福國利民之術，均可直書上奏，不必顧慮辭藻。

㈤罷營田（註二）以其民改隸各州縣，將田廬耕牛農具均賜佃者爲永業。並廢除朱溫以來所實族之牛課（註三）。

以上除罷營田，廢牛課係廣順三年（西元九五三）實施者外，其餘均係卽位後立卽舉辦者。

二、登用賢能：其登用者除前朝大臣馮道、竇貞固、蘇禹珪等外，以樞密使王峻同平章事，嗣又命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及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李穀沉毅有氣略，在主前論事，辭氣慷慨。在討河中之戰時，穀爲轉運使，漢主旣賢之，故卽位後首用爲相，王峻則當四方多故之秋，夙夜匪懈，知無不爲，對軍旅之謀，頗多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故獲重用。惟王峻因晚節狂躁，驕縱震主，被貶。

三、加強防務：周主郭威代漢後，又殺晉陽節度使劉崇之子劉贇，故知崇必反，且當時契丹猖獗，橫行幽州以南諸地，故即位後，立即以侍衞親軍指揮使王殷爲天雄節度使鎭守鄴都，北防契丹，西控太行。三月間，又以前淄州刺史陳思讓將兵戍磁州，以扼黃澤之路（由今山西遼縣通河南武安之山徑，險峻曲折凡十八盤）。八月間，更調武寧節度使王彥超鎭晉州加強該方面之守備。

四、平亂：中原各藩鎭對郭威之即皇位，大多表示擁護，惟河東節度使劉崇，武寧右都押牙鞏廷美，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等先後舉兵反抗。劉崇爲漢高祖劉知遠之弟，武寧節度使劉贇之父，故贇被殺後，即在晉陽即位，以繼漢統，並結契丹大舉攻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周主遣樞密使王峻追敗之，其經過另述下節。武寧右都押牙鞏廷美奉劉贇之命守徐州，故拒受威命。威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擊之，於廣順元年三月克徐州殺廷美。

奉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乃漢高祖劉知遠之同母弟，對威陽爲恭順，陰謀自全，威初加官遣使特詔撫慰；但彥超見徐州被破，深懷疑懼，乃招納亡命，蓄積薪糧，同時勾結北漢，並乞援於南唐。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十二月，威派兵趨鄆州以備之。至二年（西元九五二）正月，彥超反，威以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將兵討之。南唐兵來援爲徐州兵所敗。曹英圍兗州久攻不下，五日威親往督戰，始克，彥超自殺。

周主郭威廣順元年正月即位，至顯德元年正月卒（西元九五一。——九五四），因勵精圖治，革除積弊，故一般政治社會情形，均較前代爲安定。惟廣順二年以後，各地水災極爲嚴重，如二年十月幽州以南至河間大水，流民南遷者數十萬口，十二月河決鄭州，三年初王峻曾奉命親往督役。三年九月「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

慈，北至貝鎭」皆大水。顯德元年正月，鄭滑間河決八口，因此對民生經濟之影響頗爲重大。

註一　據通鑑卷二百九十後周紀一廣順元年註：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鈞石之外，又多取之，以備耗折——均爲苛歛之弊。

註二　同上廣順三年載：唐末中原戍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庇奸盜，州縣不能詰。

註三　同上載：梁太祖擊淮南，掠得牛以千萬計，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數十年牛死而租不去，民皆苦之。

第五節　北漢之政情與國勢（參看附圖十一——三七〇）

北漢主劉崇爲漢高祖劉知遠之弟，武寧節度使劉贇之父，當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初聞隱帝遇害時，便擬舉兵南向。嗣聞迎立劉贇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驤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然後還鎭，則郭公不敢動矣。」崇怒斥其爲腐儒欲離間父子，並其妻斬之。及贇廢，崇遣使請贇歸晉陽，未許。同月湘陰公（贇初廢爲湘陰公）被殺，崇乃卽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是爲北漢。是時崇擁有幷、汾、忻、代、嵐、憲、隆（後三州皆在今雲中山脈之西，黃河之東）、蔚、沁、遼、麟（今陝西綏德米脂間）、石等十二州之地。崇以節度判官鄭珙爲中書侍郎，觀察判官趙華爲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爲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裨將張元徽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爲宣徽使，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爲代州

防禦使。崇嘗謂李存瓌等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因此不建宗廟，祭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二十緡，其餘薄有資給而已。其朝廷制度皆出於客省使李光美之手。因漢主志在復仇，故除節儉自勵外，曾採下述兩大行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後周紀一）

一、北結契丹：崇即位後，即使其子承鈞致書契丹，欲復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廣順元年二月契丹遣使來賀即位，北漢主遣使乞兵爲援。是年四月契丹主遣使來告：「謂周使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中書侍郎鄭珙厚賂以謝，自稱侄皇帝，請行册禮。七月又遣翰林學士衞融等詣契丹謝册，請兵。九月契丹欲援北漢，而諸部不欲南寇，遂發生內亂，兀欲被弒，其齊王述律立（前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子）。北漢主遣使賀，仍以叔父事之並請兵。十月契丹遣兵五萬會北漢兵南侵。

二、南侵晉州：廣順元年正月，漢主即位後，即發兵屯陰地關（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黃澤（今山西省遼縣東南百二十里，與河南武安縣接界處）、團柏（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六十里）等處，並以其子承鈞爲招討使，將步騎萬人侵晉州；攻城時爲伏兵所擊，死傷千餘人，乃移軍攻隰州，不克引去。九月北漢主又以李存瓌爲招討使將兵自團柏南侵，十月後爲潞州兵所敗。

同月漢主自將兵兩萬會契丹兵五萬，自陰地關南侵晉州，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十一月周主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王峻將兵救之，峻以北漢兵方銳，晉州城堅，乃留陝旬日始至晉州。北漢主攻晉州五十餘日不克，會大雪，軍中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軍至，乃燒營夜遁。周軍追擊至於霍邑（山西省今縣），漢兵死者甚衆；自此北漢主始息意南侵。北漢土瘠民貧，內供國用，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生困苦，人民逃入周境者甚多

。賴北漢主君臣克勤克儉，節約備戰，始獲漸安。

第六節　戰場地理及雙方作戰方略

一、戰場地理（參看附圖十一——三七一）

本作戰主要戰場在今山西省高平與晉城間之巴公原（亦稱巴公鎮），其他在澤州（即今晉城）北三十五里之處，爲一較廣闊之高原。北漢軍進軍路線係由太原南下，經團柏（在今山西省祁縣東南六十里）、潞州（今山西省長治縣）、高平（山西省今縣）而達戰場。周軍則由大梁經懷州（今河南省沁陽縣）、天井關（澤州南四十五里）、澤州而北。此路爲由河東越太行南下懷孟之孔道，山路崎嶇，物資缺乏，交通運輸極爲不便，天井關一帶尤爲險要。

第二期作戰，戰場移至太原附近，周軍分兩路：一由潞州，一由晉州經陰地關（在今山西省靈石縣西南）北進，會攻太原，並出兵忻代。旋因天雨糧竭引退。其作戰涉及之地點，以及河東全般地理形勢，已在本卷第二、四兩章中分別述及，不再重贅。

二、雙方作戰方略

本作戰爲北漢所發動，北漢主劉崇因與郭威有勢不兩立之仇，故其作戰最後目標爲攻佔大梁，推翻周室之統治。茲將雙方作戰方略分述如左。

北漢方面：北漢在作戰初期，處於攻者之地位，後期則轉攻爲守，其作戰方略，由其全般行動觀之，大要如下：

一、乘周太祖郭威之卒及世宗新立，人心動盪之際，親帥傾國兵力，在契丹支援下，對後周進行閃電性之攻擊，求一舉而擊滅之。

二、進軍路線循潞、虒而南，不避險隘，採取通大梁之捷徑。途中並避免攻堅，逕向後方突進，直趨大梁。

以上為北漢初期之戰略，會戰結果，北漢軍大敗，狼狽退還晉陽。此時北漢戰力已再衰三竭，故其後期作戰，主要在利用太原堅固之城防，據城死守消耗敵軍戰力，冀敵力竭而退，已無預定之計劃。

周室方面：周世宗在此次作戰中，其原來作戰目標，不過在擊破北漢軍之進攻，確保澤潞地略之安全。及高平會戰勝利後，乃進一步企圖耀威於太原。旋在進軍途中，見北漢各州縣紛紛投降；民衆迎送飲食，泣訴北漢苛政，於是世宗乃有攻佔太原，消滅北漢之意，其作戰方略大致如下：

一、世宗鑑於北漢企圖之積極，戰爭勝敗為周室存亡所關，故親率諸軍趨前迎戰，以鼓勵士氣，藉防各軍臨陣退縮。

二、迅派大軍經懷孟（今河南省孟縣）進駐澤州，扼守太行天險，以阻北漢軍之南下；並儘速北進，以遭遇戰之型態，求迎擊北漢軍於澤州以北地區。

三、以有力部隊分由磁州（今河北省磁縣）、固鎮（今河南省武安縣西）與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兩方面挺進於北漢軍之後，將北漢軍包圍於潞州以南地區殲滅之。

高平會戰後，北漢軍慘敗退守太原，周世宗進一步傾力圍攻之；但因事前無此計劃與準備，河東州縣雖多降服，終因補給困難，力竭而退。

本戰役雙方均係御駕親征，北漢使用之兵力，連同契丹援軍約四萬人，周之兵力史無記載，估計約三萬餘人。

第七節　作戰經過（參看附圖十一——三七一、三七二）

高平之戰起於周世宗顯德元年（西元九五四）二月，至五月始告結束。其經過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為北漢南侵。後一階段為太原圍攻。

第一階段——北漢南侵：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周太祖郭威卒，其子晉王榮繼位。北漢主劉崇聞之大喜，謀乘機大舉南侵，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楊袞將萬騎至晉陽。劉崇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寧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會同契丹軍由太原經團柏南趨潞州，進軍於梁侯驛（祁縣南）。周潞州昭義節度使李筠（即李榮，避世宗諱改名）聞北漢兵進犯，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兩千迎戰。筠自引軍壁於太平驛（潞州西北八十里）。北漢將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追之，遇伏，士卒被俘斬千餘人。筠乃遁還潞州，嬰城自守。北漢兵乘勝進迫。

周世宗聞北漢兵入侵，欲行親征。羣臣以為世宗新立，人心易搖，應命將禦之，不宜輕動。世宗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幼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於是力排衆議，帥軍親征。三月三日頒佈出征部署如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二）

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趨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

一、以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養成（治滑州今河南滑縣）節度使白重贊、鄭州防禦使史彥超、

二、以天雄（治鄆州今山東省東平縣）感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治澶州今河北省濮陽縣

）節度使郭崇（即郭崇威）副之。

三、以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濟縣）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東出，邀擊北漢軍之右側背，以保義（今河南省陝縣）節度使韓通副之。

周世宗於三月九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爲東京留守。十一日離大梁西進，十六日至懷州兼程前進。控鶴指揮使趙晁私議謂敵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世宗怒，下之獄。十八日世宗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周主自至，過潞州不攻，即引軍南下。是夕，軍於高平之南。十九日兩軍前鋒遭遇，北漢兵卻。世宗慮漢兵遁去，促諸軍急進。北漢主遂以中軍陣於巴公原（今晉城縣東北），前鋒都指揮使張元徽軍其東，契丹將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此時周軍河陽（治今河南省孟縣）節度使劉詞將後軍尚未至，衆心危懼。但世宗則戰志甚銳，命白重贊與侍衞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以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使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以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衞駕。世宗自臨督戰。並以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指向敵後，向長子西南四十里之江豬嶺行動，以截斷北漢軍退路。北漢主見周軍兵少（似祇望見周中軍一部），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契丹將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勁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樞密直學士王得中，以風勢不利諫之，漢主不聽，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攻周右軍，合戰未幾，周將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人解甲降於北漢軍，並呼萬歲。但左軍勒兵不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二）

世宗見軍勢危殆，自引親兵冒矢石督戰。宿衞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

德曰：「賊勢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馬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於是各將二千騎進戰。匡胤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以一當百；左軍白重贊亦率所部力戰，世宗躬率衞兵合勢進擊，北漢軍遂披靡。內殿直馬仁瑞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勸世宗按轡觀戰，觀諸將破之，自引數百騎進陷敵陣。（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二）

北漢主知世宗自臨陣，飭其驍將張元徽乘勝進兵。元徽進前略陣，馬倒爲周軍所殺。北軍由是氣奪。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旗收兵，不能止。契丹將楊袞畏周軍之強，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是時北漢尚有軍萬餘人，率之阻澗而陣，企圖抗拒追兵，收容散失。薄暮周後軍劉詞至，復與諸軍進擊，北漢兵又敗，周軍殺其將王延嗣，直追至高平。北漢軍死傷慘重，器材、軍資、雜畜，委棄無數，幸扼守江猪嶺之周軍，當右軍樊愛能等潰敗時，已行退走，否則北漢軍有被殲滅之危險。是夕，世宗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

周將樊愛能、何徽等敗後，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世宗遣近臣及親軍將校諭止之，不肯奉詔；使者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衆已降虜矣。至是聞周軍大捷，始與士卒稍稍復還。

三月二十日世宗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爲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二十三日世宗至潞州。

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在長子縣境）遁歸。夜行迷途，俘村民爲嚮導，誤向晉州，行百餘里乃覺，殺導者，倉惶北走。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聞周追兵至，晝夜馳驟，殆不能支

。返抵晉陽後，即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契丹將楊袞屯代州；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王得中送之，因求救於契丹。契丹許遣兵救之。

周世宗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紀，二十五日晝臥行營帳中，詢於張永德（周太祖婿）。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世宗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吏以上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又以李彥崇奉命將兵守江猪嶺、遏北漢主之歸路，竟以樊愛能等南遁，亦即引兵退去，致北漢主得以遁歸，貶爲率府副率（唐制東宮十率府，皆有副率，後爲冗散之官）。（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一，後周紀二）

嗣又賞高平之戰各有功人員：以李重進兼忠武（治今河南省淮陽縣）節度使，向訓兼義成（治今河南滑縣）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治今四川遂寧縣，張永德遙領也）節度使，史彥超爲鎭國（治今陝西華縣）節度使，趙匡胤擢爲殿前都虞候領嚴州（今建德，遙領也）刺史，以馬仁瑀爲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爲散員指揮使，其餘將校升遷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伍間擢主軍廂者（時諸軍分左右廂，廂各有主帥）。

第二階段——圍攻太原：三月二十八日，世宗乘勝向太原進軍。其部署如下：

一、潞州方面：以天平節度使符彥卿爲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鎭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即郭崇威，避郭威名）。以宣徽使向訓爲都監。以侍衞馬步都虞候李重進爲馬步都虞候；以鎭國節度使史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兩萬由潞州北攻太原。

二、晉州方面：以河中節度使王彥超，保義(治陝州今河南省陝縣)節度使韓通，自陰地關北上，與潞州方面相呼應。

此外另以河陽節度使劉詞爲隨駕都部署，保大（治鄜州今陝西省鄜縣）節度使白重贊副之。

四月北漢盂縣（太原東北八十里）降。符彥卿率軍至太原城下。王彥超攻汾州（今山西省汾陽縣），北漢防禦使黃希顏降。世宗遣萊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今山西省昔陽縣），密州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嗣經供備庫副使李謙溥說遼州刺史張漢超降之。

周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原欲耀兵太原以張軍勢，並未議攻取之策。及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助軍需，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世宗見北漢州縣歸心，始有兼併之意，乃遣使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圖再舉。世宗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顯然含運糧民伕），集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州衆失望，多保山谷自固。世宗聞之，一面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歲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太行之東）近邊諸州民運糧饋軍。自四月十八日至三十日，北漢所轄之憲州（今山西省靜樂縣）、嵐州（今山西省嵐縣）、石州（今山西省離石縣）及忻州（今山西省忻縣）等均相繼請降。於是世宗乃於四月廿七日發潞州，五月三日至晉陽城下督戰。是時周軍旗幟環城四十里，氣勢甚盛。然太原城堅難克。

契丹將楊袞疑北漢將代州（今山西省代縣）防禦使鄭處謙貳於周，欲圖之，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謙殺之閉城拒袞，袞還契丹，處謙乃舉城降周。五月四日，世宗置靜塞軍於代州，以處謙爲節度使。尋又置寧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置永安軍於府州（今府谷縣）。而契丹數十騎屯忻代之間爲北漢之援，五月七日世宗遣符彥卿將步騎萬餘人擊之，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今忻縣北五十五里）。是時代州將桑珪、解文遇殺鄭處謙，誣奏其潛通

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二十日世宗遣將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騎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廿三日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之，以史彥超將二千騎爲前鋒，彥超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恃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爲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乃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

時周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蒲陜，以攻晉陽，仍不能克。會天久雨，士兵疲病，乃議還軍。六月三日世宗發晉陽，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進軍易，退軍難。」世宗遂將退軍之事，使元福主之。藥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忽遽，芻數十萬悉於城下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需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及所置官吏，，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漢，又不敢歸周，乃嬰城自守，終爲北漢所攻拔。世宗經潞州、鄭州，五月廿八日返抵大梁。（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第八節　戰後狀況

周軍撤退後，北漢所失土地均告收復。惟北漢轄區既小，土瘠民貧，又經戰爭破壞，民生經濟益加困難。故北漢主劉崇戰後即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衞都指揮使劉承鈞處理之。至十一月遂病殂。承鈞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使册命承鈞爲帝，更名鈞，承鈞每上表於契丹皆稱男，契丹主賜詔謂之兒皇帝，承鈞性孝謹，嗣位後勤政愛民，禮賢下士，境內粗安，但已無南侵之志。

周世宗因力排衆議親征，擊破北漢，因此自高平之戰後，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及還大梁後，政無大小，皆行親決，百官皆受成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之，以爲「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

。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爲政之本乎？」世宗不從。

七月，世宗加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守司徒，司徒竇貞固（漢之舊臣）退歸洛陽。以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景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加樞密使同平章事鄭仁誨兼侍中。又以樞密副使魏仁浦爲樞密使。於是世宗一面懲不法，革除積弊，一面勤求遠略，準備征討，以謀統一。（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至於其他南方各國大勢，後蜀因援關西三叛，爲郭威所擊破後，不敢再犯關西。南唐則於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冬，因楚馬氏內亂，遣其將邊鎬赴援爲由，乘機滅楚，遷馬帝崇、希蕚兄弟及宗族於金陵。翌年秋，湖南又爲楚將劉言所規復，楚遂易姓。廣順二年春，南唐又應漢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之請，舉兵援之，爲周師所敗，不敢再窺中原。吳越則於郭威代漢後，受命於周。南漢主劉晟則乘中國鞭長莫及，於楚馬氏兄弟內亂時，攻略楚嶺南之地而盡有之，且陷楚之郴州，有與南唐爭奪楚地之勢，然其與中原政局，並不發生影響也。

第九節　申論

周漢高平之戰，其規模雖小，但其勝敗則關係兩國之興亡。北漢在此次戰役之前，志吞中原，爲漢報仇，常主動向周攻擊；但自高平戰敗之後，卽一蹶不振。反之，周之勢力則蒸蒸日上，世宗且因此而鼓起削平天下之雄心。茲將此次作戰中雙方得失分析於下。

國家安危決策之抉擇：劉崇此次親統大軍攻周，自屬志在必得，以雪其家仇與國恨。而世宗之敵情判斷與決心，亦至明確，故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幼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此項判斷與決心，是勢在必求決戰，國家之安危亦在此一舉，故羣臣持重之議「以為世宗新立，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而世宗即毅然力排衆議，決心親征。蓋此種局勢甚為明顯，若用羣臣之議，則孟洛危殆；孟洛危，則周成為困守大梁之孤危形勢；如此，則人心更呈震盪，周之社稷勢將不保。反之，舉大軍以親征，擊破敵人於境上，則「大喪」、「新立」、「人心不安」等等不利之形勢，皆可化為烏有，而置國家社稷於磐石之安矣。又觀世宗準備潞澤地區與敵進行會戰之兵力部署，足見其此次之舉，籌思甚為精熟，決非少年氣盛粗率從事可比也。

雙方兵力：史言劉崇自將兵三萬，契丹援兵楊袞所部萬騎，則此次會戰，北漢軍為步騎四萬人。至於周軍人數，史無明載。綜觀前後史載，漢高祖劉知遠起兵晉陽時，有步騎五萬（見前章第一節）。契丹滅晉入汴時，晉降卒十萬（見本卷第七章及第八章第二節），契丹北歸後，晉兵皆為漢有。周太祖郭威代漢，漢大部兵力歸於周。在本戰役開始前，周在東南備南唐，在晉絳備劉崇，在魏澶備契丹，在鳳翔長安備蜀者外，其屯於京師大梁之兵，當不減於五萬人。周世宗發大梁時，自應有一部兵力留守，則巴公原會戰時，除劉詞軍未到達外，周與北漢兵力對比，似尚不至於懸殊，周軍當在三萬人以上，若合天平、河中兩軍，則其會戰兵力遠居優勢，但在本會戰中，此兩軍未及參與。

雙方戰略部署與作戰指導藝術：北漢主劉崇，此次顯欲乘周之喪，不惜孤軍深入之冒險，欲越潞州疾趨孟洛，迫使周新主初立，人心未定，措手不及之際，一舉而擊破之。

然而周世宗少年英邁，行事果毅而迅捷，知劉崇乘喪來攻，乃以主力指向潞澤；以天平軍自邢州向西，河中軍自晉州向東（魏澶及晉州國防之重兵未動，以免本戰役會戰時，爲契丹及北漢所乘），企圖包圍北漢軍於潞澤間地區而殲滅之。同時又以一部兵力，截斷北漢軍之歸路。由周世宗此項作戰部署以觀，可知其在用兵術上，乃是不凡之輩。

其次，劉崇布陣，分爲中左右一線配備。而周世宗則在中軍之後，尚有第二線預備隊兵力。因此，北漢左軍敗北時，劉崇即無法挽救其危局；反之，周右軍失敗時，卻能以第二線兵力，攻擊北漢驍將張元徽暴露之側翼（見附圖三七二），不僅能挽回危勢，且立即轉敗爲勝，然後合全力以攻劉崇之中軍（其右軍楊袞之契丹兵已退去），故能迫使劉崇於慘敗之餘，幾至不免，而狼狽逃遁。設世宗預設於江猪嶺之兵，不因樊愛能之影響而退走，則劉崇已成擒矣。

至於天候地形之利用，劉崇由於驕敵，而忽略風向之不利；且周軍甚強（見楊袞語），亦由於其驕敵之眼光，以爲周軍少獨漢軍即可以制勝。是皆由於劉崇驕敵自誤。諺云：「驕兵必敗。」驕將亦必敗，況主帥驕乎！周世宗則反是。世宗至懷州時趙晁持重之意，世宗立使之繫獄，蓋潞澤屏蔽河南之重要地略，不可入於敵之掌握，且若澤州不守，則潞州孤危；世宗出兵時，既力排衆議，謀擊破來犯之敵，以定人心而安社稷，豈得不準此方針，在重要地略得失關頭，不毅然決然與敵決戰？且所謂後軍尚未到達，乃劉詞所將之一部分兵力而已，又豈可因一部分兵力未達，而坐失有利攻勢之大好時機——風向乎？戰場指導，重在把握戰機，世宗此戰雖有天平河中兩軍未達戰場之憾，要亦不失戰機也。

第十章　周世宗謀恢復大一統帝國之諸戰役

（附圖十一—三七三、三七四、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七、三七八）

一、伐蜀之戰：顯德二年（西元九五五）五月，遣王景伐蜀。至同年十一月。克秦、鳳、階、成等州，盡有隴右之地。

二、伐南唐之戰：顯德二年十一月，遣李穀伐唐。翌年，周世宗自將南伐，至顯德五年二月，盡克淮南，南唐主降。

三、伐契丹之戰：顯德六年四月，世宗自將伐契丹。五月克復瀛莫易等州，有疾乃還。六月世宗殂，恭帝宗訓立。至翌年正月，為趙匡胤所篡。

第一節　戰前一般形勢

一、周之政情與國勢

周世宗自高平戰勝後，雖未能竟滅北漢之功，而雄圖未已。故其於戰後之勵精圖治，不遺餘力，自顯德元年（西元九五四）多十月至二年十二月間，曾展開一連串之改革措施如下。

一、軍事方面：

㈠整編宿衞軍裁汰老弱，加強戰力—初，宿衞之士，累朝相承，徇情姑息，疏於簡練，致老幼相間，強懦不分，官驕兵惰，抗不聽命，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亦多由此。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因謂侍

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奈何朘民之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用！」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藩鎮所蓄，本弱末強，形成藩鎮脅制朝廷之勢，乃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更命趙匡胤選其尤精者，編爲殿前諸班（纂周張本），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因此士卒精強，所向皆捷。（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二)部署北方國防──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寇河北，輕騎深入，曾無藩籬之限，而直侵貝魏之境，郊野之民，每困於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即今滏陽河下游及滹沱河上游，古滹沱河自晉縣經束鹿流至武邑，然後東北流入海），東西橫亘數百里，堤塌非峻，不能扼契丹奔突。遂於顯德二年正月，命彰信節度使（周改曹州威信軍爲彰信軍）韓通與忠武節度使（治今河南淮陽）王彥超將兵治之，城李晏口（今河北武邑縣境），夾河爲壘，置靜安軍戍之。又城束鹿（今縣）、鼓城（今晉縣）、博野（今蠡縣）、安平（今深縣），並葺祈州（今無極）。又以德州刺史張藏英，知沿邊地形要害，使爲沿邊巡檢招收都指揮使，沿邊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戍之。於是此一國防線之防備已密，契丹自是不敢涉胡盧河，而河南之民，始得安息。

二、社會政治方面：

(一)治貪污，清盜賊──世宗惡官吏貪污之害，乃以嚴刑懲治之。如顯德元年十月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坐納藁耗，場官擾民，多取耗餘，加罪賜死。又勵行肅清盜賊。世宗以諸道盜賊頗多，討捕終不能絕，蓋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檢，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乃悉召還之，改由節鎮州縣負其全責，以統一事權。

(二)整理各地寺院，禁止私度僧尼──世宗疾世俗之迷佛，及當時逃卒與盜賊，多匿身寺院以爲掩護，善惡不分

，乃於顯德二年五月，對各地寺院徹底加以清查整頓，凡非勅額者（勅賜寺額），即行停廢。清查結果應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所，應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所，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惟兩京、大名府、京兆、青州聽設戒壇。男女出家必須經祖父母、父母或伯叔之命，並嚴禁僧俗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之惡習。

三、治理水患及漕運方面：

㈠治黃河水患——黃河自楊劉（今山東東阿縣北）至於博州（今聊城縣）百二十里，連年東潰，分爲二派，滙爲大澤，瀰漫數百里，又東壞古堤而出，灌齊棣淄諸州，至於海涯，漂沒民田廬舍不可勝計。流民採菰稗捕魚以給食。世宗乃於顯德元年十一月，命李穀至澶、鄆、齊等地，按視堤塞（楊劉決口），役徒六萬，三十日而畢。「穀順水立隄，自陽穀抵張秋（東阿縣西南六十里）遏之。……然不能疏浚故道，以清去路，致下流壅塞，離爲赤河，河身狹小不能容，又離爲游金二河。」（見石璋如氏等著中國歷史地理）。

㈡疏濬汴河——世宗除濬疏深冀一帶之胡盧河外，因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亦名永濟橋在今安徽宿縣北二十里）東南，悉爲汚澤。世宗爲便於征唐時之軍事運輸，乃於顯德二年十一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自埇橋至於泗上（今泗縣，即隋通濟渠舊道）至顯德四年四月，又下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

四、宏大大梁都城規模：

世宗以大梁城迫隘，乃於顯德二年四月，詔展外城，利用多季農隙興役，規畫城內大街均修直拓寬爲卅步。管制城內建築，先劃定街衢、倉場、營廨等公共建築區域，然後始聽民衆隨便築室，一

切墓墳均遷至外城七里以外，由是大梁都城，始具規模。

五、廣徵國是意見以備採擇：世宗爲講求治道及開邊之策，以謀恢復大一統之國家，乃於顯德二年四月，謂宰相曰：「朕每思政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幷，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又下詔文武臣僚，廣徵意見，無論對天子個人闕失及時政是非，均可盡情具申，直言無隱。如素不工書，便可直書其事。時羣臣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比部郎中王朴所獻策最佳。其內容詳論五代以來之時政，主張先取唐之江北，而後及於江南，其次再定嶺南巴蜀。深得世宗嘉納。其策曰：「中國之失吳蜀幽幷，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歛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強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強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則江北諸州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然，移兵攻之，席捲可平矣。惟河東必死之寇，當以強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

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世宗嘉納之。不僅世宗平天下之方略，曾採用此策，即宋初統一中國，亦大致遵循此策而實施之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後蜀南唐及契丹之政情與國勢

後蜀：後蜀主孟昶（知祥子）於周廣順元年（蜀廣政十四年，西元九五一），以伊審徵爲知樞密院事，審徵貪侈奸邪，蜀政由是浸衰。是年四月，蜀通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蜀主昶遂以前雲安（今四川雲陽縣東北）榷鹽使伊審徵代之。審徵乃蜀高祖孟知祥之甥，少與蜀主昶相親狎，及知樞密事，政無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爲己任，而貪侈奸邪，且與知樞密院事王昭遠相表裡。初，昭遠幼以僧童從其師入府，高祖孟知祥愛其敏慧，令給事昶左右，於蜀廣政十一年，昶委以機務，府庫金帛，皆恣其取與，不復會計。及與審徵相勾結，故蜀政浸衰。

周世宗於高平之戰既捷，遂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會秦州（今天水）民夷，有詣大梁獻策，請恢復舊疆者（契丹入大梁，復有王景崇之亂，階成秦三州，遂入於蜀），世宗納其言，遂謀取秦鳳階成等州之地（今甘肅天水、陝西鳳縣、甘肅武階、成縣）。蜀主昶聞之，即遣客省使趙季札，按視邊備。季札素以文武才略自任，既奉使還，奏稱雄武節度使韓繼勳，鳳州刺使王萬迪，非將帥才，不足以禦大敵。蜀主問誰可當者，季札請自行，遂以其爲雄武監軍使，仍以宿衞精兵千人爲部曲。同月，蜀主又命知樞密院王昭遠，按行北邊城寨及甲兵，積極準備抗拒周之入侵。

南唐：南唐主李璟（誥子、誥即徐知誥也。晉天福二年，西元九三七篡吳，廢吳主楊溥），性柔和，好文學而喜阿諛，周顯德（璟保大十二年）以後，諂臣日進，政事日亂。既因閩亂，出兵克建州（今福建建甌縣），又滅楚，其版圖遂東及衢（浙江今縣）婺（今浙江金華），南及五嶺，西至湖湘，北據長淮，凡三十餘州，地廣千里，故

頗爲驕縱，有呑天下之志。當漢乾祐元年（西元九四八），晉舊將李守貞叛於河中時，及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慕容彥超據兗州以拒周時，南唐均曾出師助之。又遣使通契丹北漢，約共圖中原。及周攻蜀，又謀與蜀合從以拒周。

唐周兩國間，以淮水爲界。淮水多季淺涸，南唐發兵戍守，謂之「把淺」。自霍邱（安徽今縣）以迄光州（今河南潢川縣），均有戍兵。尋以晉漢以來，中原多事，國勢衰弱，壽州（今安徽壽縣）監軍吳廷紹以爲疆埸無事，罷之；清淮節度使（治壽州）劉仁贍，固爭不能得，遂引致周軍大舉來襲之戰。

契丹：自契丹主耶律德光（遼太宗）卒後，兀欲篡位，自稱天授皇帝。彼慕中國風俗，多用晉臣，而荒於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其中都留守麻答，亦棄中都（今河北定縣）北歸，兀欲責其失地而鴆殺之。時爲後漢天福十二年及乾祐元年（西元九四七、九四八）也。

契丹主兀欲曾於乾祐二三兩年中，兩度大舉入侵河北，至於貝州、鄴都及內丘（河北今縣），爲後漢之患。由於彼攻內丘死傷頗多，其軍中因是不安，兀欲懼，引還，乃遣使請和於漢。會漢亡，其使者至大梁，周主郭威因遣使報聘。兀欲留周使，因遣使册命北漢主劉崇爲帝，並會兵南征。其諸部不欲南寇，於後周廣順元年（西元九五一），其軍行至新州（今察哈爾涿鹿縣）兀欲因而被弒。諸部奉述律（太宗耶律德光長子）爲帝，是爲遼穆宗。是年冬，述律仍遣兵五萬，會北漢兵伐周，攻晉州（今山西省臨汾縣）不克而還。廣順二三兩年間，又連續寇周北境之冀、定、鎭諸州（今河北冀縣、定縣、正定），皆爲所敗。至周世宗顯德元年（西元九五四）春，又乘周太祖之喪，遣大將楊袞會北漢兵伐周，爲世宗大敗於高平。蓋契丹自耶律德光卒後，內部不安，亂弒相尋，而述律童騃無遠志

，故契丹國勢因而漸衰。而中國方面則因周世宗之雄圖大略，國勢蓬勃方興未艾，故遂有展開收復燕雲之大舉。

第二節　戰場地理形勢及雙方作戰方略（參看附圖十——三七三、三七四、三七五、三七六、三七七）

一、地理形勢

秦隴方面：秦隴關中地形，以前各卷均有詳述，茲僅言周時鳳翔長安與秦隴之關係。

後蜀自契丹入大梁，後晉滅亡後，即乘機取得秦鳳二州（今甘肅省天水、陝西鳳縣）之地，以臨關中。周太祖郭威討關西三叛時，後蜀屢出兵向長安鳳翔，欲乘勢控有關中，其事已見前章。周世宗欲南北用兵，必先使鳳翔長安之安定圈稍爲擴大，藉以緩慢後蜀對關中所造成之危機。蓋鳳翔與秦州僅一隴山之隔，蜀之南鄭，亦與長安爲鄰，安危之勢，息息相關。且自古以來，關中不安，則汴洛搖撼。是故世宗用兵南伐之先，必須先取秦鳳，此乃地略形勢使然也。

淮南方面：淮南處在江淮之間，即淮河以南至大江以北地區，而以淮西壽州一帶爲主戰場。江淮間除今安徽中部之皖山山脈，自巢湖北岸，東延至今盱眙縣一帶外，其餘均爲平原，此一地區之特點，即河流縱橫與湖泊交織，因此夏秋之間，水運交通便利，步騎活動則大受限制。物產甚豐運輸補給均極爲容易。

本區內主要河流除南面之大江以外，即爲淮河。淮河自今河南省東流入境，經今之潁上、壽縣、鳳台、懷遠、鳳陽、五河各縣入於洪澤湖，然後經淮安及安東（今江蘇省漣水縣）東流入海。淮河爲古四瀆之一，長經數省，在正陽（今河南省潁上縣東南七十里）以西，秋冬水涸，可以徒涉。正陽以東水勢漸大，四季均通舟楫，皖北運輸多

利賴之。其重要支流有潁、渦、汴、泗諸水，均富舟楫之利。

此外對本區交通影響最大者，卽為運河。當時運河自江南北渡，經瓜洲、揚州、高郵、寶應至淮陰與淮河銜接，然後接泗水北至宿州；接汴水以達開封，為南北交通之重要孔道。揚州在唐代以後，所以能富甲天下，成為江淮之重鎮，卽以此故。

本地區沿淮水流域及運河以西，湖泊甚多，與各河流縱橫交織，形成廣大之沼澤地帶。其中最大者卽為今盱眙縣與泗縣間之洪澤湖，周圍達數百里，為大小湖泊數十個所形成。其次則為今寶應至高郵迄天長間之高郵湖，為天長以東之諸水所滙成，其範圍與洪澤湖相若。合肥南方之巢湖，周圍亦達四百里。除以上三大湖外，在今五河、懷遠、壽縣、霍邱一帶之淮河河岸，尚有甚多湖泊，其範圍大小不一，或數十里或百餘里不等；常隨淮水之漲落而變遷，此種湖泊於淮水淺涸時大都不能舟楫，對交通障礙甚大。

淮上軍事要點，大體說來，在東方者為今江蘇省之淮安（卽楚州）。在西方為今安徽之懷遠（屬濠州）、壽縣、（卽壽州）、正陽等地。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有云：「淮東要害，在清江口，淮西要害在渦潁口，欲固兩淮，先防三口」。清江口在淮陰縣西南，為泗水入淮之口。渦口在懷遠縣東北十五里，為渦水入淮之口。潁口在今潁上縣東南之西正陽鎮。三者均為河運交通要鎮，為古今來軍事上所必爭。

正陽有東西二鎮，夾淮對峙。東正陽距壽州六十里，為商賈所聚，西正陽距潁上七十里，為土著所居。壽州當時為淮西軍事經濟政治中心，北距下蔡鎮（卽今安徽鳳台縣）卅里，其東五里處有八公山，十里處有紫金山，為壽城之依托。肥水自南北流，由此入淮謂之肥口，東去百四十里為懷遠縣，淮水在縣南流經荊塗兩山之間，在縣東北

與渦水會合。此外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北）、泗州（治臨淮關北岸，盱眙西北八十里）等地，亦爲淮上要衝，軍事上必爭之地。

淮安在清江口東南，西距泗州百九十里，南至揚州三百卅里。因清江口爲由淮泗經運河通達江南之樞紐，南北及東方舟師貨運非此莫由，綰轂三方，軍事政治商業地位均極重要。此外在大江以北淮河以南之要點如揚州、天長、六合、定遠、滁州、廬州（今安徽省合肥縣）等，亦均爲淮南要地。揚州爲淮南首府，天長、六合爲淮安由陸路入金陵之要道，定遠、滁州爲淮西由陸路通達金陵之路，而合肥一地背山面水尤爲金陵西方之屏障。

燕雲方面：燕雲之地，爲中國北疆之要防，其事在後晉主石敬瑭割讓於契丹之時，已有詳述。由於幽薊沒於契丹，燕山之限撤除，故自晉末以來，河北之地，曾無藩籬之隔，契丹鐵騎南牧，瞬息達於河上，大梁岌岌可危。故世宗欲用兵南唐，不得已先浚胡盧河之防。及淮南已平，南唐已降，大江以南將垂手可定時，世宗又急圖契丹北漢者，欲先復燕雲之國防要地也。

二、雙方作戰方略

茲祇言周世宗之作戰方略，蓋南征北討西伐，皆由世宗所採主動，且世宗有一整然之方略，而後蜀、南唐、契丹、北漢，皆不過應付世宗此一行動之被動而已。

周都於大梁，而大梁乃一四戰之地。西疆以隴山秦嶺與蜀爲界；南疆以淮水與唐相鄰；北以晉州、潞州（今山西臨汾、長治縣）拒北漢，而滄州（今河北滄縣西南）、鎮州（今正定縣）不足以限契丹。世宗立於如此四面皆敵，而又西西均無國防之國度中，四面用兵皆不能懸軍深入，而祇能逐步選定有限之作戰目標，以逐漸達成統一之政

治目的。蓋隴山秦嶺不足以限後蜀之侵擾，關中危動，則汴洛不安；而淮水為南唐水軍所控制，徐、亳之地隨時可危；除晉、潞尚可以抗北漢之入寇外，對契丹之鐵騎南侵，亦無設防。因此，周世宗之第一期作戰目標，西伐隴蜀，祇以秦鳳二州為限，南征南唐祇達大江而止，北取契丹，祇以瀛、莫、易三州（今河北省河間、任邱、易縣）之恢復為目的。蓋慮對任何一方懸軍深入，均有不能善其後之危險，而大梁堪虞。

至於南方諸國，荊南、湖南、吳越，皆已受周之命，遠隔於嶺南之南漢，則視大江諸國為依歸；大江諸國不服，則周對南漢鞭長莫及，大江諸國已附，則南漢勢必望風而靡。故周世宗在中華為敵之對象，僅南有唐，西有蜀而已。因此世宗對唐蜀用兵，以威德並濟為上策，臨之以兵威，懷之以大德，務以不須窮兵，而中華大勢已定為滿足。但對契丹北漢則不然，必須窮兵威以擊滅之，藉以恢復燕雲之國防重地。故世宗第二期用兵，即以此為作戰目標也。及此一作戰目標達成，則後蜀亦不能獨抗矣。此乃世宗謀恢復大一統帝國之總方略也。惜乎！壯志未酬而身先死，大業未竟而中道崩殂，真是「長使英雄淚滿襟」也！

第三節　征後蜀之戰（參看附圖十——三七三）

周顯德二年，後蜀主孟昶廣政十八年（西元九五五）四月，周世宗納後蜀秦州民夷之請，決心先取隴右之地，乃與羣臣謀，選可為將者。同平章事王溥薦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治陳州，今河南淮陽縣）向訓。世宗遂命訓偕客省使昝居潤與鳳翔節度使王景伐蜀。五月初一日，王景出兵，自散關趨秦州（今甘肅天水）。同月十一日，後蜀主孟昶以捧聖控鶴都指揮使保寧節度使李延珪為北路行營都統，左衞聖步軍都指揮使高彥儔為招討使，武寧節度使呂

彥珂副之；客省使趙崇韜爲都監。

先是，後蜀以客省使趙季札爲雄武監軍使，使以拒周（見本章第一節），至是季札行至德陽（四川今縣），聞周師入境，竟懼不敢進，上書求解邊任，遂還成都。後蜀主問以機事，季札不能對，蜀主怒斬之。

六月初五日，王景軍與蜀將李延珪等，戰於威武城（今陝西鳳縣東北），不利。排陳使濮州刺史胡立等爲蜀所擒。初十日，後蜀主又遣間使至北漢及南唐，約與之俱出兵以制周，北漢主劉承鈞及南唐主李璟皆許之。是月十二日，世宗遣彰信節度使韓通，充西南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增援征蜀之兵。七月，世宗以王景兼西南行營都招討使，向訓兼行營兵馬都監，蓋至是世宗始以伐蜀之官職，授向訓等也。是時，宰相以王景等久無功，餽運不繼，固請罷兵，世宗乃命趙匡胤赴前方視察。還言秦鳳可取之狀，世宗從之，遂繼續進討。八月，王景等擊敗蜀兵，獲其將卒三百。是月二十三日，蜀主遣其通奏使知樞密院武泰節度使伊審徵赴前方慰撫將士與督戰。

九月，蜀將李延珪遣先鋒都指揮使李進，據馬嶺寨（今陝西鳳縣西），又遣奇兵出斜谷屯於白澗（今鳳縣東北），並分兵出鳳州之北唐倉鎮及黃花谷，絕周軍糧道。閏九月，王景遣裨將張建雄將兵二千抵黃花谷，又遣千人趣唐倉鎮，扼蜀兵歸路。蜀染院使王巒，將兵出唐倉，與建雄戰於黃花，蜀兵敗奔唐倉，遇周兵又敗，虜巒及其將士三千人，蜀馬嶺白澗兵皆潰，李延珪、高彥儔等退保靑泥嶺（今甘肅徽縣南入蜀之要道）。由是蜀雄武節度使兼侍中韓繼勳棄秦州，奔還成都，其觀察判官趙玭舉州城降。成、階二州亦相繼降，於是蜀人震恐。

十日，後蜀主致書於周請和，自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抗禮，不答，蜀主由是愈恐，聚兵糧於劍門（今四川劍閣縣東北六十里），白帝（城在今四川奉節縣東白帝山上）以備周。

十一月（是月周開始伐唐，事見下節），王景等圍鳳州，韓通分兵城固鎮（今甘肅徽縣），以絕蜀之援兵遂克鳳州，擒蜀威武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五千人。世宗寬賦役，以撫四州之民。

按周此役攻秦鳳二州，乃以偏師取之，目的僅圖鳳翔之安全而已。其主要之作戰目標，乃在南唐也。

第四節　征南唐之戰（參看附圖十一——三七四、三七五、三七六）

周世宗征南唐之戰，始自周顯德二年（西元九五五）十一月，至顯德五年（西元九五八）三月間結束，歷時達二年五個月，其經過情形，玆分以下三階段分述之。

第一階段：周世宗既用王朴之策，決定攻唐，乃於顯德二年多，利用淮水淺涸之時出兵南向，是年十月一日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軍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同時自埇橋治汴水，至於泗上，以便軍事運輸（其事已詳第一節）。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把淺」之戍已罷，遂大懼。惟劉仁贍，神色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衆情稍安。唐主卽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西北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人趨壽州增援。又以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屯定遠（安徽省今縣）。召鎭南（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共謀國難。

李穀等率軍經杞（河南省今縣）、淮（今河南省汝南縣）、潁上（河南省今縣）至正陽（潁上東南七十里），造浮梁渡淮以攻壽州。十二月十日，穀奏王彥超敗唐軍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十五日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軍千餘人於山口鎭（在壽州東）。是時吳越王錢弘俶，遣其元帥府判官陳彥禧入貢於周，世宗遂詔諭弘俶出兵以夾

攻南唐。

顯德三年（西元九五六是年春，吳越、湖南皆遣兵助周伐南唐，吳越攻常州，湖南攻鄂州）正月三日，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窰（在今安徽省懷遠縣南五十里）。六月世宗遂下詔親征，以宣徽南院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以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八日世宗發大梁。

李穀攻壽州久不下，是時唐將劉彥貞救兵已至來遠鎮（即東正陽距淖河十里今壽縣西南）。又壽州東二百里處，有唐戰艦數百艘趣正陽，有攻周浮梁截斷周軍歸路之勢。李穀由是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世宗至圉鎮（今河南省杞縣境）聞其謀，急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穀已焚糧芻退保正陽。十三日，世宗至陳州（今河南省淮陽縣），又急遣李重進趣淮上。十七日李穀奏：「賊艦中流西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敵艦日進，淮水日漲，車馬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駐蹕陳潁。俟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厲兵秣馬，春去冬來，促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世宗不悅。（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唐將李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鉅億，以賂權要，由是諫議大夫魏岑爭譽其能，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而其裨將咸師朗等，又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大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連亘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曰：「公軍未至而敵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大事去矣。」彥貞不從。仁贍料其遇敵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李重進渡淮迎戰於正陽之東，果大破之，斬彥貞，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獲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已敗，唐人大恐。於是張全約收餘衆奔壽州，其應援使皇甫暉姚鳳等軍三萬駐定遠，聞敗訊，亦退保清流關（今安徽省滁縣西南二十餘里），滁州刺史王紹顏棄城走。

正月二十日，世宗自永寧鎮（在今安徽阜陽縣東南百里）至於正陽，即以李重進代李穀爲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二十二日世宗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北（淝水自安豐縣——今壽縣南——流入壽州界，經壽州城北入於淮），命諸軍圍壽州，而徙正陽浮橋於下蔡鎮（今安徽省鳳臺縣）。二十三日徵宋、亳、陳、穎、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繫舟於淮，營於塗山（在今安徽省懷遠縣東南）之下，將進援壽州。二十六日，世宗命殿前都虞侯趙匡胤擊之。匡胤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僞退，誘唐兵追擊，伏兵邀之，大敗之於渦口（渦水入淮之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至是，世宗又詔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爲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唐主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拒之。

二月三日，下蔡浮梁成，世宗親往視之。五日廬壽光黃巡檢使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即今安徽省六安縣），擒都監高弼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世宗命趙匡胤倍道襲清流關，唐將皇甫暉姚鳳等陣於山下迎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驚退滁州（今安徽省滁縣），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等列陣迎戰，被擒。遂克滁州。

唐主以前軍屢敗，乃遣泗州（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牙將王知朗齎書至徐州，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世宗，歲輸貨財，以助軍費。二月十一日徐州以聞。世宗不答。十五日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

10—3513

，導壕水入淝。又偵知揚州無備，十六日命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將兵襲之。

唐主以兵屢敗，懼亡；乃復遣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學士李德明等，奉表稱臣請平；獻御服湯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綿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十九日至壽州城下。世宗知兩人皆爲辯士，欲來遊說。遂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朕只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罷兵耶？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耶？可促爾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二人皆戰慄不敢言。

二月二十六日，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天曉也），先遣其將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尙不知，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匿佛寺被執。令坤入城撫慰居民，使皆安堵。二十八日殿前都虞候趙匡胤奏唐天長（江蘇省今縣）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等攻泰州（今江蘇省泰縣）又拔之，刺史方納奔金陵。是時唐鄂州方面，又因王逵之攻擊，失利。吳越又攻其常州（今江蘇武進）、宣州（今安徽宣城縣），於是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二十九日周靜安軍（治今河北省武邑縣境）使何繼筠截獲之。

三月六日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今河南省潢川縣），唐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其都監張承翰以城降。四日周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唐蘄州（今湖北蘄春縣）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雋舉州降。世宗因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今湖北省黃岡縣）。蓋周是時一面攻壽州，一面盡略唐江北之州縣也。（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二，後周紀三）

先是唐主於三月一日復以右僕射孫晟爲司空，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請降，請比兩浙湖南，稱臣奉正朔。又獻

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三月十三日孫晟等至，世宗使晟至壽州城下招降。唐清淮節度使劉仁贍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世宗聞之大怒。晟曰：「臣爲宰相，豈可敎節度使外叛耶？」世宗乃釋之。唐主又使工部侍郎文理學士李德明與孫晟言於世宗，請去帝號，割壽（卽壽州）、泗（治今安徽省鳳陽縣東臨淮鎭淮北岸）、楚（今江蘇省淮安縣）、光（今河南潢川縣）、海（今江蘇省東海縣）六州之地，仍歲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世宗以淮南之地，已半爲周有，諸將捷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請寬限五日，返奏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世宗許之，並許王崇質與德明俱歸。德明歸後盛稱世宗威德及兵甲之盛，勸唐主割江北地。唐主不悅。其鎭南節度使宋齊丘以爲割地無益，樞密使陳覺等又素惡德明及孫晟，因譖德明賣國求利。唐主怒，斬德明於市。遂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爲監軍使，前武安節度邊鎬爲應援都軍使，又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等州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及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等，唐主以文稹爲西面行營應援使，餘皆爲將。蓋是時唐主已攻破吳越軍於常州，乃欲盡力以拒周也。

四月二日世宗亦調整部署，以迎擊唐之反攻。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爲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爲濠州城下都部署。是月唐右衞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趨泰州，克之。孟俊乘勝進攻揚州，屯兵於蜀岡（亦稱蜀崗在揚州西北）。周將韓令坤棄揚州走。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世宗又遣殿前都虞候趙匡胤將兵屯六合（江蘇省今縣）。匡胤下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斬其足。」令坤自是始有固守之志。四月十三日，令坤敗唐兵於城東，陸孟俊被擒。（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在今江蘇省六合縣東南）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周兵欲擊之，趙匡胤

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數日唐軍見周兵不出，乃趨六合。匡胤率衆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爭舟走，溺死者甚衆。至是唐軍精華盡失。當時匡胤督戰，士卒有不致力者，以劍砍其皮笠，翌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因是所部莫不盡死。前唐主聞揚州失守時，曾命四方發兵復之。四月十七日，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在揚州東北運河分流處），擒唐漣州刺史秦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在今安徽省盱眙縣）。

先是四月初，世宗見壽州久攻不下，天久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唐使李德明等又失期不至，因有旋師之議。或勸世宗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世宗乃於是月二十三日至濠。二十四日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爲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二十五日渦口新浮梁成，世宗自濠州如渦口。世宗此時猶銳意謀進取，欲自至揚州，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守司徒范質苦諫乃止。五月一日遂以渦口爲鎭淮軍，留侍衞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世宗乃自渦口北歸大梁。（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第二階段：世宗顯德三年（西元九五六）六月十一日，赦淮南諸州繫囚，除南唐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報之。周侍衞步軍都指揮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瞻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焚其攻具。是月唐主以其駕部員外郎朱元爲將，使將兵收復江北諸州。七月，朱元克復舒州（今安徽省潛山縣）及和州（今安徽省和縣）李平復蘄州（今湖北省蘄春縣）。

初周師南來，民因困於唐之「博徵」（唐以茶鹽強民而徵粟帛，謂之博徵）及興營田於淮南；故爭奉牛酒，迎勞周師。嗣以周將帥不知恤民，專事俘掠，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爲兵，積紙爲甲，時人謂之

「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爲所敗，所克諸州多爲唐有。唐之援兵復營於紫金山（或云即八公山今安徽省鳳臺縣東南），與壽春城中烽火相應。是年七月周淮南節度使向訓在廣陵，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後再圖進取。世宗許之。訓乃封府庫還軍，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負糗糒以送之。周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會攻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其鎮南節度使宋齊丘恐結怨益深，乃命諸將各自保守，毋擅出擊周兵。因是壽春之圍急。是時唐齊王景達率軍五萬屯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東北）遙爲聲援，惟軍政皆出於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之手，景達祇簽署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周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今安徽省鳳臺縣）。八月，唐將林仁肇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永德爲鐵綆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進。俄而風回，唐兵敗退。

十月十四日，李重進自壽州遣使入奏，唐人寇盛唐（今安徽省六安縣）爲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擊破，斬首三千餘級。二十三日，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令善泳者潛入其船下，縻以鐵鎖，縱兵擊之，船不得進退，由是唐兵溺死者甚衆。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世宗不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肺腑俱爲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亦安。唐主聞二將有隙，以蠟丸遺重進，誘以厚利，書中皆毀謗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十二月十四日，世宗以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單等州丁夫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又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詣契丹乞兵，契丹不能應。

至顯德四年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千人，奪其二寨。是月廿日，唐壽州守將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憤鬱成疾。

時周之議者，以唐援兵尚強，多請罷兵，世宗疑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穀寢疾在第，世宗乃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范質、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爲：「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亡，必可下矣。」世宗大悅！二月十六日，世宗以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爲大內使巡檢，以侍衞都虞候韓通爲京城內外都巡檢。十七日乃發大梁南下。

先是世宗督軍攻壽春時，見唐水軍銳敏，周人無以敵之，每以爲恨！及返大梁，遂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敎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衞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即蔡河由東京經陳州至蔡口入潁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廿七日世宗至下蔡。三月二日夜，渡淮至壽州城。三日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之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世宗分兵守諸寨，還下蔡。（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唐將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與元有隙，屢表元反復，不可將兵。唐主乃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今安徽省鳳陽縣），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至濠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遂於

三月四日夜，與先鋒濠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裨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世宗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遽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五日旦，世宗軍於趙步（在今安徽省鳳臺縣東淮河北岸），以防遏之。於是周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等，餘衆果沿淮東走。世宗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旁晚）世宗馳至荊山洪（今安徽省懷遠縣附近），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鎭淮軍（卽渦口）；六日從官始至。可見世宗追擊之急疾也。唐將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嘆息。七日世宗發近縣丁夫，城鎭淮軍爲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間，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郭廷謂以水軍泝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周右龍武統軍趙匡贊覘之，伏兵邀擊破之。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

三月十一日，世宗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爲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鎭淮軍。十二日世宗自鎭淮軍復如下蔡。十三日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十七日晨世宗耀兵於壽州城北，是時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事。十九日唐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來降。遂克壽州。

二十三日世宗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寨者，召令復業，不加罪，有嘗爲其殺傷者，毋得仇訟。舊日政令有不便民者，令本州條奏。又以劉仁贍爲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並頒辭奬之，以旌其忠貞之節。並詔開壽州倉賑饑民。世宗遂還大梁。

第三階段：世宗返大梁後，分江南降卒爲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又遣懷恩軍指揮使蕭知遠等率懷恩軍將士八百餘人還蜀。蓋周伐蜀而克秦鳳時，曾將蜀降兵數千人編爲懷恩軍，至是遣之還蜀，乃在示周之威德，又欲使

之言周克平淮南數千里之地，以恐動蜀人也。

五月，唐將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寧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因以廷謂爲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淮水上游）水陸應援使。七月，世宗懲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貶武行德爲右衞上將軍，李繼勳爲右衞大將軍。

冬十月十六日，世宗以冬季已屆，淮水淺涸，乃復以王朴爲東京留守，聽以便宜從事，以三司使張美充大內都檢點，十九日發大梁。十一月四日至鎭淮軍，當夜五鼓濟淮，五日至濠州（在今安徽鳳陽東北廿里）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於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六日世宗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以領義成節度使趙匡胤帥騎兵繼進，遂攻拔之。

李重進亦破濠州南關城。世宗再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艦數百於城北，又植巨木於淮水，以拒周兵。世宗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註），城中震恐！十四日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若遽降，恐爲唐所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禀命，然後出降」。世宗許之。十九日世宗聞有戰艦數百艘在渙水（即澮水）東，欲救濠州，乃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廿一日大破唐兵於洞口（在濠州東九十里浮山下），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克，遂抵於泗州城下而攻之。

十一月下旬，領義州節度使趙匡胤先攻其南，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臨水築城兩頭扼水形如卻月）。世宗居於月城樓督戰。十二月三日唐泗州守將范再遇擧城降，世宗以再遇爲宿州團練使，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者。世宗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

清口（卽清河口今江蘇淮陰縣西南泗水入淮之口）。六月世宗自將親軍自淮水北岸進，命趙匡胤將步騎自淮水南岸進，諸將以水軍自淮水進，共追唐兵。時淮濱久無人行，葭葦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爭勝跋涉爭進，皆忘其勞。是月八日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九日追至楚州（今江蘇淮安縣）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世宗自追之，趙匡胤爲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艦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在淮上之戰船，至是盡矣。其滁州團練使郭廷謂猶守濠州，至是知唐兵不能救，乃舉城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十日世宗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十三日唐雄武軍使知漣水縣事崔萬廸亦降。十六日世宗攻楚州，克其月城，十八日命降將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又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民南渡。後數日周兵至，城中僅餘癃病十餘人而已。世宗聞泰州無備，遣兵襲拔之。（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顯德五年（西元九五八。是年春，荆南亦遣兵助周攻唐之鄂州）春正月五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七日世宗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世宗欲乘勝引戰艦自淮入江，阻於北神堰不得渡（在楚州城北五里），乃發民夫鑿楚州西北鸛水（今淮安城西老鸛河）以通其道，旬日而成。於是鉅艦數百艘，皆連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十日拔靜海軍（治今江蘇省南通縣）治通吳越之路。世宗攻楚州，至是月十三日始克之，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與都監鄭昭業及所部千餘人，皆戰死無一人降者。

正月二十八日，唐以天長爲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爲刺史，而文贇舉城降。二月十五日世宗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人，在故城東南隅築小城以爲治所。三月一日世宗如泰州。唐太弟景遂前後上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

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有軍功，宜爲嗣。齊王景達亦以敗軍辭元帥。唐王乃立景遂爲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爲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爲皇太子，參決庶政。

三月十日，世宗如迎鑾鎮（即今江蘇省儀徵縣），屢到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世宗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即今江蘇省崇明縣），將趨海口扼蘇杭路，乃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十三日，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世宗遣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將兵趨廬州（今安徽省合肥縣）。唐主聞世宗在江上，恐遂南渡，又恥於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蘄、黃未下。十五日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乃奏世宗請遣人渡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爲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世宗許之。十六日陳覺遣其閤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十萬。世宗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荆南兵並當罷歸。其進攻廬、蘄、黃三道之軍，亦令斂兵近郊，俟彼將士及家屬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陳覺辭行，世宗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太子。賜吳越主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荆南高保融一萬匹以酬其出兵攻唐之勞。遂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爲節度使。唐主遣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獻銀絹錢茶穀共百萬以犒軍。是月周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即隋通濟渠），於是江淮舟楫始通，藉以便利淮南之統治也。

江北已平，周得州十四：即光、壽、廬、舒、蘄、黃、滁、和、濠、泗、楚、揚、泰、通。共六十縣。

當世宗在迎鑾時，唐主恐周兵遂南渡，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

中國。世宗答書，一則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一則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又赦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世宗凡此舉措，蓋對江南撫以恩信，志在撫定，不專事兵威爲務也。

綜計本戰役，自顯德二年冬，至顯德五年春（西元九五五至九五八），歷時達兩年餘，乃周世宗謀恢復大一統之戰中之主要戰役也。

註：通典卷152兵五附守拒法載：「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墻，謂之羊馬城。」

第五節　恢復燕雲之戰及戰後之政局（參看附圖十——三七七、三七八）

周世宗南征南唐時，吳越、湖南、荊南，皆相繼遣兵助周攻唐，皆已見前節。即其時該等南方之國，皆已歸命於周。至於南漢主劉晟，亦於顯德四年，聞南唐屢敗，而憂形於色，遣使入貢，爲湖南所阻。乃治戰艦，修武備；既而縱酒酣飲曰：「吾身得免，幸矣！何爲慮後世哉！」可知此時南方諸國之情勢，由於周恢復大一統之氣勢已成，皆莫不慄然欲歸服也。故自南唐降周後，除蜀獨欲負險頑抗外，其他各國歸附於周，可謂大勢已定。

周世宗既取淮南而歸，遂欲次第削平數十年五代十國割據之局，以謀恢復大一統之國。故於顯德五年四月，自揚州還抵大梁後，即展開數大措施。如理民政，治水運，西伐蜀，北擊漢，及謀復幽薊之地。不幸世宗壯志未酬而先殂，天年不假，賫志以歿。玆述其事如左：（上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理民政：國以民爲本，民理則國治，國治乃可以致強。故世宗於顯德五年七月，欲均田租，下詔曰：「近覽

元稹（唐穆宗長慶二年，西元八二二年爲宰相）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曲盡其情，俾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賜，傳於方册，可得披尋。」因製素成圖，直書其事，徧賜諸道。尋又詔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分行諸州，均定田租。未幾，又詔諸州，併鄉村，率以百戶爲團，團置耆長三人。蓋自唐末歷梁晉以來，國家不安，地方混亂，世宗爲求治之本，必須理民政，整租賦，以裕國用，而使人民得以生息也。

治水患理漕運：大梁已爲國家之都城，人文薈萃，政治經濟之中樞，故除前擴建大梁都城規模及治汴水之交通，黃河之水患外，淮南用兵之後，乃於顯德六年二月，再命樞密使王朴如河陰（今河南廣武縣境），按行河隄，立斗門於汴口。又命侍衛都指揮使韓通、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發徐、宿、宋、單等州丁夫數萬，浚汴水。此即導治隋時之通濟渠也。蓋隋煬帝所開之通濟渠通江淮，至唐時，已多淤塞，唐末尤甚，久已不能漕運也。而通濟渠又自隋開鑿以來，爲中原溝通江淮財賦之交通命脈，故世宗再爲治理之。同時又命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大梁城東，導汴水入於蔡水（註），以通陳潁之漕。命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今山東壽張縣東南梁山下），以通青鄆之漕，發畿內及滑亳丁夫數千，以供其役。於是以大梁爲中心，漕運四通八達矣。

西伐蜀：顯德五年六月，荊南節度使高保融遣使勸蜀主孟昶稱藩於周，昶報以前歲遣胡立致書於周而不答（去年八月，昶致書請通好，世宗以其抗禮，不答。昶怒曰：「朕爲天子郊祀天地時，爾猶作賊，何敢如是！」）。九月，世宗遂謀伐蜀，以戶部侍郎高防爲西南面水陸制置使，右贊善大夫李玉爲判官，從事伐蜀之準備與部署。十月，高保融再遣孟昶書，勸稱臣於周，昶乃集羣臣議之，因答書極言拒絕之。保融因奏，王師將伐蜀，請以水陸軍趣三峽。世宗褒許之。十一月，李玉至長安，或言蜀歸安鎮，在長安南三百餘里（似即今鎮安縣。當時之蜀金州，即

今安康縣），可襲而取之。玉信之，牒永興節度使王彥超（治長安）索兵二百。彥超以爲歸安道阻隘（越終南山脈）難取。玉以奉密旨對，彥超不得已與之。十二月，玉將兵趨歸安，蜀歸安鎮遏使李承勳據險邀之，斬李玉，其衆皆潰。蜀主孟昶遂以其右衛聖步軍都指揮使趙崇韜爲北面招討使，以奉鑾肅衞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治今四川遂寧縣）兼中書令孟貽業爲昭武文州都招討使。蓋其昭武軍在利州（今四川廣元縣），自利州至文州（今甘肅文縣），使控扼江油（四川今縣東）劍閣之險，以備拒周也。又以左衛聖馬軍都指揮使趙思進，爲東面招討使，山南西道節度使（治今陝西南鄭）韓保貞，爲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六萬，分戍要害（終南山諸棧道），以備周。尋又以峽路巡檢制置使高彥儔爲招討使，以備高保融。是時，因世宗又欲先取河北契丹之地，以固北方國防，故伐蜀之行動，遲遲不能發動，蓋慮大軍遠征後蜀之時，契丹乘虛威脅大梁也。（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三，後周紀四）

北擊漢及謀復燕雲之地：顯德六年二月，世宗下詔，以北鄙（幽薊）未復，將幸滄州（今河北滄縣西南四十里）。遂命義武節度使（治今河北定縣）孫行友，扞山西之路（卽北漢越太行山東出之道路，如井陘等諸要道），以防北漢。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權留東京留守判開封府事（是月王朴已卒）；三司使張美權大內都部署（以鎭守大梁），然後乃命侍衞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世宗自大梁繼進。

四月，韓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乾寧軍治今青縣），補壞防，開游口（於水不至處開之，以備張溢而洩游水也）三十六，遂通瀛、莫（瀛州，今河北河間縣，莫州今任邱縣北）。是月十六日，世宗至滄州，卽帥步騎數萬，直趨契丹之境（當時瀛、莫二州，均屬契丹）。十七日至乾寧軍，契丹寧州刺史（治今青縣境）王洪擧城降。二十日，世宗乃大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二

十二日，世宗御龍舟沿流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二十四日，抵於獨流口（今靜海縣西南），因泝流而西，至二十六日，遂至益津關（在乾寧軍西北一百六十里，今霸縣東），契丹守將終廷輝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世宗乃捨艦登陸，揮軍向西挺進。時世宗在西進中，宿於野次，侍衞之士，不及一旅，而契丹騎兵成羣，出其左右，故從官皆恐懼。此時趙匡胤所將之兵，已先至瓦橋關（今雄縣南），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世宗遂入之。二十九日，契丹莫州刺史劉楚信亦舉城降。五月初一日，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重進等，始引大軍繼至。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於是瓦橋關以南之地，悉爲周所收復。初二日世宗遂宴諸將於行宮，議進取幽州之策。諸將以爲世宗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已建不世之功；今契丹騎兵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世宗不悅，卽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進據固安（今縣），世宗自至安陽水（似今拒馬河），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而病。是月初四日，孫行友克易州（今易縣），擒契丹刺史李在欽斬之。於是世宗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今容城縣西北，雄縣西北三十五里）屬之，以義成節度留後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皆今縣）隸之，以侍衞馬步都指揮使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各將部兵以戍之。又發濱棣（今山東濱縣無棣）丁夫數千，城霸州，命韓通董其役。

當周君北征時，契丹主穆宗述律，急遣使者日馳七百里至晉陽，命北漢主劉承鈞發兵，進擾周之邊境以牽制之，契丹軍集於幽州之北，亦卽大舉南下。是月初六日，世宗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今河北獲鹿縣西，卽古井陘口）擊北漢，破北漢軍於百井（今山西太原東北七十里），昭義節度使李筠拔遼州（今山西遼縣）擒其刺史張丕。

世宗既病，乃於五月初八日，自雄州南還，至是月三十日抵於大梁。於是征契丹及北漢之軍皆罷歸。契丹以世

宗已南還，亦罷兵。（下所引見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

世宗既還大梁，南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治泉州（今福建晉江縣），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大梁，直隸於周。世宗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南唐都金陵，今南京市，後晉開運二年，西元九四五年留從効以泉州附唐），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郡，與彼（南唐）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

是時，南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大臣鍾謨俱入貢。世宗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曏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乃城金陵，繕甲兵，增州城守備。（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

此時，世宗因王朴卒後，對朝廷又有一番新部署。立皇后符氏，立皇子宗訓（七歸）為梁王，領左衞上將軍；宗讓為燕公，領左驍衞上將軍。又欲相樞密使魏仁浦，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不可為相。世宗曰：「自古用文武才略者為輔佐，豈由科第邪？」遂加同平章事王溥門下侍郎，與范質皆參知樞密院事，以仁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又以宣徽南院使吳廷祚為左驍衞上將軍充樞密使，加歸德節度使侍衞親軍都虞候韓通、鎮寧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張永德並同平章事，仍以通充侍衞親軍副都指揮使；以趙匡胤兼殿前都點檢。是年六月，世宗病益篤，是月十九日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遂殂（時年三十九）。宗訓嗣位是為恭帝。翌年正月，即為趙匡胤所篡，周亡。（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

註：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顯德六年載註：魏收地形志載：「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爲蔡渠。」九域志載：「浚儀渠之琵琶溝，卽蔡河也。」宋會要載：「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卽閔河也。（宋太宗趙匡胤）建隆元年（西元九六〇），始命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今淮陽、阜陽），達壽春（今壽縣），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爲閔河，東南爲蔡河。至開寶六年（西元九七三），始改閔河爲惠民河。」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載：「蔡河，卽古之鴻溝，又卽蒗蕩渠，亦曰沙水，亦曰小黃河，亦曰惠民河，今賈魯河。漢書地理志載：『蒗蕩渠首泲，東南至陳入潁。』泲謂南濟，卽汴河。今已湮。今之賈魯河，由河南鄭縣東流至中牟，南經尉氏、扶溝入於潁。唐德宗時，田納游兵擾汴，東南轉輸者，不由汴渠，自蔡水而上，卽此，亦作蔡渠。」

第六節 申論

周世宗定天下之大策，已略列論之於本章作戰方略節中。世宗用兵之最大目標，一爲南唐，一爲幽薊與北漢。淮南已定，則南方各割據勢力，大體定矣。故世宗乃卽轉兵北征。以收復北方重要國防地區之燕雲十六州爲作戰目標，不幸大業未就身先死，此不僅促使周祚早亡，中國蓬勃方興之生機，亦從此而中斷。是世宗以一身繫國家民族之安危也。（下所引見資治通鑑卷二百九十四，後周紀五）

世宗雄才大略，機謀獨運，經國宏謨，氣魄浩然。史稱其「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其左右，人皆失色，而其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又

勤於為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閑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之物。常言太祖郭威養成王峻、王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羣臣有過，則面質責之，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性嚴急，用法太嚴，羣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史以是論其短。其實遠自唐末以來，中國久經衰亂，人心僥倖盜竊之心，非如此「用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不足以振衰起廢也。司馬光亦論之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之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梟雄之姿），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王景伐蜀，克鳳州，擒王環），劉仁瞻以堅守蒙褒（仁瞻守壽州），嚴續（南唐宰相）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初，世宗在澶州，美掌州之金穀，隸三司者。世宗私有所求，美曲為供副。及即位終不以公忠待之）。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世宗征南唐，恩德與兵威並用，志在撫定之於大一統之後，使國內有磐石之安，同時並謀爾後對契丹大張撻伐之用也，可見其目光之遠大。且其征淮南志在必克，蓋南唐既服，然後轉兵收復燕雲之地，則後蜀不足平而大一統

之業就矣。宋之所以能成統一之業者，皆賴世宗所建之基業所達致耳。

至於征江淮之決勝兵種，乃爲水軍，故世宗於第一次南征返歸大梁之後，即用南唐之俘以訓練水軍。其後所以能破南唐淮水之防者，即賴水軍之也。玆略爲分析淮南戰役得失如次。

一、圍點打援之戰：周方作戰方略，原爲根據王朴開邊策，所謂「備東擾西；備西擾東，避實擊虛，避強擊弱，輕兵進擾」之消耗戰略。但由於以下條件，使周軍襲擾後方之行動，難收大效：第一、淮南由於淮水橫亘東西，能控制淮水，始能控制淮南。周軍若不能控制淮流，則陸軍輕兵活動頗受限制。且淮南地區廣大，縱淮水以南若干據點之喪失，亦並不能嚴重影響南唐對淮水之控制權。第二、前方要點如濠壽等地，可由淮河通達於楚州、揚州至於大江，不必完全依靠陸路之交通線。第三、淮南地區物資豐富，補給方便，沿淮據點易於固守。因以上原因，故周軍雖輕騎深入滁、揚、六合等地，不但無助於前方之作戰，且反陷於兵力分散及後方感受威脅之境地；故周軍在敵以面制點之情勢下，終不得不自動放棄攻佔之據點，集中兵力於壽州。由此可見本戰役事實上並非輕兵襲擾制勝，而爲圍點打援之成功。如南唐救援壽州之兵力先敗於正陽，繼敗於滁州，再敗於六合，最後反又敗於壽州東之紫金山。南唐因援軍均被擊潰，故壽州終於失陷。

二、水陸聯合作戰：淮南沿淮河及運河均爲湖沼地帶，湖河交錯，池沼縱橫，作戰非水陸聯合行動不可，如僅有陸上兵力，便無法與敵在水上對戰。世宗到壽州後，即深有此感，故於顯德三年回汴後，立即趕製船艦並利用投降之唐兵訓練水軍，故再度返回壽州時，能沿河水陸配合展開有力攻勢。嗣後更因不斷擄獲唐之船艦，水軍實力日漸增強。迄後所以能沿淮河東下淮陰，並自運河直抵大江，對唐完成致命之威脅，實由於其能適應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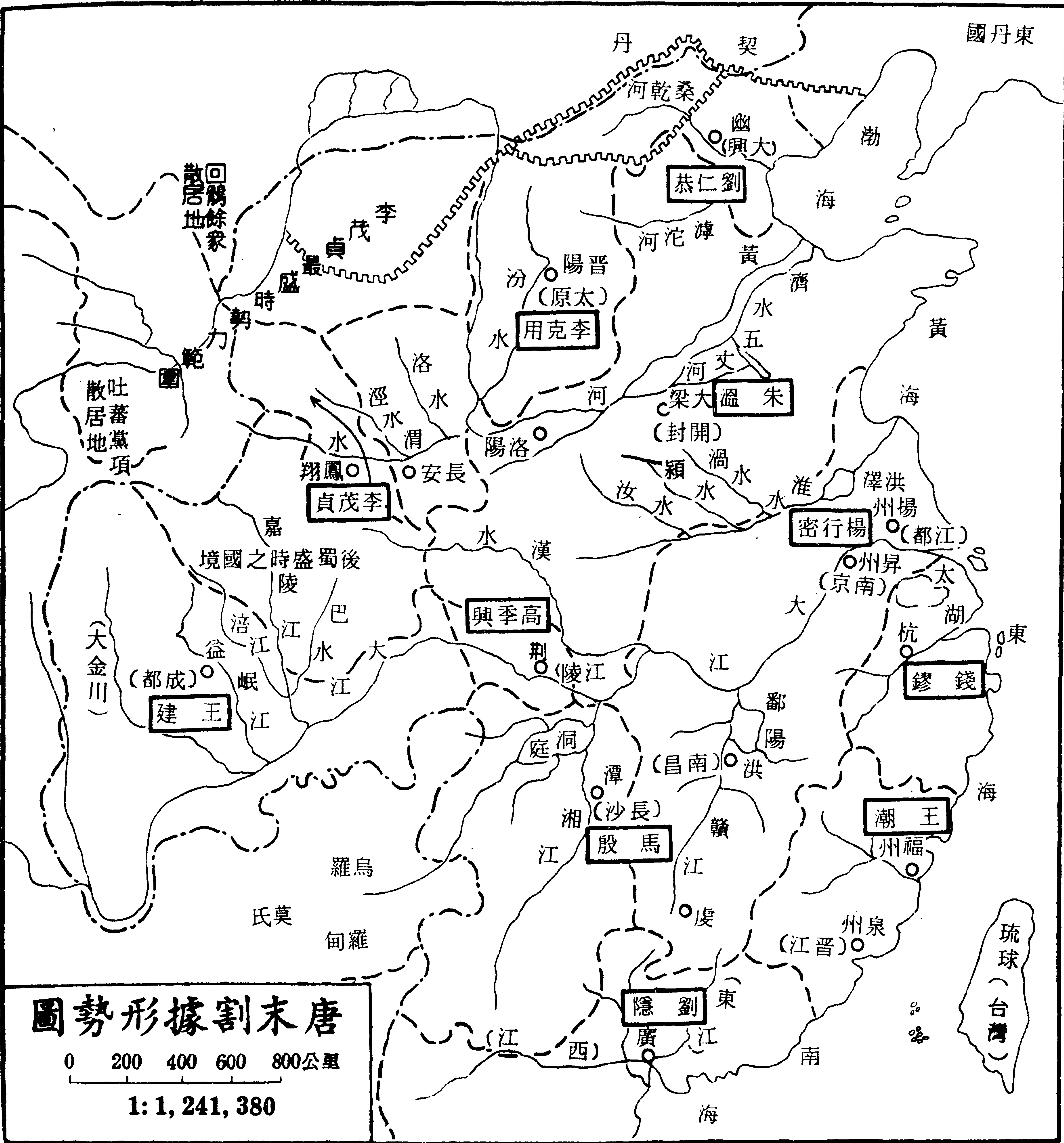
況需要，建立水軍，實施水陸聯合作戰之故。

另由作戰經過情形觀之，亦可反映出水軍在此一地區作戰之重要性及其對周之影響。周之伐唐，開始於顯德二年冬，由十二月至翌年四月間，周軍攻勢兇猛，連戰皆捷。五月後淮水漸漲，戰場形勢，轉而有利於唐，乃返回大梁，周軍因此轉攻爲守，而主動之權遂轉入唐軍手中。顯德四年二月，世宗率水軍一部復至壽州，擬乘水涸時期攻下壽州，擊潰援軍，至四月間淮水漲，世宗又不得已返回大梁，前方作戰無形又告停頓。至十月間，世宗又乘水涸時期返回渦口，發動猛烈攻勢，然後水陸順流東下，始由淮陰轉入運河直達大江，遂能控制整個淮南之形勢。由此以觀，世宗盡量利用水涸時期作戰一點觀之，可知周方水軍勢弱，究非淮南之敵，亦正證明水軍在此一地區作戰上之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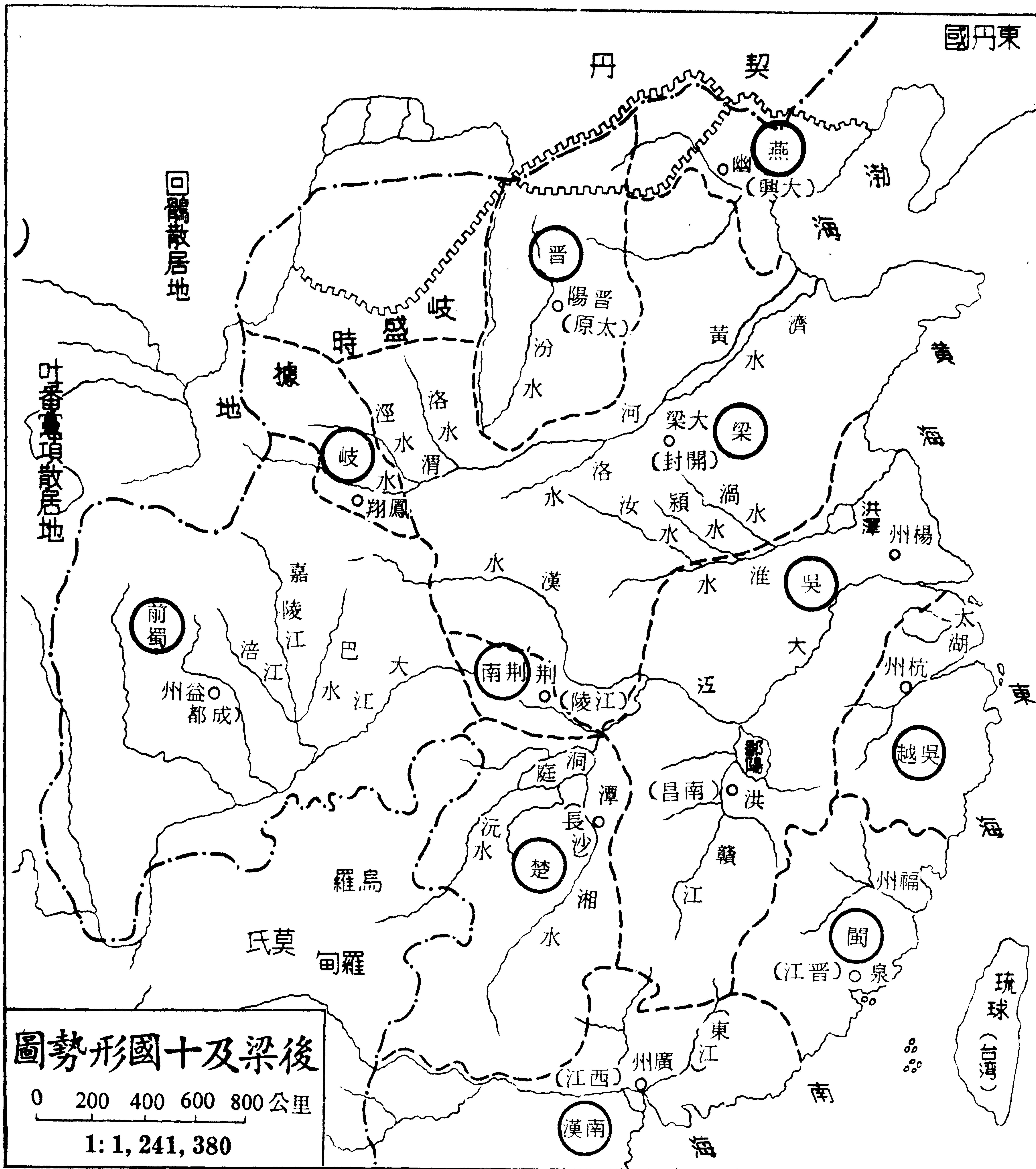
三、將帥才能與士卒戰鬥精神之比較：將帥低能與士氣不振，爲唐軍失敗之主要因素。周之總指揮官，爲勇敢善戰之周世宗親自擔任，其將領如李重進、張永德、趙匡胤、韓令坤等，不但勇於冒險犯難，而一般才智亦較南唐將領爲優。南唐將領除劉仁瞻、郭廷謂外，其他如劉彥貞、皇甫暉，以及齊王景達等，均爲庸才，且各將領間指揮既不統一，又逐次以不充足之兵力投入戰場，自難免爲周軍所擊破。尤其齊王景達身爲元帥，當周軍自揚、滁等地撤退時，竟以免加深怨仇爲由（用宋齊丘之政略意見），下令各地唐軍禁止邀擊，實屬荒謬之極！而其擁重兵意存觀望，更爲致敗之主因。孫子曰：「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正此之謂也。至於南唐士卒之戰鬭精神，除楚州及壽州守軍外，亦較周軍爲劣也。

中國歷代戰爭史　第十冊　附圖

附圖十一—三四三至十一—三七八（按逆序裝訂）


東丹國
契丹
桑乾河
幽(大興)
劉仁恭
渤海
滹沱河
黃
李茂貞最盛時勢力範圍
回鶻餘衆散居地
晉陽(太原)
汾水
李克用
濟水
五丈河
大梁(開封)
朱溫
洛水
涇水
渭水
洛陽
河
吐蕃黨項散居地
鳳翔
長安
李茂貞
黃海
渦水
潁水
汝水
淮水
洪澤
揚州(江都)
楊行密
漢水
嘉陵江
後蜀盛時之國境
昇州(南京)
太湖
巴水
高季興
涪江
大江
杭
東
錢鏐
荊
江陵
益
成都
岷江
王建
大金川
洞庭
鄱陽
洪(南昌)
潭(長沙)
湘江
馬殷
贛江
海
王潮
福州
烏羅
莫氐
羅甸
虔
泉州(晉江)
琉球(台灣)
劉隱
東江
廣
西江
南海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1: 1, 241, 380

唐末割據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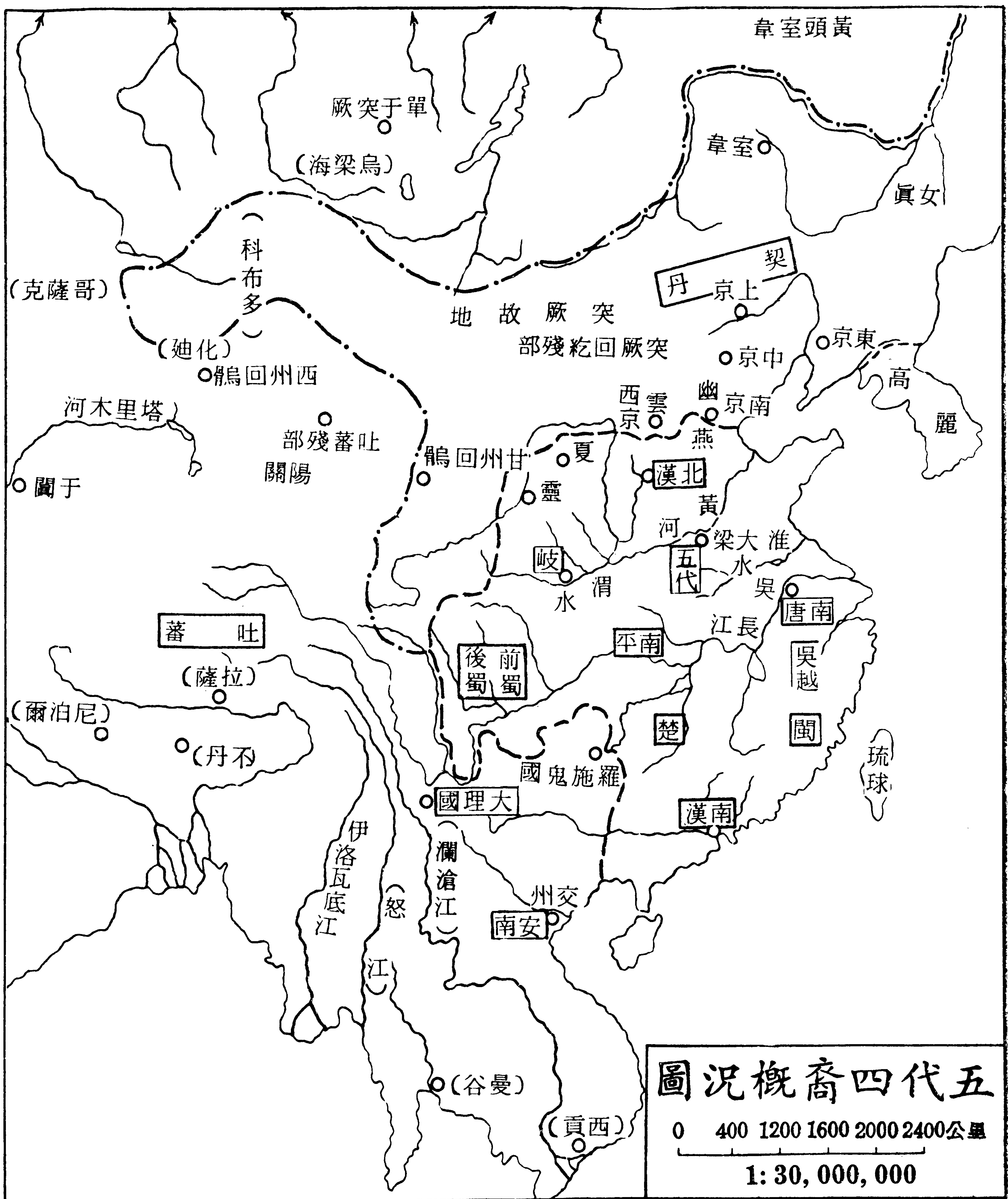


後梁及十國形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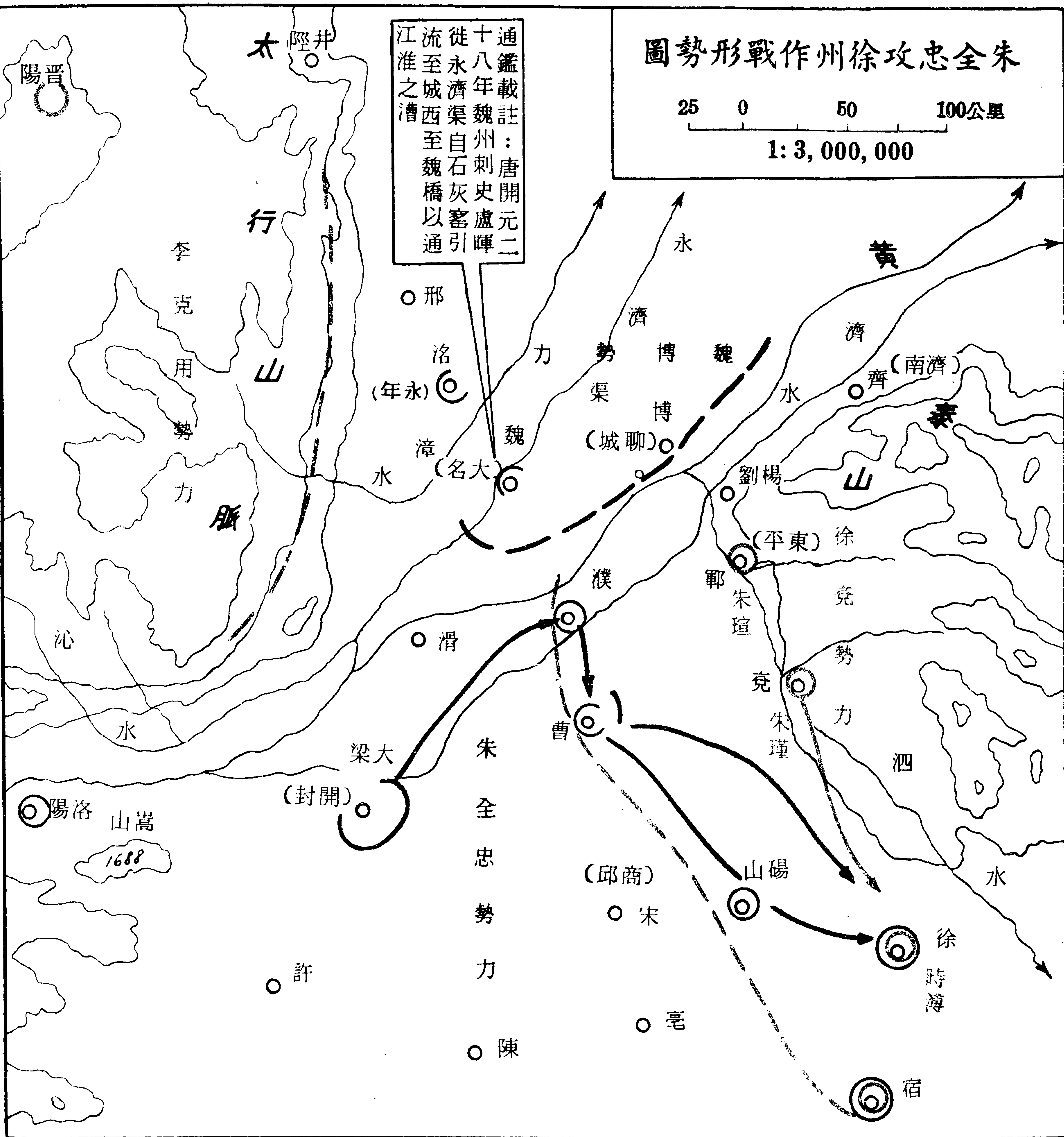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1:1,241,380

附圖十一 三四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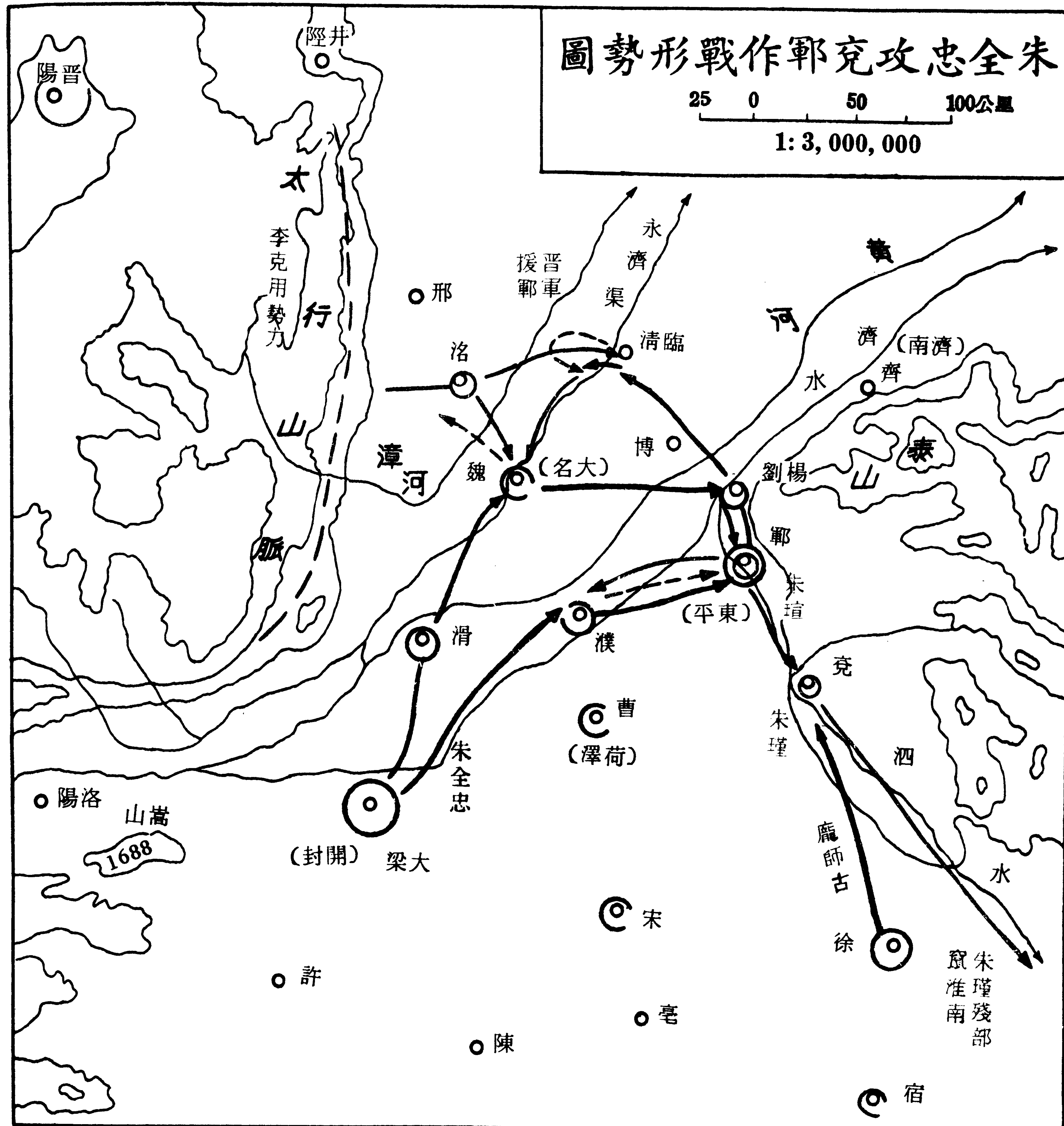

五代四裔概況圖
0 400 1200 1600 2000 2400公里
1:30,000,000
黃頭室韋
單于突厥
(烏梁海)
室韋
女眞
契丹
上京
(克薩哥)
(科布多)
突厥故地
突厥回紇殘部
東京
中京
(迪化)
西州回鶻
高麗
塔里木河
幽
南京
雲
西京
燕
吐蕃殘部
夏
甘州回鶻
陽關
北漢
于闐
靈
黃
河
大梁
淮
水
五代
岐
渭
水
吳
南唐
吐蕃
長江
南平
前蜀
後蜀
吳越
(薩拉)
(尼泊爾)
楚
閩
(不丹)
琉球
羅施鬼國
大理國
南漢
伊洛瓦底江
(瀾滄江)
(怒江)
交州
安南
(曼谷)
(西貢)

附圖十一三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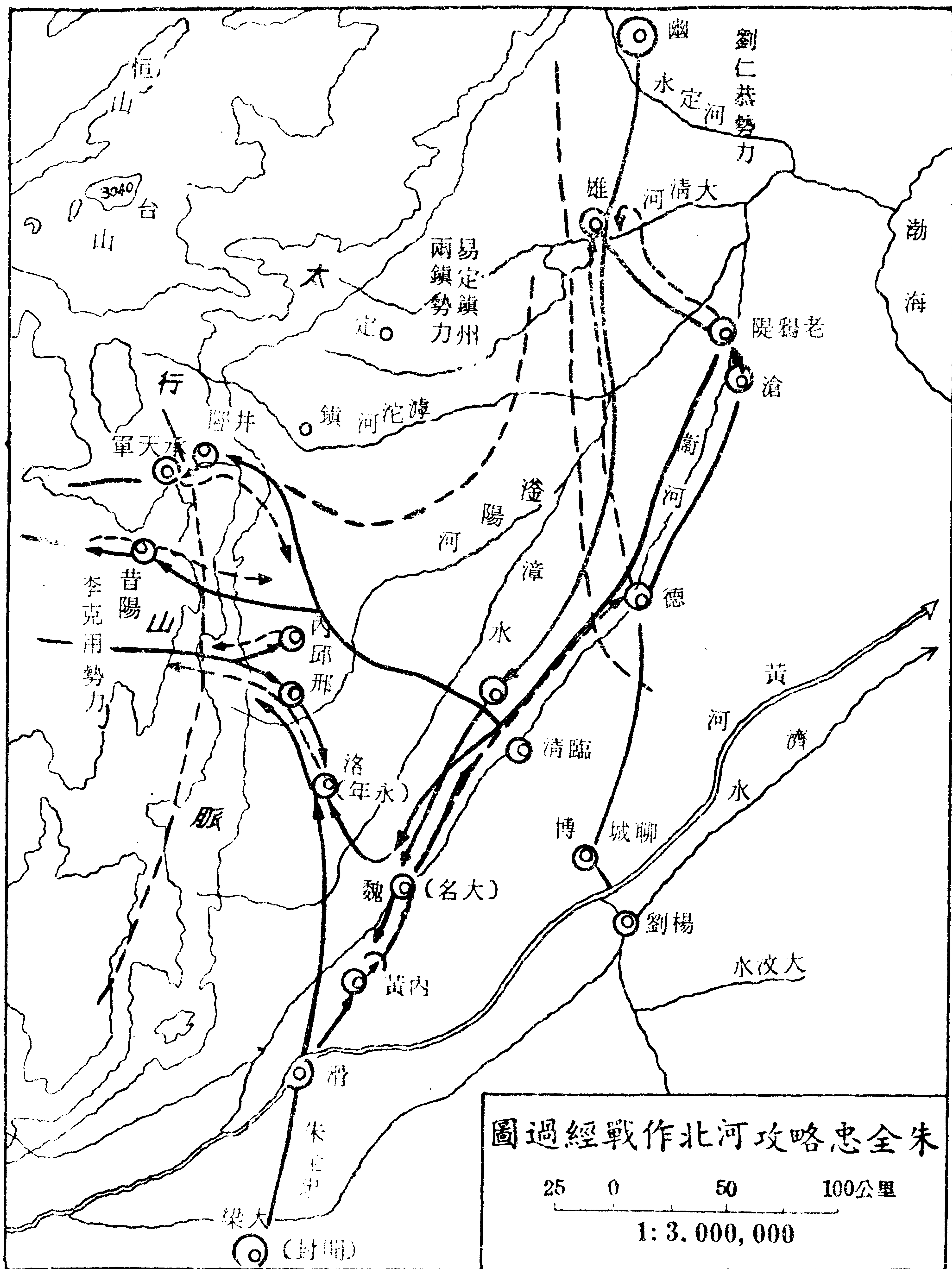


朱全忠攻徐州作戰形勢圖
25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通鑑載註：唐開元二十八年魏州刺史盧暉徙永濟渠自石灰窰引流至城西至魏橋以通江淮之漕
太行山脈
李克用勢力
魏博勢力
朱全忠勢力
徐兗勢力
晉陽
井陘
邢
洺
(永年)
漳水
魏
(大名)
永濟渠
博
(聊城)
黃河
濟水
齊
(濟南)
泰山
楊劉
(東平)
鄆
朱瑄
兗
朱瑾
泗水
濮
滑
曹
沁水
大梁
(開封)
洛陽
嵩山
1688
(商邱)
宋
碭山
徐
時溥
許
亳
陳
宿

附圖十一—三四七



朱全忠攻兗鄆作戰形勢圖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晉陽
井陘
太行山脈
李克用勢力
邢
晉軍援鄆
永濟渠
臨清
洺
漳河
魏
(大名)
博
黃河
濟水
濟
(濟南)
齊
泰山
楊劉
鄆
朱瑄
(東平)
滑
濮
兗
曹
(荷澤)
朱瑾
泗水
朱全忠
(開封)
大梁
洛陽
嵩山
1688
龐師古
徐
朱瑾殘部竄淮南
宋
許
亳
陳
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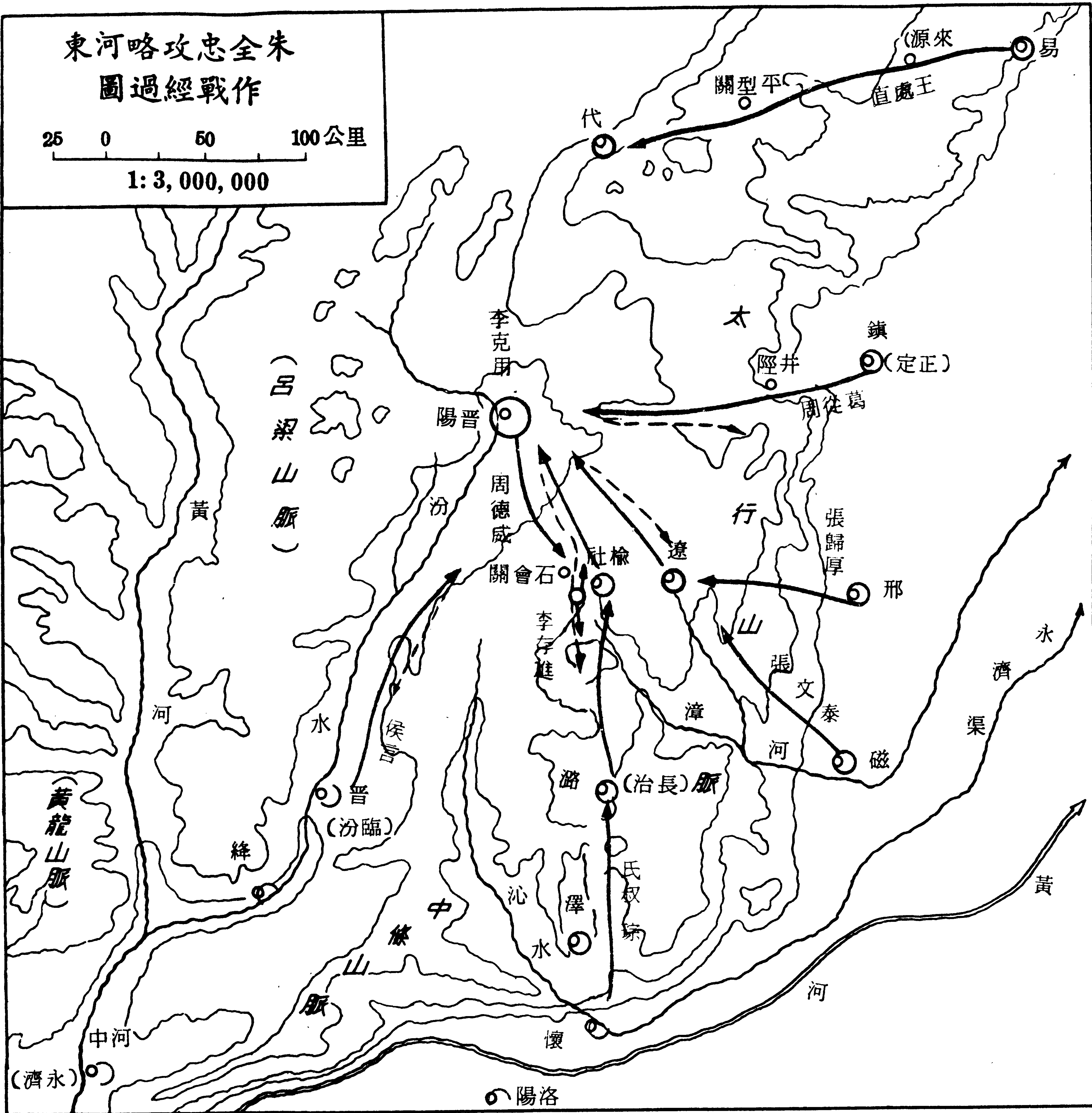


朱全忠略攻河北作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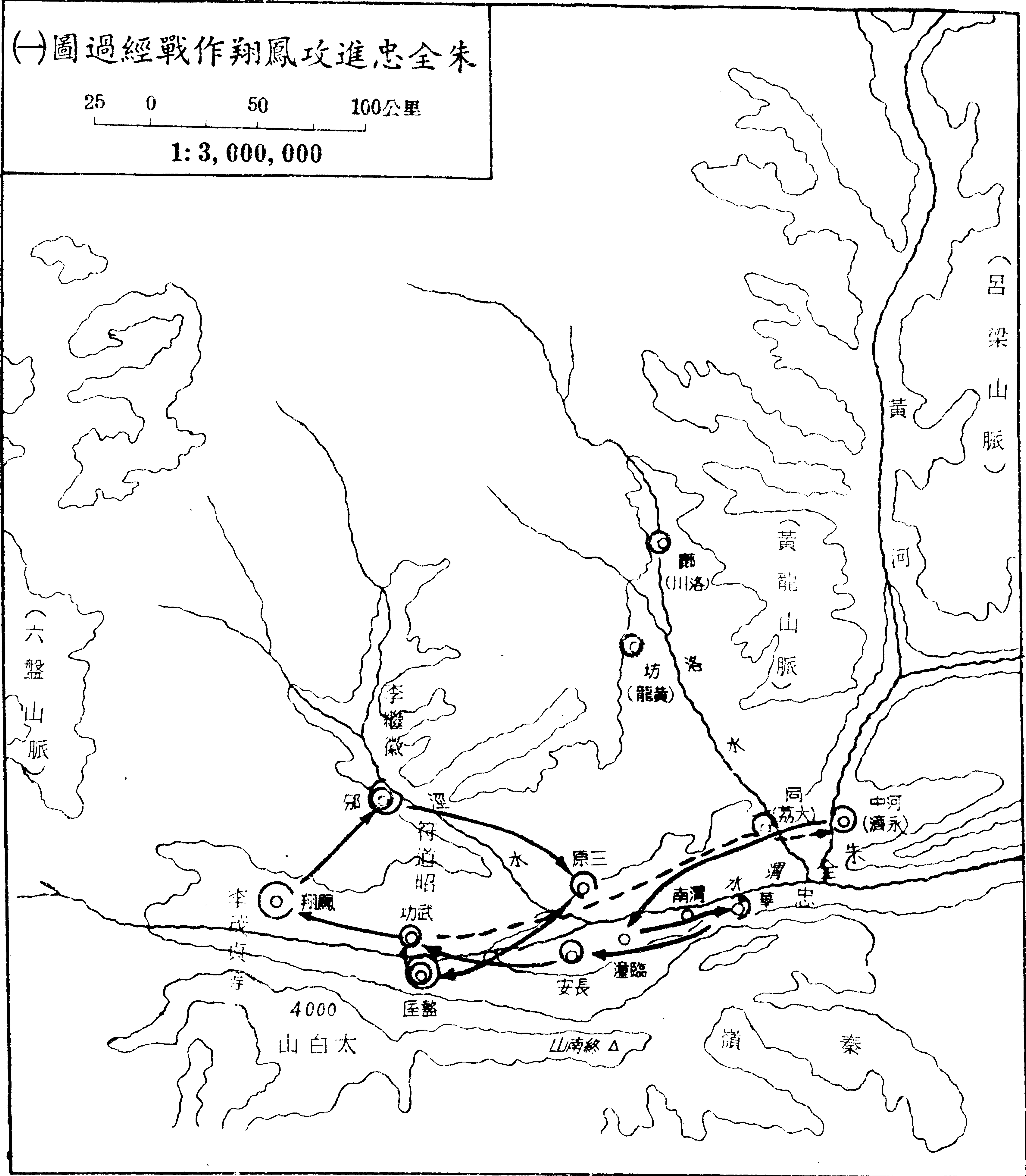
1: 3,000,000

附圖十一—三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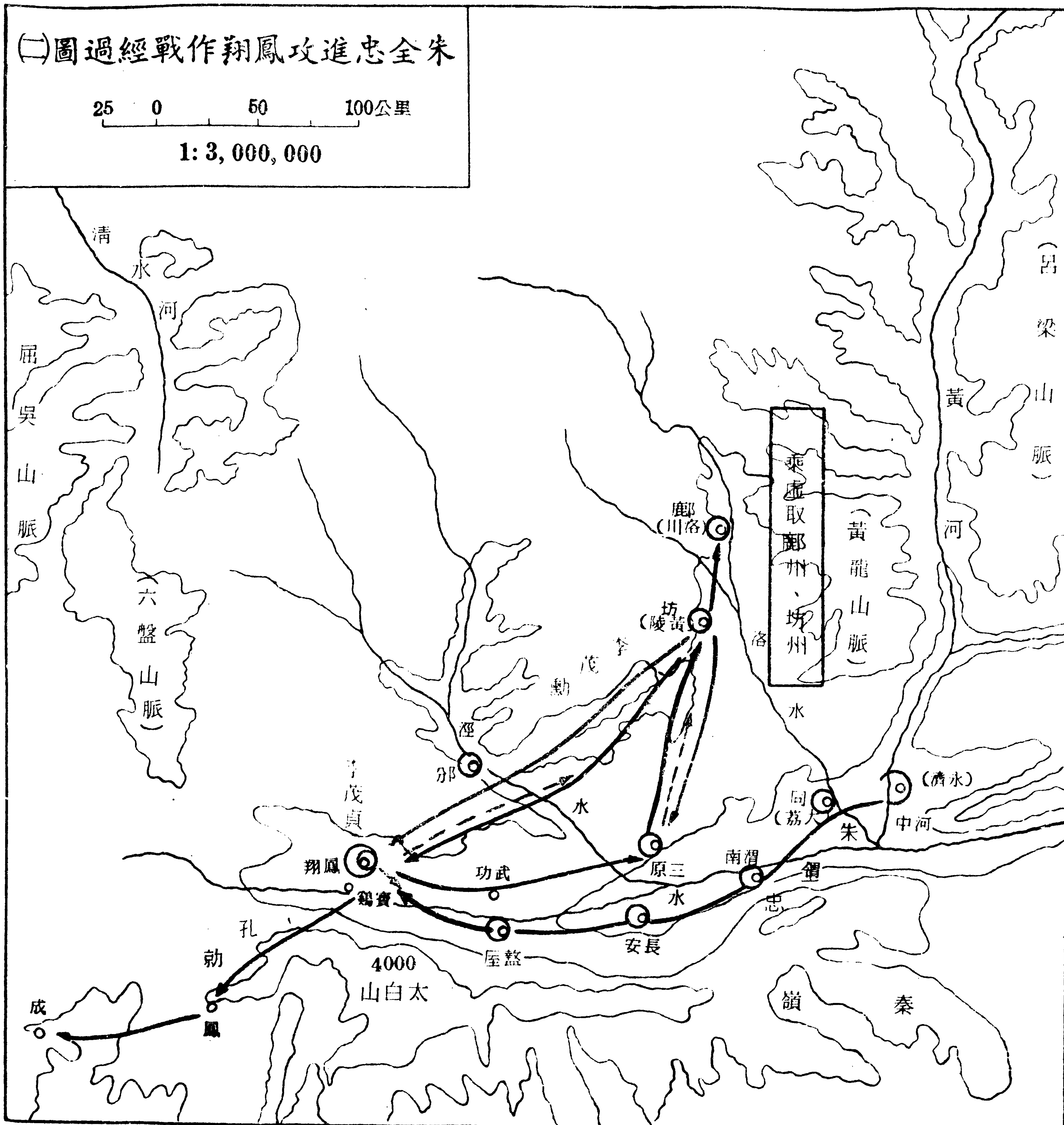
朱全忠攻略河東
作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易
(淶源
平型關
王處直
代
李克用
晉陽
太
鎮
井陘
(正定)
葛從周
(呂梁山脈)
黃
汾
周德威
行
張歸厚
榆社
遼
石會關
邢
李存進
山
張文泰
漳
河
磁
永
濟
渠
侯言
水
河
晉
(臨汾)
潞
(長治)
脈
(黃龍山脈)
絳
氏叔琮
沁
澤
水
中
條
山
脈
黃
河
河中
(永濟)
懷
洛陽

附圖十一—三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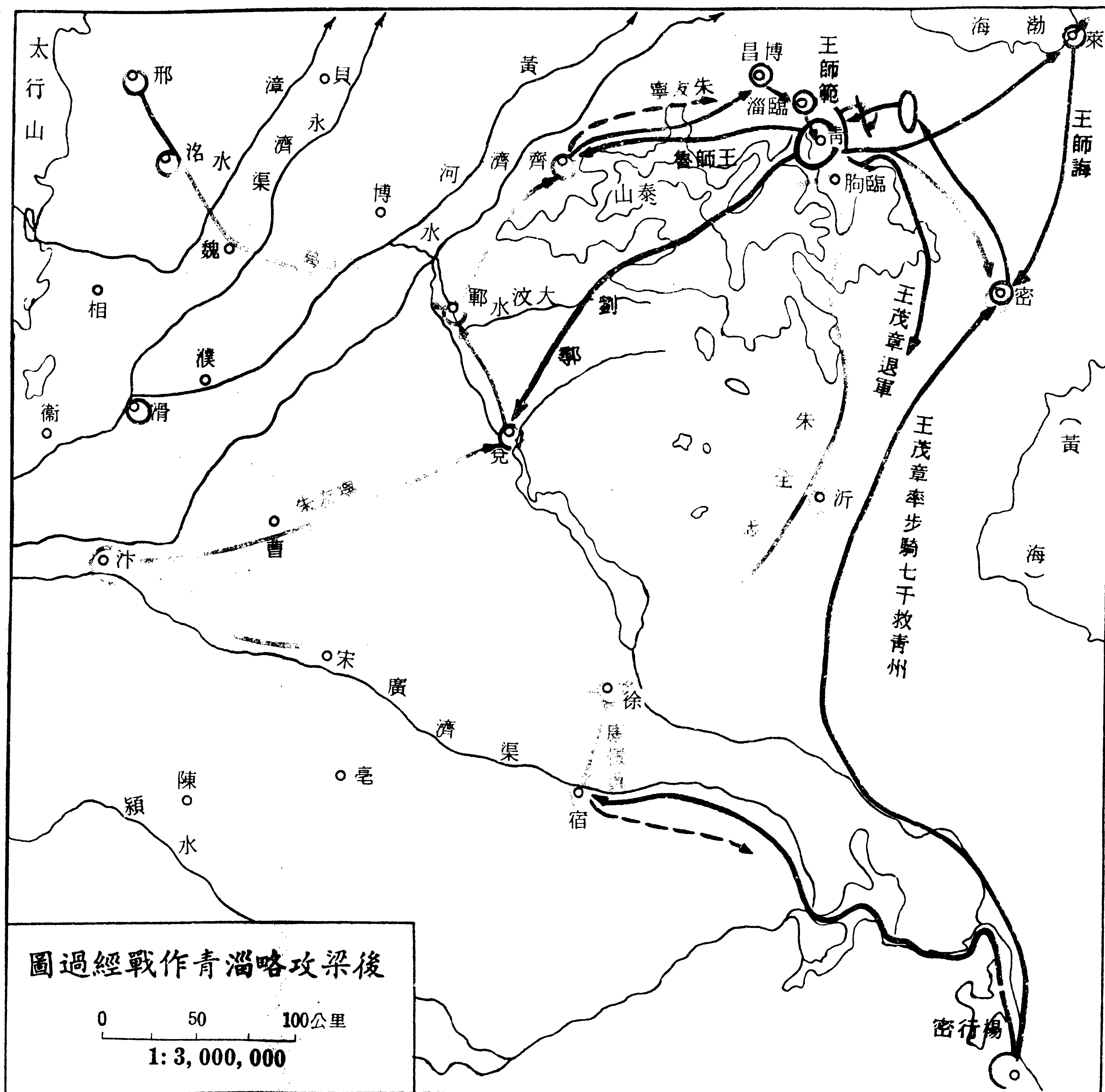


朱全忠進攻鳳翔作戰經過圖(一)
25 0 50 100公里
1: 3, 000, 000
呂梁山脈
黃河
黃龍山脈
六盤山脈
鄜(洛川)
坊(黃龍)
洛水
李繼徽
邠
涇水
符道昭
三原
同(大荔)
河中(永濟)
朱全忠
渭水
渭南
華
鳳翔
李茂貞等
武功
盩厔
長安
臨潼
4000
太白山
終南山
秦嶺

附圖十一│三五一



朱全忠進攻鳳翔作戰經過圖(二)
25 0 50 100公里
1: 3, 000, 000
清水河
屈吳山脈
六盤山脈
呂梁山脈
黃河
黃龍山脈
乘虛取鄜州、坊州
鄜(洛川)
坊(黃陵)
洛水
李茂勳
涇水
邠
李茂貞
鳳翔
武功
三原
同(大荔)
(永濟)
河中
朱
全
忠
渭南
渭水
寶鷄
盩厔
長安
孔
勍
4000
太白山
秦嶺
成
鳳



後梁攻略淄青作戰經過圖

梁晉潞州柏鄉作戰經過圖

0　50　100 公里

1:3,000,000

柏鄉會戰

潞州爭奪戰

丁會襲破夾寨梁軍

李克用卒還軍

周德威

周德威救潞州

大夾寨敗

李存璋

魏博軍

襲糧運

晉王追擊

柏鄉潰退

40,000

3,000

周德威

劉知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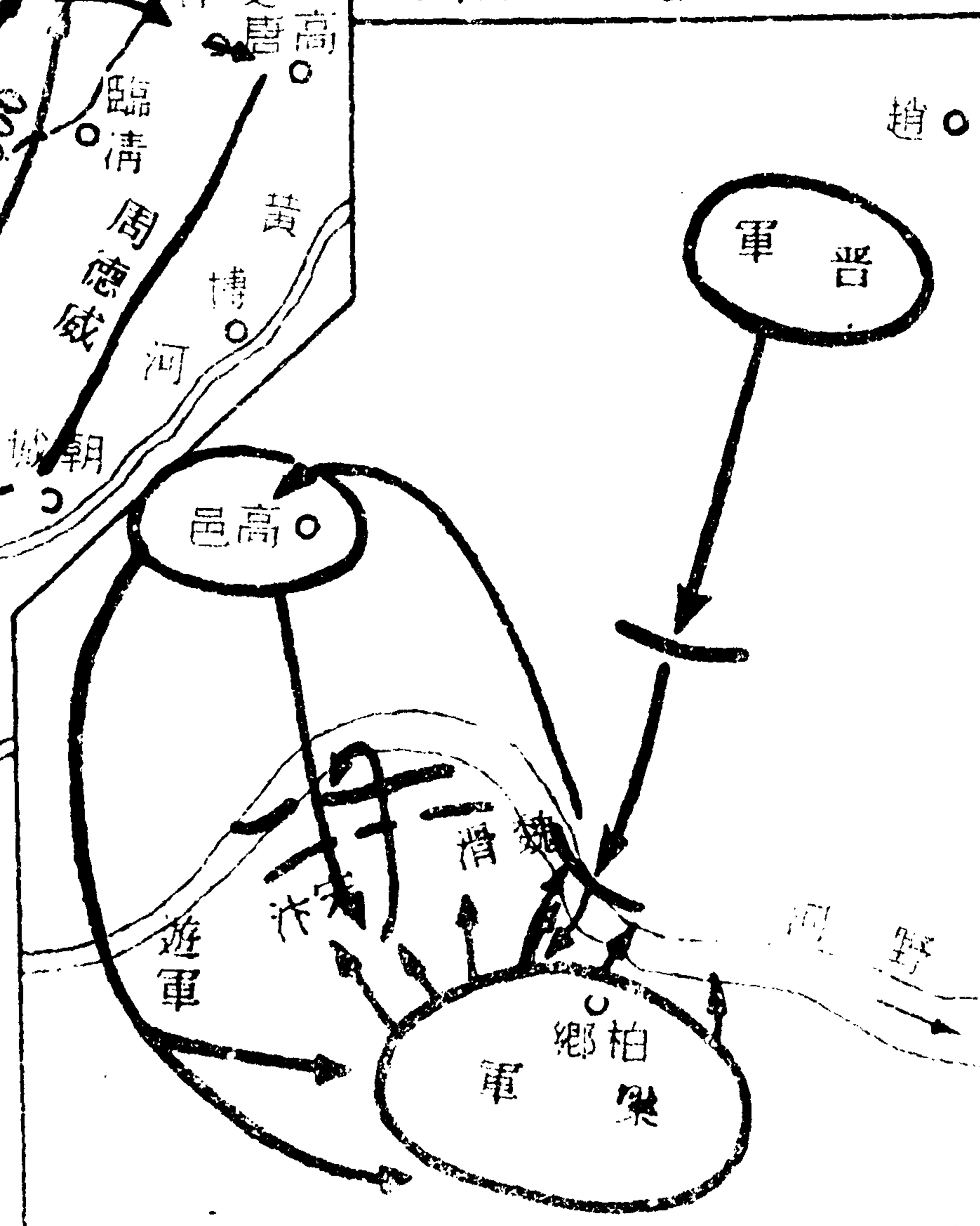
康懷貞軍

李思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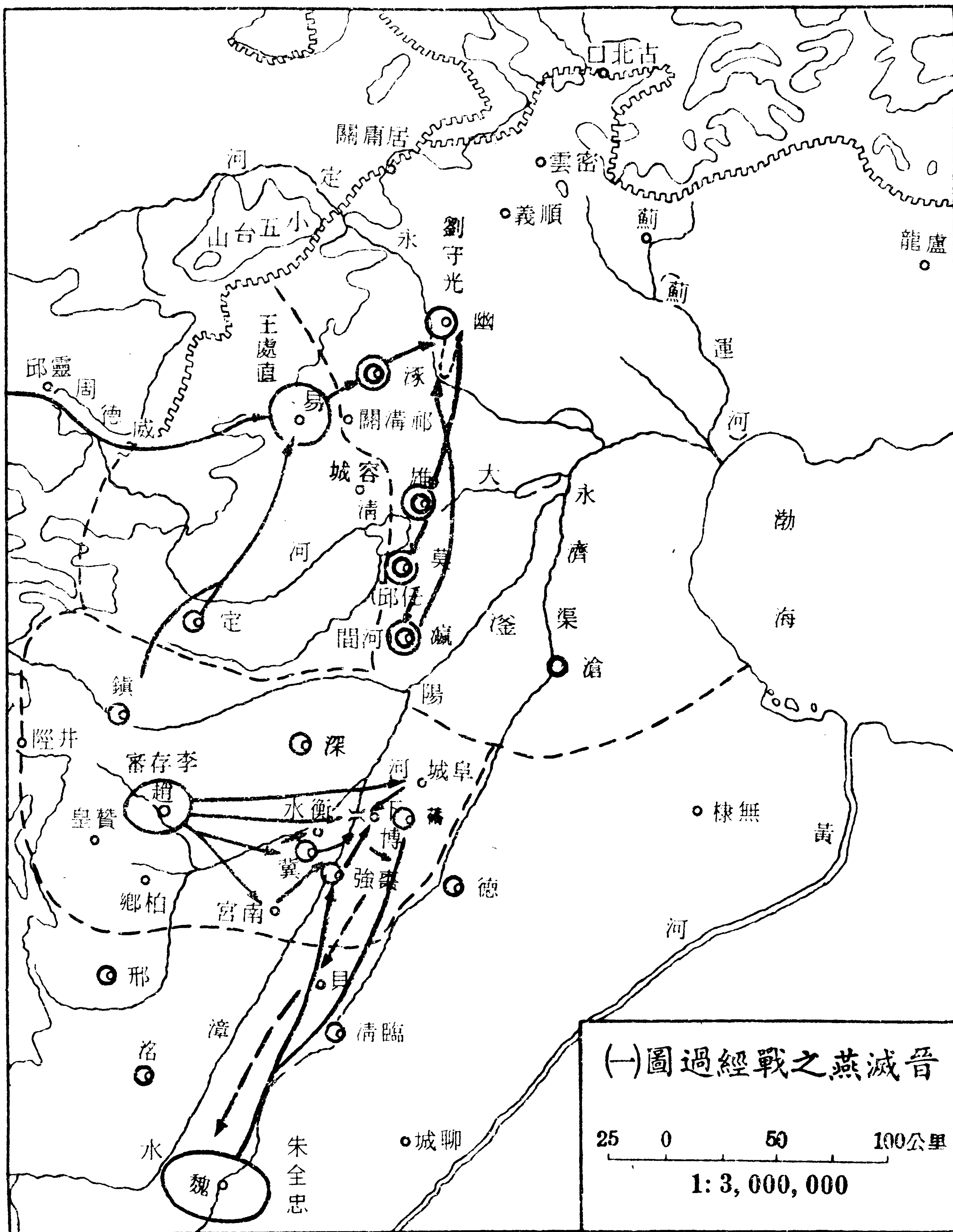
保平

西都口(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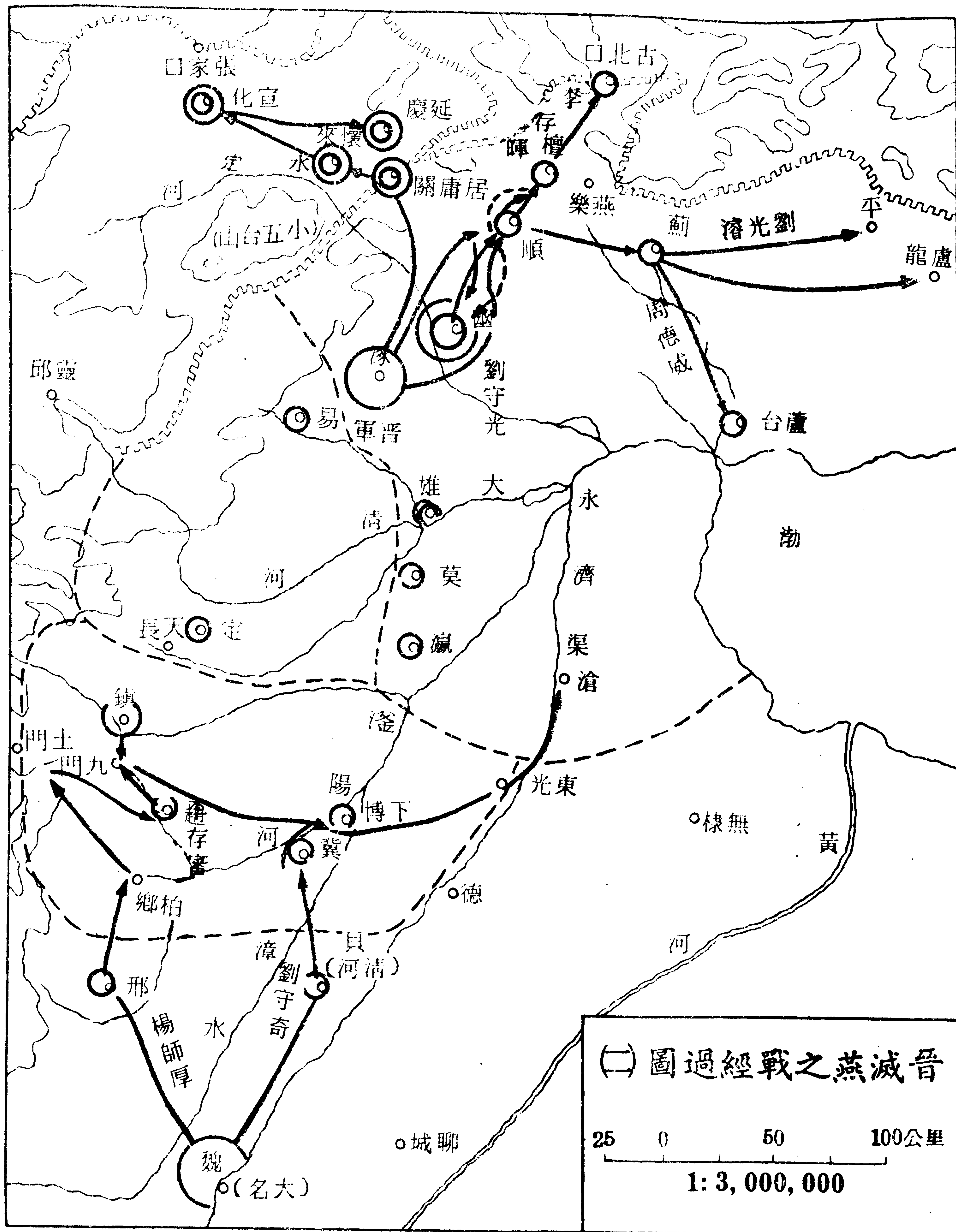
東都口(開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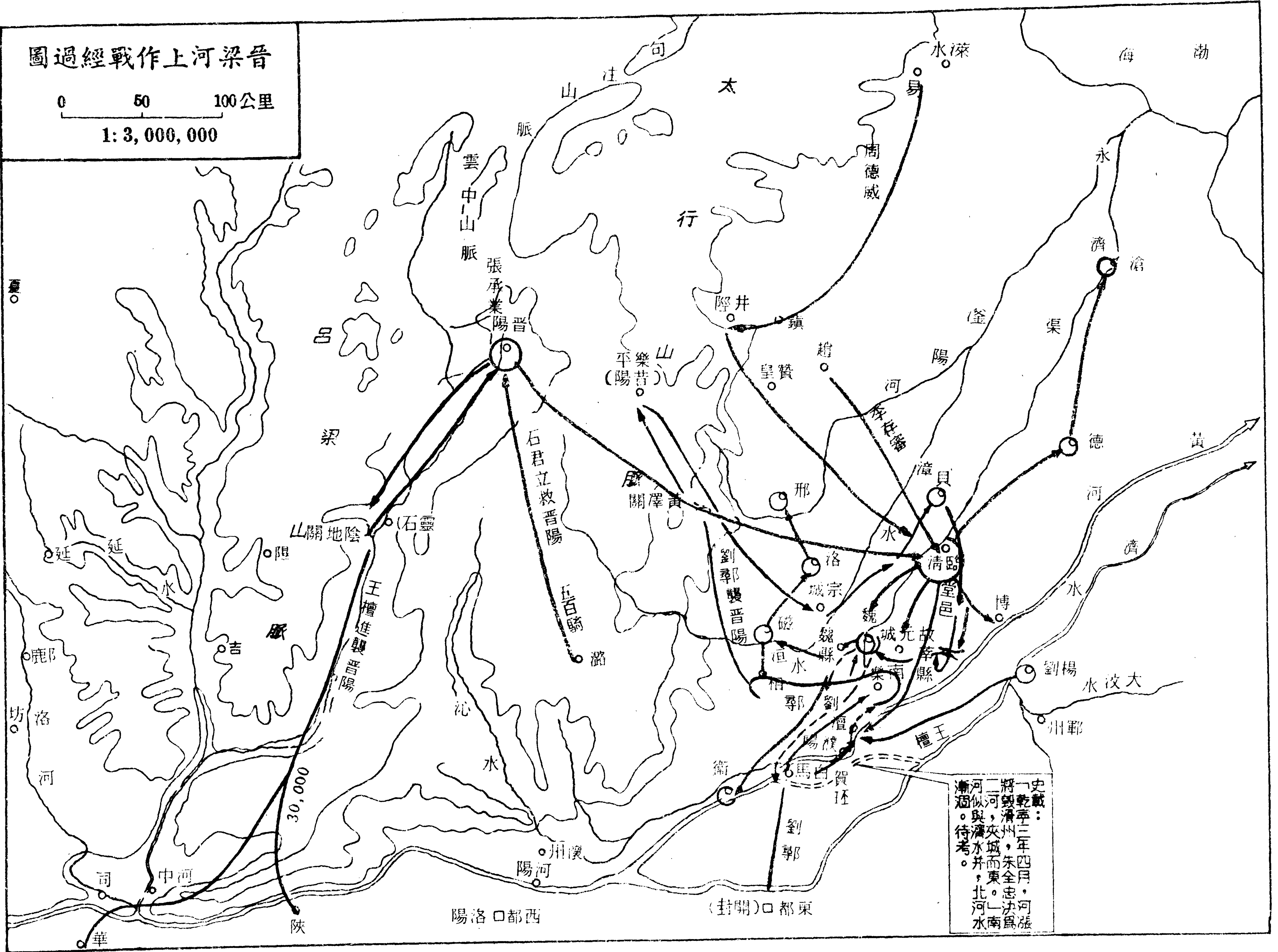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三五四


晉滅燕之戰經過圖(一)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古北口
居庸關
密雲
順義
薊
盧龍
小五台山
劉守光
幽
涿
易
王處直
靈邱
鄚
容城
清河
莫
任邱
河間
瀛
定
鎮
井陘
深
李存審
趙
阜城
下博
衡水
冀
贊皇
柏鄉
南宮
強
德
滄
無棣
邢
貝
臨清
洺
魏
朱全忠
聊城
渤海
黃河
永濟渠
運河
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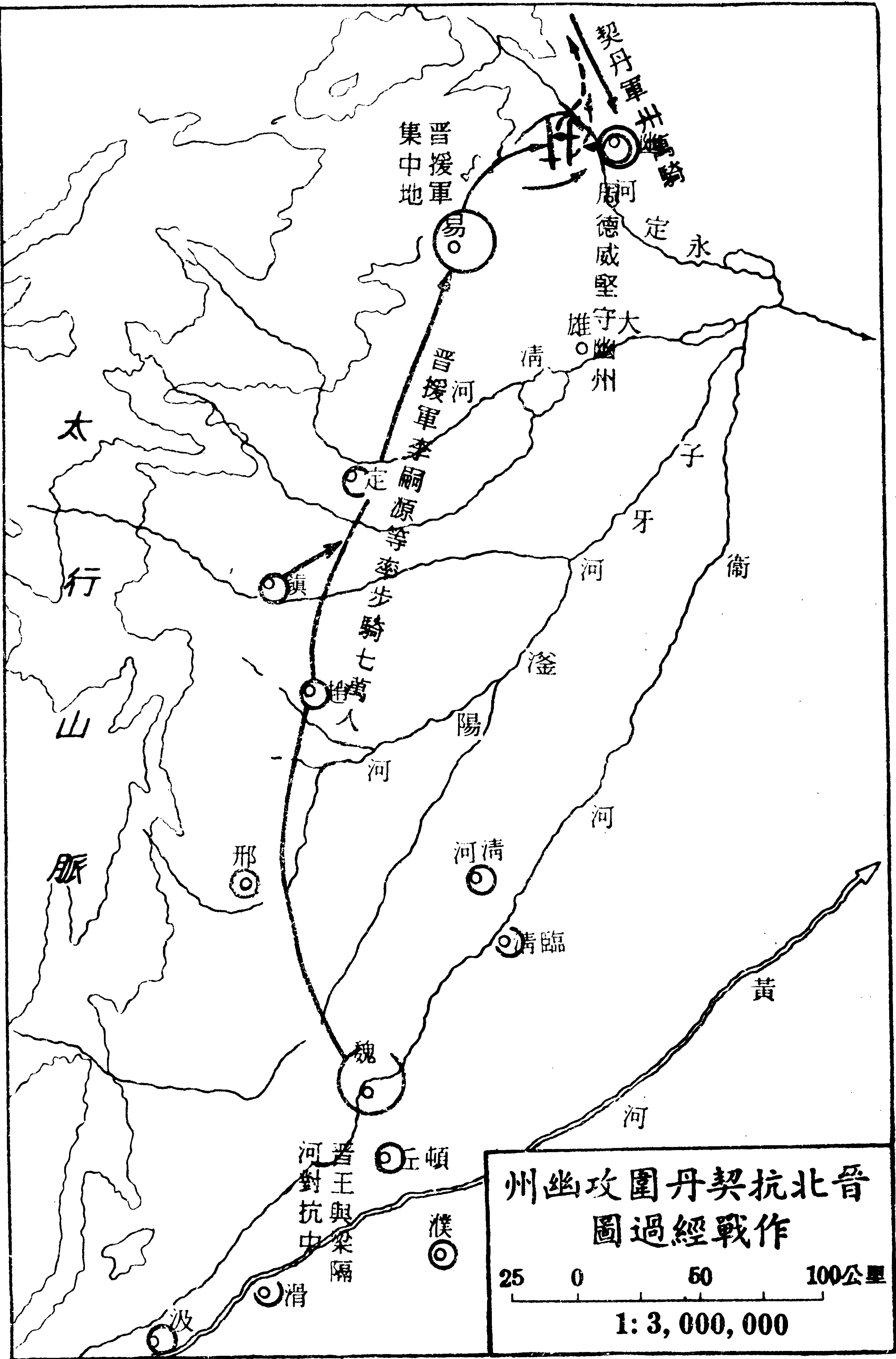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三五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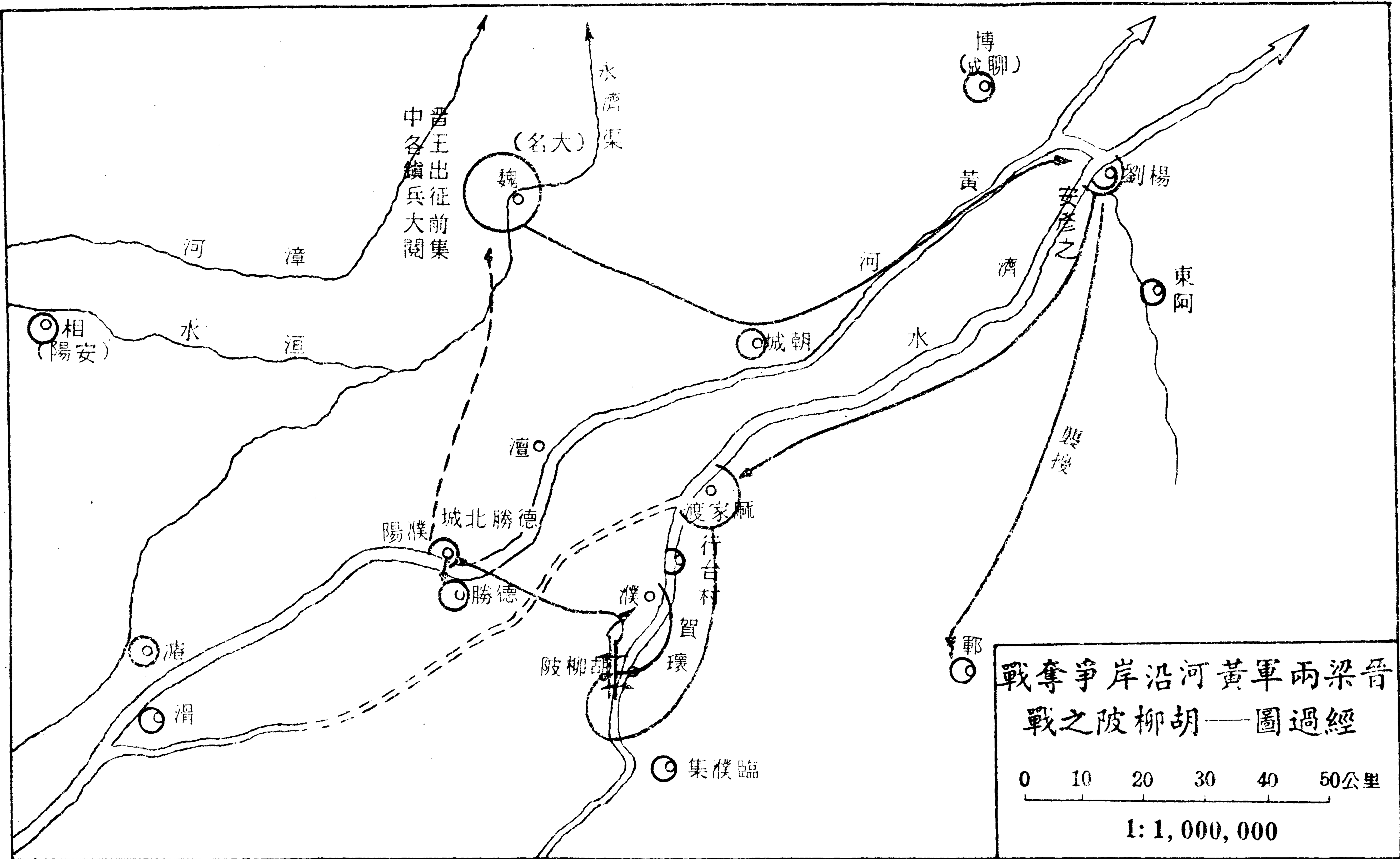
張家口
宣化
延慶
懷來
永定河
居庸關
古北口
李存暉
檀
燕樂
順
薊
劉光濬
平
盧龍
周德威
盧台
幽
涿
劉守光
小五台山
靈邱
易
晉軍
雄
大清河
莫
天長
定
瀛
渤
永濟渠
滄
鎮
土門
九門
滏陽河
下博
趙存審
冀
東光
無棣
黃河
德
柏鄉
邢
楊師厚
貝(清河)
劉守奇
漳水
魏
(大名)
聊城
晉滅燕之戰經過圖(二)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晉梁河上作戰經過圖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史載：
「乾寧三年四月，河漲
將毀滑州，朱全忠決爲
二河，夾城而東。」南
河似與濮水并，北河水
漸涸。待考。
太行山脈
雲中山脈
呂梁山脈
周德威
張承業
晉陽
石君立救晉陽
五百騎
王檀進襲晉陽
劉鄩襲晉陽
李存審
王檀
劉鄩
30,000
易
淶水
滄
德
井陘
鎮
趙
贊皇
平陽（樂平）
邢
洺
宗城
磁
魏
魏縣
貝
臨清
堂邑
博
故城
莘縣
南樂
相
衛
白馬
黎陽
陽劉
大汶水
鄆州
東都（開封）
西都洛陽
河陽
懷州
河中
同
華
陝
陰地關
靈石
隰
吉
延
延水
鄜
坊
洛河
沁水
潞
夏
滏陽河
永濟渠
漳水
洹水
黃河
渤海
濟

附圖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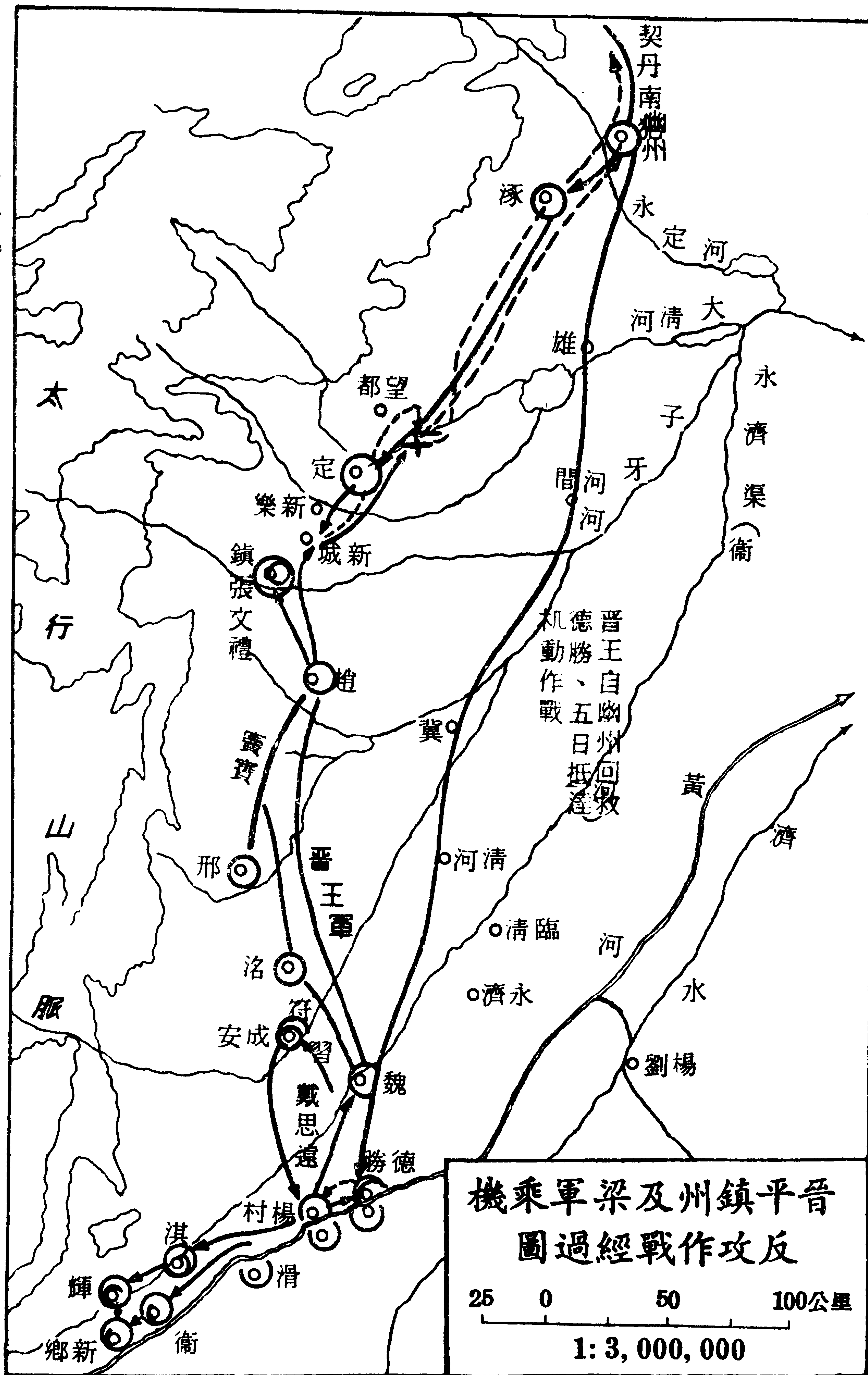


晉北抗契丹圍攻幽州作戰經過圖
晉援軍集中地
易
周德威堅守大幽州
永定河
雄
清河
晉援軍李嗣源等率步騎七萬人
太行山脈
定
鎮
子牙河
衛河
滏陽河
邢
清河
臨清
黃河
魏
頓丘
晉王與梁隔河對抗中
濮
滑
汲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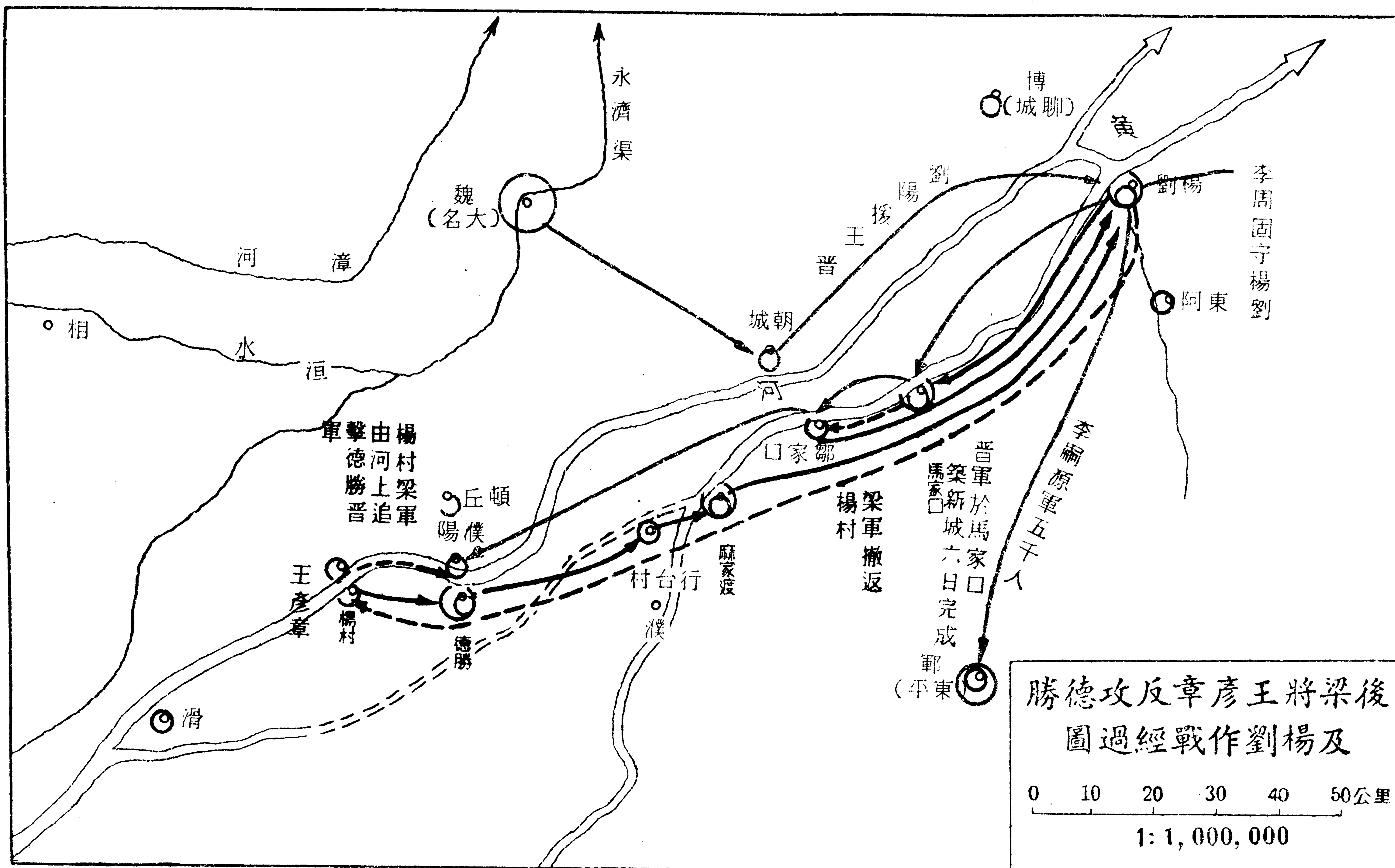
晉梁兩軍黃河沿岸爭奪戰經過圖——胡柳陂之戰

附圖十—三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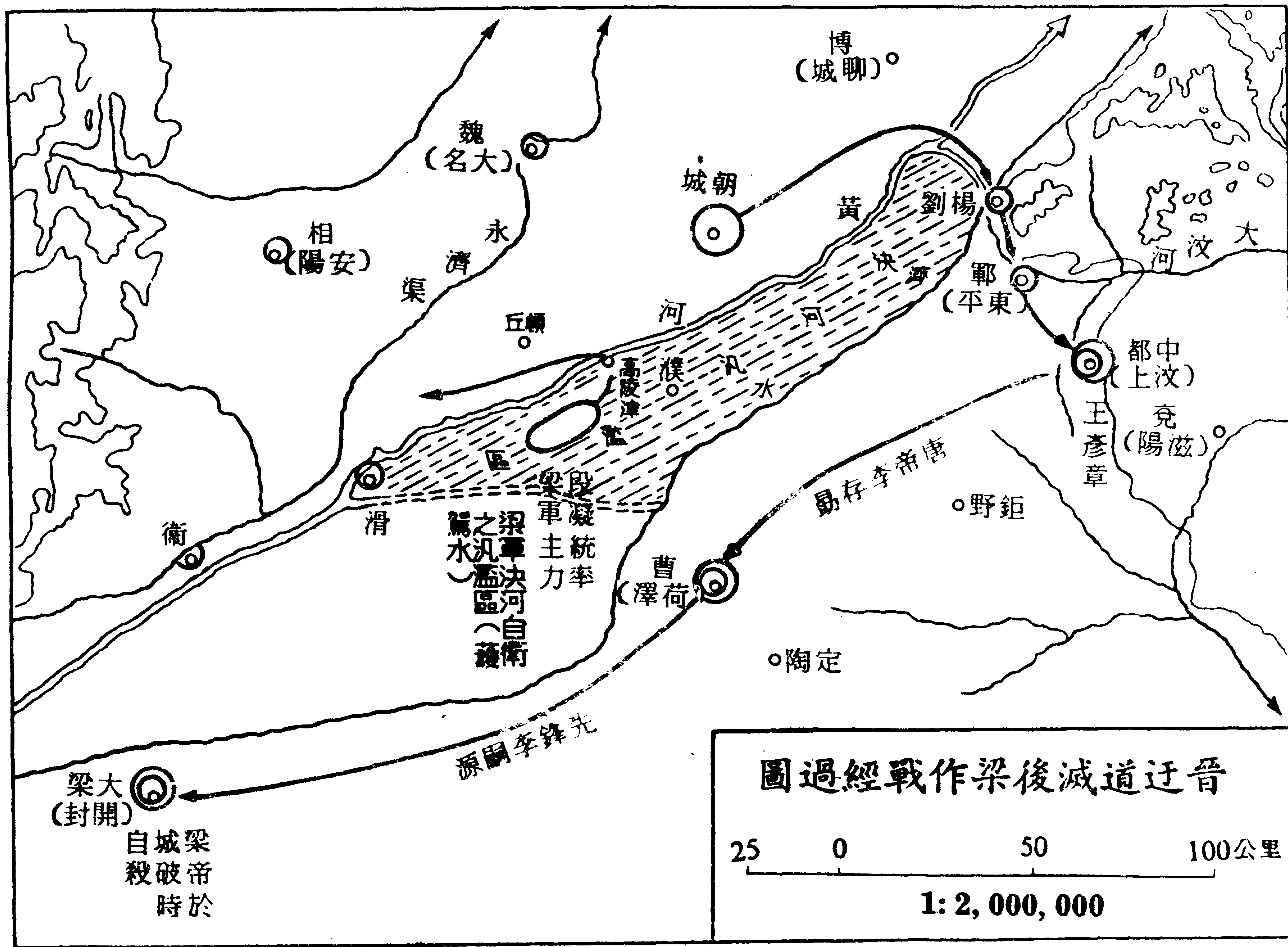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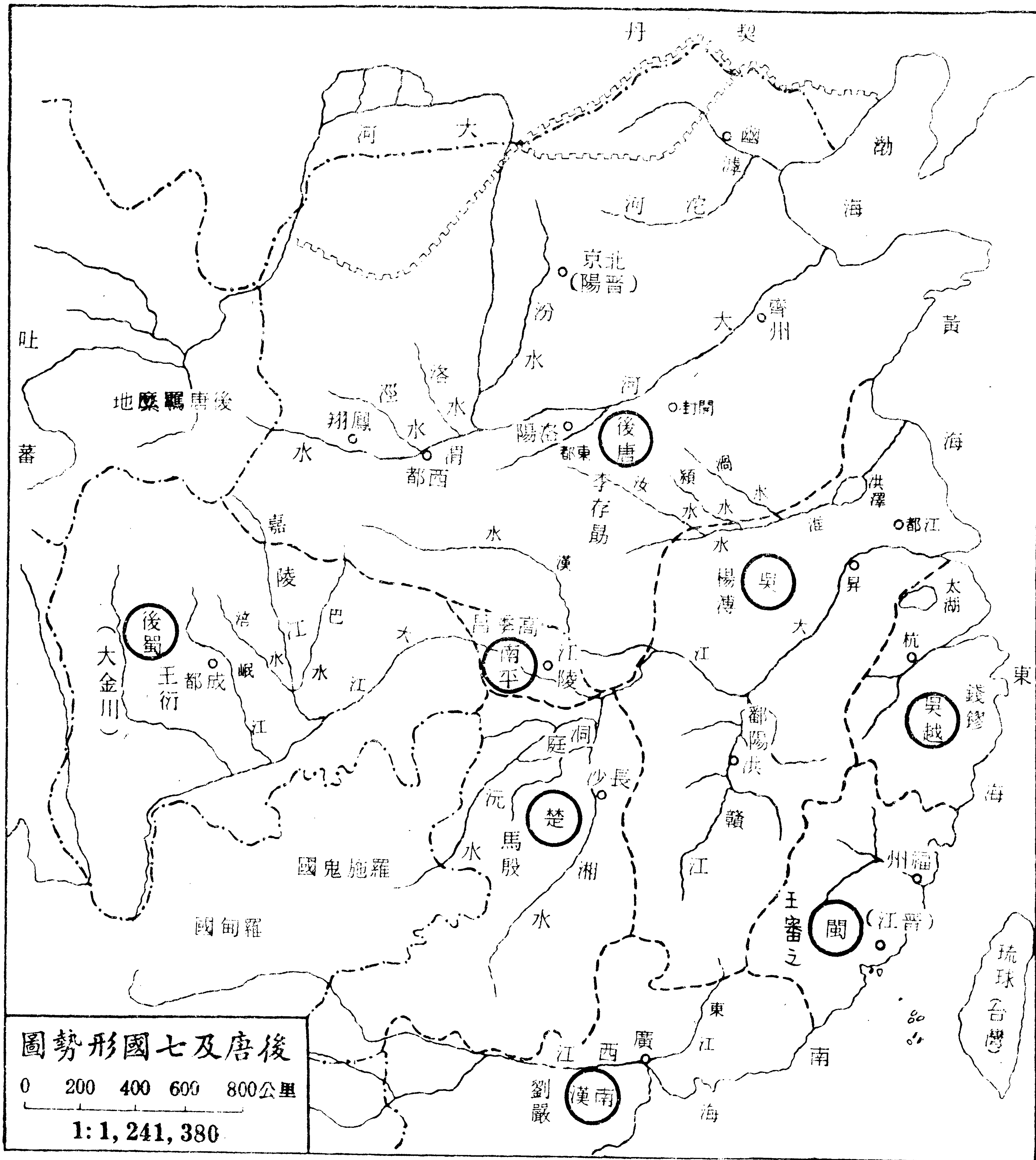
晉平鎮州及梁軍乘機反攻作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契丹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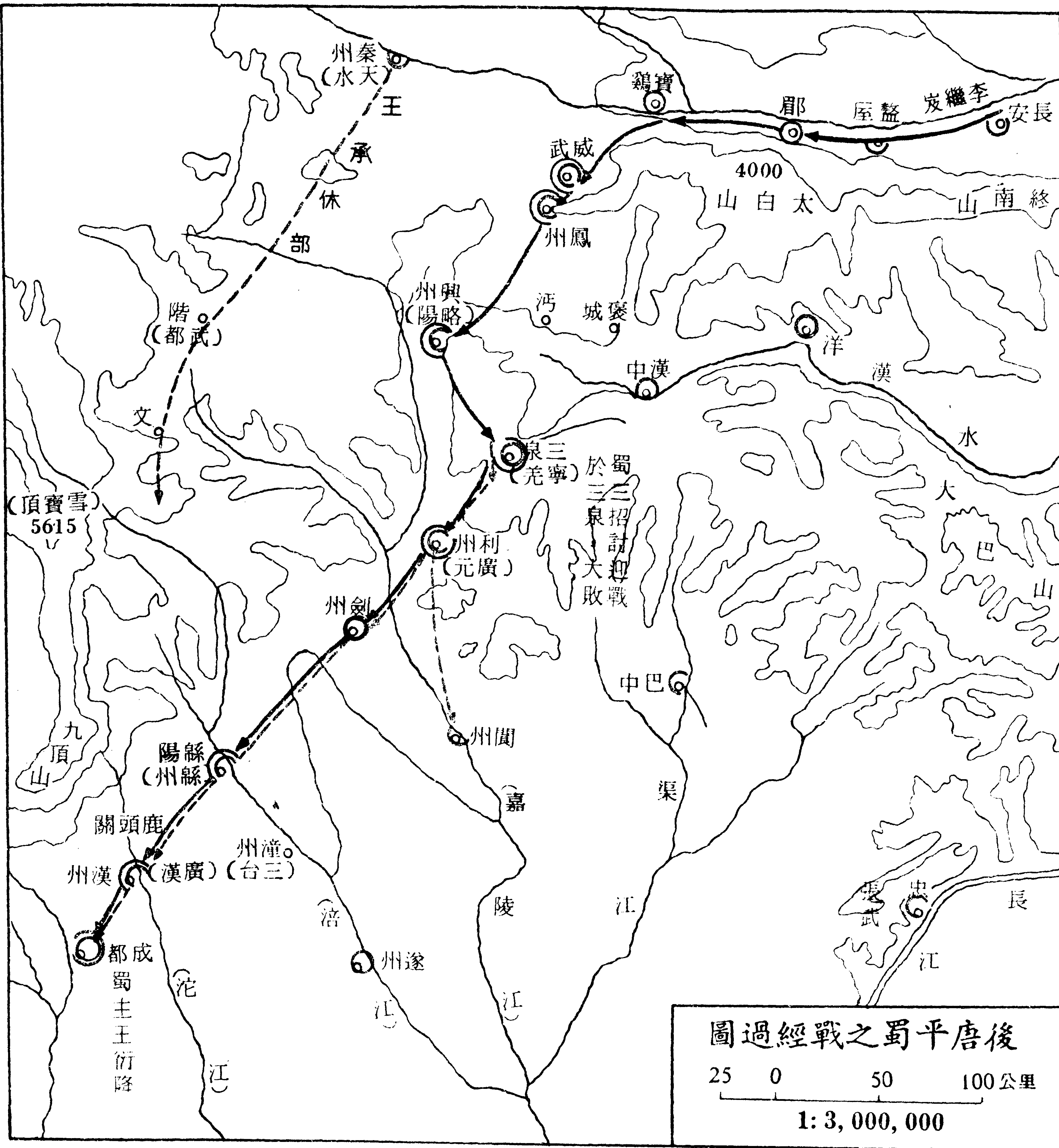
永定河
大清河
雄
望都
定
新樂
新城
鎮
張文禮
趙
冀
邢
洺
成安
魏
德勝
楊村
淇
輝
新鄉
衛
滑
晉王軍
晉王自幽州回救德勝、五日抵達機動作戰
河間
牙子河
永濟渠（衛
黃河
清河
臨清
永濟
楊劉
太行山脈


後梁將王彥章反攻德勝及楊劉作戰經過圖
永濟渠
魏(大名)
漳河
洹水
相
博(聊城)
黃
河
晉王援楊劉
朝城
楊劉
李周固守楊劉
東阿
鄒家口
頓丘
濮陽
楊村梁軍由河上追擊德勝晉軍
王彥章
楊村
德勝
行台村
麻家渡
濮
梁軍撤返楊村
晉軍於馬家口築新城六日完成
馬家口
李嗣源軍五千人
鄆(東平)
滑
0 10 20 30 40 50公里
1: 1,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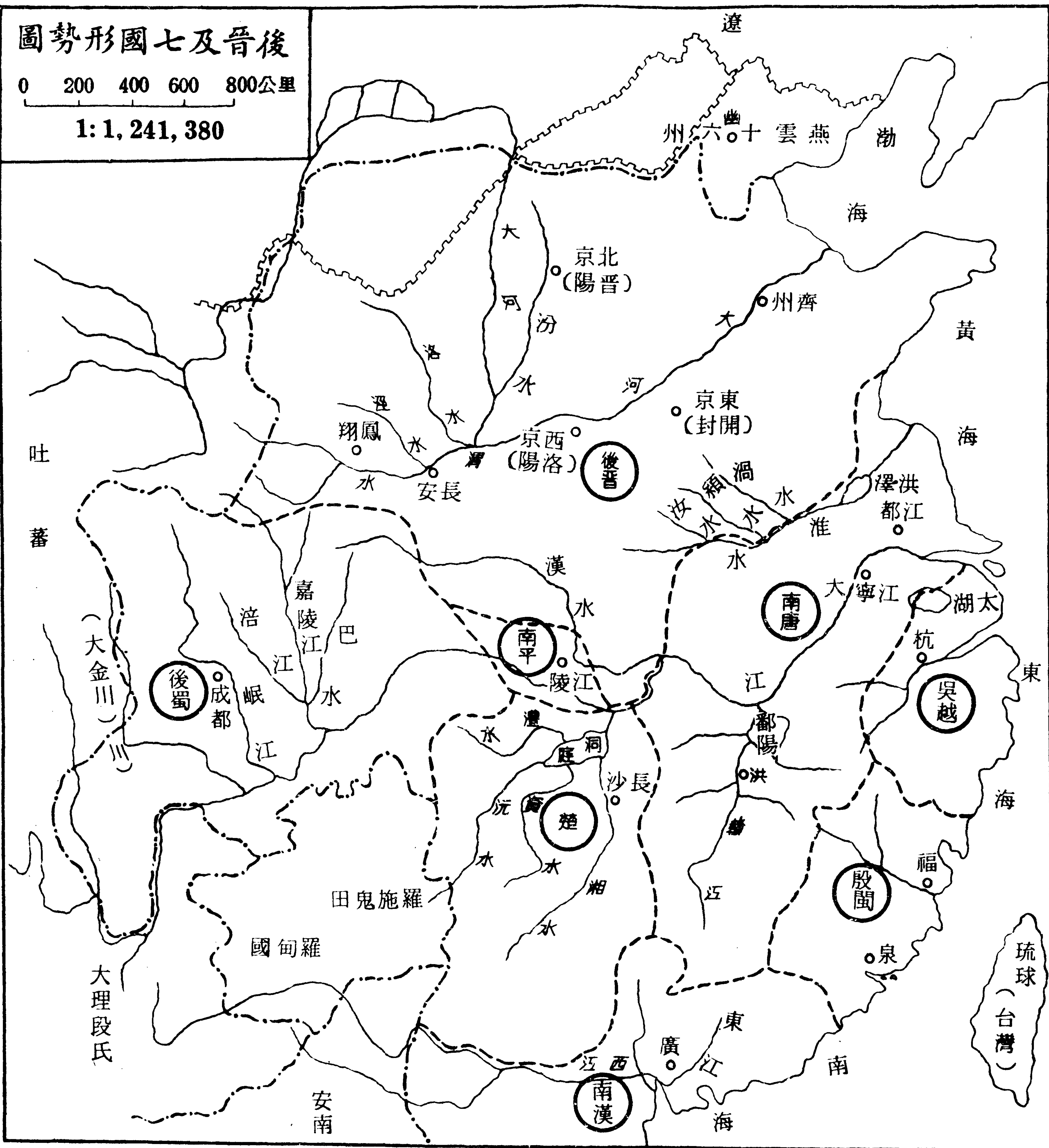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三六一


晉迂道滅後梁作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2,000,000
魏(大名)
相(安陽)
博(聊城)
朝城
永濟渠
丘頓
河
黃河
楊劉
鄆(東平)
中都(汶上)
大汶河
兗(滋陽)
王彥章
高陵渡
濮
汎水
滑
衛
段凝統率梁軍主力
梁軍決河自衛(護駕之汎濫水)
曹(荷澤)
野鉅
陶定
唐帝李存勗
先鋒李嗣源
大梁(開封)
梁帝於城破時自殺


契丹
大河
幽州
滹沱河
渤海
北京(晉陽)
齊州
黃海
汾水
洛水
涇水
渭水
鳳翔
西都
洛陽
東都
開封
後唐
李存勗
汝水
潁水
渦水
淮水
洪澤
江都
吐蕃
後唐羈縻地
嘉陵江
漢水
吳
楊溥
昇
太湖
杭
吳越
錢鏐
東海
後蜀
(大金川)
成都
王衍
岷江
涪水
巴水
大江
高季昌
南平
江陵
洞庭
長沙
楚
馬殷
沅水
湘水
鄱陽洪
贛江
羅施鬼國
羅甸國
王審之
閩
福州
(晉江)
琉球(台灣)
東江
西江
廣
南海
劉龑
南漢
後唐及七國形勢圖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1:1,241,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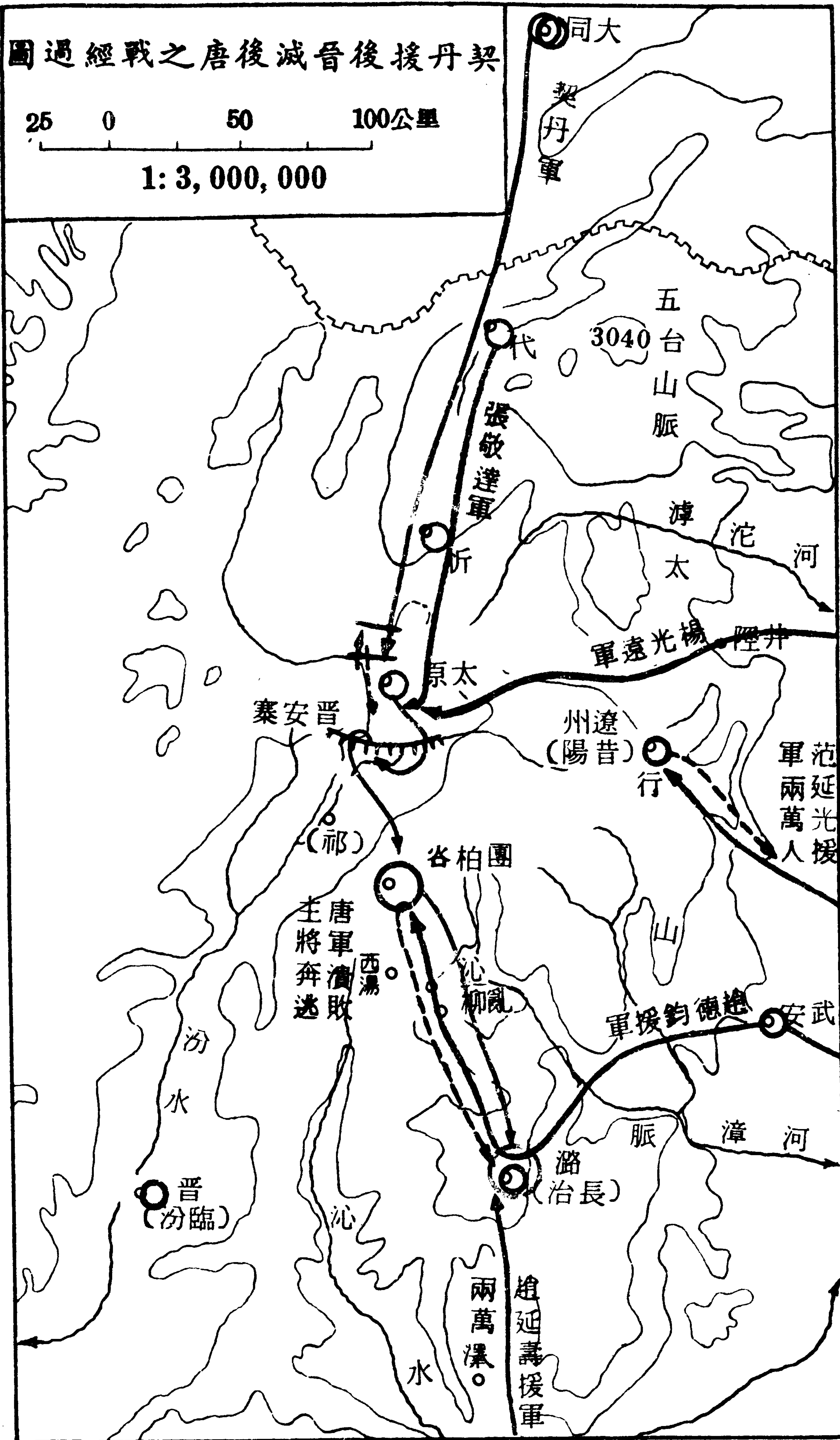

秦州(天水)
王承休部
寶雞
郿
盩厔
李繼岌
長安
武威
4000
太白山
終南山
鳳州
興州(略陽)
沔
褒城
洋
漢中
漢水
階(武都)
文
三泉(寧羌)
蜀三招討迎戰於三泉大敗
雪寶頂
5615
利州(廣元)
劍州
巴中
閬州
大巴山
九頂山
綿陽(綿州)
鹿頭關
漢州(廣漢)
潼州(三台)
成都
蜀主王衍降
涪江
遂州
沱江
嘉陵江
渠江
長江
後唐平蜀之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附圖十—三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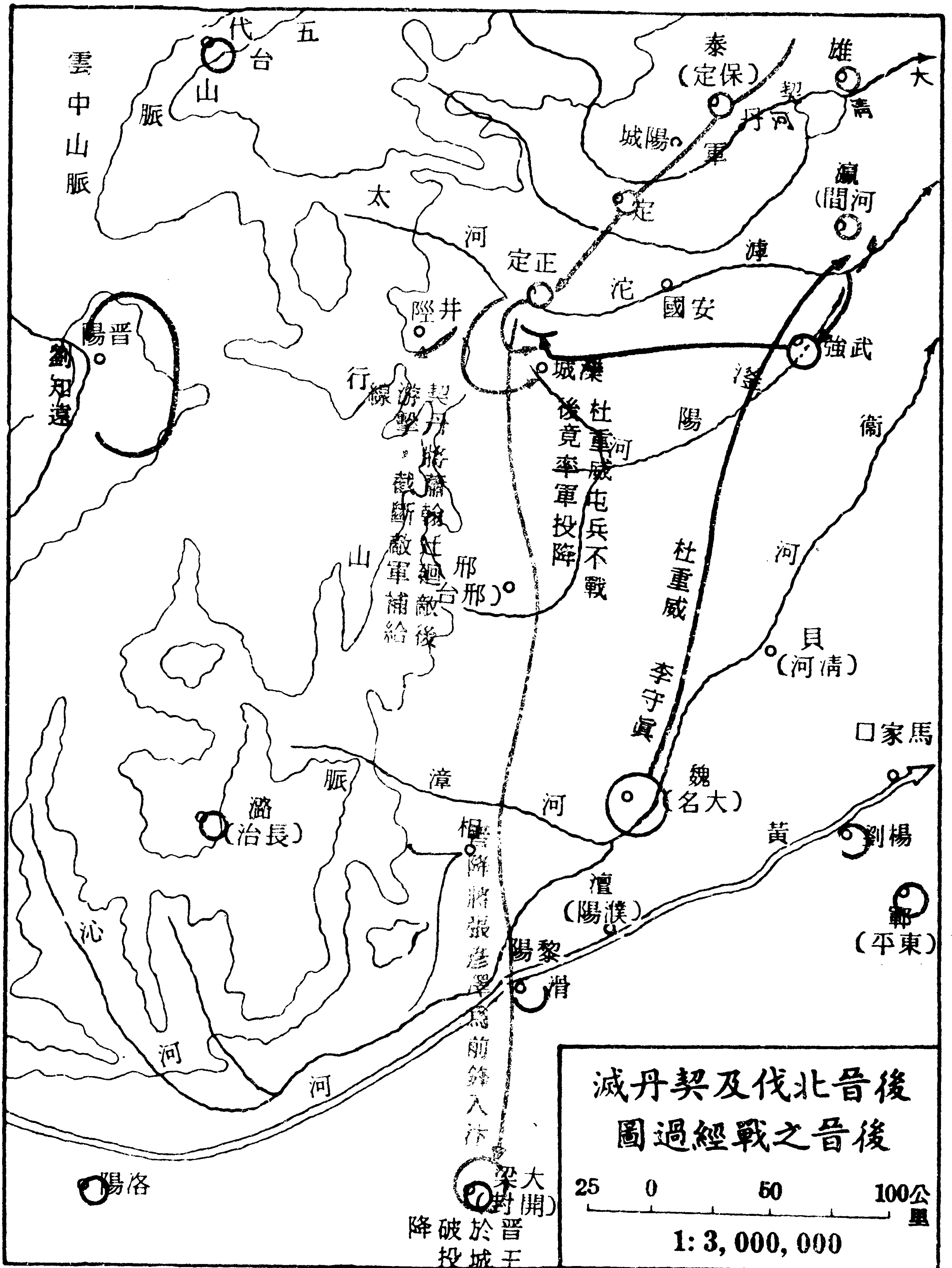
後晉及七國形勢圖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1:1,241,380
遼
燕雲十六州
幽
渤海
北京(晉陽)
齊州
大河
汾水
洛水
渭水
鳳翔
長安
西京(洛陽)
東京(開封)
後晉
黃海
洪澤
江都
渦水
潁水
汝水
淮水
漢水
嘉陵江
涪江
巴水
南平
江陵
南唐
江寧
大江
太湖
杭
吳越
東海
吐蕃
(大金川)
川
後蜀
成都
岷江
澧水
洞庭
長沙
楚
沅水
水
湘水
鄱陽
洪
殷閩
福
泉
琉球
(台灣)
羅施鬼田
羅甸國
大理段氏
安南
南漢
西江
廣
東江
南海

附圖十一—三六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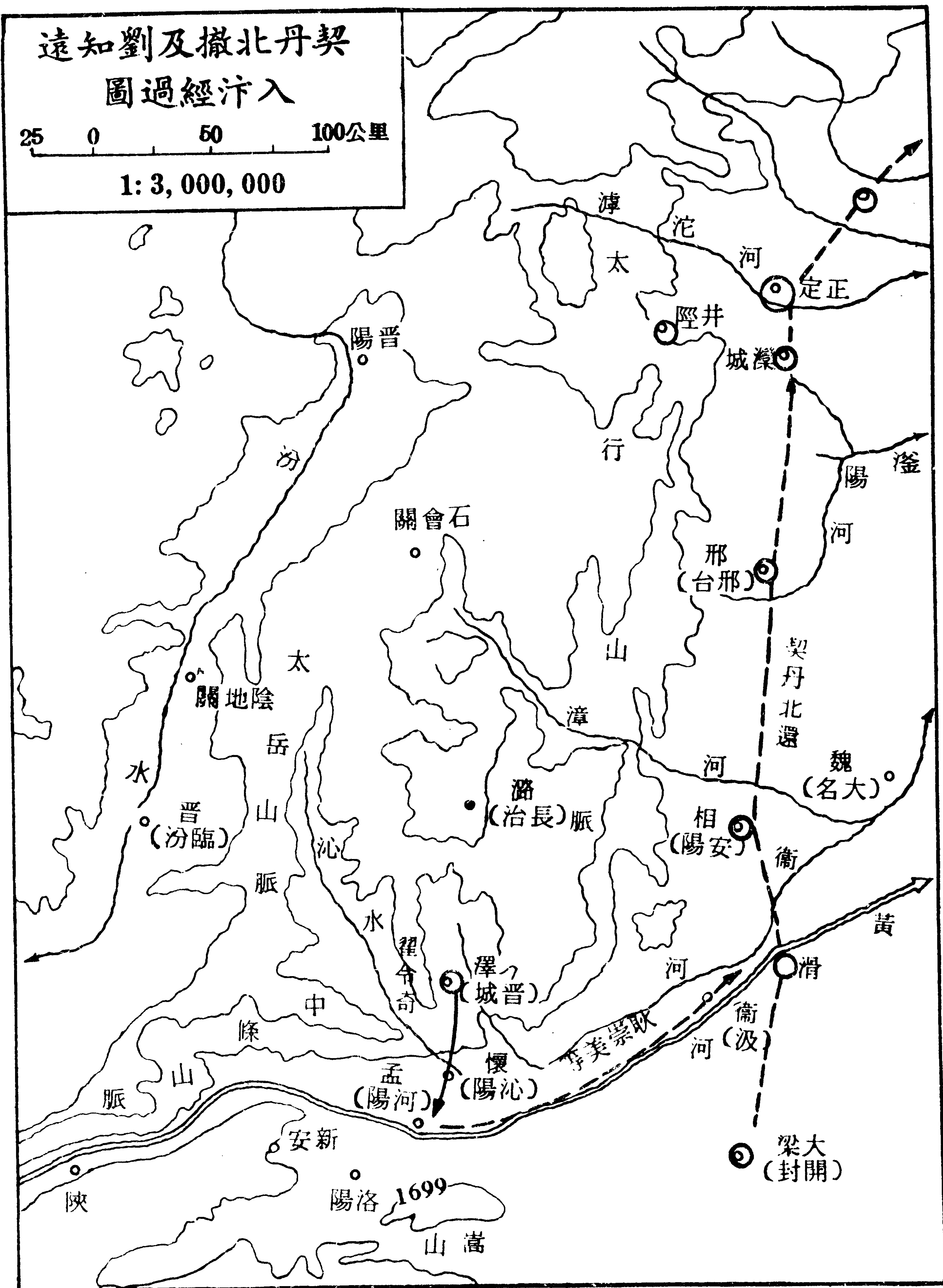


契丹援後晉滅後唐之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大同
契丹軍
五台山脈
3040
代
張敬達軍
忻
滹沱河
太原
陘井
楊光遠軍
晉安寨
遼州(昔陽)
行
范延光援軍兩萬人
(祁)
團柏谷
唐軍潰敗主將奔逃
西湯
沁
柳
亂
武安
趙德鈞援軍
汾水
沁水
漳河
脈
潞(長治)
晉(臨汾)
兩萬濮
趙延壽援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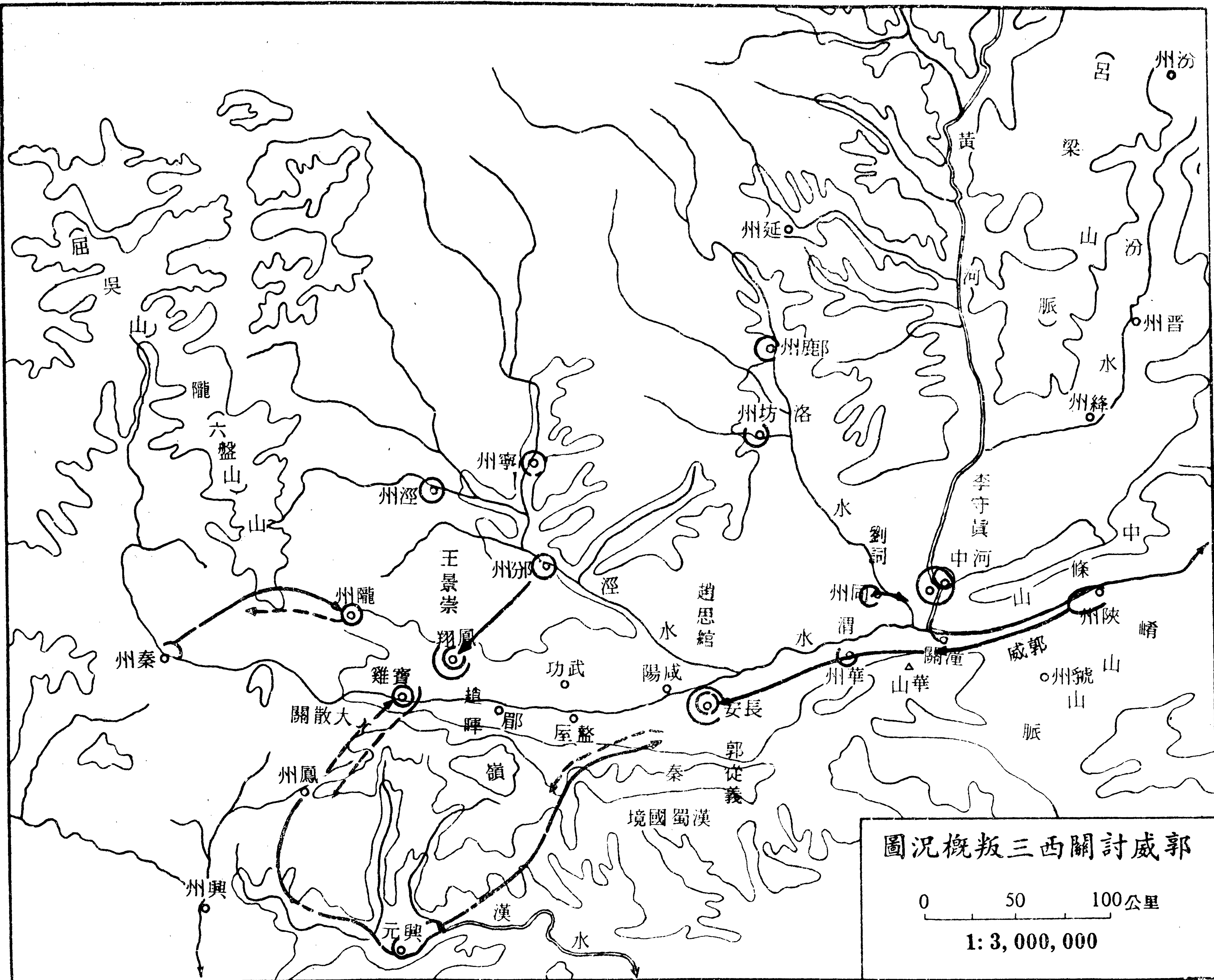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三六六



後晉北伐及契丹滅後晉
後晉之戰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雲中山脈
五台山脈
太行山脈
代
晉陽
劉知遠
井陘
正定
定
泰(保定)
陽城
雄
瀛(河間)
安國
武強
深
滹沱河
滏陽河
衞河
漳河
黃河
沁河
邢(邢台)
貝(清河)
魏(大名)
相
潞(長治)
澶(濮陽)
黎陽
滑
鄆(東平)
楊劉
馬家口
洛陽
梁(開封)
契丹軍
契丹將蕭翰迂迴敵後
游擊線截斷敵軍補給
杜重威屯兵不戰
後竟率軍投降
杜重威
李守貞
降將張彥澤為前鋒入汴
晉王於城破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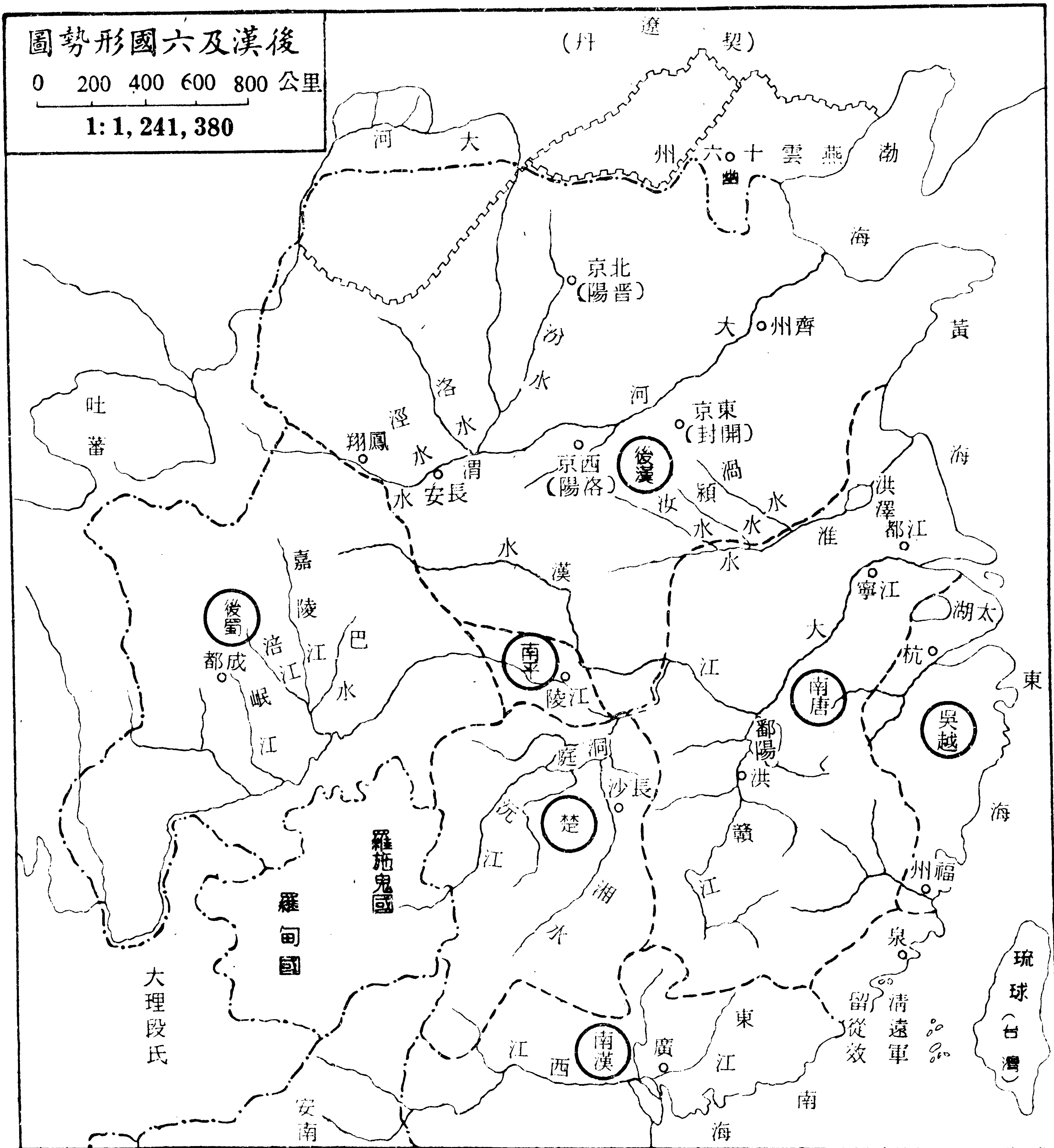

契丹北撤及劉知遠入汴經過圖
25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滹沱河
太行山脈
正定
井陘
欒城
滏陽河
晉陽
汾水
石會關
邢(邢台)
契丹北還
陰地關
太岳山脈
漳河
魏(大名)
潞(長治)
晉(臨汾)
沁水
相(安陽)
衛河
黃河
翟令奇
澤(晉城)
滑
中條山脈
耿崇美
衛(汲)
孟(河陽)
懷(沁陽)
新安
大梁(開封)
陝
洛陽
1699
嵩山

附圖十一—三六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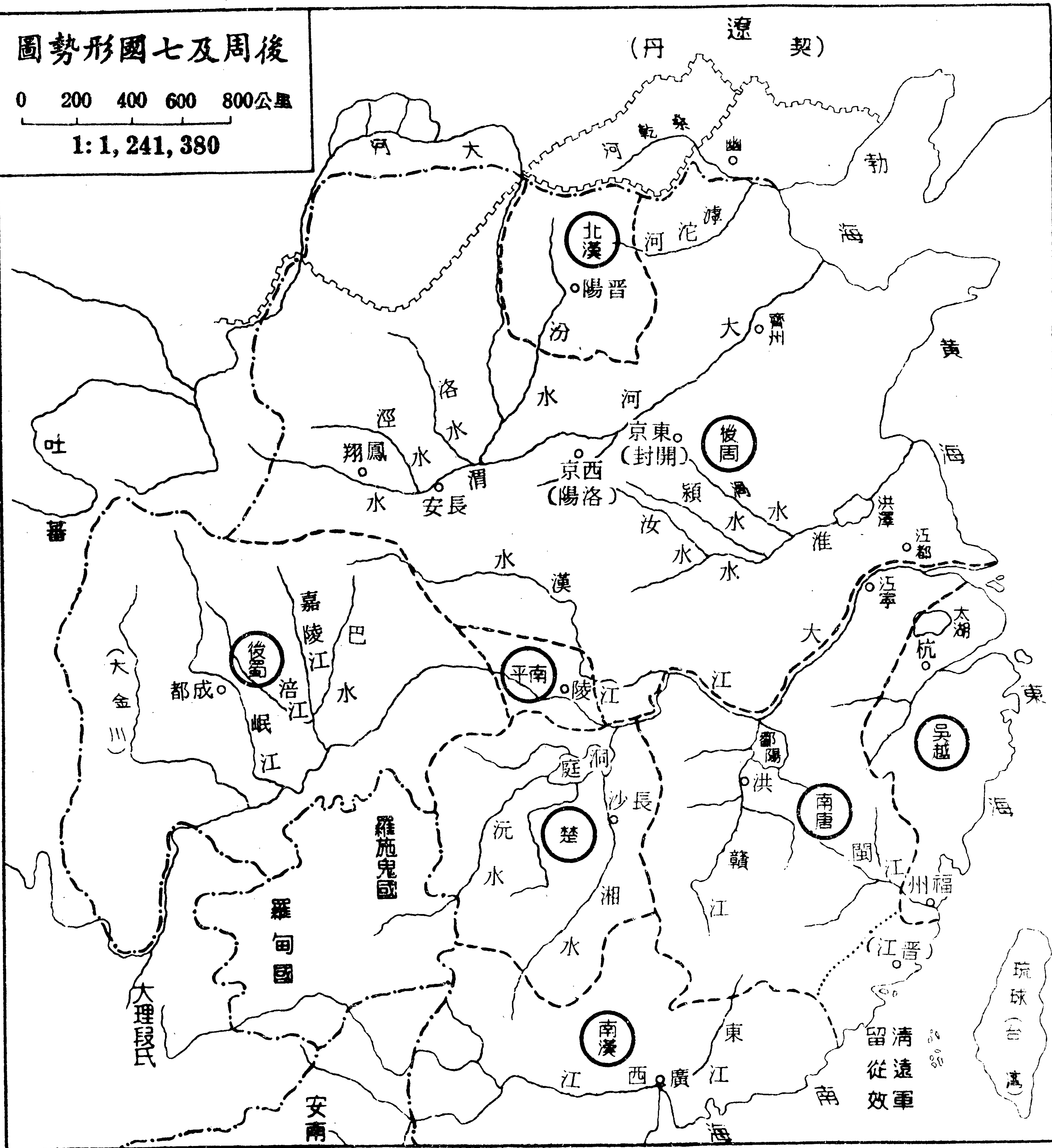


郭威討關西三叛概況圖
汾州
呂梁山脈
黃河
汾水
晉州
絳州
延州
鄜州
坊州
洛水
寧州
涇州
邠州
涇水
王景崇
趙思綰
劉詞
同州
河中
李守貞
中條山
陝州
崤山
虢州山脈
郭威
潼關
華山
華州
渭水
咸陽
武功
長安
鳳翔
隴州
秦州
寶雞
大散關
趙暉
郿
盩厔
秦嶺
郭從義
漢蜀國境
鳳州
興州
興元
漢水
屈吳山
隴山
六盤山
0 50 100公里
1: 3,00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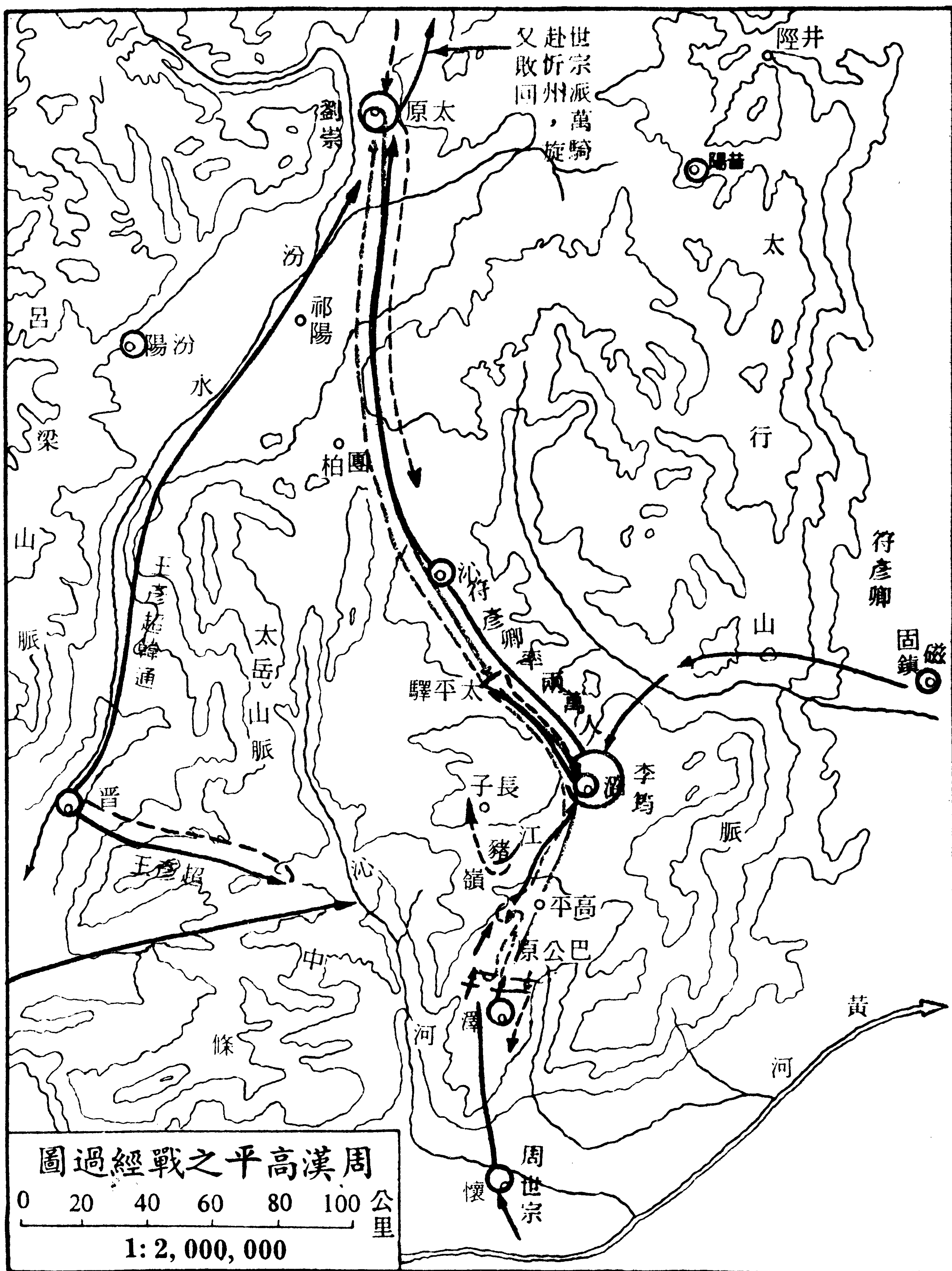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


後漢及六國形勢圖
0 200 400 600 800 公里
1: 1, 241, 380
遼
(契丹)
大河
燕雲十六州
幽
渤海
北京
(晉陽)
齊州
汾水
洛水
涇水
鳳翔
渭水
長安
東京
(開封)
西京
(洛陽)
後漢
渦水
潁水
汝水
淮水
洪澤
江都
黃海
吐蕃
嘉陵江
巴水
涪江
後蜀
成都
岷江
漢水
南平
江陵
大江
江寧
太湖
杭
南唐
吳越
東海
鄱陽
洪
洞庭
長沙
楚
沅江
湘水
贛江
羅施鬼國
羅甸國
大理段氏
福州
泉
清遠軍
留從效
琉球
(台灣)
南漢
西江
廣
東江
南海
安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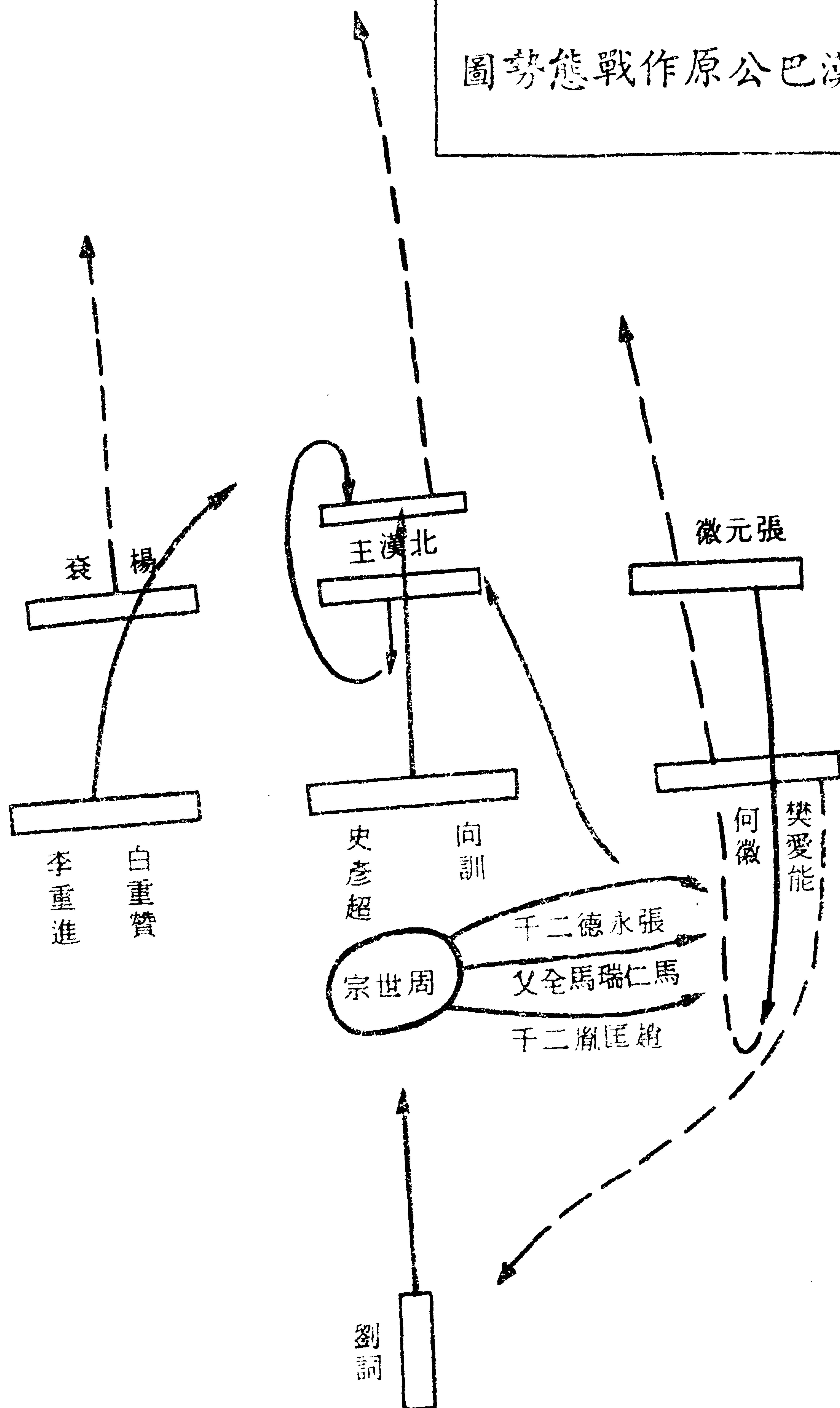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


後周及七國形勢圖
0 200 400 600 800公里
1:1,241,380
遼(契丹)
桑乾河
幽
勃海
北漢
滹沱河
晉陽
汾水
齊州
大河
黃海
後周
東京(開封)
西京(洛陽)
洛水
涇水
鳳翔
渭水
長安
吐蕃
潁水
渦水
汝水
淮水
洪澤
江都
漢水
嘉陵江
巴水
後蜀
成都
涪江
岷江
(大金川)
南平
江陵
江寧
太湖
杭
大江
吳越
東海
鄱陽
洞庭
長沙
楚
沅水
湘水
洪
南唐
贛江
閩江
福州
(晉江)
琉球(台灣)
清遠軍
留從效
羅施鬼國
羅甸國
大理段氏
南漢
西江
廣
東江
南海
安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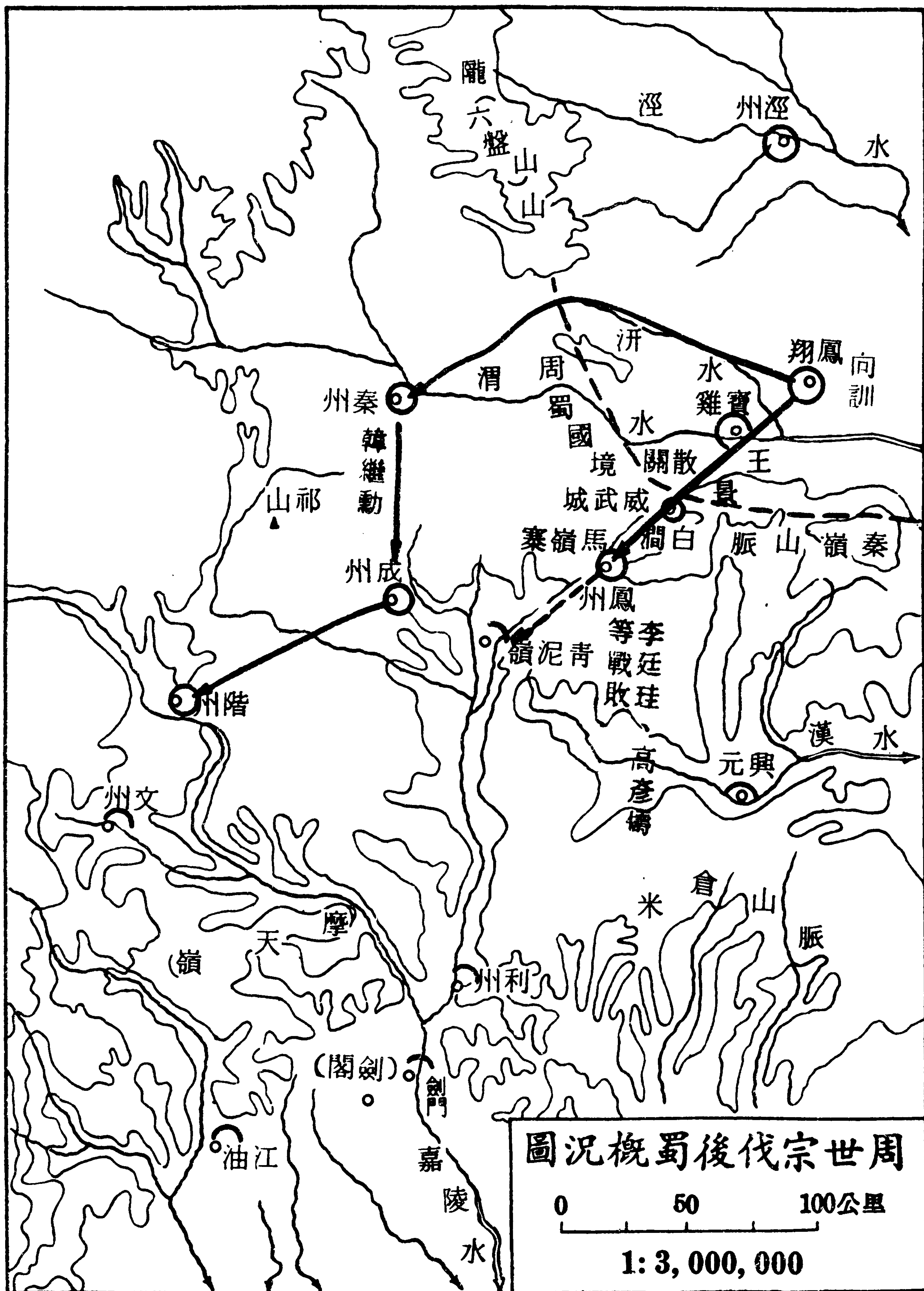
附圖十一


世宗派萬騎赴忻州，旋又敗回
劉崇
太原
井陘
昔陽
汾水
祁陽
汾陽
呂梁山脈
團柏
太行山脈
符彥卿
固鎮
磁
沁
符彥卿李筠兩萬人
太平驛
潞
李筠
王彥超韓通
太岳山脈
晉
王彥超
長子
江豬嶺
沁
高平
巴公原
澤
中條
河
黃河
周世宗
懷
周漢高平之戰經過圖
0 20 40 60 80 100 公里
1: 2, 000, 000

附圖十一—三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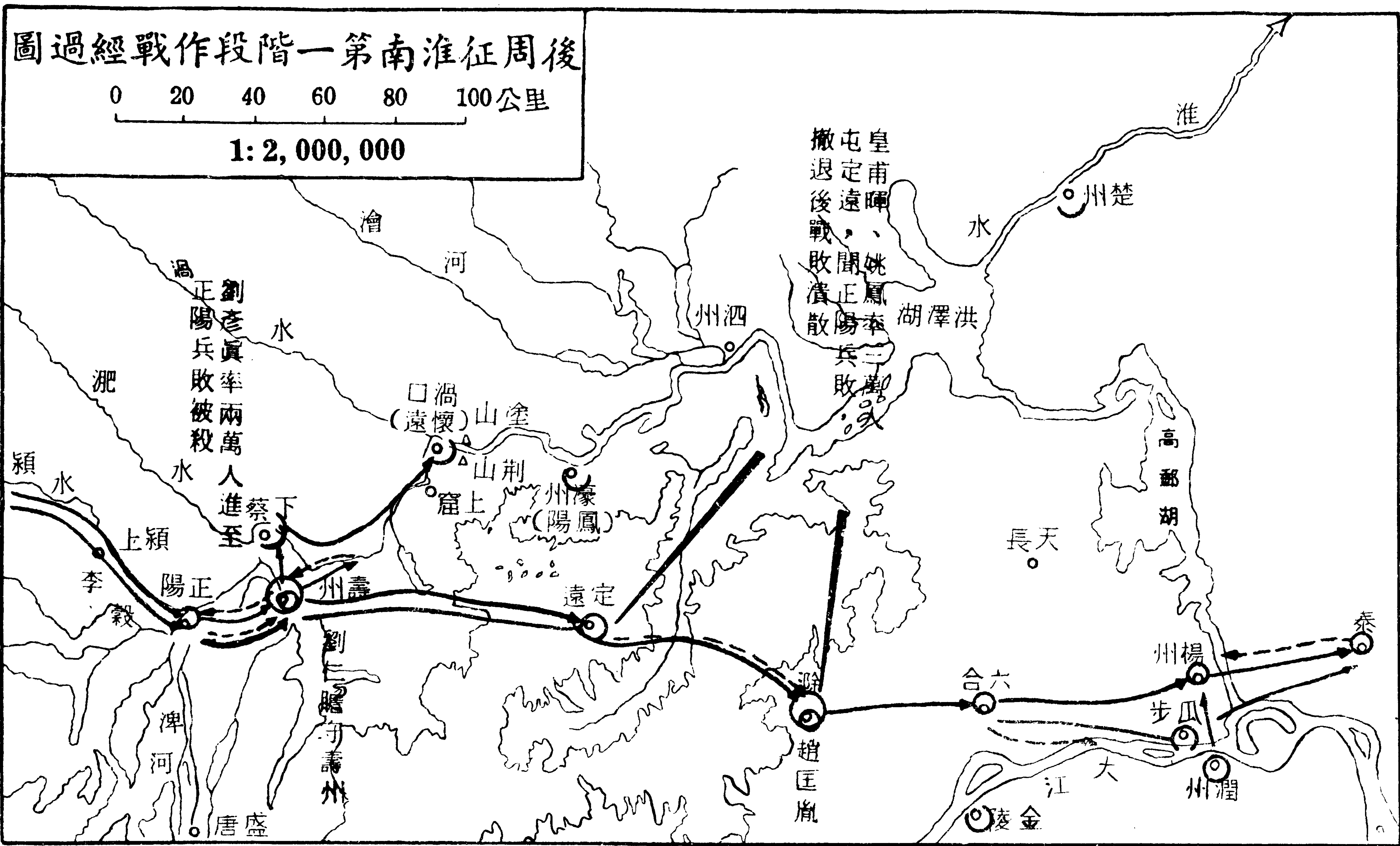

周漢巴公原作戰態勢圖
楊袞
北漢王
張元徽
李重進
白重贊
史彥超
向訓
何徽
樊愛能
張永德二千
馬仁瑀馬全乂
趙匡胤二千
周世宗
劉詞

附圖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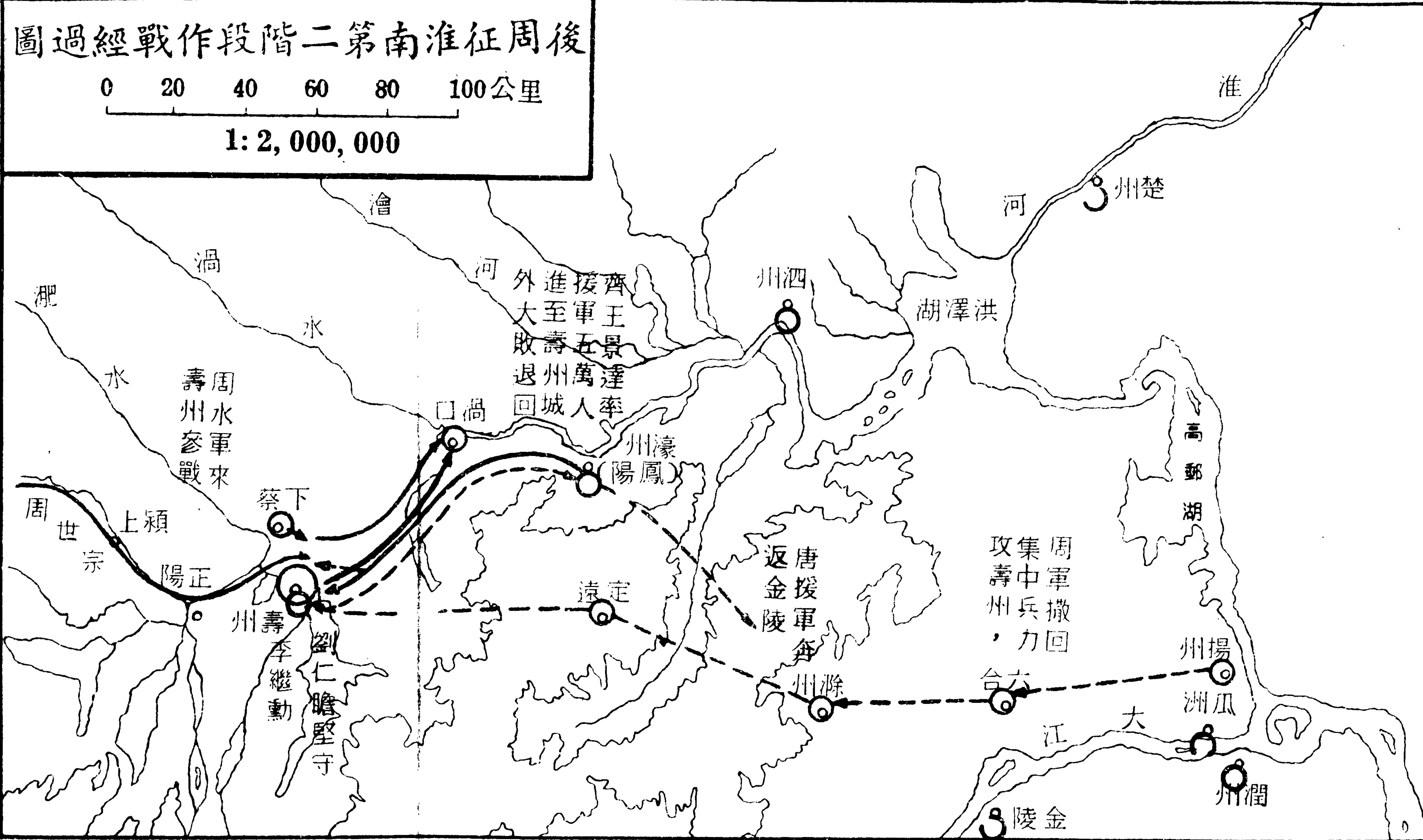


周世宗伐後蜀概況圖

附圖十一—三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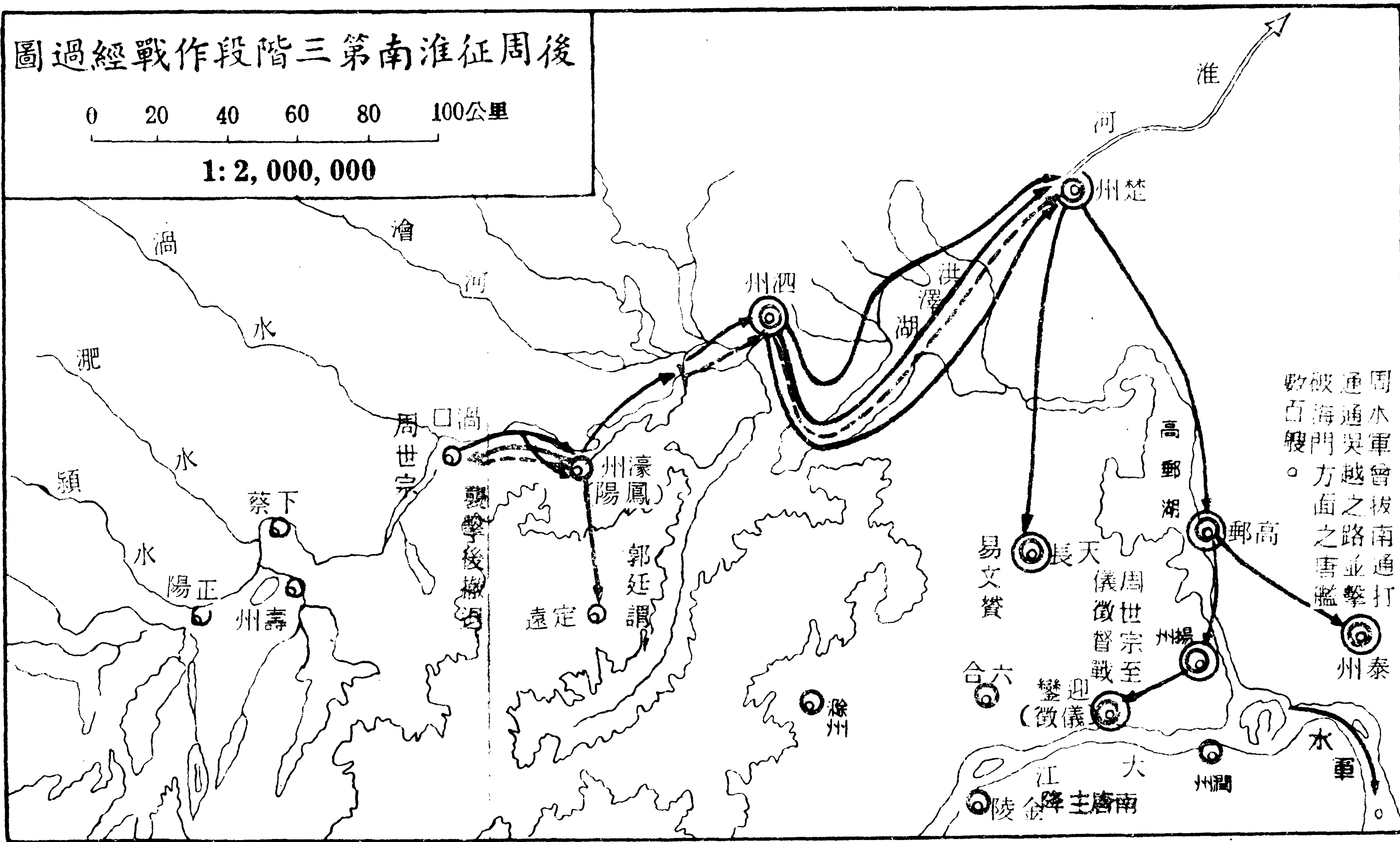

後周征淮南第一階段作戰經過圖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1: 2,000,000
淮水
楚州
洪澤湖
泗州
澮河
渦水
淝水
潁水
潁上
李穀
正陽
下蔡
壽州
劉彥貞率兩萬人進至正陽兵敗被殺
劉仁贍守壽州
渦口(懷遠)
塗山
荊山
上窰
濠州(鳳陽)
定遠
皇甫暉、姚鳳率三萬屯定遠，聞正陽兵敗，撤退後戰敗潰散
滁州
趙匡胤
天長
六合
高郵湖
揚州
泰州
瓜步
潤州
大江
金陵
淠河
盛唐

附圖十—三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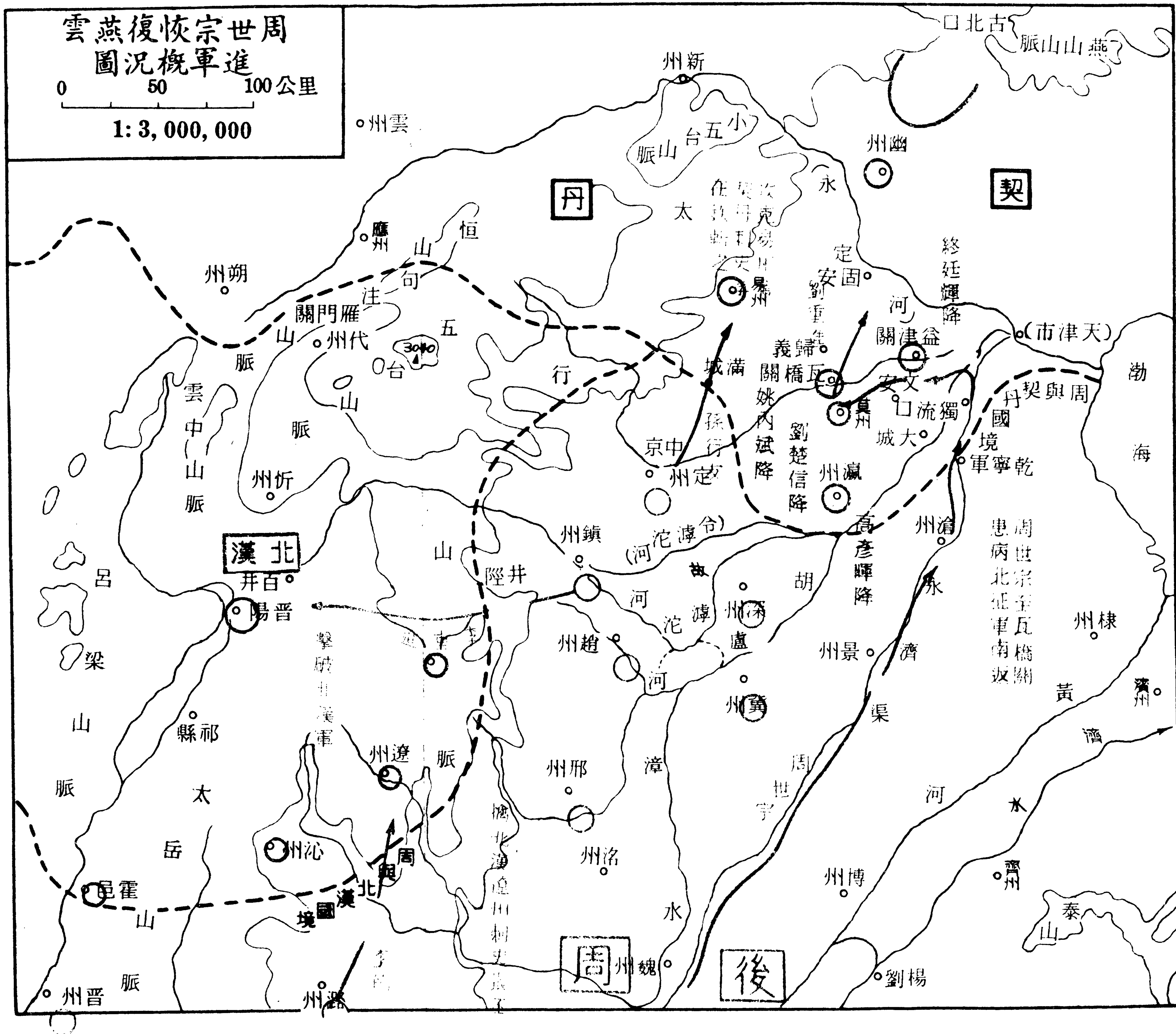
後周征淮南第二階段作戰經過圖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1:2,000,000
淮
河
楚州
洪澤湖
泗州
澮
河
渦
水
淝
水
渦口
濠州(鳳陽)
齊王景達率援軍五萬人進至壽州城外大敗退回
周水軍來壽州參戰
下蔡
周世宗
潁上
正陽
壽州
李繼勳
劉仁贍堅守
定遠
唐援軍奔返金陵
周軍撤回集中兵力，攻壽州
高郵湖
揚州
六合
滁州
瓜洲
大
江
潤州
金陵

附圖十—三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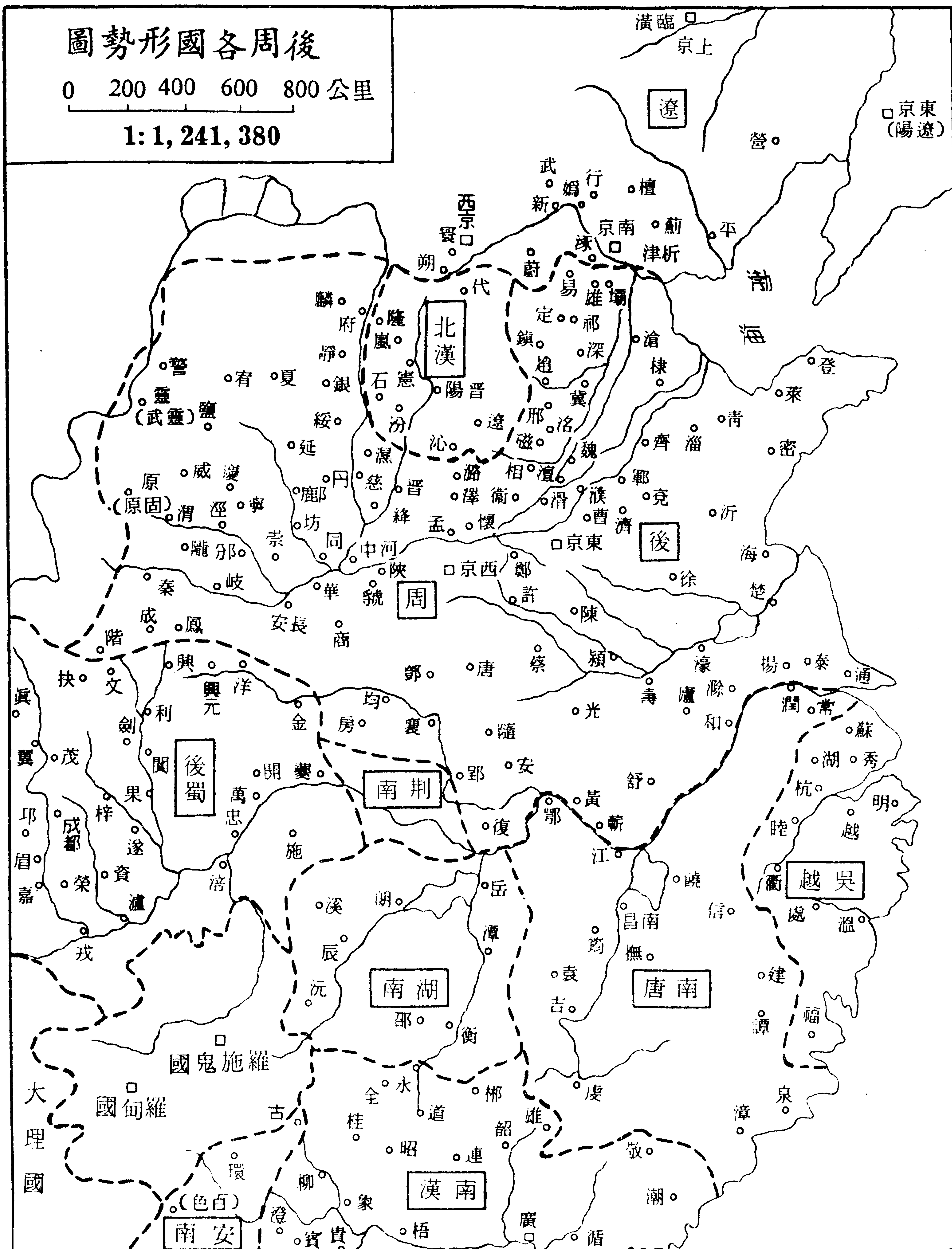


後周征淮南第三階段作戰經過圖
0 20 40 60 80 100公里
1: 2,000,000
淮河
楚州
泗州
洪澤湖
澮河
渦水
淝水
潁水
渦口
周世宗
濠州（鳳陽）
襲擊後撤退
定遠
郭廷謂
下蔡
正陽
壽州
天長
易文贇
高郵湖
高郵
揚州
泰州
周世宗至儀徵督戰
迎鑾（儀徵）
六合
滁州
潤州
大江
金陵
南唐主降
水軍
周水軍曾拔南通打通通吳越之路並擊破海門方面之唐艦數百艘。

附圖十一三七七



周世宗恢復燕雲
進軍概況圖
0 50 100公里
1:3,000,000
古北口
燕山山脈
新州
小五台山脈
雲州
幽州
丹
契
永
恒
山
句注
朔州
雁門關
代州
五台山
易州
固安
定
益津關
(天津市)
瓦橋關
滿城
文安
獨流口
大城
莫州
瀛州
乾寧軍
周與契丹國境
渤海
北漢
百井
晉陽
雲中山脈
呂梁山脈
鎮州
井陘
(滹沱河)
滹沱河
深州
冀州
景州
棣州
滄州
趙州
邢州
洺州
遼州
沁州
霍邑
祁縣
太岳
中京
定州
孫行友
劉楚信降
姚內斌降
終廷輝降
高彥暉降
周世宗至瓦橋關患病北征軍南返
胡盧河
漳水
永濟渠
黃河
博州
齊州
泰山
楊劉
魏州
後周
晉州
潞州
北漢國境



後周各國形勢圖
0 200 400 600 800 公里
1: 1, 241, 380
遼
北漢
後周
後蜀
荊南
湖南
南唐
吳越
南漢
安南
大理國
羅施鬼國
羅甸國
渤海
上京
臨潢
東京(遼陽)
南京
西京
東京
西京
長安
成都
江
廣

內部发行

中国历代战爭史 第十册

台湾三军大学编

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发行

北京一二〇五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5319-10